



大漠狼烟

北非的角斗

九洲图书出版社

前 言

1940年9月，一望无际的北非沙漠上响起嘹亮的号角声，墨索里尼的魔掌又伸向毗临埃塞俄比亚的埃及。此时英国正忙于四处应付德国的攻势，但英军在韦维尔将军的率领下仍组织起有力的反击，将意军一路赶到的黎波里。希特勒不愿看到他的盟友彻底完蛋的下场，赶忙派隆美尔率非洲军来到北非。隆美尔的到来无疑使垂死的意军获得了一次生机。他屡屡违抗德国陆军总司令部的命令，以微弱的兵力向英军发起攻击，结果却将英军赶回托卜鲁克。英军频繁更换将领，奥金莱克奉命接替韦维尔，但也只与隆美尔打了个平手。英军一直被追到开罗城下，隆美尔“沙漠之狐”的美名不径而走。丘吉尔使出最后的杀手锏，将亚历山大和蒙哥马利派到北非。他们的到来使英军士气为之大振。英军秣马厉兵，终于扭转败局，解救了“托卜鲁克之围”。蒙哥马利率领的英国第八集团军在阿拉曼摆开阵式，决心与“沙漠之狐”决以死战。阿拉曼战役以隆美尔的大败而告终。

1942年11月，美英盟军在法属北非海岸大举登陆，拉开了“火炬”行动的序幕。盟军到达北非后遇到的第一个敌手不是轴心国部队，而是维希法国部队。经过坚苦卓绝的政治斗争，盟军终于争取到以这尔朗海军上将为首的北非维希法国武装部队的支持。随后，美、英展开规模宏大的突尼斯战役，德军的防线一道道被攻破。对战事失去信心的隆美尔经希特勒批准而离开北非，返回德国“免职疗养”，其职务由阿利姆将军继任。阿利姆继续顽抗，但未能抵挡住盟军的凌厉攻势，他被迫率24万德意部队向盟军投降。盟军取得了北非战役的重大胜利。

在这次沙漠大战中，一大批优秀的将帅脱颖而出，像隆美尔元仰、蒙哥马利将军、巴顿将军等等。本书下篇讲述了意大利、法国与英国大批将领的沉浮与荣辱，从中可以看到这些叱咤风云的人物走过的道路，使人们体会到战场内外的风风雨雨。我们无意将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所有的将帅罗列在本书中，但书中所列均与北非的战场休戚相关，这将使读者从另一个面了解人类历史上这场规模空前的特大浩劫。

在本书中附有北京银河文化信息咨询公司第二次世界大战图片资料库提供的珍贵历史照片160张（其中彩色照片30幅）以及肖石忠先生撰写的英国和意大利武装部队序列，这对了解、研究二战颇有参考价值。

由于资料浩瀚、成书仓促，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不吝赐教。

大漠狼烟——北非的角斗

上篇 鏖兵北非

A 孤注一掷

墨索里尼的豪赌——一名不愿上阵的元帅的拖延之策——西迪巴拉迪的骗局——沙漠的煎熬——意大利舰队的灾难——来自希腊的麻烦——丘吉尔不甘寂寞——英军意外获胜——希特勒决定插手

1940年9月13日拂晓时分，北非沙漠的贫瘠大地上响起了嘹亮的小号声，一队坦克从利比亚境内紧靠埃及边界的卡普措要塞鱼贯而出，紧随其后的是三个步兵团，一个火炮团、一个机枪营、一个工兵连和一个迫击炮连。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身穿黑色上衣，腰悬短剑和手榴弹的突击部队“阿迪梯”。跟在队伍后面的是几辆满载大理石纪念碑的卡车，这些纪念碑是准备用来纪录意大利战士横扫埃及，从英国手中夺过控制权的“丰功伟绩”的——这至少是本尼托·墨索里尼的美好愿望。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一年来，意大利的独裁者一直满怀嫉妒地看着他的轴心国伙伴——阿道夫·希特勒——在欧洲进行的一次又一次成功的征服。现在，时至1940年的夏末，西线的最后胜利显然非希特勒莫属。只有英国还有待摧毁，但德军日益加强的空袭无疑会加速这一天的到来。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墨索里尼预见到了一个他不愿见到的结果。除非他在自己还有时间的时候显示出他的军事力量，否则他将很难找到分享轴心国胜利成果的理由。“为了能以交战国的身份出席和平会议，”他对意大利总参谋长，彼得罗·巴多格里奥元帅说：“我需要几千人为此献身。”

这一想法已在法国作过一次实验，尽管结果令人丧气。7月份，当法国即将落入德国人手中的时候，墨索里尼突然对同盟国宣战，并派军队进入与意大利接壤的法国境内。由于这次突然袭击，他被当作一只企图猎食死尸的豺狼受到广泛的嘲笑。而且袭击给他带来的却只是很小的一片领土——希特勒不愿意让他占领更多。

但是，非洲却展示了一幅诱人的前景。东进夺取埃及，意大利占有一些有利条件。其一就是英国目前的困境。虽然英国控制埃及由来已久，先是作为保护国，最近又根据一项条约向埃及派驻了军队，但是他们现在首先必须考虑的是保住自己的大本营。在人力和物力资源已消耗殆尽的情况下，他们无力再向中东战场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

第二个有利条件是，意大利在非洲也有自己的地盘。利比亚自从1911年起便落入意大利之手，非洲东海岸的厄立待里亚和意属索马里甚至更早。在他的东非财产单上，墨索里尼新近又加上了埃塞俄比亚。利比亚位于埃及的西边，而埃塞俄比亚则毗邻英国在东非的殖民地。因此意大利可以从两争战线向埃及发起攻击。

当然，墨索里尼也清楚，面对训练有素的驻埃英军，他的军队不大可能重演1936年对埃塞俄比亚部落部队作战时旗开得胜的一幕。尽管如此，考虑到英国目前所处的两难境地，这场赌搏看上去还是有赢的希望。并且这将向希特勒显示，他墨索里尼正在满怀热情地推进轴心国的事业。

墨索里尼选中领导北非意军的人是58岁的鲁道夫·格拉齐亚尼元帅，格

拉齐亚尼在镇压非洲土著民族反叛方面功勋卓著，而且因他对待敌手从不手软，人送外号“屠夫”。

格拉齐亚尼本指望他的任务主要是防御——向西保卫利比亚不受英军的侵犯，向东则防止来自驻突尼斯的法军的进攻。但是法国的陷落解除了来自突尼斯的威胁。当他在就职时得知自己的任务是向埃及境内推进 300 英里，夺取英国在亚历山大港的海军基地时，鲁道夫·格拉齐亚尼大吃一惊。他立即飞回罗马向墨索里尼和总参谋长巴多格里奥申诉。

鲁道夫·格拉齐亚尼争辩说，他的军队无法同英军匹敌，他只有不超过几个营的运输部队。他手中的一些武器像是一堆战争废弃物：19 世纪的大炮和步枪，锈迹斑斑的机枪。他缺少最新式的装备——飞机、坦克、反坦克和防空火炮，甚至地雷。在沿埃及边界的一些地区，意大利士兵不得不乘夜间巡逻之机偷挖英军布设的地雷，以埋布在自己的阵前中。

鲁道夫·格拉齐亚尼所描绘的惨淡图景并没有使墨索里尼和巴多格里奥感到惊讶。最近这些年的军事冒险——特别是埃塞俄比亚战役和对西班牙内战的介入——已使意大利军事力量大大削弱。

接着，1939 年 4 月，意大利侵入了隔亚得里亚海相望的邻国阿尔巴尼亚。虽然弱小的阿尔巴尼亚不战而降，但意大利不得不在那儿驻扎一支大规模的占领军。而这些军队本来可以置于鲁道夫·格拉齐亚尼的指挥之下。

但是墨索里尼醉心于在北非的胜利，鲁道夫·格拉齐亚尼的申诉自然徒劳无益。他从“领袖”那儿所得到的只是一句安慰的甜言密语：“我并没有决定去占领哪儿”，墨索里尼向他保证说：“我只是要求你向英国军队发动进攻。”夺取埃及，“领袖”预言，将是“对大不列颠的最后一击。”

郁郁不乐的鲁道夫·格拉齐亚尼已飞回了利比亚，此行他得到的具体的保证只有一个。巴多格里奥答应尽快给他运去 1000 辆坦克——这是在沙漠地形中最有效的武器。这项保证从来就没有实现过，尽管它在一段时间内给了鲁道夫·格拉齐亚尼一个拖延进攻的合乎逻辑的借口——等待坦克的到来。在此期间，意军与英国人的对抗局限在边境的小规模冲突。结果双方的伤亡对比进一步证实了这位元帅的预感：意军伤亡 3500 人，而英军只有 150 人。

渐渐对鲁道夫·格拉齐亚尼的拖延失去耐心的“领袖”终于下达了最后期限。墨索里尼命令，无论如何，意大利军队必须在希特勒取得了不列颠空战的胜利，德国士兵踏上英国国土的时候攻进埃及境内。到 9 月初，眼见德军登陆在即，墨索里尼再也不愿等下去了。他命令鲁道夫·格拉齐亚尼在两天之内发起进攻——否则他将被撤职。

一开始，鲁道夫·格拉齐亚尼的悲观论调看上去并无道理。他的部队离开卡普措要塞几天后，已深入埃及境内 60 英里，占领了海滨一个居民点西迪巴拉尼。这是个除了清真寺和警察局，几乎全是低矮的泥舍的小镇，但是罗马电台急不可耐地对这次胜利大肆吹捧。“由于意大利工兵的精湛技术，”它宣布说：“电车已开始行驶在西迪巴拉尼的街上。”

欢欣鼓舞的意大利听众哪里知道，英国人有计划地撤离了西迪巴拉尼，退到埃及境内 80 英里处的一个渔村梅塞马特鲁。梅塞马特鲁是连接亚历山大港的一条窄轨铁路的终点站，这就使英国人处于有利地位，如果意军继续向前推进，他们的补给线必然延长，从而暴露在英军的攻击之下；而英军由于靠近自己的补给基地，可以等待适当的时机随时发起反击。

但是，鲁道夫·格拉齐亚尼却不愿继续驱使他的部队深入埃及。意军的

左翼，还有意军的补给线——沿海滨通往利比亚的唯一一条大道——都处于地中海英国军舰的炮火攻击范围内。鲁道夫·格拉齐亚尼决定让他的部队停驻西迪巴拉尼。他从设在利比亚后方 300 英里的昔雷恩的总部向他的野战司令，马里奥·贝尔蒂将军发出命令，要求作战部队成半圆形展开，分 7 个营地驻防。此后的 3 个月内，这些兵营内显现出一片和平时期的闲适气氛。

与此同时，英军也在理查德·纽金特·奥康纳中将的指挥下，在梅塞马特鲁设防驻守。奥康纳个头不高，内向精明，从来喜怒不形于色。

在开罗英军总部里，中东英军总司令，阿里博尔德·韦维尔将军也在等待时机，等待增援部队和一种为配合部队进攻特别设计的坦克的到来，英国这种“玛蒂尔德”型坦克（步兵坦克）重 3 吨左右，它的钢板厚达 3 英寸，是意军的枪炮无法穿透的；而它自身配备的可发射两磅重炮弹的火炮则可以穿透意军拥有的最好的坦克的销甲。

但是要在一片干燥荒凉的土地上取胜，光有武器是远远不够的。交战双方除了要与对方对抗外，还必须接受地形的挑战。西部沙漠——最初仅指埃及西部，后来扩大到包括利比亚东部内——大致成一个长约 500 英里，宽约 150 英里的长方形地区。在地中海岸多沙的平原后面，延伸着一片布满砾石和卵石的深褐色的高原沙漠，进入这一地区绝非易事。在这一高原地区和沿海平原之间是高达 500 英尺的悬崖和斜坡，只有很少几个地方可供机动车辆通过。

从作战的角度看，西部沙漠最恶劣的一面是它缺乏明确的界标。穿越这一地区，就如同在未经绘图的海域航行一样，只能依靠太阳、星星和罗盘来确定方位。

当时是伦敦《每日快讯》驻埃及记者的澳大利亚作家艾伦·默尔海德曾对沙漠和海上战争作了一个生动的类比。“每辆坦克或卡车就如同一艘驱逐舰，而坦克连或火炮连横越沙漠的情形正如海上的舰艇中队悄夫在地平线上……当你和敌军相遇时，你在他的四周寻找有利的战斗位置，就像两艘军舰在海战中的情形一样……这儿没有前线……首要的原则是，沙漠部队必须保持机动……我们搜寻的目标是人而不是土地，这正如军舰搜寻的目标是另一艘军舰，而对海面毫不关心一样”。

一些无形的因素，如“沙漠意识”也是必不可少的。沙漠意识告诉人们永远不要试图去改变可怕的环境，只有竭尽全能去利用或适应它。适应了西部沙漠生活的英国军队具备这种意识。对此，记者默尔海德有如下描述：

总是按沙漠确定步调，决定方向和制定计划。沙漠的颜色是褐色、黄色和灰色，英军便相应地用这些颜色作为伪装色。沙漠中实际上没有道路可言，英军便给车辆装上低压大轮胎，使其在无路的情况下也能照样行驶。除了偶尔飞过的一只飞鸟，沙漠中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快速移动，英军日常的行军速度是每小时 5~6 英里。沙漠中水源稀少，而且常常还是含有盐分的。前沿阵地的英军——无论是将军还是士兵——的用水量都被削减为每人每天一加仑。

作为总结，默尔海德写道：“我们无意使沙漠变得适于生活，也不企图去征服它。我们发现沙漠生活是原始的、流浪式的，而英军正是以原始的、流浪的方式去生活和战斗。”

对于驻扎在西迪巴拉尼，过着舒适日子的意军来说，英军在沙漠中的生

活方式实在令人大倒胃口。然而，从 1940 年 12 月开始，他们将在付出沉重代价之后懂得这样做的好处。

在此之前，发生在地中海其他地方的两件事对北非战役产生了直接影响。其中一件立即给英军带来了好处，另一件则给他们带来了长期的麻烦。

11 月 11 日夜间，英国“光辉”号航空母舰上的水雷轰炸机突袭了位于意大利南部塔兰托的意大利海军基地，使 3 艘停泊在那儿的战列舰丧失了战斗力。这次袭击大大减轻了意大利海军对英国从直布罗陀到埃及的海上补给线的威胁。也使安德鲁·坎宁安上将指挥下的英国地中海舰队能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对意大利从西西里到利比亚的补给线的骚扰上，在以后几个月里，地中海实际上成了皇家海军所戏称的“坎宁安的地塘”。

另一件事发生于稍早几天。10 月 28 日，墨索里尼突然开始了另一项海外冒险，他命令在阿尔巴尼亚的占领军入侵希腊。他作出这一决定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德军在事先没有通知他的情况下就侵入罗马尼亚的报复。用他自己的后来说，这是“以希特勒之道还治希特勒之身”。

墨索里尼入侵希腊给英国出了道难题。虽然侵略者很快遭到顽强的抵抗，但它还是使英国面临是否履行对希腊的承诺的抉择——1939 年 4 月，温斯顿·丘吉尔首相的前任，内维尔·张伯伦曾许诺在希腊受到进攻时提供武器和人员援助，尽管英国资源已消耗殆尽，丘吉尔仍然认为英国必须恪守诺言，他打电报给希腊首相迈塔屯萨斯说：“我们将给你们一切力所能及的帮助。”

一开始，迈塔克萨斯害怕英国的卷入会导致希特勒出兵支持意大利，因而拒绝了丘吉尔的提议。但是希腊的犹豫只是暂时的，他们最终接受了丘吉尔的具有骑士风范的好意。而这注定要使北非的战争旷日持久，因为对希腊的援助只能来自英国在中东的力量储备，事实也正是如此。

丘吉尔身边的一些人对他作出如此草率的决定深感震惊。国防大臣安东尼·艾登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这是“战略失误”。同意这一观点的人包括英国在中东自治领的所有陆海空三军司令：韦维尔将军，坎宁安海军上将和阿瑟·朗莫里空军上将。作为中东军队的总指挥，韦维尔尤为沮丧。从今以后，他在制定对北非意军的反攻计划时，将不得不兼顾希腊战场。

使问题更加严重的是这两个人的性格合不来——这最终导致韦维尔被解职。丘吉尔坦率善辩，韦维尔则孤僻寡言。一次，澳大利亚总理罗伯特·麦捷斯请韦维尔谈谈对中东形势的看法，他答道：“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接着便陷入十分钟之久的沉默之中。丘吉尔对韦维尔的评价只是“一个表现良好的普通上校。”韦维尔则痛恨政府干预军事。作为一个在法国战役中失去了左眼的一战老兵，他不认为在一战中只有短暂服役经历的丘吉尔有理由以军事专家自居。

整个 1940 年秋季，丘吉尔接二连三地提出建议、评论和批评，这些韦维尔统统斥之为“喝倒平”。虽然韦维尔明白丘吉尔已开始对他的作战决心产生怀疑，但他还是坚决反对在他认为已经作好准备之前发起进攻。除了几个重要的下属，他也决意下向任何人透露他正在酝酿的计划。

但是安东尼·艾登对开罗的访问却迫使韦维尔不得不吐露心机，因为这位国防大臣提议用于希腊战场的物资装备是如此之多。韦维尔后来说：“我不得不告诉他我的计划，以免我被剥夺到无力发起一场进攻的程度。”艾登被韦维尔的计划深深地打动了，他在笔记本上写下“埃及比希腊更重要”，然后回到伦敦向丘吉尔汇报，大出韦维尔意料的是，丘吉尔竟然全力他的

秘密计划所倾倒。

制定这项计划的根据是一条由侦察兵报告并经空中拍照证实的情报：意军建起了七座兵营作为保卫西迪巴拉尼的盾牌，每两个兵营之间有 15 英里既未设防、也无人巡逻的间隔地带。这些兵营位于西迪巴拉尼南万滨海平原上的尼倍瓦和西南方斜坡上的拉比亚。所有的兵营都在向东朝向英军的一面设防，如果英军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穿过尼倍瓦和拉比亚之间的空隙。就可以从意军未设防的后部给意军以毁灭性的打击。

经过韦维尔和他的战地指挥官奥康纳将军仔细推敲过的作战方案，计划投入使用的兵力是西部沙漠的两个师——第四印度师和第七装甲师。两个师都将穿过尼倍瓦和拉比亚之间的空隙，然后第四印度师在皇家第七坦克团的支持下，向北从后面夺取尼倍瓦。接着印度第四师继续向北推进，夺取滨海平原上的另外三座兵营，并占领西迪巴拉尼。驻梅塞马特鲁的英军则在皇家海军炮艇的配合下，沿海岸线发动正面进攻，夺取侮滨的兵营玛克提拉，并协助攻战西迪巴拉尼。第七装甲师的大部在穿越空隙地带之后，向西北攻占位于西迪巴拉尼和利比亚边境之间的滨海大道上的布格布格，以阻击意大利的增援部队。与此同时，第七装甲师的其余部队则向西进入斜坡地带，以阻止任何来自拉比亚和苏发菲兵营的增援。

韦维尔并不打算进行一场大规模的进攻。他计划中的袭击不超过 5 天，向西最远只推进到西迪巴拉尼以西 25 英里的布格布格。他的目标有三：试验一下意军在正规战斗——而不仅仅是小规模遭遇战中的士气；保证几千名战俘的安全；最重要的是在德军进入利比亚之前给意军以决定性的一击。

面对约 8 万人的意大利军队，奥康纳将军只有 3 万人的部队，而且这是一支由英国人、北爱尔兰人、苏格兰人、锡克人、帕坦人和印度人组成的混合部队。

12 月 6 日上午 7 时，印度第四师和英国第七师全数出动，坦克、炮车和卡车保持 200 码的间隔迤邐前行。岩石和骆驼刺常常使他们的行速慢得如同爬行，但是对沙漠了如指掌的奥康纳已充分意识到在沙漠中行军的艰难，并作了相应的安排。他的 3 万部队将在梅塞马特鲁和意大利兵营的中途停下来休息整整一大一夜。虽然他们处于意大利侦察飞机的监视之下，但他们尽量做到万无一失。奥康纳甚至命令将卡车的挡风玻璃除去，以免太阳反光让敌军的飞行员发觉。

部队的补给物资由巡逻队埋在部队前方的沙漠池塘的深处——这是 1000 多年前的撒哈拉人打仗时曾用过的方法。储藏的食物、汽抽和弹药足够维持 5 整天，直到按计划撤回梅塞马特鲁。奥康纳手下的大多数人都认为他们是在进行一次例行的训练。由少数军官秘密下达的命令是不明确的：坦克指挥官只被告知向前开进一段距离，然后停下过夜，第二天再继续向不确定的目的地开进。第七女王轻骑兵连的军官们毫不怀疑他们会很快返回基地，他们甚至在亚历山大预订了圣诞晚筵。

12 月 8 日夜，部队继续前进，用来照明的是经过巡逻队特殊布置的指路灯，为了不让意大利兵营里的士兵发现指路灯，他们用截为两段的汽油桶挡住防风灯，将开口的一面对着开来的车辆。凌晨 1 点，在离尼倍瓦的意军兵营后方几英里处，英军停止前进。

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运气是如此之佳，那天早些时候，他们曾被正在进行一次例行飞行的意大利空军中校维托里奥·雷维特拉发现。雷维特拉立

即向鲁道夫·格拉齐亚尼元帅发出信号，报告说他看见“为数可观的装甲车”正在从梅塞马特鲁开出。让他迷惑不解的是，鲁道夫·格拉齐亚尼只是平静地命令他“写一份书面报告给我”。这位元帅后来宣称他曾通知过前线将官。但是没有任何针对英军纵队的行动发生。

12月9日早晨5点，英军在黑暗中醒来。他们默默地吃着早餐，一边吃熏猪肉，一边喝漂着少量羊肉的热茶。穆斯林士兵则吮着桔子汁。在他们的东边，尼倍瓦的意军兵营有了一些动静。7时15分，第一辆英军坦克冲了出去。在前进途中，一些人闻到了热咖啡和卷饼的诱人香味：意军正在准备早餐。

但是这顿早餐他们永远也没有吃上。一排接一排的坦克隆隆驶来，坦克两侧是履带式小型装甲车，车上的布朗式轻机枪高高翘起，向防卫墙上惊呆了的哨兵扫射。接着响起了一阵意大利士兵从来未听过的尖锐的苏格兰风笛声——这是冲锋的信号。与此同时，苏格兰高地联军士兵冲进了兵营，他们的刺刀在初升的太阳照耀下闪着寒光。混乱中，意大利骑兵的马匹受了惊吓，引颈长鸣，四蹄乱蹬，搅起了一片烟尘。

意军几乎没有还手之力。他们的20辆坦克停在兵营的环形防卫线以外，被英军的“玛蒂尔德”坦克打成了一堆浓烟滚滚的废铁。意军用机枪和手榴弹还击；许多人惨死于英军坦克的履带之下。坦克在兵营中横冲直撞，有人后来回忆说，“就像铁棒捅进了一个马蜂窝。”

另外一些人留下的是其他的记忆：杂酚油桶爆裂发出的恶臭；身穿深蓝色骑兵斗篷的意大利军官试图召集部下；未吃的食物和尚未使用的弹药散落在营房内外。苏格兰高地联军的二等兵吉米·蒙恩如在梦中一般向一个非洲机枪手开了火；站在这位倒下的黑人士兵的身旁，看着鲜血从他喉咙上的枪眼中涌出，他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忍下住想呕吐。

双方都有意志坚强、近乎野蛮的人物。尼倍瓦的意军指挥官，皮尔多，玛雷蒂将军端着一挺机枪，一边开火一边从他的营房中跳出来；当他被子弹打穿肺部倒下时仍在开火。高地联军的战地军医，詹姆士·纓尔中尉的肩胛和骨盆被打得粉碎，但他躺在担架上的时候，仍向抬担架的人传授护理伤员的知识。

战斗至上午9时结束。意军的第一座兵营只有3个小时便陷落。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是，这次进攻英军共俘虏了2000人。随着战斗移向尼倍瓦以北10英里处的另两座敌军兵营东吐玛和西吐玛，英军士兵个个热情高涨。一个上尉的卡车抛锚了，但他舍不得丢弃；他让另一辆卡车把他连车带人拖到战场。第一皇家火枪手团的一个小分队，一边踢着足球一边向西吐玛进发，直到足球在他们脚下被一颗意军子弹打破。

还有许多其他的奇闻趣事。奥斯泰斯·阿尔登中校率领他的部队抵达意军在马克提拉的兵营准备发起进攻。但是阿尔登的机枪只响了两声，他手下的一个军官就喊道：“有白旗，先生！”“胡说！”阿尔登吼道。但是千真万确在防御工事后面，一位旅长和地手下的500人正以标准的立正姿式站在那儿。“先生，”旅长以标准的外交法语对阿尔登说：“我们的子弹已经打完了。”在他说话的时候，他的身边就堆着一大堆尚未动用的弹药。

英军推进到西迪·巴拉尼花了两天时间。这座小镇很快被攻占。和以前一样，英军又一次取得了令人惊讶的完全的胜利。当第一辆“玛蒂尔德”坦克进入被英国海军的炮弹炸得满目疮痍的街道时，人们发现一个已经划开了

肚皮的阑尾炎患者被丢弃在手术台上。意军溃退时的仓惶由此可见一斑。

至 12 月 12 日，即进攻开始三天后，已有 3.9 万名意军投降或被俘，英军原先估计最多不超 3000 人，结果这一下反而弄得他们不知所措。一位坦克指挥官向上司报怨道：“我被迫在 200 名——不，500 名——举起双手的士兵中间停下来。看在上帝的份上，把这些浑身血污的步兵送进战俘营吧。”一位营长估计他的俘虏有“5 英亩军官，200 英亩其他级别的士兵”。一队又一队身穿布满灰尘的绿颜色制服的意大利士兵挤满了通往梅塞马特鲁的道路。在梅塞马特鲁的主管军官面对如此之多的俘虏只好发给他们木头和带刺的铁丝，让他们自己建造临时战俘营。

很快，战俘们便从对法西斯主义和“领袖”的着魔状态中清醒过来。在尼倍瓦。被俘的意大利工兵看到英国炮手正在挖一个新的炮位时，立刻拿起镐和锹上前帮忙；其他的战俘教英军如何做意大利通心粉和蕃前酱。一个出生于匹兹堡的意大利士兵的话道出了他们的心声：“如果能够的话，我现在就想把那个该死的狗杂种墨索里尼给宰了。”

在开罗，韦维尔很快意识到他原计划的“5 天的袭击”已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发展成为一场大的战役的势头。12 月 11 日晚些时候，来自战场的一份报告说：“我们已抵达布格布格”。这是原定英军停止进攻的位置，但奥康纳的部队仍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到 12 月 16 日，即战斗打响一同后，奥康纳已攻占了苏卢姆和哈勒法耶山口，并进入利比亚境内攻占了意军在拜尔迪耶据点附近的斜坡上修建的卡普措、西迪欧玛等战术据点。

韦维尔的参谋人员刚刚研究出下一阶段的战斗计划，表面羞怯内心坚韧的奥康纳便使它们成为过时的东西。陪同坎宁安海军上将在开罗总部的作战室视察时，韦维尔以他特有的爽直坦白他说：“你知道，我从来没有想到事情的进展会是这样的。”

丘吉尔同样兴高采烈。不久以前他还对韦维尔心怀疑虑，而现在他引用《马大福音》上的话为他的中东指挥官欢呼：“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会找到，叩门，就会给你们开门。”但是他们两人之间的融洽只是短暂的。就在奥康纳的主力远远越过布格布格，准备围攻拜尔迪耶的关键时刻，丘吉尔命令留下一个营收集意军的大饱和车辆，以便在希腊最终决定接受英国援助时将它们运往希腊。

鲁道夫·格拉齐亚尼和墨索里尼之间的关系也在恶化。在一封电报中，这位元帅坦率地批评墨索里尼不愿听他的忠告，从而把他推进一场毫无结果的冒险中去。鲁道夫·格拉齐亚尼还要求德军提供大规模的空中支援，他声称“仅靠手指甲是无法划破装甲钢板的。”而墨索里尼每次遇到军事上的灾难总是委过于他的将领们，“我们有五个将军被俘，一个战死，”他对他的女婿，外交部长加里亚佐·齐亚诺说：“这就是鲁道夫·格拉齐亚尼的战果。”

眼下，“领袖”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拜尔迪耶的指挥官艾尼拉·贝肯索里中将身上。留着红胡子的贝肯索里是西班牙内战时期的老兵，他讨厌奢华，和他的部下同吃同喝，平常睡在一个军士的简易帐篷里。

“我相信你和你勇敢的战士们将会不惜一切坚守住阵地。”墨索里尼鼓励贝肯索里。这位将军的回答也很干脆：“我们现在在拜尔迪耶，我们也必将呆在这儿。”

他有理由充满自信。拜尔迪耶那位于 350 英尺的高地上，有 45 万名卫戍部

队和一条 18 英里长的环形防卫带。要想拿下拜尔迪耶，坦克是必不可少的，然而由于零件短缺，奥康纳只剩下了 23 辆“玛蒂尔德”坦克可供调遣。进攻拜尔迪耶，首当其冲的将是步兵，他们必须占领 12 英尺宽的反坦克堑壕上的桥头堡，并清理堑壕后面的一片雷区，从而为“玛蒂尔德”坦克开辟一条安全的通道。

由刚刚从巴勒斯但调来替换第四印度师的第六澳大利亚师承担这项任务是再合适不过的了。这些人坐轮船前往中东。一路上，他们的军官被他们的恶作剧搞得伤透了脑筋：他们打着赤膊游上岸在锡兰的大街上欢呼雀跃；抢劫开普敦的啤酒厂；见到一个女人就上去亲吻。现在这些身强体壮的士兵渴望的只有一件事：战斗。

1 月 2 日，朗莫里上将的“威灵顿”式轰炸机袭击了拜尔迪耶，炸弹雨点般落在意军的碉堡和机枪掩体上。意军的坦克和物资仓库升起腾腾烈焰。轰炸持续了整整一夜，至 1 月 3 日凌晨，第六澳大利亚师上阵了。工兵炸毁了反坦克堑壕，剪开布雷区周围的铁丝网，然后用手榴弹引爆地雷。这是一项复杂的工作，要求有良好的后勤配合；300 双剪铁丝用的特制手套从开罗连夜运到并在突击队开始行动时发放下去。紧跟在突击队后面的是如潮水册的澳大利亚步兵。他们在严冬中穿着无袖的军用紧身皮上衣，惊恐的意大利士兵误以为是铠甲。到中午时分，澳大利亚师已在敌军的防线上打进一个宽 12000 码，纵深 3000 码的楔子。

与此同时，拜尔迪耶遭到由包括坎宁安上将的旗舰在内的 3 艘战列舰的猛烈炮击，炮击一结束，“瓢虫”号和“蚜虫”号炮艇，以及主要用于海岸作战的“恐怖”号低舷铁甲舰便悄悄地向岸边驶去。它们对位于悬崖之上的拜尔迪耶的防御工事进行近距离炮击。

到 1 月 4 日，连续遭到猛烈炮击的拜尔迪耶上空已是黑烟蔽日。有一大段悬崖突然塌方，呼啸着滑向大海，意军的许多炮兵阵地因此被毁。

至此，贝肯索里看出守注阵地已没有希望。轰炸切断了他的水源供应，摧毁了他的食品仓库。他化装成一个二等兵，带着少量部队溜出拜尔迪耶，晓宿夜行，向以西 70 英里的托卜鲁克逃去。

1 月 4 日日落时分，拜尔迪耶政府大楼上的意大利旗帜飘然落地，英军又多了 4 万名新的战俘。

托卜鲁克这个重要的港口，成了英军的下一个目标。奥康纳的坦克和卡车像一支海军舰队一样长驱直进。坦克和车身两侧画着英澳士兵引以为豪的徽标：第 16 澳大利亚步兵旅画的是跳跃的白色袋鼠，第七装甲师画的是红色的沙漠鼠。行列中也有缴获来的装饰着“本尼托的公共汽车”标语的意大利卡车。路两侧新竖起的标语牌上写着：“如果你喜欢意大利通心粉，继续前进。下一站托卜鲁克——27 英里。”

正当奥康纳的部队到达托卜鲁克的外围防御线时，在开罗的韦维尔收到了新的指示：这次战役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丘吉尔又一次敦促希腊接受英国的援助。虽然迈塔克萨斯再次拒绝，但丘吉尔仍然态度坚决。在发往伦敦的一份电文中，韦维尔对首相的希腊政策提出了质疑：“如果希特勒真的准备进攻的话，”他说：“我们将不大可能及时阻止德军的推进。”

丘吉尔的答复语中带刺，酸味十足：“攻占托卜鲁克将不受任何妨碍，但此后所有的行动都将服从于对希腊的援助。我们期待并要求你立刻积极地我们的决定保持一致。”

德军总参谋长费朗茨·哈尔德上将在他的日记中详细记述了整个 1940 年秋季阿道夫·希特勒对地中海战场的考虑。11 月 1 日的日记这样写道：“元首对意军在希腊的行动大为恼火……不打算派一兵一卒去利比亚……让意大利人自己干去。”11 月 3 日的日记写道：“元首说他将利比亚的事抛在脑后。”

但是八天后英军对塔兰托的突袭和埃里希·雷德尔海军上将关于英国人“已在地中海的所有地点取得了主动权”的警告使希特勒改变了主意。12 月初，他命令一部分德国空军在意大利南部建立基地，以参与攻击英军在地中海的运输船只。

这项决定在意军战败于拜尔迪耶之后的一个星期内便付诸实施，并将改变沙漠战争的进程，德国空军的介入保证了轴心国补给线的安全，却给英国的补给线带来了致命的危险。

灾难性的后果很快就显示出来。1941 年 1 月 10 日，德国第五空军大队的指挥官汉斯·斐迪南·盖斯勒中将刚刚在位于西西里岛上的总部中安顿好，就得到消息说发现有大批军舰护航的英国船队。它们正由直布罗陀东进，向英国在地中海中重要的海军基地马耳他运送军队和飞机。

在护航的舰只中有 2.3 万吨级的“光辉”号。袭击塔兰托的正是它的水雷轰炸机。它是英军最新的航空母舰之一，有铺着钢板的飞行甲板，它对意大利的补给线造成了可怕威胁。盖斯勒收到从柏林发来的简洁的命令：“光辉”号必须击沉。

12 时 28 分，丹尼斯·博伊德上尉站在距马耳他尚有 100 英里的“光辉”号的桥楼上，焦虑地注视着天空，几分钟前，他的一个“福尔玛”战斗机编队飞向西西里方向，前往追击两架意大利水雷轰炸机。在飞行甲板上，另一组“福尔玛”战斗机已发动引擎。准备 7 分钟后起飞。

在这短短的 7 分钟里，英国地中海舰队的命运像一个超重的钟摆一样从一端摆到了另一端。30~40 架“容克—88”中型轰炸机和“斯图卡”式俯冲轰炸机正从 1.2 万英尺的远处飞来。“斯图卡”式俯冲轰炸机配合默契，呼啸着冲向“光辉”号航空母舰。6 颗重达 1000 磅的炸弹落在“光辉”号上。一颗炸弹穿过飞行甲板在油漆库中爆炸，顿时发出冲天火光，另一颗命中二号右舷炮，炮手当场殒命。第三颗击中升降平台，一架飞机和里面的飞行员被炸成碎片。其余的在船中心爆炸，火炉栏被炸得四分五裂，飞机库则被炸成为巨大的弓形。整个“光辉”号烈火熊熊。

博伊德遇到了所有的航空母舰指挥官最头疼的危机：飞行甲板被毁，一架飞机也不能降落或起飞。他命令“光辉”号喷出墨黑的浓烟，以 21 节的速度向马耳他开进，一路上轴心国的飞机又进行了三次攻击。但是到晚上 10 时 15 分，“光辉”号已在乐队的乐曲声和成千上万人的振臂欢呼声中驶进了马耳他的帕拉托里奥码头。

但它的磨难并未从此结束。德国“斯图卡”式俯冲轰炸机接连对它停泊的码头进行轰炸。它的吃水线以下被洞穿，海水涌进锅炉房。两个星期后，两侧辽绑着摇摇晃晃的维修用脚手架的“光辉”号在黄昏时分悄然驶离马耳他，最终到达亚历山大港——此时它虽仍然浮在水面，但十一个月内无却无法参加战斗。

对“光辉”号的轰炸标志着持续将近两年之久的对马耳他的大规模空袭的开始。马耳他成了二战中受轰炸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共有 1.4 万多吨炸弹

落在马耳他人的头上。

到1月20日，奥康纳已作好了攻占托卜鲁克的准备。他的部队已消灭了意军的8个师；原先在北非的25万军只剩下了一半，且装备不良。但是如果奥康纳不能在一个月內粉碎利比亚的意军，把整个东部昔兰尼加省置于英军的控制之下，德军将很可能进行干涉。

托卜鲁克30多英里长的外围防线只一天半时间就被澳军突破。在一次沙暴的掩护下，澳大利亚士兵——其中一些不得不戴上防毒面具以抵挡风沙——在铁丝网下面埋上炸药，将它们炸得粉碎。1月21日日落时，先头部队距托卜鲁克只有8英里。一名曾在巴勒斯但服役的澳大利亚士兵评论说：“我们同特拉维夫警察之间的战斗也比这激烈。”当他们向托卜鲁克城中心进发时，一位被澳军俘虏的意大利飞行员的问候道出了当时的气氛：“欢迎你，朋友们！这座城归你们了。”

八天后，位于托卜鲁克以西100英里的德尔纳陷落。正受胃病折磨的奥康纳此时面临着最严峻的考验：他能在意军撤出昔兰尼加之前截住他们吗？意军正迅速沿滨海大道从德尔纳经班加西向的黎波里退却。如果他动作足够迅速，他就有可能在他们逃走之前截断他们的退路，由于英军在德尔纳西南的内陆要塞梅基利让一支精锐的意大利坦克部队得以逃脱，奥康纳对第七装甲师的指挥官迈克尔·奥默伊·克里夫少将大发雷霆：“你给我截断班加西以南的滨海大道，马上就出发，现在就传我的命令！”很快士兵们被告知：“口令是‘飞奔’”。

2月4日黎明，第七装甲师的50辆巡逻车和80辆轻型坦克从梅基利出发，穿过昔兰尼加的内陆草原，企图截断班加西意军的退路。一路上沙石遍地，剧烈的颠簸加上劳累，士兵们直想呕吐。跟在他们后面的是奥康纳和韦维尔派往西部沙漠的代表埃里克·多尔曼·史密斯准将。看着抛锚的英军坦克被丢弃在路旁的情景，奥康纳突然产生了疑虑。“上帝啊，”他对多尔曼·史密斯说，“你认为事情进展会顺利吗？”

但是2月5日中午，从班加西以南口达福姆村庄附近的一辆装甲车上传来了他们热切期待的信号。意军的退路已被截断。三十分钟后，向南撤退的意军的第一辆卡车在一缕烟尘中隐隐出现在大路上。奥康纳赢得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布置他的陷阱。

战斗持续了一天半。绝望的意军坦克一次又一次地发起集团冲锋，试图冲破英军的封锁线；但是他们每30辆坦克才配备有一台无线电发报装置，几乎不可能进行有效的协同作战。每当战斗的间歇，便会发生有趣的一幕：当地的阿拉伯人出现在战场，向交战双方兜售鸡蛋，他们的骆驼则在一旁悠闲地啃着草皮。

到2月6日，英军每个旅只剩下15辆巡逻坦克。这时候吓唬人开始变得和实战一样有价值。当一个军士报怨他的炮管已打得完全变了形时，他的指挥官建议他呆着别动，仅仅摆出一副看上去很可怕的样子。

2月7日凌晨，奥康纳得到消息说鲁道夫·格拉齐亚尼元帅已经逃往的黎波里，他手下的军队正在投降，他们已无法再战。奥康纳和多尔曼·史密斯驱车穿越方圆15英里的战场，触目所见一片疮痍。每一处高地上都散落着烧毁的坦克。鸟儿在覆盖着一层薄薄的流沙的尸体上空盘旋，“迪克（奥康纳的昵称），打了一场大胜仗，感觉如何？”多尔曼·史密斯问道。奥康纳平静地回答：“在我指挥我的部队进行一次成功的撤退之前，我绝不敢相信

我是一名成功的将军。”

2月12日，多尔曼·史密斯准将回到开罗。他肩负着一项重要使命：劝说他的总司令批准奥康纳继续向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进军。但是他一走进韦维尔的挂着地图的作战指挥室就知道了答案。沙漠地图已从韦维尔的墙上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幅希腊地图。

韦维尔向他挥了挥手。“你瞧，埃里克”，他皱了皱眉头说：“我正忙着为我的春季战役作准备呢。”希腊的迈塔克萨斯首相突然去世，他的继任者亚历山大·科里洛斯最终决定接受丘吉尔提供的援助。

对韦维尔来说，还有一件事也是颇具讽刺意味的。在两个月之内，奥康纳向前推进了500英里，俘虏了13万人，缴获了400辆坦克和1000多门大炮，并攻占了拜尔迪那要塞和托卜鲁克。但是他过快地打败了意大利军队。四个月之后，希特勒所有的资源都将被用于对苏联的进攻，根本不可能再进行其他的军事冒险。而现在非洲的英军已种下了麻烦的种子。

2月9日星期六，德国驻罗马武官埃诺温·林特莱少将来到墨索里尼设在托洛尼亚的别墅。他带来的消息令“领袖”乐不可支。一个德国装甲师和一个轻机械化师将被派往的黎波里，以阻止英军的推进。

德军已踏上通往北非的征途。

B 隆美尔的当头一击

德国的骗术高手——英军拼死抵挡——一个“纸板师”的威风——德军意图整个昔兰尼加——英军全线溃退——“沙漠之狐”神括——托卜鲁克的拉锯战——一柄鲁钝的“战斧”——轴心国部队的牢固防线——丘吉尔任命的新司令

这是一个为黎波里的意大利人产生敬畏，并让可能在场的英国间谍留下深刻印象而特别策划的壮观场面。在黎波里的主要广场上隆隆驶过一个看上去似乎无止无尽的坦克纵队。这些可怕的长达 25 吨的“潘萨”型和“潘萨”型坦克涂上了新近流行的沙漠伪装色——沙黄色。穿着同样颜色制服的坦克指挥官笔直地站立在坦克炮塔上，脸上的表情像他们的翻领上装饰的死神头徽章一样冷漠。站在检阅台上举手行礼的是一个矮小结实的蓝眼睛德国中将：埃尔温·隆美尔——新组建的非洲军的司令官。

站在 R 旁边的副官，汉斯·韦纳·施密特中尉看着一辆接一辆的坦克从旁边的一条大街上源源不断地开出来，又隆隆驶过广场，不禁越来越感到惊奇。“我开始对开过来的坦克的惊人数量产生了好奇。”他后来回忆说。大约 15 分钟之后，当他注意到一辆履带有明显缺陷的“潘萨”型坦克，并且认出这是他先前在坦克队列中曾经见过的一辆时，他忍不住抿着嘴偷偷地笑了。前一天晚上在对手下军官讲话时，隆美尔强调了欺骗敌人以隐瞒非洲军的虚弱的重要性。这支部队的大部分还远在欧洲。现在施密特明白了隆美尔是在让坦克绕着几个街区来回行驶，从而以一个坦克团造成一个装甲军团的声势。

这一天是 1941 年 3 月 12 日。四周前刚刚抵达北非的隆美尔已经在向人们显示他的冒险精神和欺诈技巧，这些才能在下一阶段的沙漠战中发挥和真正的装甲部队一样重要的作用。对英国人来说，这些才能是他们有待掌握和必须学会如何应付的。甚至连隆美尔的身份英国人也是几天前才得知的。在 3 月 8 日之前，韦维尔上将的参谋人员只能称新的德军司令为“X 将军”。现在他们从情报部门得知这位“X 将军”就是隆美尔。这一消息在开罗引起了不安。

隆美尔一向以好斗著称。他有着对敌人弱点的直觉，对速度和出其不意这两个不可分割的概念格外钟情，他的格言是：进攻、动力、力量。1940 年 5 月，作为德国第七坦克师——“魔鬼师”——的指挥官，隆美尔曾屡次智胜从法国节节败退的英军，他的部队多次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突然出现。

时年 49 岁的隆美尔出生于一个无钱无势的家庭，完全靠个人奋斗取得成功。他对此颇为自豪，有时甚至并不掩饰他对一些最高级的德国将领的鄙视。他认为德军总司令瓦尔特·冯·布劳希奇元帅是一个过分敏感和孤僻的贵族。尖酸刻薄而又雄心勃勃的德军总参谋长弗朗茨·哈尔德上将，在隆美尔眼里只是一个纸上谈兵的家伙。隆美尔自己是个野战司令，除了战斗之外，他的嗜好很少。他不吸烟，也很少喝酒。他几乎每天给他的妻子露奇写信，但是除了家庭之外，他生活中唯一的乐趣似乎就是战斗——并取得胜利。胜利时，他会像小学生一样兴高采烈，而失败时他便会垂头丧气。

这位强烈主张无限制进攻的隆美尔在北非所要完成的任务受到了明确的限制。意军现在蜷缩在黎波里，此时正担心英军会随时沿着海岸线进军，

前来攻占这座港口城市。他们中许多人已打吁行装，只等撤离命令一下便登上开往意大利的单程航班。尽管希特勒没有把北非战场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但他还是感到德国不应该让他的轴心国伙伴被赶出这一地区。他答应提供援助。但是布劳希奇在给隆美尔的指示中说得很清楚，他的任务仅限于防御：目前德国还没有能力运来足够多的部队将英军赶出利比亚东部的省份昔兰尼加。

拨给隆美尔的两个师之一，第5轻机械化师于2月中旬开始被运往北非，计划到4月中旬运完。第5轻机械化师包括配备有80辆中型坦克（“潘萨”型和“潘萨”型）和70辆轻型坦克的第5坦克团，实际上比它听上去的要可怕得多。5月底，隆美尔被告知：另一支训练有素的坦克师，第15师将很快抵达北非。北非尚存的意大利摩托化部队——主要是拥有60辆老式坦克的“阿雷特”装甲师——也将归于隆美尔的指挥之下。不过出于外交上的考虑，北非德军部队将接受接替屡战屡败的鲁道夫·格拉齐亚尼元帅担任北非意军总司令的伊塔洛·加里博尔迪上将的指挥。

隆美尔在2月12日抵达的黎波里时，预计英军会很快重新向西挺进。他心里清楚，如果英军在他的增援部队到达之前立即展开进攻，他将很难阻止他们。隆美尔缺乏人员和装备组建强有力的防线，他把希望寄托在极力显示他的防御力量的强大上。“我相信如果英国人感觉下道阻力，他们很可能会继续向前推进，”他后来写道：“但是如果他们看出他们将不得不进行一场恶战，他们就会首先停下来筹备军需物资。这样我们就可以赢得时间加强自己的力量，直到我们强大到足以抵抗敌人的进攻。”

飞抵的黎波里仅几个小时后，隆美尔又登上飞机，对的黎波里以东的沙漠进行空中侦察。他决定在位于滨海大道上的苏尔特地区建立防御阵地。苏尔特是处在的黎波里和英军驻地欧盖莱中途的一个村庄。加里博尔迪上将不愿冒险让他尚存的为数不多的部队向着敌人的方向前进250英里，但是隆美尔坚持这样做。“鉴于形势的紧张和意军指挥的迟缓，”他说：“我已决定尽快将前线指挥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第二天，两个意大利步兵师和“阿雷特”装甲师开始向苏尔特进发。2月14日，第一批德国军队——一个侦察营和一个反坦克营——抵达的黎波里，并于次日早晨开往苏尔特。与此同时，“为了使我们显得尽可能的强大，同时引起英军最大程度的警觉，”隆美尔施展了一个诡计。他命令用木头制成假坦克，然后蒙上帆布放在汽车底盘上。到2月17日，隆美尔已经对这支匆匆集结起来的半真半假的军队十分满意。他在给妻子露茜的信中说：“一切进展顺利……就我而言，现在他们可以来了。”

但是英军没有来，相反他们去了希腊。3月4日发起的对希腊的远征大大削弱了英军在利比亚的防卫力量。昔兰尼加现在成了由“少得不能再少的部队”负责维持治安的“守势战区”。名义上，这支部队包括第9澳大利亚师和英国第二装甲师，但这两个师都抽调了部分人马用于希腊战役，所剩的只有一个疏于训练、装备不全的步兵师和一个经验不足、战斗力下强的装甲旅，这样，中东英军的西翼便处于非常易受攻击的危险境地。

再者，战争直觉堪与隆美尔匹敌的奥康纳中将——在取得对意战役的胜利后迫切需要休息——已被提升为驻埃及英军的总司令。2月底，菲利普·尼姆中将取代他担任昔兰尼加英军的总指挥。尼姆以作战勇敢闻名，但对沙漠战争毫无经验。

正如韦维尔后来所承认的，他在昔兰尼加的防务安排上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直到3月中旬——当一切都已为时过晚时——他才亲自去班加西地区视察英军的前沿阵地。他吃惊地发现他对班加西南部的斜坡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他原以为这是一道屏障，坦克只能在少数几处极易防守的地段才可以攀援进攻。“等我走出去亲眼看了斜坡，才认识到坦克可以从任何一处登上斜坡，根本无屏障可言。”他还发现尼姆的战略部置“简直荒唐”，他立刻命令作了一些调整。“但是最令人担心的，”他回忆说：“还是作为全军核心的第二装甲师的巡逻坦克的状态。”52辆坦克中有一半呆在维修车间里，每天还不断有新的坦克抛锚。

韦维尔指示尼姆，如果驻在欧盖莱的前线部队受到攻击，就将他们撤回班加西，并沿途进行阻滞战斗。如果必要的话，尼姆还将放弃班加西，并将坦克拉上班加西东部的斜坡以保存实力。“这次视察回来后，我心情沮丧，焦虑不安，”韦维尔说：“但我无能为力，向希腊的大规模调兵遣将已使我两手空空。”

尽管如此，韦维尔还是认为隆美尔在5月底之前没有能力发起进攻。德军最高统帅部也这么认为。3月19日，韦维尔从前线视察回到开罗的第二天，隆美尔飞抵柏林。他已经意识到“英军暂时的虚弱”，并且坚信应该“尽最大努力加以利用，以一劳永逸地为我们赢得战争主动权。”他请求允许他立即对英军发起进攻，对此布劳希奇断然加以拒绝。

布劳希奇告诉隆美尔，德军最高统帅部还没有在北非发动一场决定性战役的计划，而且除了已经许诺的部队外，他也别指望得到任何增援部队（隆美尔不知道，还有其他需要优先满足的对德国军队的需求。希特勒即将派部队去希腊援助墨索里尼，他还、在秘密策划对苏联的入侵。）。布劳希奇说，也许在5月底第15坦克师到达后，隆美尔可以对英军的前沿阵地发起一次有限的攻击，最远可能推进到艾季达比那。然后，他可能被允许重新攻占班加西，但不可发动全面进攻。隆美尔指出：“我们不能仅仅占领班加西，而必须占领整个昔兰尼加，因为单是占领班加西地区无法自保。”布劳希奇态度坚决：隆美尔在5月底之前不能采取任何行动。隆美尔对布劳希奇的命令听之任之，然后回到北非自行其是。

在动身去柏林之前，隆美尔指示已经到达北非的第5轻机械化师的一部——主要是第5坦克团——做好3月24日进攻欧盖莱的准备，返回北非后，他随即下令发起进攻。他对违抗最高统帅的指示的解释是：向位于欧盖莱以南90英里的马拉达的一个德军据点运送补给的小分队受到驻欧盖莱英军巡逻队的骚扰。为了保住这个据点，他必须把英国人赶出欧盖莱。

欧盖莱的防卫并不坚固，那儿的英国士兵和韦维尔有着同样的感觉：他们眼下还没有受到敌人的威胁。但是3月24日凌晨，隆美尔发起了进攻。欧姆弗雷德·冯·魏克玛少校指挥的第3侦察营的坦克和装甲车沿1000码的战线展开，全线向欧盖莱压过去。跟在它们后面的卡车正按照隆美尔的命令拼命扬起滚滚黄尘。隆美尔的欺骗术第一次在沙漠中付诸实践。魏克玛的许多“坦克”根本不能开火，它们是安装在汽车底盘上的假坦克——现在被称作“纸板师”。但是在飞扬的尘土中，它们看上去像一支可怕的战斗部队。守卫欧盖莱的英军迅速撤离，退到欧盖莱东北30英里的梅赛布列加。

听到德军未遭任何抵抗就占领欧盖莱的消息后，丘吉尔于3月26日打电报给韦维尔说：“我猜想你是在等待乌龟把头伸出龟壳足够长，再把它斩断。”

在给丘吉尔的长长的回电中，韦维尔详细介绍了因抽调兵员去希腊而被大大削弱了的利比亚英军所面临的困境，并且解释说他手中没有部队可派去增援尼姆。但无论如何，他还是确信德军不会很快发动一场大规模进攻。3月30日，韦维尔打电话给尼姆，告诉他不要对敌人过于担心；“我相信至少在一个月之内他们不会有任何大的动作。”第二天，隆美尔对梅塞布列加发起了进攻。

隆美尔在欧盖莱停了一个星期，但是他担心如果他坐等第15坦克师的到来，英国人就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在一个隘口处构筑工事，从而使梅塞布列加成为一个坚固的堡垒。沿着滨海大道前进的第5坦克团是德军的突击主力。英军在隘口处进行了顽强抵抗，到傍晚时分战斗陷入僵持状态。但是当晚隆美尔派一个机枪营穿过大道北边的高低起伏的沙丘，从侧翼对英军展开攻势，将英军从隘口击退。当非洲军的士兵喊着 Heia Safari！——班图语“冲啊！”——的口号向弹痕累累的梅塞布列加发起冲锋的时候，英军匆忙弃阵逃跑。

第二天上午，隆美尔从德国空军提供的消息中得知英军仍在向北撤退，而不是为下一次抵抗修筑防御阵地。昔兰尼加省看上去似乎已门户大开。对隆美尔来说，尽管有5月底之前不能发动大规模攻势的指示，但“这是一次我无法不受诱惑的机会。”

他命令第5轻机械化师继续向艾季达比耶推进。4月2日，经过短暂的战斗，艾季达比耶和附近的港口须提那被德军攻占。这时，加里博尔迪试图制止隆美尔，他坚持说再向前进哪怕是一步都将是违抗命令的行为。但是这位德国人对他的话根本就置之不理。“我决定跟住撤退的敌人的脚后跟，”隆美尔说：“力争一举拿下整个昔兰尼加。”

隆美尔把他的军队分成三路，一路向北沿滨海大道进攻班加西，一路向东进攻摩顿格拉那和本加尼亚，第三路则从中路进攻安提拉特和摩苏斯。他并没制定一个固定不变的战役计划。德军只是到处发起进攻，一旦英军撤退，便随后跟进。很快尼姆的军队便全线撤退。

在艾季达比那附近隆美尔的前线指挥部里，通信兵急匆匆地跑进跑出，报告德军进展的消息；作战参谋乔治·艾雷特少校则忙不迭地在地图上标出德军和敌军的运动态势。隆美尔自己把大部分时间用在坐飞机或乘车视察他的部队并督促他们前进上。一位命令他的纵队暂停前进的指挥官看到从隆美尔的“斯多奇”侦察机的坐舱里抛下来的指令时，大吃一惊：“除非你马上前进，否则我只好下来了。隆美尔。”

隆美尔一味追求速度使他有时要冒很大的风险。4月3日，第5轻机械化师报告说他们的大部分车辆严重缺油，需要四天时间休整加油。隆美尔命令所有的卡车载空返回补给站，指示司机必须在24小时之内带够燃料、食物和弹药赶回来，以保证战役的进行。这是一次危险的赌博——24小时之内第5轻机械化师的士兵被搁浅在沙漠中，一旦受到攻击，他们将寸步难行。但是这意味着第5轻机械化师脱离战斗的时间只有一天，而下是四天。

这一天，对隆美尔的冒险进军和抗令不遵已怒不可遏的加里博尔迪又一次向这位德国人提出了挑战。“他要求我停止所有的战斗，未经他的允许不可再前进一步，”隆美尔回忆说：“但我无意让大好的机会白白溜走。谈话变得相当激烈。”

当晚，德军占领了英军主动撤离的班加西。在给妻子的一封信中，隆美

尔孩子般的欣喜若狂中也露出了一丝不安：“亲爱的露茜。从31日以来。我们的进攻取得了令人眩目的成功。我们在黎波里和罗马，也许还有柏林的主子将会万分惊愕。我甘冒风险违抗所有的命令和指示是因为这是对我们十分有利的机会。毫无疑问，我所做的一切日后都将被证明是对的……英国人竞相逃命……你会理解我兴奋得难以入眠的心情。”

隆美尔没有夸大其词。他的快速进军正在产生预期的效果：尼姆的部队出现了混乱和恐慌。轴心国军队突破梅塞布列加触发了一场英军持续一周的500英里大撤退。一些英国人后来幽默地称这次仓惶撤退是“托卜鲁克大赛马”。少尉罗伊·法兰的反应也许更为典型，他称这一周是英军历史上最不光彩的七天。由于指挥失灵，英军在一片混乱中向后撤退——30人挤在一辆卡车上，因睡眠不足精神处于崩溃边缘，脸上厚厚的一层黄土使他们看上去像是黄疸病患者。

英军传统的冷静和刚毅的品质突然之间不知跑到哪儿去了。在安提拉，一名惊慌失措的下士大声尖叫着，“快跑啊！德国人来了！”克里奇顿·米切尔中校威胁向他开枪才使他安静下来。在摩苏斯，一名上尉听说一队敌军正在开来便引爆了整个师的燃料库，以免它们落入轴心网之手，结果却发现所谓的“敌军”原来是英军的一支巡逻队。

尼姆从他设在班加西东北50英里的已斯的总部接连给他的下级指挥宫拍发电报，企图恢复秩序，但仍于事无补。4月2日，韦维尔亲自到巴斯评估形势。“我很快就认识到尼姆已经失去了对部下的控制。”他后来说。他派人去请奥康纳出来接掌指挥权。4月3日奥康纳到达后建议尼姆继续指挥，他则只担任尼姆的顾问，理由是“中途换马不会真的有好处。”圆滑不是奥康纳迟疑的唯一原因。他后来写道：“我无法假装我很高兴中途接过一场已经失败的战役的指挥权。”

奥康纳的到来也不足以扭转乾坤。隆美尔找到了他的动力所在，并且不遗余力地加以保持。“事情越来越清楚，敌人果真相信我们非常强大，而实际上我们还没有达到那种程度，”隆美尔说，“通过装出一副即将展开大规模攻势的假像，让他们深信不疑，这是至关重要的。”他是下会让任何良机悄无声息地从身边溜走的。英军第二装甲师正向梅基利败退，一路之上，在各种小冲突和停顿中，又损失了大量坦克。隆美尔不失时机地让那座沙漠小城堡成为了他多头并进的中心。三支强大的德军纵队卷着滚滚黄沙，以向心突击的方式向梅基利直扑而去：第5轻型师的主力 and “阿雷特”师沿着本加尼亚和腾杰得尔一线；德军第5坦克团及作为支援力量的40辆意军坦克沿梅苏斯一线；第3侦察营则经由班加西穿过查鲁伯一线。

第4支轴心国纵队沿着滨海公路扑向了德尔纳，澳大利亚第9师早先曾撤到此地，指望能在一处干涸河床上对德军进行强有力的抗击。4月6日，集结在梅基利南部地区周围的德军和正沿着滨海公路疾驰而来的轴心国大军已对澳大利亚第9师构成了极其严重的威胁，迫使澳军从德尔纳慌忙逃窜。事实上，撤退来得太快了、当时，E·O·马丁中校的“诺森柏兰明火枪团”也正恰好呆在德尔纳，他们先前并没有接到任何命令，只是撤退的运输车辆的马达轰鸣声才让他们意识到一个令人痛苦的事实，他们已被抛弃了。这支部队迅速收拾整理完毕，毫不犹豫地汇入到东撤的狂潮之中。

当天夜里，尼姆和奥康纳完全与第二装甲师失去了联系。他们觉察出自己的情况已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于是决定从指挥部撤退。这两位将军属于

最后一批撤离者。坐着里姆的指挥车，他们向东边大约 100 英里处的特米疾驶而去。那天夜里，他们走错了一个岔道口，向北开往了德尔纳。大约凌晨 3 时，一直在后排座上打瞌睡的尼姆，猛然间清醒过来，发现他们正挤在德尔纳郊外一列车队中间。在黑暗中传来了操着外国话的喝叱声，尼姆的司机自言自语他说：“我希望他们是些塞浦路斯司机，先生。”转眼之间，将军们就看到几支端平了轻机枪在他们面前晃动，德国人围了上来。以后的三年，他们就不得不作为战俘呆在意大利北部了。

在这片浩瀚得几乎找不到哪怕是一条小路的沙漠角斗场上，困惑并不总是缠绕着英国人。隆美尔的先头部队很快就与他设在艾杰达比耶的指挥电台失去了联络。每天，他都得上几个小时，乘着那架“斯多奇”飞机，试图找到他们并进行协调指挥。频繁出现的沙漠风暴使得德军纵队不时偏离预定路线，并且使本可以对他们进行引导的隆美尔的飞机或其他飞机只得临时找块空地着陆。从梅苏斯出发的赫尔伯特·奥尔布里奇上校的第 5 坦克团在沙漠中迷失方向达一天之久。隆美尔发狂般地到处寻找这支部队。

然而有一次，他差一点就要过早地告别战场了。当时隆美尔从飞机上往下看，觉得他所看见的那支队伍可能就是奥尔布里奇的纵队。他让驾驶贝吓着飞机不断进行盘旋，而地面上的那支部队在一块平缓空地上也用布摆设出一巨大的着陆十字形图案。然而，就在飞机马上就要触地着陆时，隆美尔通过那群入戴着的钢盔认出了他们是英国人飞机立即来了个急剧跃升，直插蓝天，英军随后用机枪进行拦截，但只在飞机尾部击穿了一个洞。

虽然德军在沙漠中时常迷失方向而且汽油短缺现象日趋严重，但是，4 月 7 日，他们和意大利军队一起还是包围了梅基利。陷入包围圈中的是英军第二装甲师的一些残余部队，印度第 3 机械化旅和其它几支未能逃脱的部队。隆美尔要求被困的英军高级指挥官即第二装甲师师长米切尔·加姆比尔——佩利少将率军投降。“他当然拒绝了，”隆美尔毫不惊诧地记录道。4 月 8 日上午，就在轴心国部队开始发起总攻的同时，英军也正试图冲出包围圈。在一片混乱中，一些英军官兵设法逃了出来，但是到中午时分，梅基利还是失陷了，加姆比尔——佩利成了被德军俘获的盟军高级军官中的又一成员。

隆美尔兴高采烈，喜不自禁，他看着从那位英国将军的指挥车上卸下一堆杂物时，就走上前去挑了一付特大号的沙地防护镜。“战利品——只要允许，我就会拿，甚至是一位将军的，”隆美尔一边笑着说，一边在他那顶大盖帽的金色丝带绣边之上摆弄着那付防沙镜。在随后的 22 个月时间里，这付眼镜伴随着他出现在无数的照片之中。“沙漠之狐”的神奇故事从此开始广为流传。

在德军攻下梅基利的同一天，在托卜鲁克的一家滨海旅馆里，韦维尔向与会的高级军官们宣布了一项事关重大的决定：英军必须死守住托卜鲁克。从德尔纳逃出轴心国魔掌的澳大利亚第 9 师将进驻这座沿海城市。他们将已与已经驻扎在托卜鲁克的英国和英联邦国家部队合兵一处。

出席会议的军官没有一人对韦维尔的计划提出质疑。隆美尔肯定要继续挥师东进，但只要托卜鲁克掌握在英军手中，他就不可能长驱直入。没有托卜鲁克，隆美尔也就无法在班加西以东的昔兰尼加地区找到一个合适的海港。他的部队每天需要 1,500 吨淡水和口粮，拿不下托卜鲁克，所有这些给养都得从班加西或的黎波里穿越茫茫大漠运过来。当然，要守住托卜鲁克绝

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隆美尔肯定会抓住机会，使出九牛二虎之力把防御者赶入大海。目前英军的所有食物、弹药和补充装备都得在德国空军不断的轰炸、扫射下通过海上运来，德军已完全掌握了这座城市上空的制空权。然而，英军已别无选择。韦维尔注视着—张地图，在那上面标设着所剩无几的英军部队稀稀拉拉地散布在方圆 450 英里的沙漠之中——在拜尔迪耶、西迪巴拉尼、梅塞马特鲁——他不无忧虑地告诉驻守托卜鲁克的军官们：“在你们和开罗之间什么都没有了。”

这一点，没有人比隆美尔更敏锐地意识到了，在今后数天里，他的非洲军将会绕过托卜鲁克，沿着海边向东直泄千里，拿下卡普措要塞、塞卢姆和哈尔法亚隘口，但是，只要英军扼守住他们的防御工事，对隆美尔的侧翼和后方构成威胁，轴心国部队的长驱直入就是徒劳无益的。托卜鲁克显然已成为隆美尔的眼中钉、肉中刺了，这种困惑七个月以来一直让他闷闷不乐，有苦难言。隆美尔现在一心想征服埃及和苏伊士运河区，但是却发现自己被一小撮厚颜无耻的英国守备部队阻拦在胜利的门槛之外。“我们必须在可恶的英国佬修筑工事进行固守之前，利用我们手中的一切，倾注全力进攻托卜鲁克，”隆美尔告诉一名轴心国师长说。然而“可恶的英国佬”已经挖好了战壕。早在 3 月中旬，他们就加固了在托卜鲁克周围旧有的由意大利人修筑的防御工事，这块面积为 220 平方英里的“飞地”远比隆美尔想象的要可怕得多。被称为“红色防线”的阵地带的防御周长为 30 英里，其间遍设言相互缠绕在一起的带刺铁丝网，屹立着 140 座坚固火力点，地下掩体上面还加设了钢筋水泥保护层，它们每个都可容纳 20 人。在“红色防线”背后两英里处是“蓝色防线”。该防线上密密麻麻布满地雷，穿越其间的是更多的铁丝网，而且每隔 500 码就有一个坚固火力点。

隆美尔相信，甚至在进攻防御圈外围阵地的德军坦克集群被炮火打退后，托卜鲁克也将经不住一场全面的装甲大战。他把攻击时间定在 4 月 14 日的“复活节”那天，“亲爱的露茜，”那天一早他就写道，“今天我们就看到托卜鲁克战斗结束了。”德军官兵也指望他们的坦克群一开近，敌军就弃城逃跑。他们对隆美尔“速战速决”的战术深信不疑，一个战斗营甚至让他们的后方勤务车跟在一支攻击纵队的尾巴上。

战斗刚打响时，诸如此类的信心看起来并不过分。清晨 5 时 20 分。第 5 轻型师的第一批坦克未遇抵抗就辗过了托卜鲁克以南一道被炸开了缺口的铁丝网阵地，据守外围火力点的澳大利亚士兵并没有打算招惹这些耀武扬威的庞然大物——但是，当德国步兵潮水般涌过这些坚固火力点时，澳军的弹雨就从他们身后直扫而来。德军坦克似乎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它们身后那血淋淋的可怕场景，继续大摇大摆地向前开进，他们已深入到澳军外围防御阵地 2 英里处，——一点一点地钻进了一个精心策划而又危险的圈套里。

忽然间，德国坦克兵发现自己被套进了一条火网之中。就在不远处，英军的野战重炮在只有 600 码的距离内从两侧向他们猛烈开火。一辆“潘萨 IV”型坦克的炮塔被一发炮弹直接命中，强大的爆炸力把它从炮座上完全掀了下去。乘着小汽车傲慢地闯进战场的德军中校古斯塔夫·帕纳森当场毙命，他那辆舒适的小车被一发反坦克炮弹炸了个稀巴烂。阵地上到处弥漫着硝烟和灰尘，德军驾驶员和炮手们眼前模糊一片，什么也看不清，他们只能开着坦克惊慌失措地东闯西钻。最后，撤退命令下达了，他们才狼狈不堪地杀出一条血路，沿着同一道交叉火网，退回到外围阵地上去了。在这场混战中，德

军损失坦克 17 辆——其中至少有一辆是被一名澳大利亚士兵把一根铁撬捅进了履带中而丧失了行动能力的。德军第 8 机枪营伤亡率高达 75%，这场战个真是“一片混乱”，一名德国坦克指挥官后来写道，“我们能活着逃出来就算是幸运的了。”

隆美尔吃了败仗，暴跳如雷。他对第 5 轻型师师长约翰内斯·斯特雷奇少将破口大骂，说他的坦克部队没有全力以赴，他指责少将和第 5 坦克团团长奥尔布里奇“优柔寡断”。

两天后，即 4 月 16 日，隆美尔卷土重来。这次他亲自挂帅，调派“阿雷特”师和意军一个步兵师进攻托卜鲁克的西部防御阵地。刚一遭到火力打击，意军坦克就连忙躲进了一处干涸河床中。

无论隆美尔怎样怂恿、开导意军指挥官，他们就是不出阵应战。接着澳大利亚军队发起了一次反击，意军部队首当其冲，他们一触即溃，很快就缴械投降了，隆美尔的一名军官发现只有一辆孤零零的英军侦察车在押送一整连的意军官兵走向战俘营。他向那辆车进行了火力袭击，打算给这群可怜的意大利人创造一个逃生的机会。他们确实跑了起来，隆美尔哀叹道，只是“朝着英国人的防线。”在两天的进攻中，800 多名意军官兵被生擒活捉；“阿雷特”师至少损失了 90% 的坦克，此时也丧失了作战能力。4 月 17 日，隆美尔只得取消了进攻。但隆美尔仍然相信，只要得到足够的增援，他还是可以攻克托卜鲁克的。他一再低估了守城英军的意志力。在托卜鲁克外围阵地内共有 35000 名官兵——澳大利亚人、新西兰人、不列颠人、印度人——他们统一由一名完全与隆美尔同样富于坚韧不拔毅力的澳大利亚指挥官统率。勒斯列·詹姆斯·莫谢德少将，时年 51 岁，在部队里享有连环画册《闪电戈登》中一名恶棍的称号。他对自己所肩负的重任的理解十分简单明了。“在这儿不会重演敦克尔刻的历史。”他告诉部下说，“如果我们必须得退出的话，那么，我们就得杀出去，决不能投降或撤退。”澳大利亚一家报纸曾以“托卜鲁克勇敢地接受惩罚”为题发表了一篇文章，莫谢德被激怒了，“我们不是来受罚的，”他狂吼道，“我们是来施加惩罚的。”每天夜里，他派出 20 人的巡逻队对敌军发动了一次偷袭。不久，隆美尔就意识到了他们的威力。一天上午，隆美尔在意军防守的阵线上惊讶不已地止住了脚步，只见满地都是胡乱扔弃的钢盔，上面镂有一支精锐的阻击步枪团的徽标：雄鸡尾羽。就在一夜之间，意军整整一营的官兵竟然全被虏去。当然，莫谢德的部队并不仅仅热衷于抓获俘虏。拉其普特人是来自印度德普尔的武士阶层，在战斗中，他们曾因过高估算了德意军队伤亡的数目而备受谴责，于是，某些深夜他们回到营地时干脆就带来了两小袋证据：32 只人耳朵。

由于白天进行骚扰活动主要靠狙击手，因此，守卫托卜鲁克外围阵地的官兵干脆把他们的生物钟完全颠倒过来。晚上 9 时 30 分，他们开始吃早餐，午夜时分，他们吃中餐，黎明时分，他们则共进晚餐。躲躲藏藏是他们生活的主旋律。跑进伪装起来的地下掩体中的官兵常常用骆驼刺树枝把留在身后的脚印轻轻抹去，以免轴心国轰炸机根据道路痕迹找到地下掩体的位置所在。英军官兵不仅要与敌军进行殊死战斗，而且还要与枯燥、乏味、暴晒、虱子、沙蚤和痢疾作斗争。

德国空军持续不断地对英军的运输船只展开了攻击，托卜鲁克港不久就到处堆满了各类为“斯图卡”飞机击毁的供给船的残骸。这样看来，负责从亚历山大港运送食品和装备的“西部沙漠轻快船队

(WesternDesertLighterFlofilla) ”所宣你的他们名称的大写字母 (W · D · L · F) 意味着“ 我们像苍蝇般死去 ”(WeDieLikeFlies——W · D · L · F) 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在外围阵地上，共同具有的艰难意识使得包围者和被围者之间萌发了某种扭曲的同志般情感。双方都在同样的沙地煎熬下苟延残喘——正如隆美尔手下一名军官所说的，水“ 看起来像咖啡，喝起来像硫磺 ”，肉罐头被德军官兵谑称为“ 墨索里尼的驴肉。 ”战场上也有一些稍纵即逝的短暂轻松。瓦尔特·提尤特中士是一名英军不担架手，一次在外围阵地的战斗结束后，在一块人迹罕至的沙地里寻找伤亡者，他得到了运送英军死伤者的德国士兵的协助，他们告诉他别的英军伤员都已被转送到一座德军野战医院里去了。在各自返回阵地之前，德军士兵还给了他一罐新鲜柠檬饮料。每天夜里 9 时 57 分，英军与德国官兵都要迅速打开收音机，把频率调到“ 贝尔格莱德电台 ”的位置，聆听勒贝·安德森吟唱——一位在军营门外路灯下等候已久的姑娘那悲伤不已、催人泪下的哀诉——“ 莉莉·玛莲 ”，在所有沙漠战士的心中，这首歌成了一支非正式的圣曲。

4 月 30 日，得到第 15 坦克师增援的隆美尔已足以再次发动新的攻势。傍晚 6 时 30 分，德军对托卜鲁克展开了迄今为止最为残酷的一次大规模进攻。“ 斯图卡 ”俯冲轰炸机和轴心国炮兵部队对城他西南一座叫“ 拉斯伊·梅道尔 ”的山头进行了狂轰滥炸，德军坦克集群趁机突破了 this 制高点以北、以南的防御系统。在三个小时内，德军就把战旗插上了山顶，坦克部队则深入外围阵地达两英里之远。但是，德军未能占据一系列由澳军死守的坚固火力点。隆美尔说，“ 这些澳大利亚士兵打起仗来，具有不同寻常的刚毅精神，甚至伤员还要继续战斗下去，直至最后一息。 ”次日上午，这些火力点仍旧十分活跃，当英军用炮火进行报复和展开反击时，它们就从后面对德军进行骚扰。

双方冲击和反冲击的拉锯战激烈地进行了三天，遮天蔽日的风沙使得德英指挥官的战术控制都陷入了困境。在一片歇斯底里的狂乱中，几乎没有人能确切地把握哪一方正在取胜——或者已有多长时间。一名德国军护乘着救护车来到铁丝网阵地前，看见一名澳籍士兵正在操枪向他瞄准、便怒不可遏地走上前去大声训斥。他相信隆美尔已经拿下了托卜鲁克，因此，有必要到前线来照料德军伤员，莫名其妙的澳大利亚士兵，把他抓进了战俘营，让他在里边看护伤弱员。

这场战斗是隆美尔到目前为止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出击。在战场上，他的部下有 1000 余人伤亡。弗雷德里希·保卢斯中将亲眼目睹了这一血淋淋的场面。他是一名头脑冷静，行为慎密的将军级参谋。4 月 27 日刚抵达北非。他此行的目的是要执行陆军最高司令部的一项十万火急的使命，用某种方式对隆美尔进行牵制。（哈德尔上将说，之所以选择保卢斯，是因为他是唯一一个具有可以让士兵不致于完全处于癫狂状态的足够有影响力的人选）。保卢斯为德军在战斗中遭受的伤亡吓得大惊失色，德军官兵“ 正在非人道和无法忍受的条件下进行你死我活的战斗 ”的铮铮事实让他感到惶恐不安。他提醒隆美尔，夺取托卜鲁克已经没有希望了。然而，当 5 月 4 日英军发起了最后一次不成功的反击之后，德军设法在外围阵地上占领了一块宽约 3 英里，纵深 2 英里的地盘。

与此同时，布劳希奇发来了一道怒全气冲冲的最后通牒，这位总司令勒

令隆美尔不可再向托卜鲁克展开攻势，隆美尔必须坚守现有阵地，保存实力。非州军司令官对被迫转为守势并禁止进攻埃及，感到痛苦万分。但是，不久他就被证明是一位完美无缺的防御高手，正如同他是一位完美无缺的进攻高手一样。

在丘吉尔的一再坚持下，英军准备在昔兰尼加展开自己的攻势。这位首相设想了一个大胆、典型的“丘吉尔式”的计划，在4月20日为战斗奠定了基础性框架。在此期间，一支装载着295辆坦克、打算去援助韦维尔的船队正准备启航绕道“好望角”开赴苏伊士运河。丘吉尔提议，为了缩短40天航程，船队应转入直布罗陀海峡，穿越地中海德军交叉火力网，直驶亚历山大港。

自一月初，英国船队就不敢穿越地中海，向北非运送给养，德国空军曾在那里重创了英军航空母舰“光辉”号，显示他们已完全掌握了地中海上空的制空权。虽然丘吉尔完全清楚隆美尔已得到了一个完整的德国坦克师的增援，但他仍认为有必要冒这种风险。如果在那支德军新锐坦克部队在北非完全施展开手脚之前，让韦维尔得到这295辆坦克，那么，目前灾难性的战斗局面可能会很快地扭转过来。“如果这笔货物交易成功，”具有毫不含糊的乐观精神的丘吉尔打电报告诉韦维尔说，“6月底，在昔兰尼加就再也看不到德国人了。”

事实上，在代号为“猛虎船队”的运输过程中，英军只损失了一艘货船——被德军一枚水雷击沉的。5月1日，船队终于把238辆坦克送到了亚历山大港。在到达之日，丘吉尔把《圣经》中一段关于希腊科林斯人的话引入了给韦维尔的电报里：“看吧，现在已是拯救之时。”韦维尔可不那么肯定。运来的坦克呈现出一付寒酸模样：制动箱被压碎、履带无法使用、发动机没有安装滤尘器——而滤尘器在沙漠战中是至关重要的。在6月中旬之前展开行动，韦维尔告诉伦敦，是绝对不可能的。

丘吉尔一听之下，怒火中烧，大夫所望。但是，韦维尔并不乏主动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5月15日，甚至在没有动用新坦克的情况下，他发起了“简明行动”。这是一场旨在为下一次大规模攻势夺取攻击阵地的小战役。在W·H·E·高特准将的指挥下，英军越过埃及-利比亚边境，排出了三支攻击纵队，展开了进攻。两支队伍攀过与海岸平行的悬崖绝壁，其中一支向西横扫过去，随后向北直扑西迪西则兹，另一支力图攻占塞卢姆以西的卡普措要塞，第三支纵队要强行打通哈尔法亚隘口——这是整个绝壁通向利比亚高原的唯一关口。除了挟制通往高原的道路外，哈尔法亚隘口还控制着通往塞卢姆及以西各地的沿海公路。

英军兵贵神速，很快就攻克了卡普措和哈尔法亚隘口，大军随后继续向西迪西则兹推进。隆美尔也不示弱，于5月16日凌晨前几个小时，发起了一场反击战，又把英军赶了回去。高特无奈，只得撤向隘口。然而，如果他可以守住此地的话，其本身还是抵得上英军在“简明行动”中的损失的——当时，英军还只是被击毁了18辆坦克，伤亡160人，但是，5月27日，一支占据优势的德军还是把英军赶出了哈尔法亚隘口，韦维尔又损失了173名官兵和5辆坦克，结果“简明行动”一无所获。

丘吉尔意识到隆美尔正在日复一日地巩固他的防御阵地，因而，不断督促韦维尔立即采取大规模攻势，这使韦维尔心烦意乱。此外，在西部大漠展开攻势也并非是在韦维尔心头唯一的问题。麻烦无所不在，层出不穷。4

月底，在希腊的英军被赶了出来，现在，克里特岛——成了从希腊撤出的大部分英军的避难之所——受到了德军的威胁。在此期间，韦维尔还被卷入到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冲突中去了，这些国家亲轴心国的傀儡政府正在积极进行反英活动。就像一个玩杂耍的人手忙脚乱地试图握住太多的彩球一样，韦维尔开始挺不住了。

然而，6月15日凌晨2时30分，韦维尔终于开始了这场昔兰尼加攻势——其代号为“战斧行动”。该计划与“简明行动”大同小异，只是规模要宏大一些罢了。它计划：配备有一个半坦克中队的一支步兵旅集群（一支加强旅）准备拿下哈尔法亚隘口；在此期间，当一支加强装甲旅摆开阵势，向西横扫至西迪西则兹，以保护其它英军部队免遭驻西迪奥马尔的轴心国部队的进攻时，英军另一支装甲旅和一支步兵旅就扑向卡普措要塞。

驻扎在哈尔法亚隘口的一支德军炮兵营是隆美尔防御体系的核心所在。6月15日清晨6时许，这支部队首先听到了英军坦克马达的轰鸣声，这些防御者们被英军视为“七日大兵”，因为他们一次只能补充仅供一个星期使用的弹药、食品和淡水，他们心须战斗到最后一发炮弹和最后一滴水为止。该营营长是50岁的维尔赫姆·巴赫上尉，战前，他是德国两部曼海姆一名福音派新教会牧师，始终过着一种普通市民的生活。在这场战斗中，他那些忠诚不渝的部下尊称他为“哈尔法亚的牧师。”

通过野战望远镜，魁梧粗壮的巴赫上尉密切注视着杀气腾腾的英军坦克直逼而来，它们就在2英里之外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开火，”巴赫告诉他的部下，“让他们过来再说。”英军坦克一边继续推进，一边射击，不久，在隘口制高点上就到处布满了坑坑洼洼的弹痕。然而，巴赫的部队和在尼奥波尔多·帕尔部少校指挥下的一支意军炮兵连仍旧按兵不动，静以观变。

上午9时15分，靠近冲向隘口英军纵队尾部的瓦尔特·奥卡洛尔中校满意地听到了一句无线电暗语：“粉红点”——表明战斗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一切顺利。然而好景不长。不久，无线电机突然传出了C·G·麦乐斯少校最后几句惊恐万状的呼喊，当时，他乘坐的坦克正处在首当真冲的位置上，“上帝！他们竟把大口径炮掩藏在了地下，我的坦克就要被撕成碎片了。”

沿着隘口处的悬崖绝壁，从各个隐蔽良好的阵位上，德军88毫米口径高射炮，正被调平了炮管用以打击英军坦克。它们发射的22磅重的炮弹足以一英里之外的“马蒂尔德”型坦克炸开一个如同蓝球那么大的洞来。几分钟内，充当先头部队的12辆坦克中的11辆便像火炬一样腾起了熊熊烈焰。英军连续五次试图强行突破隘口，巴赫的大炮连续五次把他们给打了回来。从那天起，哈尔法亚在英国陆军中就成了“地狱鬼火隘口。”

在大斜坡之上，从中路进攻的英国坦克集群经过力战，把轴心国部队从卡普措要塞赶了出去，随即，大军锋芒一转，向东直扑塞卢姆而来。但是，从西路进攻的英军部队的左翼在哈菲德山脉前被德军死死地阻住了，德军在那里的防御炮阵上配备了更多的极具杀伤力的88毫米口径高射炮，它们全被当做可怕的反坦克炮使用。在这一天晚些时候，隆美尔又从托卜鲁克地区征调了大量援军，其中包括第5轻型师和第15坦克师的部分部队。

6月16日上午，隆美尔出动了这些预备队。第15坦克师对据守卡普措的英军展开了进攻，但是，午前他们又停止了攻击。同时，在南部的隆美尔的第5轻型师包围并袭击了临近西迪奥马尔的英军左翼。经过与英军第七装甲团一场激烈残酷的较量，第5轻型师突破了英军防线，并开始向东部的西

迪苏勒曼方向席卷而去。“这是这场战役的转折点，”隆美尔说。现在出现了一个机会，隆美尔可以穿过英军的后方直插下去，困住他们，打跨他们。隆美尔下令第15坦克师主力撤离卡普措地域，往西南方向合围过去，与正在向东长驱直入的第5轻型师台兵一处。6月17日清晨，这些部队抵达西迪苏勒曼，隆美尔命令他们继续向哈尔法亚隘口挺进。这时的隆美尔已开始得意洋洋地盘算着英军即将完蛋的美景。

不料，上午11时，印度第四师师长F.W·梅塞维少将自作主张，下令撤退，使大部分部队逃出了隆美尔的包围圈。当时，梅塞维已不可能再跑到司令部去请示，否则，一切都将来不及了。后来，梅塞维在机场上与正板着脸的韦维尔撞了个正着。当时，韦维尔一言不发地盯了他好几分钟。“我想他将把我撤职查办的，”梅塞维说。最后，韦维尔开口说话了：“我觉得在那种情况下撤退，你是正确的。但是，你不该自作主张”

“战斧行动”使英军损失了约90辆坦克，30多架飞机（由于皇家空军的全力以赴，英军在战役里自始至终保持注了空中优势），将近1000名官兵以及一次通过赢得胜利来恢复部队士气的机会。隆美尔认为韦维尔的战役策划是“相当不错的”，“但由于他那些笨重的步兵坦克慢腾腾的爬行而让自己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妨碍了他对我们更快的坦克车辆的运动作出足够迅速的反应。”

当收到韦维尔简明扼要的失败陈述时——“非常抱歉，‘战斧’行动未获成功。”——某些在伦敦的先生们开始坐不住了。外交部常任次官亚历山大·加登甘爵士总结了当时广为盛传的一种观点：隆美尔等人智勇双全，“韦维尔主流根本无法与他们相提并论，这好像硬要我去与鲍比·琼斯在36个眼上过一遭一样。”

丘吉尔自己的感受已经众所周知。早在5月中旬，他就提议让驻印度英军总司令克劳德·奥金莱克爵士替代韦维尔。丘吉尔告诉帝国总参谋长、陆军元帅约翰·迪尔爵士说，他并不想让韦维尔在伦敦闲着，呆在俱乐部里饮酒喝茶。首相先生说，在印度，韦维尔将会“在菩提树下，自享其乐，悠哉游哉”。6月22日一早，韦维尔的参谋长亚瑟·史密斯爵士来到韦维尔在开罗的寓所。韦维尔当时正在洗澡间刮胡子，脸颊上堆满了肥皂泡，手里拿着把剃刀。史密斯镇静地宣读了一封刚从丘吉尔那里发来的电报：“我终于得出了一个结论，任命奥金莱克将军接替你指挥中东军队，将符合公众的最大利益。”

韦维尔顿时目光呆滞，但是，却没有表露出明显的冲动，也没有不加掩饰地埋怨，他说，“首相完全正确。这个职位需要新眼光、新方式。”随后，他继续刮着胡子。这是一位心襟开阔、大度无私的绅士对他的继任者的典型赞辞。但是，这位新手能否比其前任更适合于对付隆美尔，却仍属未定之天。

C 胜利与英国人擦肩而过

捕捉狐狸的“十字军”行动——“烈士星期日”的激烈遭遇战——隆美尔故伎重演——“自由法国战线”的壮举——第八集团军败退埃及——托卜鲁克守军山穷水尽——德军兵临开罗城下——奥金莱克在阿拉曼设立防线——丘吉尔的厚望。

当克劳德·奥金莱克爵士就任英国中东部队总司令一职时，他似乎就是这一职位的最合适人选。时年 57 岁的他，将军旅生涯作为自己的唯一抉择。从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毕业之后，他一直在稳步上升：和平时期先在印度军队服役，后来又参加了两次大战中的许多战役。

与被正式任命的职务相比，他更以绰号“海雀”广为人知。他的部下都是这样亲切地称呼他。这更增添了他的威信。到任伊始，他已经对将要面临的战略和战术问题有了大致的了解。简单地说，这个问题就是如何对付似乎不可战胜的隆美尔。他意志坚定，对自己的部下也充满信心。他口才极佳，这一点在他同一些大人物争辩时得到了极好的体现。温斯顿·丘吉尔这位缺乏耐心的首相就曾领教过这一点。奥金莱克坚持英国的下次攻势不应当过早地在夏季发动，而应一直等到 11 月份，这时奥金莱克就可得到足够的增援。

然而，在所有这些令人肃然起敬的优点的背后，他却有一个致命弱点：用人不当。在挑选下级司令官时，这个弱点就体现出来。他一旦对某人予以信任，就想当然地认为他会不折不扣地执行自己的命令，不去做任何监督。一旦出错，出于固执和盲目自信，他又很难立即纠正自己的错误。

抵达开罗之后，奥金莱克着手进行的第一件事是重新整顿西部沙漠部队，并物色一名司令官，这支部队是丘吉尔命令组建的。他决心趁希特勒忙于对付俄国人时有所收获。结果，英国部队规模扩大了三倍，重新命令为第八集团军，奥金莱克选中的司令官人选是艾伦·戈登·坎宁安。时年他 54 岁，虽然总是面带微笑却是个不折不扣的急性子。早在 1941 年，在东非的一场战斗中他仅用八周的时间，就打败了奥斯塔公爵指挥的意大利军队，一时名声大噪。

奥金莱克后来写道：“我向坎宁安征求意见。因为他在阿比西尼亚果断有效的指挥和对快速机械化行动的独到见解给我的印象很深。我想放弃那种很普遍的观点，即坚守沿海地带，并以自由的大范围的运动战袭击敌人的侧翼和交通线。”不幸的是，坎宁安没有指挥坦克战的经验，他是个因循守旧的人，同诡诈易变的隆美尔作战，这是致命的弱点。更为糟糕的是，当时坎宁安本人正处于一个情绪低落时期。因为医生要他戒烟，他不得不扔掉心爱的烟斗。这表面上没有什么，实际上对他的打击要严重得多。在以后的几个月里，由于没有了烟斗的陪伴，他的神经大受折磨。

坎宁安就任第八集团军司令一职之后，首先指挥了代号为“十字军战士”的战役。迄今为止，这是英国在沙漠战场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攻势。整个军事行动的具体目标是：拖住并消灭敌人的装甲部队，从敌人的包围之中解救托卜鲁克的英国守军（他们从 4 月起就陷入了重围），夺回整个昔兰尼加，最终占领的黎波里。

11 月中旬，正当“十字军战士”行动的前夕，坎宁安和他的指挥部里充满着一种轻快的自信。他们完全有理由自信：英国陆军部为他们做好了各种

准备，以确保这次行动的成功。这支重新整编的部队现有 11.8 万人，700 多辆坦克，600 多门野战炮，200 多门反坦克炮，还有许多其他装甲车辆和武器。同时，这次行动还可得到新近增强的沙漠空军部队的 650 架飞机的支援。

而在轴心国方面，隆美尔似乎不那么乐观。他正想方设法在驻扎北非的小规模部队的基础上，组建一个新师，名叫非洲师或第九十轻型坦克师。但自从六月以来，他就没有从欧洲得到任何增援。原第五轻型坦克师被重新命名为第二十一装甲师，但没有得到任何加强。隆美尔的指挥部现在有了一个新的番号：非洲装甲集团军。它由非洲军（包括第十五和第二十一装甲师及第九十轻型坦克师）和“西尔”意大利军团（有六个师）组成。眼下隆美尔有 11.9 万人。但他仅有 400 辆坦克（其中 150 辆是意大利制造的），这之中又有 50 辆左右直到英国人发动“十字军战士”行动时还没有修好。另外轴心国在昔尼兰加的空军力量只有不到 550 架飞机，远远少于英国方面，隆美也没多大指望从希特勒那里得到额外增援。因为在俄国战场上，从 6 月取得很大胜利之后，此时德军已出现了不祥的预兆。

坎宁安雄心勃勃的计划是：命令 C·W·M 诺里将军指挥的第三十军从位于海岸南部五十英里处的马达累娜的第八集团军指挥部向西推进，从背后包抄由海港城市拜尔迪耶向西迪·奥马尔运动的德军。一旦第三十军从侧翼包抄了德军，其第二十二和第仁装甲旅将转向西北方向的加布·撒莱，加布·撒莱唯一的战略价值在于它横跨特里·艾尔·阿布德——隆美尔回击英军的必由之路。坎宁安希望隆美尔会向加布·撒莱派遣装甲部队，这样在那里的英国装甲部队就可以任意向东北进攻设在拜尔迪耶的非洲军指挥部，或向西北解救被包围的托卜鲁克。

同时，第四装甲旅（也是第三十军的一部分）将转向西北，深入到德军防线后面。这支部队负有双重使命：掩护向加布·撒莱运动的第七装甲旅的右翼，同时还要掩护第十三军的左翼。第十三军，主要由步兵组成，由戈德温·奥斯腾将军指挥。他曾在东非与坎宁安共事。他指挥的第十三军将留在轴心国防线的南面和东面，威慑处在这条防线正面的意大利部队，直到诺里的装甲部队消灭隆美尔的坦克。这时，第十二军才加入向托卜鲁克进军的行列，在那里消灭隆美尔的步兵，最后解除德军对托卜鲁克的围困。在托卜鲁克的守军将进行几次突围来呼应第十三军对轴心国包围圈的进攻。坎宁安计划在一周之内完成这些行动。

当然，隆美尔也有他自己的如意算盘。他最后勉强得到最高统帅部的同意再次对托卜鲁克发动进攻。自从春季开始，他就把围困托布鲁格的任务交给了意大利人。早在 11 月份，他就开始把他的部队从埃及前线调往托卜鲁克，他计划于 11 月 20 日发起攻击。

但是英国人动作更快。11 月 10 日破晓时分，第三十军越过马达累娜港的防线向沙漠地带成扇形展开。坎宁安同诺里的参谋部一同前进，现场指挥。由于只遭到极微弱的抵抗，傍晚时分，第二十二和第七旅已抵达加布·撒莱附近的阵地。

坎宁安在等待隆美尔的反应。对他来说，这次等待漫长难耐而又令人不安。而在拜尔迪那指挥部里的隆美尔却正忙于筹划他对托布鲁克的进攻，由于德国人空中侦察力量相对软弱，而且几同来英国人对部队的调动进行了出色的掩蔽，隆美尔事先没有得到任何关于英国人进攻的警报。隆美尔不仅忽略了英国人的到来，也迟迟没有意识到他们挺进的意图。非洲团军司令路德

维希·克吕威尔将军——一个有时更胜隆美尔一筹的战略家，向他的上司建议把两个装甲师调往南方去阻挡敌人，因为他已觉察到英国人的进攻意图。隆美尔不愿改变他的计划，他认为英国人只是在小心试探。

到此时还没有得到德国人任何明显反应的坎宁安，第二天便派出了两支小分队去侦察对方的动静：其中一支向西，到艾尔·古比，一支向北，到西迪拉杰格。正在这个关键时刻，隆美尔开始怀疑他原先的计划，重新思考了英国人的真实意图。他慢慢地同意了克吕威尔的建议，决定派出一些装甲部队向南去迎击英国小分队。这导致了一系列激烈的遭遇战。结果英国损失了50辆坦克，而轴心国方面损失约30辆。但到此时为止，坎宁安所期望的装甲部队大规模正面对抗并未发生。这场遭遇战只让英国人赢得了西迪拉杰格的一个机场，以及停在跑道上的十九架战斗机。既已夺得西迪拉杰格，也未遭到近咫尺的隆美尔的任何重大反击的坎宁安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英军整个行动进展良好。他遂于11月20日返回马达累娜堡的指挥部。

然而，他高兴得太早了。当隆美尔最后确信英国人是在进行一场重大的进攻时，他搁置了原定夺取托卜鲁克的计划，并最终改变了整个部署。11月20日，德国第二十一装甲师大约七十辆坦克突然扑向驻守西迪拉杰格的英国第七装甲旅。英国第二十二和第四装甲旅急驰增援，但未能及时赶到。德国第十五装甲师的出现更使英国人雪上加霜，它摧毁了第四装甲旅指挥部，并俘获该旅旅长。这一天的战斗结束后，英国人又丢失了机场，损失100多辆坦克和大约300名士兵。

这还只是开始。第二天，即11月23日，恰好是烈士星期日。

这是德国人纪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死难同胞的日子。这天早晨，隆美尔把他的大部分坦克都掷向零散分布在西迪拉杰格周围的英军据点，夜晚来临时，战场被数百辆燃烧的坦克照亮。事实上，英军每个兵团都受到了严酷的惩罚。最惨的是第五南非旅，它损失了全部5700人中的3400人。这天，英国遭受了自沙漠战开始以来最为惨重的损失。

隆美尔本人很明白，他无疑是这场“十字军战士”行动第一阶段的胜利者。那天夜里他在给他的妻子露茜的信中写道：“看来危机已经过去。我很好，心情很好，充满自信心。”虽然他处于敌众我寡的劣势，并经受了重大损失，但他最终在战术上给英国人上了一课，隆美尔在这天共损失了12名高级军官和250辆坦克。通过集中坦克力量，并与步兵相配合，同时使反坦克炮，火炮和空中力量协同作战，隆美尔加强了力量，从而成功地克服了力量上的劣势。“如果你不集中你的两辆坦克而让我仅有的一辆坦克去分别进攻它们，那么两辆同一辆有什么不同呢？”后来他向一位被俘的英国军官说道：“你们连续把三个装甲旅当作礼物送给了我。”

在第八集团军指挥部，无线电话报机损坏了。坎宁安在焦急地等着报告。在“烈士星期日”，当他得知降临到英军头上的巨大灾难时，一下子就垮了。他考虑或许“十字军战士”行动已经失败，英军应当撤回埃及。这样，他至少可以在相对安全的环境里重新组织力量，在神经几乎崩溃和犹豫不决的情况下，他向开罗的奥金莱克紧急求援，要求总司令亲自到前线来视察。奥金莱克立即飞往马达累娜堡，进行了一次简略的战况评估。他后来写道：“我猜想隆美尔大概也比我们好不了多少，所以，我命令坎宁安继续保持攻势。”奥金莱克的决心很坚定，他要求坎宁安“利用手中所有的力量毫不留情地向敌人发动进攻，只到最后一辆坦克。”

实际上，英军计划并非全都落了空。就在两天以前，坎宁安就命令由新西兰师、第四印度师和一个坦克旅组成的第十三军不等西线的装甲搏斗结束就向前开拔。第十三军向北越过国境线迂回到轴心国防线的后面，直至拜尔迪那西北面的海岸线。他们占领了卡普措，切断了驻守拜尔迪耶和哈尔法亚山口的德军同西面的轴心国主力的联系。为胜利所陶醉的隆美尔，准备再进行一次大胆的冒险，以减轻对他部署在国境线上的部队的压力。他这样对他的高级军官说：“速度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必须用敌人的失败造成最大的震惊效果。”11月24日清晨，当西迪拉杰格周围的英军还蒙在鼓里时，隆美尔率领非洲军群和两个意大利师向东猛扑过去，直接穿过英军防线。他的目的是越过国境线，威胁英军后方，迫使坎宁安停止攻势并转为撤退。他轻率地忽视了他已经经受的沉重损失，还有克吕威尔将军的劝告，那就是，在开始任何其他行动之前，首先应该清除西迪拉杰格周围的英军残余。

这一出其不意的快速进攻，使英军后方梯队惊慌失措，四散溃逃。这同隆美尔在昔兰尼加发动的第一次攻势很相像。双方的部队在整整六个小时里向东疾驰，结果双方混在了一起，士兵们不知身在何处，也下知紧挨着自己的是敌是友。黄昏时，一个正在指挥交通的英国军警突然意识到他指挥的原来是德军装甲部队。隆美尔本人，同克吕威尔将军一道，大半个夜晚都混在英军部队之中。当时，这两个德国人正坐一辆大型的、封闭起来的装甲车中。这辆装甲车是从英军手里缴获的，车上的德军标志在黑暗中不容易看清。

在这次大胆的冒险行动中，隆美尔正确地利用了第八集团军的混乱。但他却忽视了奥金莱克的作用。如果单是坎宁安指挥部队，那么他很可能在遭受轴心国这次打击之后就取消“十字战士”行动。但是奥金莱克却不一样。他在马达累娜堡呆了两天，给沮丧的坎宁安和士气低落的部队打气。他说敌人“正在利用四面出击的办法，想逼迫我们放弃彻底摧毁他们的目标。但我们决不放弃，敌人一定会被消灭！”对于隆美尔，他这样描述，他是在作“垂死挣扎”，但是他的日子长不了。他的那装甲部队得不到燃料供应。“我坚信这一点。”奥金莱克最后结道。

他是对的。隆美尔向埃及境内推进了十五英里之后，到了11月26日，他的装甲车不得退回拜尔迪亚重新加油。有趣的是，他的部队快速向前推进时，曾正好经过两个被很好地掩蔽起来的英军供应站，里面堆满了第八集团军的食物、燃料和水。

最后，隆美尔终于意识到他的攻击只是代价昂贵的绕圈子。当他发动袭击时，力量均势朝着有利于他的一边倾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力量逐渐减弱，英国人又发起新的攻势。就在隆美尔的非洲集团军坦克到拜尔迪亚加油的那天夜里，第十三军属下的新西兰师突破德军包围圈，与外防御国的英军连在了一起。托卜鲁克之围暂时得以缓解。在南面，第四和第二十二装甲旅利用隆美尔的疏忽，袭击了德军遗留在西迪拉杰格待修的坦克。11月20日，隆美尔的坦克加油完毕，从拜尔迪亚向西直奔托卜鲁克而去，企图去增援岌岌可危的围城部队。但遭到英国部队的迎头痛击，被完全阻住了。当英国人后撤建立营地和夜晚休息时，德军才得以向西突破防线。

11月25日，奥金莱克返回开罗之后，他已做出两个困难的决定。在他和总司令部全体人员看来，“烈士星期日”之后，坎宁安对敌人的惨重损失视而不见，而一味企图后撤，是怯懦的表现。开罗总部参谋长，阿瑟·史密斯将军认为“坎宁安已经丧失理智。他已不是原来的坎宁安了。”让他继续

留任，是拿第八集团军的生命和英国在整个北非的利益冒险。然而此时撤他的职无疑是对本已低落的英军士气的再一次打击，同时又会助长德国人的威风。德国人和意大利会把坎宁安的离职看作是对失败的默认。权衡再三，奥金莱克最终还是下了决心：“不论对错，都得这样做。”11月26日，坎宁安被免去第八集团军司令官职务。他极不情愿地住进开罗的一家医院。

奥金莱克选中接任坎宁安的职务的，是陆军少将尼尔·M·里奇，奥金莱克自称是把里奇硬安到这个位置上的。里奇原在奥金莱克的总参谋部任付总参谋长，对奥金莱克的计划了如指掌，足可信赖。

里奇时年44岁，是英国军队里最年轻的将军。他英俊、富有。最大的特点是，即使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也总能保持乐观。第十三军司令官戈德温·奥斯腾将军这样评价他：“一个有信心的家伙——是个不错的人。”然而，他忽略了一点——里奇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就没有在实战中指挥过部队。

但这并不要紧。实际上还是奥金莱克本人亲自指挥，里奇只是起个付手的作用。12月1日，奥金莱克再次启程前往马达累娜堡，在那里呆了10天。总司令亲临督阵，第八集团军官兵重振精神，继续进行“十字军战士”行动。隆美尔也不甘示弱，虽然此时他的坦克数量只有英军的四分之一，到11月30日，他还是再次成功地恢复了对托卜鲁克的包围。但由于后勤供应跟不上，尤其是被打坏的坦克和武器缺少零部件，他渐渐无法顶住第八集团军的压力。结果在一周之内，他被迫向西撤退40英里，直到加扎拉地区（轴心国部队事先在这里修筑了一条撤退防线）。

隆美尔的防御阵地从位于海岸线上的加扎拉向西南延伸四十英里，12月15日，里奇从东面向该防线发起进攻，同时他派一个装甲旅冲过防线南端，试图从背后切断敌人的退路。隆美尔也决心再坚持一天，以拯救他的部队。意大利司令官由于担心他们的非摩托化步兵会被丢在后面，全力反对撤退计划。尽管如此，12月15日，隆美尔还是下令开始撤退。从而在英国人完成包围之前溜出了这个陷阱。在3周之内，轴心国部队丧失了他们9个月以前胜利进军时所占领的面积相当的一块土地。在英国人穷迫不舍的情况下，包括意大利步兵在内的撤退队列仍然井然有序。在撤向艾尔·艾格黑拉（El Agheila）的过程中，隆美尔没法尽量减少损失，事实上，在12月28日，他还抓注了一个天赐良机，在艾季达比那附近袭击了一个孤军深入的英军装甲旅，摧毁了英军37辆坦克，而隆美尔只损失了7辆坦克。

然而，不论隆美尔如何费尽心机，他都无法改变这样一个事实：他第一次遭到严重的挫折。“十字军战士”行动给英国人带来了一次轰动性的胜利。刚刚进入1月份，轴心国部队不得不撤离埃及前线，直到拜尔迪那和哈尔法亚。从11月18日到1月中旬，英军俘俘轴心国官兵3.3万人，击毁坦克300辆。英军损失的坦克虽比轴心国方面多，但人员损失却只有对方的一半。更值得庆贺的是，他们夺回了昔兰尼加，并把隆美尔赶回到他1941年3月开始发动沙漠战的地方。“此时我们终于获得了一个喘息的机会，”丘吉尔写道，“这次我们确实值得庆贺。”

1941年12月，千里之外发生的一个重大事件对沙漠战产生了重大影响。日本对英国远东领地的进攻迫使伦敦把原定投入北非战场的人力物力转向远东地区，大约在年底左右，德国空军日益加强对马耳他的轰炸，德国潜艇也开始在地中海中活动，同时意大利的袖珍潜艇对亚历山大港也进行了成功的袭击。这一方面恶化了英军的后勤供应，另一方面改善了轴心国部队的供应

状况。1月5日，一支护航舰队给隆美尔送来了54辆新坦克和大量的燃油。现在，隆美尔觉得他又有力量对前沿的英军阵地发动一次攻击了，他明白这些英军是不堪一击的。

1月21日，获得新番号的非洲装甲军团从设在艾尔·阿格黑拉的基地出发，向北挺进，英军一触即溃，隆美尔迅速夺回艾季达比那和百达。隆美尔原打算先发制人，以阻止英军再向前推进，但此时整个行动已演变成一次全面的进攻。1月29日，隆美尔夺取班加西城。在这里，他获得了大量战利品，包括1300辆卡车。到2月6日为止，隆美尔已迫使给养奇缺的英军后退至加扎拉地区。这等于后退了半个昔兰尼加省。在两周之内，里奇损失了40辆坦克，40门野战炮和大约1400名官兵。

里奇祸不单行：他的部下开始对他失去信心。戈德温·奥斯腾抱怨说里奇“总是征求你的意见，但却朝相反的方向去做。”更糟糕的是，里奇越过他直接向他的手下下达命令。结果，2月刚开始，戈德温·奥斯腾就请求免去他的职务。奥金莱克批准了他的请求，W.H.E.格特少将被从第七装甲师调来接任戈德温·奥斯腾的职务。

有一些军官觉得里奇并不比戈德温·奥斯腾强多少。接任格特指挥第七装甲师的少将F·W·梅塞维回忆道：“那时里奇真是快疯了。他今天全力向这个方向反攻，而明天又改攻另一个方向。他还很乐观，说服自己不相信受到了敌人的打击，一次当他正在思考反攻计划时，我向他汇报第一装甲师的情况。他飞来见我，几乎认为我是一个颠覆分子。”

远在开罗的奥金莱克发觉不妙。他派他的老朋友，他信赖的顾问，陆军准将埃里克·多曼——史密斯前往调查前线战况。他得出的结论是“里奇缺乏足够的想象力。”并向奥金莱克建议撤换他。被这一报告搅得心烦意乱的奥金莱克没有同意。他的回答是：“我已经撤换了一个司令官。在三个月之内如果再撤换第二名的话，会影响部队士气。”就这样，里奇留任原职。

在剩下的整个冬季里，双方都暂时停止了战斗。进入6月，双方呆在加扎拉防线两边，相安无事。这条60英里长的链形防线是英军修筑的。防线从加扎拉起，向东南方向绕了一个40英里长的“V”形，然后拐向东北，延伸大约20英里。防线上密布地雷。每隔一段距离，就筑有一个堡垒。每个堡垒占地大约一到两平方英里，守卫堡垒的战士称之为“盒子”。整条防线上共有6个“盒子”。其中的几个，比如在比尔哈希姆的一个“盒子”，以其遗留下来的带有阿拉伯色彩的地名而闻名。另外一些，是在荒地上匆忙建造起来的。士兵们给它们起了各种各样的绰号，比如“爵士桥”、“联邦监狱”等。

每个“盒子”的周围都环绕着地雷、带刺铁丝网、狭长的壕沟和碉堡。每个堡垒里都有足够的给养，可以在受到包围的情况下坚持一周。在这些“盒子”之间，英军坦克可以自由往返。它们的任务是拦截试图越过防线的德军坦克，并且在任何一个“盒子”受到攻击时，提供机动支援。

5月底，隆美尔已准备就绪，决定恢复进攻。由于步兵部队和一些坦克已被用于对加扎拉防线北段的进攻，隆美尔计划率领非洲军和一个意大利师向南绕过位于比尔哈希姆的“盒子”——这个“盒子”正处于防线拐弯处。然后他就可以向北猛扑过去，消灭英军的坦克集群，并且可以从背后攻击防线的其余部分。在此之后，他计划送给自己的特殊礼物是：夺取托卜鲁克。

5月26日，轴心国部队开始向防线北端发起攻击。隆美尔率领一万辆各

式机车，从比尔哈希姆以南迂回到英军侧翼。他留下一些意大利部队围攻“盒子”，自己率领部队向北面和东面成扇形展开。在比尔哈希姆东北约5英里处，他首次与英军交火，第三印度摩托化旅很快被击溃，到中午时分，英军至少有三个装甲和摩托化旅被吃掉。

但是，下午隆美尔遇到了出乎意料的麻烦。英军刚刚得到一船美制坦克——新型的28吨级“格兰特”式。这种新型坦克装有75毫米口径大炮，可以发射高爆炸弹，足以把德军坦克炸得粉碎。

到第二天傍晚，多亏英军的顽强抵抗，再加上新型“格兰特”式坦克的威力，德军两个装甲师损失了三个之一的坦克，被迫停滞在“爵士桥”盒子的外围。这里位于加扎拉主防线背后10英里，处于比尔哈希姆和海岸线的中间。轴心国部队退进一个大约100平方英里的半圆形小块区域中，其周边环布着英军的“盒子”和地雷。后来这里发生的白热化战斗使这一区域获得“煮锅”的雅号。隆美尔在重整旗鼓。意大利工兵部队及时地通过雷区从西面打通了一条甬道，但随后又被英军炮火封死。轴心国部队此时已成为里奇的囊中之物。现在他可以集中他的坦克去碾碎隆美尔了。开罗的奥金莱克也发现了这一良机，他致电里奇立即发起攻势，他强调说：“我们不能坐失良机，必须立即行动。”

但是里奇还没有准备就绪，他正忙于同他的两个军长诺里和格特召开一个秘密会议，筛定各种行动方案。整整两天时间，这些英国将军一直在运筹帷幄。而隆美尔已经重新组织好力量。6月1日，他在加扎拉防线上撕开了一个巨大的口子，从而保证了他的后勤供应。同时，他还击毁100多辆英军坦克，俘虏英军3千多人，消灭了第一百五步兵旅，还摧毁了他们据守的“盒子”堡垒。此时，里奇那打不掉的乐观主义还在作祟，他向奥钦金莱克报告说：“这是一场壮观的战斗。我对第一百五旅的事情深表遗憾。但是我仍然认为我们的情况正一天天地好起来。”

在不断击退来自北面的一些无关痛痒的袭击的同时，隆美尔开始掉头向南去攻击比尔哈希姆，位于加扎拉防线最南端的比尔哈希姆“盒子”堡垒对英军的整体防御来说最为关键。所以，它也比隆美尔所想象的更为坚固。从5月27日起就开始进攻这里的意大利部队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守卫比尔哈希姆堡的3600名士兵绝大部分属于“自由法国战线”，由旅长皮埃尔·科尼将军指挥。他是个高个子，蓝眼睛的法国人，被部下称为“老兔子”。隆美尔原指望在24小时之内拿下比尔哈希姆堡，但事实上他被迫花了一周多的时间才如愿以偿，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在北非我很少遇到这样的恶战。”

从6月2日到6月10日，德国空军出动轰炸机1300多架次轰炸比尔哈希姆堡，与此同时，隆美尔的地面部队也不分昼夜地进行炮击，隆美尔数次向科尼劝降，但均遭坚决拒绝。6月10日，堡垒内的食物储备已消耗殆尽。里奇下令放弃比尔哈希姆堡。科尼一马当先，率领他手下3600人中仅余的2700人连夜杀出重围。翌日凌晨，当德国人冲进堡垒时，所剩下的仅是伤员和一些丢弃的装备。

占领比尔哈希姆堡之后，隆美尔沿防线又挥师北上。余下的“盒子”一个接一个地被她端掉。他运用快速机动战术抵销了英军新型坦克的优势。英军坦克大量被击毁，结果到6月份的第三周，隆美尔的坦克数量反而是英军的两倍。

英军的加扎拉防线已陷于瘫痪。隆美尔现在把目光转向了托卜鲁克。

与前几个月相比，1942年6月英军在托卜鲁克的防守力量较为薄弱。这一方面因为英军将人员、船只和飞机分散到别处，另一方面因为第八集团军过多地寄希望于加扎拉防线。而奥金莱克也没有制订任何计划为堡垒的最后防御作准备。早在2月4日，他发布的命令就体现了他的意图：不论隆美尔进展如何，“一旦敌人处在可以有效围困托卜鲁克的有利位置，我无意继续死守托卜鲁克。”对此，他的解释是：他不能把一整师的部队置于敌人的包围圈中，他的计划得到伦敦的批准，于是他马不停蹄地做好撤离托卜鲁克，并在必要时炸毁贮藏品的一切准备。

现在已进入6月，托卜鲁克新任守备司令是南非陆军少将H·B·克劳浦。他手下有三万五千人，绝大部分是南非人，也有一部分英国人和印度人。同克劳浦本人一样，大部分士兵都是初来乍到，很少有实战经验。以前埋在堡垒周围的地雷，早在11月份“十字军战士”行动期间已被突围的守军排除。冬季时，人们认为托卜鲁克已脱离危险，又把剩余的地雷取出，埋没到加扎拉防线沿线地带。

在6月初噩耗不断的日子里，面对德国人一天天向北推进的咄咄逼人的态势，托卜鲁克守军手忙脚乱地做了最后的努力来加强防御。虽然如此，他们对于是不惜一切代价死守堡垒还是撤离仍然举棋不定，他们也没有得到里奇的任何指示。

英国的高层决策者们也同样踌躇不决。6月15日，最后一个“盒子”堡垒陷落。奥金莱克收到丘吉尔的来电：“假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放弃托卜鲁克”。在随后的几次来电中，丘吉尔渐渐地把这个假定变成了命令。奥金莱克回电说：“里奇正投入足够的兵力去保卫堡垒。”

里奇打算从堡垒向南再建立一条30英里长的新防线。但6月16日，他又命令驻守这条防线的英国部队撤至埃及前线。原因是这支部队已受到德国装甲兵的沉重打击，必须修整。翌日，他们撤出了这条防线。6月18日，轴心国部队再次完成对托卜鲁克的包围。

“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隆美尔后来写道，“托卜鲁克是英国人进行抵抗的标志，现在我们要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6月20日，在德国空军的帮助下，第20意大利集团军和非洲集团军开始向托卜鲁克发起攻击。在一整天的时间里，150架轰炸机出动580架次。隆美尔的情报官，少校弗雷海尔·冯·梅兰欣写道：“在这场我所见到的最为壮观的攻击战中，我们的飞机俯冲轰炸英国人的环形防线。在我们的攻击下，英国人据点上空烟尘滚滚。当我们的飞机俯冲轰炸时，整个德军和意军炮兵也都加入进去，这是猛烈的、精心配合的火力网。大炮和轰炸机加在一起的威力是极其可怕的。”

南非部队在最后几天里匆忙布下的地雷阵地很快被清理出一条通道。德国和意大利步兵蜂拥而上，双方开始肉搏战。坦克也随着步兵冲了上来。下午将尽，托卜鲁克的陷落已成定局。克劳浦开始着手炸毁价值数百万元的贮存品。同时，他还炸毁了大部分通讯线路，这又使他失去了同部队的联系。下午9点，在剩余的一条电报线上，克劳浦还在设法同里奇取得联系：“局势已经失控，”克劳浦在电报里说，“我的坦克都完了，大炮还剩下半。”他以悲痛语调最后说道：“如果你准备反攻，就通知我。”

不会再有什么反攻了。翌日凌晨6点整，里奇发给克劳浦的最后一封电报内容是这样的：“我不清楚战局如何，是战是降，请自行决断。”

6月21日凌晨9点40分，克劳浦缴械投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最

后进行的爆破为时已晚，收效甚微。倒是起到了妨碍他自己的通讯和机动的作用。当隆美尔进城之后，收获颇丰：两千台车辆，其中包括三十辆可以使用的坦克，四百门大饱和足够让他的装甲师开到埃及的燃料，还有五千吨食品以及大量的弹药。

隆美尔取得这一辉煌战果只有用了 24 小时多一点的时间，这是他想往已久的。在给妻子的信中他这样炫耀道：“托卜鲁克这一仗打得真漂亮！”据说他笑着对一群被俘得英国军官们说：“先生们，对你们来说，战争已经结束。你们像狮子一样作战，但被当猴耍了。”第二天，他被告知，为了奖赏他的英勇善战，希特勒特授予他陆军元帅军衔，当他接受元首授予的官杖时，他这样对他的妻子露茜说：“我宁愿他多给我一个师。”

托卜鲁克的丢失对盟国来说不啻一记重击。丘吉尔首相后来称之为“粉碎性的和令人无法接受的打击”。听到这一消息时，他正在华盛顿与罗斯福总统进行磋商。当时他的评论很简略：“很让人为难。”当时也在场的，丘吉尔的参谋长，哈斯汀斯·莱昂内尔·伊斯迈爵士回忆说，那是他第一次看到丘吉尔好像被什么刺痛了一样。

丘吉尔应该有所警觉。他个人的政治生涯处正在一个关键时期，更为严重的是，他的国家的生存也面临危机，他返回伦敦之后，不得不面临一次下院对他的战争决策的不信任投票。

他以较大的差额赢得了这次表决。但国家面临的困境却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现在通往埃及的道路畅通无阻，隆美尔正全力以赴地向前挺进。他对他的士兵打下包票说十天之内就可以看到尼罗河。占领托卜鲁克后不到一周，他们就就已攻到梅塞马特鲁。这里距利比亚边境只有 140 英里，距离亚历山大几乎只有一半的路程。

隆美尔愈来愈近，开罗和亚历山大也开始行动起来。军官和官员们忙于焚毁文件，英国大使馆和总司令部上空升起浓浓的烟幕。城郊道路上挤满了小汽车和卡车，火车上也挤满了难民。在亚历山大，害怕金融崩溃的顾客一天之内就从勃克莱银行取出了一百万英镑的现钞。在开罗，商人们试图趁乱投机取巧。有人囤积居奇；还有人劝诱没有出走的居民购买绷带以防空袭。在这场混乱中，唯一处变不惊的是那位既快活又庄重的英国大使马尔斯·拉姆普森爵士。他在穆罕默德·阿里俱乐部举办了一个有 80 人参加的宴会。他说：“这样隆美尔来到时，就能知道我们在哪里。”

奥金莱克到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6 月 25 日，他飞往梅塞马特鲁，宣布解除里奇的职务，由他亲自指挥第八集团军。他将第八集团军从梅塞马特鲁撤往阿拉曼。在这里，英军事先加强了防御。阿拉曼在埃及边界以 240 英里处，距亚历山大只有 60 英里。这里处于一个瓶颈地带，易守难攻。它北临地中海，南面的山峰又构成了七百英尺深的科特腊洼地的边缘部分，难以逾越。

奥金莱克在这里挖壕固守。在以后六周时间里，他同士兵住在一起，睡在露天，吃简易食物。他试图用自己的镇定重新鼓起第八集团军将士的士气。整个七月，隆美尔不断地冲击英军的阿拉曼防线。但奥金莱克熟练地运用防守和进攻相结合的战术把他死死牵制住了。

但是，无论如何，对丘吉尔的内阁和英国公众来说，这是远远不够的。奥金莱克不得不为过去数月里第八集团军的损失，尤其是里奇的指挥失误承受指责。丘吉尔和英国公众短时期内无法原谅他的过失。奥金莱克本人的声

望也由于他挑选的那些下属司令官的失误而一落千丈。丘吉尔觉得他必须再次撤换他的沙漠战指挥官，以此来唤起公众的士气。

于是在8月份，两位新人物抵达沙漠战区。一位是哈罗德·阿波特·亚历山大将军，他曾指挥过敦刻尔克大撤退。当时他是最后一个撤离海岸的司令官。他家境富裕，镇定自若，具有一流的军事指挥才能。据说在那场危险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中，亚历山大仍然能一丝不苟地，平静地坐在铺着一尘不染的台布的餐桌前，品尝烤面包片和果酱。如今，他奉命前来接任奥金莱克中的职务。

另外一位是陆军中将伯纳德·L·蒙哥马利将军。人们对他的评价是：性急易怒、健谈、冷酷、不落俗套。他的性格和亚历山大格格不入，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之间迅速建立起一种高效的合作关系。

8月12日，就在蒙哥马利准备走马上任，接替里奇任第八集团军司令的前一天，他同亚历山大两人在开罗牧羊人旅馆具有穆斯林风俗的休息室里一起喝了下午茶。就在这里，亚历山大只给他的新任第八集团军司令官下达了一个命令：“到沙漠去打败隆美尔”。54岁的蒙哥马利受命于危难之时，神情坚决地踏上了征程。

D 对胜利的严酷考验

蒙哥马利力挽狂澜——与一支久经沙场军队较量的教训——一个使轴心国受骗上当的精心骗局——英军一次毁灭性的炮击——穿越 50 万颗地雷——蒙氏的“增压”打破了一个血腥的僵同——元首一道不可思议的命令——轴心国的西撤

1942 年夏末之时，每个人都感觉到大战在即，问题是什么时候开始？无论是在亚历山大城的酒吧还是在英国第八集团军的驻地阿拉曼，英国人都在无休止地散布着种种道听途说。能肯定的事情只有一件：即将打响的这场战役将会使北非大漠所经历的任何一场战役逊色。

在阿拉曼地区的轴心国部队离英军的防线只有数千码的距离，轴心国的防线处于守势，它从地中海岸怪石嶙峋的圆丘向南一直延伸 40 英里，直至科特腊洼地。轴心国军的这一所谓阿拉曼防线不太可能遭到英军的侧翼包抄，如果英国人打算穿过，他们只能从正面发动大规模的攻势。

从 8 月到 10 月，日复一日，英军的增援部队源源不断地抵达阿拉曼：41000 名兵员、800 门火炮、1000 余辆坦克——其中包括在托卜鲁克失陷后，罗斯福允诺送给丘吉尔的 300 辆新型 36 吨级“谢尔曼”式坦克。英军坦克指挥官把希望全部寄托在这些美制坦克上。“谢尔曼”式坦克配备有 75 毫米口径火炮，其射程超过了除德军 V4 坦克以外的任何一类轴心国坦克。德军的 V4 型坦克配备了一种新式长炮身火炮——然而，隆美尔只拥用 30 辆该型坦克。

尽管在过去 7 个月中，形势出现了根本性逆转，而且轴心国部队还筑起了固若金汤的防御工事，但是，英军之中并没有多少人悲观失望。在 8 月 13 日达到后的几天时间里，蒙哥马利中将——在部队中，他被称为“蒙蒂”——已给部队注射了一针强心剂。在他雷厉风行的引导下，第八集团军的一批幻灭者很快就明白了一个严峻的现实：已不会再有退却。为了表明他确实是说一不二的，他废除了奥金莱克的应急计划。该计划打算在隆美尔突入到阿拉曼时，让英军撤退到沿尼罗河三角洲一带的第二道防线。“这决不是计划，”蒙哥马利咆哮道。“在我们后退 10 码时，”他告诉他的部队，“我们就将丧失掉战争价值的一半。”他宣布他将要焚毁这些文件。他还采取了一些其他安抚人心的措施。他发现一群英国兵正在开挖通向后方的战壕，就告诉他们说：“你们给我住手——你们永远也不需要它们。”蒙哥马利派出卡车载回的一切都只是取决于后方所需。他对全军官兵发出了一个直言不讳的敦促书：“从现在起，第八集团军不会把一码土地丢给敌人，士兵们将战斗下去，直至以身殉职。”

蒙哥马利是一个苛刻的、严格要求纪律的人，他希望他的命令能够得到毫不含糊的遵从，“我不想听到任何牢骚”，他说。更有甚者，他甚至在小问题上也绝不容忍偏错或违纪现象。参谋军官们不久就学会了坐在杉木桌边，按时进入铺着洗得干干净净的亚麻餐桌布、摆设着擦得锃光发亮的餐具的崭新集体食堂里。一支松松跨跨的军队，按照蒙哥马利的观点，就是一支被击跨了一半的军队。

但是，并非所有军官一夜之间就对蒙哥马利心服口服。一些人对这位将军的独断专行极为恼火。关于“道歉蒙蒂”的笑话到处都可以听到。在一个笑话里，一位精神分析学家被圣值得召到天堂：“上帝有点不对劲，他认为

他就是蒙蒂。”有人后来就打算为蒙哥马利编造一个纹章学式的座右铭：“失败时，威武不屈；胜利时，承受不起。”但是，凭借着政治家的技巧，这位新上任的野战将军与军队中下层官兵产生了强烈共鸣。就他的黑贝雷坦克兵团（他说“抵得上两个师”）和那些公正的隐喻而言，他被证明是对伤痕累累、情绪低落的第八集团军的一针强心剂。“你们的任务就是干掉德国人，他告诉他的部队，”“那怕是随军牧师，一天一个，星期天干两个。”

但是，能扩大蒙哥马利的影响力的还不仅仅是他的推销术和小伎俩。前线部队对他们的指挥官最为佩服的素质是在战斗中获胜的能力。就在蒙哥马利上任前，第八集团军就已走马灯似地让一系列不称职的指挥官统率过，这些人一而再，再而三地被隆美尔牵着鼻子走，反复受骗上当。现在，这支部队所需要的就是新指挥官能够在抵抗轴心国军队的战斗中，带领全军走向胜利。这一机会不久就将来临。

8月30日夜，隆美尔为彻底击跨第八集团军并突破到开罗和亚历山大城，进行了最后一次努力。德军的作战计划需要调动隆美尔的大部分军队——其中包括4个坦克师——向毗邻科塔腊洼地的南部地区展形攻势，随后，调转锋芒，向北直插向海岸，切断第八集团军与其基地的联系。

这次行动成功与否完全取决于速度。英军已在战斗发起地区层层布雷设防，而隆美尔的部队为了在雷区中扫清道路则浪费了整整一个晚上的时间。当最终冲出雷区后，隆美尔改弦易辙，把他的攻击目标对准了东北方向一处被称为阿兰·E·哈尔法亚山岭的地理制高点。蒙哥马利早已预料到这一变更，他让部队为那些美制“格兰特”型坦克挖好地面掩体，不动声色地隐藏了起来。这样，隆美尔的坦克、卡车队伍就出乎意料地遭到了英国装甲部队无情的打击，连续两天两夜，德军辽为英国皇家空军所猛烈轰炸。9月3日，隆美尔退了回去。这次他损失了49辆坦克。

第八集团军现在才明白，他们已有了一位可与“沙漠之狐”相提并论的指挥官。不久，事情就变得更清楚了，蒙哥马利正打算采取主动，抓住战机，准备与轴心国军队进行一场决定性的厮杀。但是，他的战事准备迟缓，并因此遭到了伦敦上层人物的批评。温斯顿·丘吉尔首相对于这场大战迟迟不能发起，显得没有耐心。“我的下一件麻烦事就是阻止温斯顿，不要对亚历山大和蒙蒂大惊小怪，不要在还没有做好准备之前，就怂恿他们上阵。”帝国总参谋长阿伦·布鲁克将军这样写道。布鲁克是对的。丘吉尔正在催促蒙哥马利于9月份就发动进攻，强调有必要在秋季以前击败隆美尔。因为11月8日，英美盟军将要发起代号为“火炬行动”的大规模登陆作战，突入法属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丘吉尔觉得，如果能在阿拉曼取得胜利，就能迫使在北非的法国维希政权对盟军行动采取更为合作的姿态，从而使登陆变得轻松一些，而且，丘吉尔还急不可待地指望第八集团军能减缓马耳他岛所面临的压力——由于在战争中，该岛发挥着英国海军和空军基地的作用，德军飞机对它进行了持续猛烈的轰炸——方法是夺取阿拉曼以西的轴心国机场。

但是，蒙哥马利拒绝在10月以前采取行动。这位将军申明，如果丘吉尔下令在9月份发起进攻，他就辞职回家。“这是在讹诈，”他后来也承认，但是它却发挥了作用，因为从此蒙哥马利再也没听到有关要在9月发动进攻的言论了。

蒙哥马利完全有理由认为，不应过早发起攻势。虽然北非沙漠大战已经持续了两年，他觉得，第八集团军还不大适合在这种气候条件下作战。部队

里新兵太多，他们严重缺乏训练。蒙哥马利决心要把这支队伍变成一支具有一流战斗力的部队。他把许多部队调出前线，派往后方，依用沙漠作战的根本原则，对他们加以整训，并让他们在与阿拉曼一带地形相似的地区进行野战演习。在沿海一带，他还设立了6座新的反坦克训练场，新兵们操纵着炮弹只有6磅重的反坦克炮朝安放在一条活动传输线上的模拟坦克靶开火射击。附近，一所排雷学校也建立了起来，56支工兵部队在此接受排雷技术训练。

蒙哥马利倾心研究各种战术，他计划向北进攻，对谁阿拉曼防线设防最密的区段。为确保达到完全出其不意的效果，一个在英国军事史上最为精心策化的欺骗和埋伏计划被采纳了。在蒙哥马利作战处查尔斯·理查逊中校的主持下，英军设计出了一套巧妙的蒙骗术，意在愚弄德军，让他们相信，英军打算攻击阿拉曼防线的南部地段。

为了迷惑轴心国的空中侦察，英军用木材和帆布拼凑出了三个半团的野战重炮模型，并且都有操作的炮手模型安置其中。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们甚至还造出一些模型士兵蹲伏在模型厕所之上的场景。一条由众多汽油空罐摆设而成的假输水管道向南延伸20英里，进入沙漠某处。在这里，英军又用了700余堆模型的军需品加以点缀。这些紧锣密鼓地正在加以实施的工程有要向轴心国暗示：直至输水管道完工之后，进攻才有可能开始。最终，英国人还是学会了隆美尔的欺骗术，并且还有点“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味道。

在北方，整个英军营地被普遍的宁静所笼罩。但是，在黑夜的掩盖之下，他们却悄悄地把2000吨汽油埋在了临近位于沿海铁道线上的阿拉曼车站处的100道狭壕中；军需食品也被用卡车运进并饰以为伪装的织网；大战前夕，英军把大量坦克从补给基地运到了作战地区，并用可以随时拆卸的帆布把它们伪装成卡车模样。

黎明之前，理查逊的手下为了不让德军发现英军玩弄了偷梁换柱的骗术，用400辆模型车又把仍在补给地区的真坦克调换到了前线。

蒙哥马利选择了10月23日深夜作为进攻开始的时间。到那时，他的部队将停止训练，天空或许还会挂上一轮满月，这将有助于工兵们在隆美尔布设的雷区中清理出一条通路来。在英军前线和轴心国后方司令部之间的雷区，纵深5英里，正面长达40英里——轴心国方面按照马蹄形方式埋设了50万颗地雷，隆美尔称之为“魔鬼庭园”。天亮前的8个小时内，按计划，英军工兵将扫清雷场，随后，步兵、装甲兵将冲过这一地区。

发起总攻的时间渐渐临近了。与它的对手——德国装甲部队相比，第八集团军几乎在任何方面都指望拥有2对1的优势，其部队人数为19.5万人，而轴心国军队只有10.4万人；第八集团本拥有中型坦克1029辆，相比之下，轴心国只有496辆；英军的反坦克炮和重炮数量也差不多是敌人的两倍。此外，第八集团军补给充分，而轴心国军队却面临着严峻的供应短缺危机。隆美尔所需的军需物资必须从轴心国所占的港口千里迢迢地运过来——从托卜鲁克有300英里，从班加西有600英里，从的黎波里有1200英里——在整个运输过程中，轴心国车队又极易遭到英军的空中打击。在短短的3个月时间里，英国潜艇和轰炸机已击沉、击毁20艘德、意运输船。隆美尔每月至少需要3万吨给养，但他却只能得到6000吨。

使得困扰轴心国的问题雪上加霜的是，“沙漠之狐”病倒了。整个夏季，隆美尔凭借着惊人的耐力才勉强支撑下去，然而，到9月23日，他再也熬不

过来了。隆美尔力多种疾病所缠身，除了血循环障碍和白喉之外，他还得忍受慢性肠胃溃疡的折磨。隆美尔被迫离开前线，到 1500 英里之外的奥地利城市色默林去接受治疗。暂时替代指挥的是一名大腹便便、参加过俄国战役的老兵——乔治·施图曼将军，而他本人也患有严重的高血压。

尽管如此，英军阵营中并无一人把即将来临的大战看成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蒙哥马利作战计划的细节使所有人都清楚，战斗将会是何等艰难。在惊天动地的炮火掩护之下，奥利弗·李瑟中将第 30 军的 4 个步兵师将穿越雷场，清除敌军机枪和步兵阵地，随后，工兵将为赫伯特·拉姆斯登中将的第 10 军的坦克集群扫清道路，这支坦克部队将长驱直入，捣毁轴心国的防御纵深。布赖恩·赫拉克中将的第 14 军将在南部发动一次辅攻，牢牢牵制住那个地段上的德军装甲集群，使他们弄不清楚第八集团军真正的主攻目标。在此期间，英美战斗机将对敌军阵地进行狂轰滥炸，并对西部沙漠地区的轴心国前线机场发动袭击，阻止敌空军对第八集团军的骚扰。

10 月 23 日深夜，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作为一个老谋深算的战役组织者，蒙哥马利真可谓把事情做到毫厘不差的地步。在战线后方，2000 名手戴白手套、头扣红帽子的宪兵正屹立路边，引导成群结队的坦克沿 6 条不同的道路驰向它们的目的地，他们指挥着洒水车，不断向干燥的沙地喷射水幕，以防止出现尘土飞扬的现象；医务人员正仔细地检查存放在冷藏车里的瓶装血液和血浆，那些冷藏车通过其外部的一个巨型吸血蝠的标志就可以得到辨认。工兵们组装着那些笨重的扫雷机械和器具；500 具长柄探测器——它们看起来就像一些偏平的盘状吸尘器；88000 套用来为挺进中的装甲部队指示雷场缺口的信号灯以及 120 英里长的用来界定已被排除过地雷的道路的标志带也被运到前线。

这是一个宁静而又令人心惊胆战的夜晚，偶尔只有夜行飞鸟的恐怖啼叫才能暂时撕破那死寂的面纱，一轮硕大、金黄的圆月低低地悬挂在戈壁沙滩之上。它是如此光彩照人，使得那些大后方的非战斗人员怎么也睡不着，他们不得不拉上毯子，遮住头部，以挡住那刺眼的光芒。那些即将拥抱死亡的人行为更是诡异。杰克·阿契西中校和第十轻骑兵队的军官们在吃晚餐时，都换上了礼服，他们高举着盛满陈年佳酿的酒杯，共同为英王乔治的身体安康而干杯；潇洒英俊的 E·O·克勒特中校，为了向部下“一展风采”，专门让勤务兵为他整理好他最漂亮的一条宫廷礼裤，他宣布，如果他注定要战死，也是穿着最高贵的衣装而死的。几乎每人都写了一封家书或在日记里做了一些记录。澳大利亚第九师指挥官勒斯利·莫西德少将在他给爱妻的信中写道：“一场殊死搏斗即将来临，而且毫无疑问，它必将旷日持久，我们对此都不抱任何幻想。但是，我们将会赢得这场战斗，从而结束——我相信——这场无休止的拉锯战。”

蒙哥马利早早地爬上了拖车中的行军床。在车壁上，挂着一幅隆美尔的肖像，旁边是他从莎士比亚的剧本《亨利五世》中摘抄下的一句警句：“战神啊！让我的士兵坚强起来吧。”

就在德军雷区 5 英里开外，施图曼还不知道战斗即将打响。蒙哥马利的骗术奏效了。德国人认为，只有目前英军正在忙忙碌碌加以铺设的输水管道完工后，他们才直可能发起进攻；即使这样，那也要等到 11 月初，而且攻击目标肯定是在南部地区。这种想法多少也让施图曼感到一些轻松。沿着 40 英里长的阿拉曼防线的德军的 500 辆坦克燃油不足，而没有足够的燃油，施

图曼就不可能运用自如地来回调度坦克集群，以击溃英军的攻势。

夜间 9 时 30 分，从遥远的天际，隐约传来了一阵微弱的震颤声：英国轰炸机群正自东飞来，准备轰炸德军阵地和前线机场。随后的天空又恢复了以往的宁静。在地面上，英军前线阵地的炮兵指挥官部在紧张地对着表。

9 时 40 分，全线总攻击令下达了：“全军开炮！”霎时间，900 门大炮在阵阵震耳欲聋、山崩地裂般的轰鸣声中狂吼起来，整个战线立时爆出冲天火光。连珠炮似的轰击把地狱烈火雷霆万钧般地倾泄到了轴心国阵地上。猛烈的爆炸声甚至在 60 英里开外的亚历山大城都能听到。不久，英国炮手们失去了听觉，他们所戴的厚厚的手套也被烧得火红的炮管烫穿了。一名澳籍军官报告说：他感到大地就在脚下颤抖，“就像一面铜鼓的蒙皮似的。”一名新西兰籍司机彼得·勒维林虚构了一个怪异的场面——“在粗糙的沙漠戈壁滩上，巨人们划着如同松树般粗壮的火柴，随后，一阵狂风又把火焰给吹灭了。”

在轴心国战线上，到处是一片晕头转向的情景。本来，德军第一百四十六师的军官们正在一个被用作战术指挥中心的巨大地下掩体中与他们的指挥官——卡尔·朗格尔肖森将军——开怀畅饮。随着第一声爆炸的响起，“啪”的一声，不知谁的酒杯滚落到地板上。一名参谋军官眼疾手快，抓住了一瓶眼看就要坠地的葡萄酒。透过地下掩体的缝隙向外望去，朗格尔肖森发现天空已被明亮的火焰照得如同白昼，他神情恍然地喃喃说道：“进攻开始呼啸而至的炮弹在轴心国军队的坚固据点之间一片片炸开，无数的地雷彼从地下炸出，抛向了天空。沙石和被炸得参差不齐的带刺铁丝网就像喷泉似地四处飞窜，每一刻都有 900 声凶狠无比的炸响，碉堡像被推倒的纸房子一样瘫塌了，地下掩体猛烈地凹陷了下去，炮弹爆炸的威力把那些一丝不挂的德意士兵的尸体撕得七零八落。

再也没有谁比施图曼更手足无措的了。在炮击刚开始的短短几秒钟时间内，他的通讯设施即被炮弹炸成碎片，施图曼与各团各师的联络都已中断，于是，他决定亲赴火线。施图曼只带了一名参谋军官——布奇汀上校和一名司机，第二天一早就启程前往战场了。

施图曼的汽车穿梭于弹幕之中，不停地上窜下跳，突然，他们遭到了一群澳大利亚机关炮手的急促射击。布奇汀受了致命的重伤，一下瘫倒在车上。汽车司机慌乱地把车往后倒开，他只注意逃避射来的枪弹，而没有发现施图曼正在他的座位摸索着什么，他脸色苍白，布满了可怕的斑点，他的胸口剧烈起伏着。一场致命的冠心病发作了，施图曼试图从车里爬出，但是，他没有成功，一下瘫倒了下去，再也没有站起来。

这样，战役才打响几个小时，轴心国军队就暂时陷入了群龙无首的境地。

随着猛烈的炮火不断延伸，蒙哥马利的步兵部队发起了冲锋。“海啸”苏格兰高地联队的格兰特·莫雷上尉当时正在执行巡逻任务，他永远也不会忘记他当时所看到的一切——“一排又一排头戴钢盔的身躯，步枪高举在胸口，刺刀在月色之下反射出夺人的寒光……给我们作出大拇指向上的手势。我们注视着他们朝着硝烟迷漫的敌军阵地冲了过去。”冲锋部队严格遵守统一号令，没有命令，不能轻举妄动。每两名士兵之间的距离为 3 码，每分钟只行进 50 码。在战线北部的苏格兰高地联队，每名步兵不仅携带着小背包、2 枚手榴弹、50 发子弹、一天的口粮和一只灌满了水的水壶，而且还配备了一把用于挖掘战壕的铁锹或铲子以及 4 张可用来装入沙土以备防护之需的空袋

子。每个背包后面还印有一个白色的圣安德鲁十字标记，用以向后续者指示方向。

英军每个作战营的前面都走着几名领路官，他们手握指南针，计算着行走的步伐，一直到环绕着铁丝网的第一个雷场映入眼帘。当“黑色了望”高地联队团一个营走近轴心国修筑的铁丝网时，传来了招呼一名理发师的声音，这名理发师现在正负责剪除铁丝网，“杀开一条血路，乔克，”这个声音喊道，“眼下你绝对不是在做剃头。”

从一开始，工兵们就好像在做恶梦。尽管猛烈的炮击已经引爆了数以千计的地雷，但是，要清理出所有地雷简直比登天还难，英国工兵也并不打算这样做。他们只需要清理出几条宽 24 英尺、可让两辆坦克并排而行的通道就可以了。通过搜索、排除引爆装置，工兵们“报销”了不少反坦克雷。不足一个罐头盒大小的 S 型地雷十分可怕，一旦被踏上，该雷就会散发出致命的霰弹。S 型地雷上有一小孔，在埋没之前，小孔里装的是保险针。工兵们通过把铁钉插入小孔的简便方式，就能使这种地雷“解除武装”。最后，工兵每订开一个缺口，就立即饰以白色宽带，摆上橙黄与青绿相间的小灯——向坦克和卡车发出的畅通无阻的信号。英军装备的种探测器，可以在探测到地下埋设有金属物体时，耳机里就会发出“砰砰”的声音。英国工兵用这种装置，1 个小时就可清理 200 码范围的地段。

尽管英军工兵部队尽力排除了许多地雷，但在黎明前的几个小时里，数以千计的饵雷和地雷还是给英军造成了重大伤亡。一名正带领部队前进的分队长，指挥的 3 辆卡车在 8 分钟内全被炸毁，他奇迹般地生还了下来，但其他的人却永远地倒了下去，恶神般的 S 型地雷和一种宽大、乌黑的被称为“算命先生”的地雷把他们炸得血肉横飞。一枚被德军改成地雷使用的极具杀伤力、重达 250 磅的航空炸弹一下子就把英军一个 30 人的排变成了残缺不齐的几堆肉块。有一个“黑色了望”苏格兰战斗营，在天亮之前，他们的 7 名引路官都被地雷炸死或终身致残。

但是，英军并没有被吓倒，一种顽强的意志占了上风。苏格兰“戈登”高地联队的布鲁斯·蒂尔中士，面对着枪林弹雨，感到“好像我喝过几瓶香槟酒似的。”新西兰第 5 旅的雷格·拉曼斯中校，突然发现自己已深入敌占区近一英里，而敌人连个影子也看不到，他向他的部下大喊：“我们不能呆在这里，——我们至今还一枪未发呢！”他继续搜索前进，直到德军的炮火迫使他赶快隐蔽起来。

既使是在战后，人们往往还是无法抛弃头脑中一幕幕超现实恐怖的场面：一名仍旧把电话筒限在耳边的僵死的德军通讯官；另一具一手夹着雪茄，一手握着火柴的死尸；一只失落在月光下、苍白的断手；一辆车门紧闭、却在不断向外渗血的救护车。有一名阅历丰富的战地记者阿勒里克·杰卡伯，只在澳大利亚第十一野战救护所的 86 号包扎站停留了几分钟，他事后写道：“在一间小房子里，一名医生正在切除一条胳膊；另一房间，正在输血，伤员仰天躺着，他们拼命地在三条腿的桌上摸索着什么，……面孔就像脏纸板的士兵横七竖八地倒在一条长凳上。医生们工作起来就如同已过份疲惫的屠夫一样。”

现在，由于缺乏探雷装置，英军部队的进展逐渐减缓，几乎就如同爬行一样。许多探测器常常失灵，而其它的要么破损要么就在战火中被毁。工兵们不得不用刺刀在沙土中搜寻，其时他们用手和膝盖，靠听、靠看、靠查来

探测地雷。焦虑不安的情绪从一个区段蔓延到另一个区段。英军担心排雷速度能否可以快到足以保证装甲部队在拂晓前完成任务——打开一个 10 英里宽度、5 英里纵深的缺口？

答案太显而易见了。随后开进的第八集团军挣扎着闯越雷区，现在，已被轴心国的火力反击牢牢地压制住了。尽管英军进行了异常猛烈的炮击，步兵也英勇地投入了进攻，但是，轴心国方面的防御工事绝大部分依旧完整无损。天亮之时，北部地段的英军坦克集群一点也动弹不了，它们在步兵后面挤成一团，马达轰鸣，水箱发烫。一个人把这一场面描述得有些像“在一个尘土飞扬的山洼中，举行一次规模庞大的田径比赛时一个混乱不堪的停车场。”

尽管英军部队士气极为高涨，但是，蒙哥马利对他们的要求还是非常苛刻。

10 月 24 日整个上午，士兵们在雷场上痛苦地向前一码一码地挪动着，庞大的装甲部队停顿在他们身后。蒙哥马利呆在司令部里，显得有些气急败坏，他对部队的英勇作风逐渐产生了怀疑。“当事情不妙时，第十军团的司令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魄力和意志，”他后来说道。于是，蒙哥马利下令：无论道路是否清理完毕，装甲部队立即前进。

坦克部队的高级指挥对于这道命令深感不安。他们担心，如此冒然进攻将只会导致坦克集群的重大损失，部队所受到的威胁不仅来自那些没有发现的地雷，而且还来自德军的反坦克炮。拉姆兹登中将简直就被蒙哥马利的决定吓呆了。“一个人必须理解如何运用装甲部队作战，”他说，“如果你没有抓住机遇，你就不能取胜。坦克并不能取代大炮。”

24 日夜至 25 凌晨，蒙哥马利后来所称的“战役真正的紧急关头”来临了。在蒙哥马利的催促下，英军坦克集群借助黑夜的掩护，再次向前推进了一小段距离。大约在 10 点钟时，一波德国战斗机猛烈轰炸了“劳汀汉姆什尔郡义勇军”的几批补给车队。当时，他们的车队挤在一处，在德军的打击下，一辆又一辆汽车相继中弹起火，不久，25 辆熊熊燃烧的卡车就形成了一道明晃晃的桔红色火幕，冲天的大火映照着整个天际。德军以火光为目标，动用野战炮、反坦克炮、甚至没有护航的轰炸机，向英军的坦克集群猛烈轰击。

“斯坦福什尔郡义勇军”是第八集团军的一个战斗团——他们全是从巴斯酿酒厂征集而来的身强力壮的酿酒工人——该团遭到了德军威力巨大的 88 毫米口径大炮的直接射击。约翰·拉金少校作为一名见证人，亲眼目睹了 27 辆坦克“一辆接一辆地冒出团团火焰，就好像某个人在点一块生日蛋糕上的蜡烛一样。”“斯坦福休尔郡”团长詹姆斯·伊迪中校当时就瘫倒在地上，放声痛哭起来。

拉姆兹登向蒙哥马利的参谋长弗朗西斯·德·桂因甘特准将发去了一条十万火急的信息：已经到了该收场的时候了。德·桂因甘特一点也不敢怠慢。尽管蒙哥马利对在夜间被叫醒深恶痛绝，作为参谋长的桂因甘特还是在首先召集第十和第三十军团的指挥官拉姆兹登和李瑟开了一个短会后，唤醒了蒙哥马利，把情况向他作了汇报。

10 月 25 日凌晨 3 时 30 分，在蒙哥马利的拖车里，这位集团军总司令，静静地听着拉姆兹登的陈述。拉姆兹登认为，应撤销此次战役计划；那些已经闯过了米特赖山岭——这是在海岸线以南 7 英里处、位于轴心国防线上的一个军团的据点——的为数甚少的坦克部队也必须在拂晓之前撤回。拉姆兹

登警告说，就在山岭的那一边，面对着他们的就是轴心国军队的炮兵集群。

蒙哥马利摇了摇头，他的计划必须被贯彻到底，撤退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拉姆兹登和他的手下不愿向前推进，别人就会接替他们完成这一使命。

10月25日，身体虚弱的隆美尔又回到了战火纷飞的前线。尽管他也清楚“在非洲，再也不会会有胜利的荣耀，”但是，神情紧张的希特勒还是把他从病床上拖了下来，那时的希特勒仍然还没有弄清楚为什么施图曼很快就销声匿迹了。（在战斗的白热化阶段，前哨德军只是报告施图曼不见了踪影，而没有公布他死亡的消息）。天快要黑时，隆美尔到达了司令部，刚一到达，他就从临时接替指挥非州装甲集团军的非州军团指挥官里特尔·冯·托马将军那里得知了一个最坏的消息，轴心国方面的汽油储备只能再坚持3天。

隆美尔过去并不信任德国陆军最高司令部，但对希特勒的话多少还保留几分信任感，现在，他终于领悟到了元首诺言的空洞性。最近直至9月底，在东普鲁士拉斯滕堡——希特勒的大本营里，元首还在安抚隆美尔，“不要害怕，我们很快就会拿下亚历山大港的，一切都会顺利。”他在努力地纺织着一幅军事狂想曲的美妙图景，把一切都说得天花乱坠，说什么，他已经扩充了一支正在投入批量生产的浅水位驳船队，它们会在夜间穿越地中海，运来隆美尔急需的汽油，解决目前的燃眉之急；此外，还有可装备一个旅的新式“勒伯尔维夫尔兹”多管火箭炮和正在投入批量生产的40辆“虎”式坦克不久也将运达北非。

但现实完全是另一码事。不仅隆美尔的燃料和弹药供给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而且连希特勒夸下海口要运来非州的武器也并没有出现。沙漠大决战已演化成为一场消耗战，数量处于劣势的德军不能指望在这样的战争中获胜。士兵们以超乎寻常的刚毅精神为争夺每一座石山、地面上的每一个洞穴、每一段铁丝网而奋不顾身地英勇作战。“在正常年景下，甚至连最贫困的阿拉伯人也不屑一顾的穷山恶水如今却使得士兵们为之血流成河。”隆美尔后来说道。

在战斗刚打响的时候，轴心国部队成功防止了英军攻势发展为大规模的突破，然而，蒙哥马利却在不紧不慢地蚕食着隆美尔的部队。在北部地段，德军第15坦克师的119辆坦克只剩下了31辆。隆美尔孤注一掷力图通过反击来恢复轴心国军队原有的防线，不幸的是，他失败了。德军和意军的士气一样跌入了可怕的低谷，隆美尔本人则感到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在一场艰苦卓绝的大战中，”他在10月27日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没有任何人能想象得到压在我肩上的担子有多么沉重。”

蒙哥马利不是那种轻易就忧心忡忡的人——然而，他也有焦虑不安的理由。他的初衷原本是彻底吃掉隆美尔的部队，但是10月26日战斗打到第3天时，他的绝大部分军队仍还未能实现他最初指望在8小时战斗中去完成的目标。他意识到，除非做出新的努力，打破眼下的僵持局面，否则，英军就可能丧失战斗动力和取胜意志。他把自己锁在拖车里，一呆就是大半天——但是，当他重又抛头露面时，一项新方案又诞生了。

迄今为止，澳大利亚第九师已成功地突破了5英里雷场和他们面前德军防御地带的绝大部分，现在正自西北方向直插地中海海滨。在挺进途中，这支部队夺取了一个可以俯看沿海公路和铁路的制高地。蒙哥马利眼下正考虑集结一支庞大的突击部队，去扩大澳大利亚军队的战果。如果英军能拿下那条沿海公路，隆美尔的军需补给线就会被完全切断。他把疲惫不堪的新西兰

军队调出南路战线，进行休整和补充：他们将肩负起北上发起新攻势的使命。

隆美尔清醒地意识到了澳大利亚军队取得的戏剧性的成功，他调出了作为预备队的第九十轻型师，让它与第二十一坦克师一道，从南路战区奔驰 30 英里直抵战线的最北段。这是一个顾头不顾尾的决定，他明白，由于汽油短缺，既使形势紧迫，他也无法再把他的坦克集群调往南部。但是，他已顾不上再去考虑这种可能性了，他必须击跨英军在北路发起的攻势。

在伦敦，丘吉尔如坠五里雾中。当蒙哥马利从战场上抽调出部队后，这位英国首相极其担心蒙哥马利可能会放弃进攻。“你的蒙蒂正在玩弄什么花样，他居然停止战斗？”他质问布鲁克。丘吉尔在中东的国务大臣理查德·卡舍，从开罗出发，火速赶往蒙哥马利的司令部，打算探个究竟。他硬梆梆地告诉蒙哥马利的参谋长德·桂因甘特，如果蒙哥马利决意让战字半途而废——他提醒说——他就准备电呈丘吉尔，让蒙哥马利没有好果子吃。桂因甘特一听，顿时勃然大怒，他嚷道：“如果你敢发这样一封电报，”“你就别想再在政府里呆下去！”

实际上，蒙哥马利正在进一步完善他的作战计划。当他得知隆美尔正在把精锐的德国军队调往北路时，就决定把英军主攻方向朝南转移 5 英里。澳大利亚军队将继续留在北路进攻，但第八集团军的主要突破口将放在易受攻击的德意军队防线的结合部。在 4 英里之外，沿着一块被称为拉曼小道的地区，轴心国汇集了一支强有力的野战炮兵部队。这就是英军的主攻目标。第三十军将执行这一进攻任务，其先头部队是威名远扬的新西兰第二师的一部分，它的指望官贝尔纳德·弗雷伯格中将，是一位身经百战的老兵，在加里波利、西蒙、最近又在希腊和克里特岛的战斗中，都留下了他的踪迹。同时加入这支新西兰部队的还有英国的 2 支步兵旅。战斗打响时，英军将首先提供炮人准备，步兵部队随后进攻到阿拉曼小道 2000 码的范围内，紧接着，第 9 装甲旅和第 1 装甲师将越过步兵部队，沿着小道跨越轴心国军队的炮兵阵地，彻底突破他们的防线，直至把敌军一扫而尽。隆美尔的坦克集团军最终将被全歼于此——或者说蒙哥马利希望如此。

这场代号为“增压”的军事行动无疑将会超过这次北非大战中人们迄今所看见过的任何一次战役。事实上，只是在蒙哥马利严厉地批评了拉姆兹登后、英军的指挥官们才神情黯然地接受了任务。在一次战前会议上，第 9 装甲旅旅长约翰·库利尔准将明确表示，分在他们头上的战斗任务可能会导致他们损失 50% 的力量。弗雷伯格毫无表情地回答道：“还有比这更多的呢，总司令说过，他准备承受 100% 的损失。”

11 月 2 日凌晨 1 时，英军 360 门大炮同时向米特赖山岭一边的德军雷场发动了猛烈轰击，寒冷、阴晦的沙漠之夜仿佛被从中劈开了似的，呼啸而至的炮弹就如同面钢铁盾牌，每 3 分钟就向前延伸 100 码，史无前例的炮击向德军的雷区和铁丝网倾泄了重达千吨的炸弹，攻击是如此的密集和准确——一位军官后来评述说步兵部队“简直就可以坐享其成了。”确实，炮火准备刚刚结束，一些官兵向前挺进时过份接近了爆炸区域，结果，英军的首批伤亡者是那些被自己的高爆炸药呛昏和呛死的。

清晨 5 时 30 分，英军步兵抵达了目的地，坦克集群紧跟着越过了他们，但这个时间仍比原计划落后了至关重要的半小时，原因是在途中他们受到了地雷和遮天蔽日的沙暴的阻挠。隆美尔迅速对英军炮击作出了反应。他抓紧时间建立了一道反坦克屏障，其杀伤力甚至比英军原来准备对付的野战炮群

还要大。此时，东方开始微露鱼白，第9装甲旅先头坦克部队的铅黑色轮廓已让轴心因部队尽收眼底，他们正在阿拉曼小道的另一侧操纵着重炮严阵以待。一待英军坦克开进射程，德意反坦克炮就开始发作起来，英军坦克相继中弹起火，炮手们爬出浓烟滚滚、被烧得漆黑的炮塔，发狂似地在沙地上翻滚，力图把浑身的火焰给扑灭掉。

但是，仍有一些坦克突入到了德军炮兵阵地中。英军坦克前仰后合地随意压碾着，德国炮手们不是被碾成了肉泥就是被坦克上的机枪扫死。一些德国人扭头就跑，另一些则起而抵抗，直至阵尸沙场。一些勇敢的德国士兵，如第104装甲榴弹师的拉尔夫·雷格勒中士，就曾单枪匹马地与坦克展开对攻，雷格勒朝一辆“谢尔曼”坦克的炮塔扔了一枚手雷，只见手雷被弹了下来，坦克丝毫未损。站在炮塔里的坦克车长向雷格勒大声喊道：“还差一点！”

这次战斗中双方损失都很惨重。一个小时内，就有70辆英军坦克被击毁。尽管库利尔的第9装甲旅还没有完全突破德军的阵地，但他们毕竟打开了一个缺口，随后，第1装甲师的第2、8装甲旅接替他们继续发动进攻。德军进行了凶猛的反扑，他们在两侧实施反突击，隆美尔的第21、15坦克师竭尽全力，打算遏制住英军的攻势。

战斗持续了大半天。黄昏之前，隆美尔的部队只剩下了35辆坦克。尽管意大利军队还有100余辆坦克，但是，它们战斗力很弱。一个严酷而又无法回避的事实摆在了隆美尔的面前：他的坦克集团军已遭到了灭顶之灾；他不得不下令德意军队停止反击，向西撤退60英里。

但就在第二天，希特勒发来了一道命令，“就你所处的形势而言，”元首说，“除了固守之外，不可能再有它途，绝不要丢失一英寸土地，把每一门炮、每一名士兵都统统投入到战斗中去……凭借着坚强的意志战胜庞大的敌人，这在历史上已不止一次地出现过，对你的部队，你只能向他们指引要么成功要么死亡的道路。”

无奈，隆美尔命令部队停止撤退，他感到恐怖之极。他向11月4日匆忙赶到视查前线的阿尔伯特·凯塞林陆军元帅尖声喊道，“这道疯狂的命令简直就像一枚炮弹！”惯于克尽职守的隆美尔极不愿意违背元首的命令，但是，到了11月4日，已有越来越多的轴心国部队被歼灭掉，他最后发现自己已别无选择。非州军团的托马将军把话说得更重：“这是一道疯狂得无与伦比的命令，”他抨击道，“我不可能再受其摆布了。”隆美尔颓然之极，下令部队继续西撤，“以拯救出仍可以被拯救出的一切。”据估计，他损失了32000名官兵，1000余门火炮和至少450辆坦克。一天以后，希特勒才批准隆美尔撤退的请求。

现在，隆美尔七零八落的军队终于得以逃出英军的摩掌，一种异乎寻常的寂静降临在战场上。一望无际的沙地中到处散布着青烟缭绕、“五脏”皆出的坦克残骸，灰白色的非州军团帽随处可见，每一个角落都充斥着空空的弹药箱、柏油桶、铁丝网以及一些与周围气氛不相协调的明信片。腐烂变黑的死尸的口袋里都装有远方亲人的来信。“你能离开可怕的沙漠，进入美丽的埃及。我们真是太高兴了，”一位德国母亲在信中这样写道；一名意大利妇女的手书则说，“愿你永远是一位勇敢的战士，我最亲爱的，愿圣多米尼克来保护你。”

许多英国指挥官为自己付出的代价捶胸蹬足：在12天的战斗中，英军方面有1.35万名官兵阵亡、失踪或受伤。第51师道格拉斯·魏姆伯莱少将在

看着他的苏格兰高地联队的官兵尸首被从战场上拖拽而去时，喃喃地发着誓：“再也不要了！”第9装甲旅的约翰·库利尔当被问及他的几个装甲团到哪去了时，他不无伤感地指了指他剩下12辆坦克，“我的装甲团就在那儿。”

然而，蒙哥马利却兴高采烈，神情飞扬。他身着一件灰色针织毛衣，下穿一条卡叽布裤，脖子上围着一条丝绸围巾，他告诉一群围着他团团转的战地记者们说：“这真一场漂亮的战斗。我们取得了完全、绝对的胜利。”他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人们形容德国人的下场所说的一句话总结到，“德国暴徒完蛋了——完蛋了！”

这几乎是正确的——但还不完全是。在遥远的天边，还有一股席卷大漠的滚滚洪流，隆美尔正在竭力拯救着他的剩余部队。但是，现在恐怕他已插翅难飞了。随着队伍的西撤，隆美尔的最后命运已被注定了。

E 美军入伙

一支强大舰队的经受的考验——希特勒猜错了——来自法国人的强烈反应——罗斯福的秘密使节——一名法国海军上将的两面手腕——美军加入北非战斗——参加决斗的一艘尚未成形的战列舰——巴顿将军致自由法国的阵线祝酒辞——两军角逐突尼斯

法属利比亚 6 英里外的海面上，一支庞大的船队正悄悄地停泊着，漆黑的夜空上悬挂着一轮新月。偶尔，只有一些沉闷的响声才能打破秋夜的宁静：小船被放入了水中，绞车发出了低低的“吱吱”声，每名负重 60 磅装备的战斗人员低声地诅咒着什么。他们爬下了绳梯，登上了不断晃动的登陆船。不久，第一批小船朝岸边驶过去了，螺旋桨翻腾着海水，划出一道道银白色的尾迹。

此时刚好快到 1942 年 11 月 8 日凌晨 1 点——恰巧是蒙哥马利在阿拉曼地区击败隆美尔的第 4 天。现在，沿着分布于远在埃及以西、人口更稠密、生机更茂盛的海岸线上的不同地点，正在孕育着对北非德军的新打击，眼下，它正以一次规模史无前例的两栖作战的方式徐徐拉开了序幕。

肩负这次不同凡响的使命的 10.7 万余名官兵——美国军队占四分之三，其余皆是英国人——将登陆上岸。首先，他们要在分布于 900 英里距离上的 9 个沿海地点寻求一个立足之地。其次，他们将接管法属北非最大港口城市中的 3 个：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阿尔及利亚的奥兰和阿尔及尔城。随后，他们将全速挥师东进，争取抢在轴心国部队以前，攻入突尼西亚，占领突尼斯城和比塞大港——这是离在南欧的敌军基地距离最近的港口。

这次远征冒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英首次展开的联合军事行动）已经取得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令人惊讶不已的是，这支从遥远的苏格兰、波特兰大、缅因州和洛克·夏出发的、由 500 多艘美英舰船组成的庞大船队，居然一路顺风地跨过了大西洋。直到 11 月 7 日中午，距盟国首批登陆船按原计划驶向岸边只有不到 13 个小时的时候，德国方面才判断出敌军正在展开一场大规模军事行动——然而甚至到那时，他们还弄错了盟军的目的地。

从卡萨布兰卡到奥兰有 600 英里，从奥兰到阿尔及尔城有 250 英里，正是由于 3 个登陆点分布太散，盟军的大船队才被分成 3 支特遣分队：西部、中部和东部船队。西部分队的目标地是卡萨布兰卡。该城位于摩洛哥的大西洋海滨地区，从大西洋上就可以直接抵达，但是，中部和西部分队的目标分别是地中海沿岸的奥兰和阿尔及尔城。为了抵达这两个目的地，盟军的运输队就必须穿越直布罗陀海峡。

潜伏于直布罗陀地区西班牙一侧的德国间谍早在 11 月 3 日就报告说：在海峡附近的海面上发现了一支数量异常庞大的盟军船队。然而在那时，希特勒还有许多别的事情要伤心发愁：不仅隆美尔即将在阿拉曼惨遭失败，而且在斯大林格勒那场永垂青史的战役中，德国军队已牢牢地被苏联军队捆住了手脚。希特勒认为，在西地中海的敌军船队不过是一支受到严密保护、开往马耳他岛的运输队。11 月 7 日，正当隆美尔撤向利比亚时，元首改变了想法，他的结论是：盟军船队确实是打算进攻非州沿海地区——很可能就在利比亚港口城市班加西和的黎波里。

盟军故意策划了两次佯攻，这就使得希特勒对自己的主观臆想更是深信

不疑，中部和东部分队朝着正东方向行驶，它们看起来好像正驶往马耳他或利比亚更远处。但是，11月7日夜，两支船队都转向南行，趁天黑，在奥兰和阿尔及尔城外海面抛锚停泊。与此同时，西部分队也抵达到卡萨布兰卡附近洋面。

“火炬行动”——这是由温斯顿·丘吉尔提议取名的代号，以替换早些时候一个并不太富有抒情气息的代号：“体育家行动”——即将面临着首次严峻考验。

在运输舰船上，正等着爬下侧舷的官兵们在昏暗的红灯照耀下眯缝着眼睛，使用这种红灯的目的是让他们的眼睛能够适应夜视。他们努力克制自己，不去考虑前面的危险。对于大多数美军官兵来说，这将是他们生平第一次品尝战斗的滋味。一些人用粗鲁轻率的方式来力自己壮胆，另一些人则装出一付若无其事的样子。在停泊于奥兰城外的英国海军“皇家北爱尔兰人”号运输舰上，美国第1突击营的瓦尔特·S·西格上士狼吞虎咽地吃下最后一点汉堡包，嘴里还嚷着：“在死前，至少我们已在肚子里塞进了一些美国的东西。”基尼·K·厄尔扎斯上士专心致志地收听正在英国家乡举行的足球比赛的实现转播。在美国海军巡洋舰“奥古斯塔”号上，西部船队司令乔治·S·巴顿少将则埋头于一本侦探小说《开罗袜带谋杀案》之中。其他的指挥官被叫去对士兵进行开导。指挥东部分队的查尔斯·W·雷切尔少将用一些让人感到怀疑的空话安慰他的部下说：“你们之中有些人也许爬不到岸边——但是，你们却将永垂不朽！”一名来自明尼苏达州的步兵上校说出来的话更俗气，他指示部下“要像狒狒一样敏捷，轻松地跃上码头，找到藏身之处——随后，像凶神恶煞那样大打出手。”对于那些乘坐在首批攻击艇上、目前已迅速接近海滩的官兵们来说，进行开导的时间早已过去。他们只能听到自己的喇叭用法语越过漆黑的大海朝岸边的喊话，“别开火，别开火。我们是你们的朋友。我们是美国人。”猛然间，前方的地平面上溅开了一个如同电闪雷鸣般的景象——这是由法国炮手操作的75毫米口径岸防大炮喷射出来的团团火团。

“他们打起来了。”战斗的警报迅速传遍盟军每支部队。

“火炬行动”的策划者们心里清楚，第一个大障碍将来自法国人而不是德国人。法国人虽说在本土上已战败投降，但他们还仍然控制着他们的海外帝国。不同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对盟军的态度可谓千差万别，一些人热情地表示支持；一些人虽然倾向美国但又极其仇视英国；其他的人则完全被德国在法国本土上取得的压倒性胜利镇住了，他们把任何针对德国敌人的援助都看成是既愚蠢轻率而又徒劳无益的。

无论法属北非的统治者们的个人观点如何，他们都曾庄严发誓要对维希政府恪尽职守。维希政府是在法国沦陷之后才建立起来的，它管理的只是法国国土上的一部分，并不包括为德国占领军所控制的那一部分领土。但继希政权是希特勒的傀儡。德国之所以允许法国人继续掌管在北非的附属地，就是有维希政府的承诺：一旦盟军入侵北非，法国人自己就将起而抵抗以保护自己的属地。

这种抵抗会有多么顽强？在好几个月悬而未决的研讨过程中，这一问题始终让“火炬行动”的策划者们焦虑不安。由于维希政府中断了与英国的关系，试探法国人的态度的任务只得大部分落在了美国人身上——美国仍然与维希政权保持着正式关系——尤其是落在了一个美国职业外交官罗伯特·D·默菲的身上。这是一个饱经风霜、和蔼可亲的美国人。他先是任美国

驻巴黎大使，后又成为美国驻维希政府的使节。默菲在法国结识了一批朋友，他比较欣赏高卢人那种复杂的思维方式。

罗斯福总统曾秘密委任默菲作为他在北非的私人代表。他利用外交官的身份广泛交游，细心查证军方官员和有响影的上绅阶层内心深处的情感倾向，估量各种反维希和反纳粹地下组织对于盟军的潜在价值，推测那些阿拉伯民族主义分子究竟是敌是友。

默菲完成过无数使命，其中之一就是在盟军进攻北非前两个月，秘密来到了伦敦。他此行的目的是要向即将指挥盟国远征军的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中将作一个简要的情况汇报。艾森豪威尔当时还不太为美国民众所熟知，一些美国报纸最初还把他的名字给拼错了。

默菲后来回忆说：“从当时讨论的问题来看，我觉得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军官们已对北非的原始乡野、隐藏于丛林深处的土制房屋有了深刻印象。我向他们保证说，法属北非与其认为它是一片热带荒漠还不如认为它更像是加利福尼亚。随后，我简单地把阿尔及尔城和卡萨布兰卡的情形描述了一番。艾森豪威尔谨慎地询问了在北非是否有必要准备冬装，我告诉他有这种必要，特别是在阿尔及利亚东部的高原地区。成千上万的美国士兵都为即将在北非来临的冬季感到适意。”

关于最重要的问题——盟军登陆时将会受到何种对待——默菲提出了两种可能的答案：如果法国人认为“火炬”计划是美国方面的军事行动，他们就不太可能作出抵抗，理由是法美之间的传统友谊一时还难以消失；但是，如果他们认为“火炬”行动完全是英国人的事，他们很可能会进行顽强抵抗。

有两件事法国人把它们看成是先前的盟友倒行逆施，背信弃义的表现，对此他们感到极其憎恨。法国沦陷之后为了不让法国舰队再落入希特勒之手，英国皇家海军曾炮击过奥兰附近、位于默尔斯·E·克伯尔港内的法国舰队，击沉、击毁5艘法国战舰，击毙了1,200余名水兵。更有甚者，英国还出面保护由一名自高自大的法国将军查尔斯·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流亡政府，而戴高乐本人则被他的许多同胞视为叛徒。

但是，如果盟军能够获胜，那么，他们还能指望得到另外两个法国人的支持，其中一名就是亨利·吉罗将军，他是一位北非通，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在法国军界享有极高的声望。尽管吉罗在逃脱了德军捕获之后，从维希政权那里找到了避难场所，然而与其他法国高级将领不同的是，他并没有对维希政权老朽的政府首脑亨利·菲利浦·贝当宣誓效忠。

盟军的第二个希望——如果说稍微暗淡一点的话——寄托在了一位五星级海军上将杰恩·弗朗科伊斯·达尔朗身上。达尔朗是维希政权陆、海、空三军总司令。某些时候，他对德国的战争机器顶礼膜拜，现在却出现了回心转意的蛛丝马迹。他向默菲暗示过，如果他能得到50万美国军队的协助，北非就会倒戈起义，打击轴心国势力。

就在登陆行动即将开始前16天，一些运输船队已驶离了美国，此时在位于阿尔及利亚海岸上一个前不挨村后不着店的别墅里，一场秘密谈判正在进行。这是在艾森豪威尔的要求下，由默菲安排的。由艾森豪威尔的副总司令马克·W·克拉克少将率领的3个美方代表出席了这次谈判，与会的法方代表是由热心主张法美友好的查尔斯·E·马斯特少将带领的一组法国军官。马斯特是驻阿尔及尔法军地面部队的副总司令，他本人也是吉罗将军的支持者。然而，除了达成一项空洞含糊的诺言外——双方同意“最终”要让吉罗将军

指挥整个盟军——别的则一无所获。由于美方代表有令在先不能提及英国在“火炬”计划中将要扮演何种角色或者透露已迫在眉睫的盟军登陆日期，因而法国方面得到的印像是“火炬”行动还有数月之遥，这使得他们能够从容不迫地进行准备，为登陆计划的成功助一臂之力。

此次谈判还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滑稽小花絮。当地的阿拉伯人鬼使神差地注意到小别墅里正有一些不同寻常的动静，他们于是怀疑有走私分子钻了进来。由于领赏心切，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向警方报了案。法国警察的突然光临使得与会的美国军官连滚带爬地躲进了酒窖之中，留坐在桌边的默菲则极力装出一付东倒西歪的醉汉神态，克拉克也洋相百出。在返回停泊在非洲海岸负责偷偷接送他的英国潜艇的途中，不知怎么地，克拉克竟然把裤子给弄丢了。

由于登陆计划的制定者们过份注重保密，结果却产生了更严重的问题，直到登陆前4天，默菲仍被禁止将计划细节通知亲盟国的法国地下组织，因此减少了盟国本可以绝对信赖的一支法国支援力量协调行动的可能性。原计划盟国方面向这些地下组织运去20余吨轻武器和话报机，届时将由英国潜艇送上岸。但是，英国潜艇最终也没能抵达目的地——默菲怀疑，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由于英国方面担心法国人和美国人不能保守机密。在北非的盟军最有力的支持者们只得被迫操起手边一些原始武器，事实证明，他们根本就不是那些装备精良、忠诚于维希政权的法军的对手。

在阿尔及尔城，不知疲倦的默菲为了让法军和盟军之间的冲突减小到最低限度，进行了孤注一掷的最后努力。华盛顿方面在一个经由里斯本的密封外交邮袋里送来了一个小型无线电收发机，默菲就是从这台机器里获悉有关信息，其中的语句全是暗号，由B8c在伦敦用法语进行广播，语句十分简单，它只是说：“阿诺·罗伯特，弗兰克林到了。”默菲一听到这一暗语，就立即驱车前往他的好友阿尔菲斯·皮埃尔·朱恩将军的郊外别墅，当时，朱恩是法属北非地面部队的总司令。默菲不管三七二十一，把睡眼惺惺、凌乱地套着一件粉红色条纹睡衣的朱恩从床上喊了起来。当得知盟军已经登陆时，朱恩顿时大惊失色。虽然他极其痛恨德国人，但是他现在所关心的只是许多法国人的生命正危在旦夕。默菲急不可待地恳求他命令部队不要开火，朱恩摇了摇头，他说，任何诸如此类的命令只能由他的上司达尔朗海军上将下达。

也许只是由于纯粹的巧合，达尔朗就呆在阿尔及尔城。他的独子不幸得了脊髓灰质炎，使得他连夜从维希赶来，守候在爱子的病榻旁边。在默菲的一再怂恿之下，朱恩给达尔朗挂了一个电话。不达20分钟，这位海军上将抛头露面了——但是当默菲迅速讲明实情后，他只是暴如雷，“我早就知道英国人都是些蠢货！”他大声喊道，“但我总相信美国人要明智一些，你们铸成了这样的弥天大错，很显然，你们的脑子与英国人不相上下！”“这次进攻，”他继续咆哮道，“时机尚未成熟”而且“完全不是你们所想的那么回事。”

默菲也不甘示弱，他反唇相讥道：“决定法国人的鲜血不在毫无意义的抵抗过程中白白流掉的，正是你的天职，美军的登陆行动已正在迅速取得进展。”

达尔朗在房间里来回踱着步，大口大口地吸着他的烟斗，他因无法及时作出决定而痛苦万状。“我已向贝当发过誓，两年以来我一直对元帅忠心耿耿，”他说，“我不可能违背当初的誓言。”默菲也不停他说着、走着，他

有意让自己的大步子与身材矮小的达尔朗的小步子协调起来，最后，默菲问及如果贝当授权与盟军进行合作，他是否愿意这样做。达尔朗表示同意，并向贝当元帅草拟了一份电报。

但在这份电报里，除了照默菲的原活陈述了一番当前局势以外，达尔朗还努力阐明——好像是要向维希政权表示他并没有忘掉似的——1940年与德国订立的停战条款要求法国人自己来保护他们的国土。这位海军上将精明地两面下赌，他想先看看盟军的实力和士气再拿主意。

然而，甚至就在当时，那个问题的答案就可以在他管辖范围内的每一处海滩、机场、码头和街道上去寻找了。

盟军的战术方案要求登陆部队按同一方式顺次夺取三个主攻目标，部队将在目标的两侧登陆上岸，随后聚而围之。此外，阿尔及尔和奥兰的内港将由特种兵部队占领，他们要防止抵抗者们破坏港口设施，这些港城的船舶设施距盟军的最终目标突尼西亚要比卡萨兰卡近得多，它们对盟军日后挥师东进将会带来极大的好处。

阿尔及尔城是盟军的首攻目标，尽管盟军对港口本身的进攻已遭到了失败。黎明前的黑夜里，在靠近阿尔及尔港湾的地方，两艘英国驱逐舰“麦尔科姆”和“布鲁克”号在发现港口入口处之前，已经徘徊了好一阵子。突然，港口的探照灯发现了它们，随后，从港湾的制高点上劈头盖脸地射过来了一排排毁灭性的炮弹——这些大炮都装备有热红外探测器和测距设备。“麦尔科姆”号遭到重创，落荒而逃。“布鲁克”号设法穿过了炮火封锁网，成功地在一火力死角处抛锚停泊，卸下了250名美国步兵。然而，它在清晨返航途中，还是遭到了致命的一击，随后就消失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之中。登陆上岸的部队运气也好不了多少，尽管他们攻占了一座发电站和几处储油罐，但立即就被机枪火力压住了，最后悉数就擒。

在港口的后面，另一至关重要的行动也出现了差错。尽管马斯特将军在2个星期以前的秘密会晤中只得到了克拉克将军的一些模棱两可的答复，但是，他还是义无反顾地把自己的命运与盟军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在他的指挥下，反维希组织攻占了市内2个警察局和阿尔及尔电台。但是到了天亮时，美军并没有及时赶来。马斯特的人马就这样被忠于维希政权的部队打跨了。

在位于阿尔及尔城外的各处军营里，马斯特的所做所为在亲美的法国军官中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盟军登陆实际上没有受到了什么实际抵抗。位于阿尔及尔城以西12英里处的西迪·弗鲁赫要塞，没发一枪一弹即缴械投降了。盟军从指定代号为“苹果”、“啤酒”和“查理”的三处海滩出发，盟军坦克和装甲车排成纵队一路向前，它们路过小渔村，经过海滨风景地，穿越棕榈林和葡萄园，沿途所遇到的抵抗十分微弱。

在内陆，阿尔及尔的两处主要机场——梅森·布朗切和布里德——很快就被盟军攻占。从英国舰空母舰“无敌”号上起飞的飞机不断在布里德机场上空盘旋，机群的领队发现机场上有一些白手帕正在迎风飘摆，他按下机头，把飞机停降在机场。随后，他得到了法国指挥官的手谕：盟军飞机可在机场起降，在英国突击队的支援下，美国地面部队占领了梅森·布朗切机场，不久从直布罗陀出发的2中队“飓风”式战斗机接踵而至。尽管起飞时英国皇家空军的飞行员们还无法弄清机场何时才会落入美军之手，但他们毕竟有勇气在明知下会有可供返航的足够汽油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起飞了。

下午3时左右，盟军已经占领了俯瞰阿尔及尔城的制高点。在达尔朗海

军上将的批准下，朱恩将军安排了一个停火仪式。11月8日早晨7时，离登陆开始还不到20个小时，美军就占领了这座美丽的地中海滨港城。

奥兰则坚持得更长一些，战斗也更激烈一些。法国人对大下列颠在奥伦附近无情地摧残法国肌队一事仍然耿耿于怀，该地指挥官罗伯特·彼伊沙乌将军命令手下对“侵略者”进行坚决抵抗。

在中路分遣队准备放下登陆艇向奥伦的西海滩进发时，一小支驻扎港内的法国船队挡住了他们的走路。等盟军再向奥兰内港发动正面进攻时，曾笛已经响遍了全城，法国人已封锁了港口，美国海岸警卫队的两艘炮艇、“华尔莱”和“哈特兰”号——当时通过租借法案租给了英国皇家海军，但仍然悬挂美国国旗——正准备把部队和特种兵护送上岸时，猛然间遭到了来自海岸炮兵群和在港内的法国驱逐舰、潜艇的密如骤雨般的打击。“华尔莱”号艇舷被击毁，不久整艘船体便成为一团人球，无可救药地漂浮在海上，最后，炮艇严重倾斜，“华尔莱”即刻沉入海底。“哈特兰”号上的炮手全部被炸身亡，随即它又被一艘法国驱逐舰拦腰直射，无情的炮弹击穿了船体，钻到了发动机室和乱成一团的原准备登陆作战的步兵群中爆炸了，死尸很快就堆满了甲板，活着的人扯出消防水管以扑灭冲天的大火，但是，血肉模糊的肢体已使这一切成为不可能。“哈特兰”号在港口毫无目的地漂浮着，它已经丧失了机动能力，大火即将吞没一切。艇长在战斗中被一块弹片打瞎了眼睛，他下令全体船员和乘客弃船逃命。两艘小炮艇上的600余名官兵有一半以上毙命，其余的大部分都成了法国人的俘虏。

盟军在最初攻占奥兰以南的关键机场的战斗中，同样遭到了惨重伤亡。直接从英格兰海岸城市科恩瓦尔起飞的空降兵部队加入了正从海滩向内地挺进的盟军部队。一路之上的沙暴和浓雾打乱了由39架飞机组成的飞行编队，其中7架再也没能抵达阿尔及利亚，另外12架飞机则把装载的部队投到了离目的足有一天多路程的地方，燃油不足的其余20架飞机为了能够参加军事行动，相互紧挨着着陆，但仍有4架飞机被法军俘获。

美国装甲兵部队和步兵协同发起了攻击，一路之上战斗不断，最后大军汇集于奥兰城下，迫使该城守军缴械投降。中路分队指挥官罗伊德·R·弗雷登达尔少将在11月10日午后不久即接受了法军的正式投降——这一时间距首批部队登陆上岸已有48个多小时了。

尽管法军的防御工事十分坚固，但在大多数前线他们的抵抗并不那么顽强。美国一支突击部队像山羊一样攀越着奥兰附近一座陡峭的绝崖，等他们爬上顶端时才发现，据守都·诺尔德要塞的法国雇佣军团的炮手们很明显都不愿意抵抗。在突击队队长威廉·O·达尔拜中校的同意下，守备部队朝天开了一炮，以示作了“象征性抵抗”，然后，炮手们鱼贯而出，举手投降。在奥兰港的战斗中，那些在水中拼命挣扎并试图避开来自一艘法军摩托艇上的机枪火力的美国人目睹了其他一些法国人，乘着小木舟，不顾头顶上“呼呼”直响的子弹，努力搭救他们的举动。

整个进攻战线上，相似的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场景随处可见。“法国人的情感是狂热的，”一名叫恩尼尔·派勒的美国战地记者。

写道。当一些法国人力战至死时，另一些法国人——包括许多平民——却把盟军当成拯救者来欢呼。前去攻占阿尔及尔克赛海角灯塔的美国部队，在附近被一名欢呼雀跃的守塔人拦住，他坚持先要与美国官兵同饮香槟酒。在卡萨布兰卡附近，法军一艘驱逐舰发射的炮弹撕裂了一艘满载部队的美国

船只后，美国官兵们纷纷落入水中，数十名平民同情地把他们拉上岸边，用自己的衣服把这些落汤鸡似的官兵包裹了起来。

但是驻扎在卡萨布兰卡强大的法军舰队却不是那么温驯。停泊在港湾之中最引入注目的军舰是 35000 吨级的战列舰“吉恩·巴特”号。当法国沦陷时，这只庞然大物正在比锡加湾的基地里动工修建。为了防止英国人或德国人抢夺该舰，她随后又被送往北非。尽管至今仍未完工并且还不能离开她的泊位，但是她却能使用她那 4 门令人望而生畏的 15 英寸大炮。天刚放亮时，“吉恩·巴特”号就向盟军西路分队的护航舰队轰然射击，在 12 至 16 英里的射距上与盟军展开了一场死生决斗。英军战列舰“曼彻斯特”号击中了“吉恩·巴特”号 8 处，美军轰炸机也对之进行空中打击，最后才使这艘法舰彻底丧失了战斗力。

在此期间，7 艘法国驱逐舰和 8 艘鱼雷潜艇在巡洋舰“普利毛古特”号的带领下，凭借烟幕的掩护，驶出了卡萨布兰卡港，勇敢地去执行一项大胆的使命：在美国运输船队在附近的菲达勒小港卸下登陆小艇时，趁势展开攻击。“火炬”行动的制定者在摩洛哥所选择的 3 个登陆点中，菲达勒港离卡萨布兰卡距离最近（仅仅相隔 4 英里）。法国的舰队刚一出现在美军前面，就立即遭到了猛烈还击，不久即撤出了战斗。但是它们又掉转船队，继续发动进攻——终于，法军舰队遭到了美军巡洋舰“奥古斯塔”号和其它护航战舰的毁灭性打击。除一艘驱逐舰外，其它法军舰只均被击沉或被迫在海滩上搁浅。

菲达勒和卡萨布兰卡外的海战使法国海军损失了大约 500 名水兵，其中“普利毛古特”号的伤员东倒西歪地躺在甲板上，没有任何人可以前来帮助他们，军舰上圈围着的猪群被爆炸和大火吓得屎尿齐流，它们冲破猪栏，在那些伤者身上肆意地来回践踏。

在“奥古斯塔”号上，面容冷峻的巴顿将军亲眼目睹了在菲达勒港外进行的战斗。在当天的日记里，他生动地记录了在到处是炮火、沿着“之”形和弧形轨迹开进的美军舰上的一名从未出海者那付惊恐万状的神态。就在巴顿和一些参谋人员准备启航向菲达勒的滩头进发时，法国军舰在远处出现了。一艘堆放着他所携带的个人物品的登陆艇，此刻仍还在吊艇架上摇来晃去，不一会就被“奥古斯塔”号后主炮塔喷射出的炮火打了个粉身碎骨，一直为巴顿所珍爱的那只象牙枪柄的左轮手枪当时也装在那艘登陆艇上。但是后来有人居然还是想方设法把将军的手枪及时找了回来。

11 月 9 日上午，巴顿在菲达勒海滩上巡视了一圈，他再也没有多少理由可以感到高兴了。混乱场面不断出现。“火炬”计划的制定者由于没有先例可循，忽视了许多重要细节。在运输船舶卸货的过程中，汽车运输一环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堆积的货物无法运往内陆，只能成片地储放在沙滩之上，陆军工程兵部队本应该随同首批登陆者上岸，以便能够安排海滩各处的出口，现在他们却被不负责任地滞留在运输船上。一些卸下的两栖拖车出现了机械故障，使它们无法打捞许多被海水淹没或搁浅在海滩上的登陆船只。

尽管在阿尔及尔和奥兰的登陆也出现了诸如此类的偏差，但是，巴顿还得应付两个十分特殊的问题。一个是大西洋沿岸的惊涛骇浪，这是策划者当初根本就没有考虑到的。另一个是划定给西部分遣队滩头正面的范围，它宽达 200 英里，从卡萨布兰卡西南 125 英里处的深水小港莎菲一直延伸到卡城东北方 75 英里处的梅达——这是通向法属摩洛哥最好的机场所在地里奥特

港的最近通道。

让问题更趋复杂化的另一件事是在已顿登上菲达勒海滩时才遇上的。巴顿作为将门后裔，看到部下被天空中呼啸扫射的法军飞机吓得屁滚尿流，他深感耻辱。那些美军官兵大多是首次参加实战，他们撇下装卸的任务，拼命在沙地里挖掘着散兵坑。脾气暴烈、缺乏耐性的巴顿穿梭于士兵们之间，不停地咒骂、开寻。他趟涉于齐腰深的海水中，引导着登陆艇驶向滩头。他把那些龟缩在散兵坑里的胆小鬼一个一个地提拎起来，对那些仍坚持趴在地上一动不动者，他就狠命用脚踢他们的屁股。

然而，最让在巴顿难以忍受的还是他们缺乏足够的通讯联络设施，要与那些正向内陆挺进的分遣部队保持联系。通讯设备是必不可少的。直到 11 月 10 日，一台体积庞大的 sc—299 型无线电差转机才被送到岸上。密码破译机在远离需要它们的部队的地方被莫名其妙地丢到了沙滩上，许多至为重要的通讯设备零部件仍被埋在成堆的货物之中。正如一名巴顿传记作家后来所写的那样：“这一次，合众国陆军中嗓门最大的将军哑口无言了。”

但是，11 月 10 日那一天确实有一条消息传给了巴顿。消息发源于艾森豪威尔：“最后一颗硬栗子就在你的手心，快把它给砸碎吧。”在阿尔及尔和奥兰，战斗都已经停止。在摩洛哥两个最边远的进攻目标莎菲和里奥特港也已被盟军占领。唯独乘下卡萨布兰卡久攻不下。巴顿在没有与北非盟军最高司令商议的情况下，就制订出这样一个计划：在次日天明时即对卡萨布兰卡进行空中、海上轰击，随后旋即展开地面攻势，迫使城中守军缴械投降。

11 月 11 日清晨 6 时 48 分，巴顿的通讯官伊尔顿·F·汉蒙德上校听见步话机里传出了声音，“关掉它，”这次传来的到是一条好消息：法国投降了——在美军发动攻势前几分钟的时候。“这真是一个好办法，”巴顿后来在写给妻子的信上这么说到，“让轰炸机群在目标上空盘旋，让战舰准备好开炮……迄今，这段时间是我一生中难熬的。”

那一天早些时候——这天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协定签订 24 周年纪念日，也是巴顿的 57 周岁生日——驻摩洛哥的法国海、陆、空部队的司令官们都拥到了设在菲达勒米纳马尔旅馆中的巴顿的司令部，对巴顿恭维了几句后，巴顿宣读了盟军与法军之间的停火条款，然后他自己又附加了一项条款：邀请法国将领与他一道去参加一个酒会——为齐心协力解放法兰西而干杯。

11 月 10 日早晨，达尔朗海军上将签发了一道普遍适用于驻北非各处法军的停火命令，这使得盟军与法军突然之间能化于戈为玉帛。实际上，这道命令是假贝当元帅的名义发布的，但是，维希政权已无足轻重了。11 月 10 日午夜，轴心国部队——10 个德国师和 6 个意大利师——潮水般涌入了仍未被占领的法国领土，攫取了整个法兰西本土的控制权。

达尔朗从盟国方面得到的赏赐是被任命为法属北非高级行署专员，负责管理行政事务，而他手下的吉罗将军则成了法国地面部队和空军的最高指挥官。在美英两国，所谓的“达尔朗交易”激起了一阵抗议、指责的浪潮。批评者们尖锐地攻击盟国方面居然让从前曾与轴心国同流合污的达尔朗担任那样一种职位。在白宫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罗斯福总统作了辩解，他用一句古老的巴尔干谚语提醒那些指责者们说：“我的孩子们，在极其危险的时候，上帝允许你们与魔鬼结伙而行，直到你们走过了那座桥。”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达尔朗快被人们遗忘的时候，他又再次成为新闻界关注的中心。1942 年年底，他死了，死于一个暗杀者——他的同胞——

之手。虽然他与盟国的合作昙花一现，但盟军方面还是感到痛惜，盟军缺乏谙熟法语或阿拉伯语的军官，也没有足够的部队来管制这个地区；他们无力既统治摩洛哥又着手准备下一阶段的战役——席卷突尼西亚。他们需要达尔朗给予的帮助，也需要他带到盟军阵营里来的 20 万法国战士的协作。

由于登陆取得了成功，盟国上上下下信心倍增。他们指望从阿尔及尔出发，用 2 个星期的时间向前推进 450 英里，胜利抵达他们在突尼西亚境内的两个主要目标：突尼斯城和比塞大港。他们清楚，速度才是关键。11 月底之前，在他们计划发动战役的地区——突尼西亚北部——将有一场持续数天的冬雨降下，那时，整个突尼斯的北部地区将会变成一个泥沼，这样，盟军在次年 3 月之前将无法施展开来。当然气候也不是促使盟军迅速行动的唯一因素：盟军必须在轴心国大部队赶到那里之前，夺取突尼斯城和比塞大。

此时，轴心国方面也在紧锣密鼓地调兵遣将。希特勒长期以来对地中海战区漠不关心，这使得隆美尔和一些有远见的德国战略家感到极其恼火，但是，几乎在一夜之间，这种冷漠的感觉便荡然无存了。希特勒忽然想到如果盟军攻陷了突尼斯城和比塞大港，他的虎帅隆美尔的部队就有可能被完全吃掉。这两座城市海港、机场设施配备齐全，而且座落在地中海一侧、直布罗陀以东“最狭窄处，如果盟军打算沿着南翼打击希特勒最薄弱的“欧洲堡垒”的话，这里将成为最好的跳板。

轴心国的前卫部队，24 架“斯图卡”式俯冲轰炸机和 27 架“福克-沃尔夫”及“梅塞施米特”战斗机，于 11 月 9 日抵达突尼斯城的伊·奥维纳机场。与此同时，盟军方正在为攻占奥兰和卡萨布兰卡而与法军打成一团。为数更多的德军战机很快接踵而至，随后德军地面部队也赶到了，他们每天以 750 人的速度通过空中和海上通道源源运抵，至 11 月底，他们的数量将达到大约 15000 人。当时，隆美尔统率的大军正排成一行长达 40 英里的纵队，精神沮丧地朝着利比亚和突尼西亚接壤的地区撤退。可以想像得到，一旦他得知抵达突尼西亚的一些新生力量只是从先前希特勒允诺给他的预备队里抽调出来的时候，隆美尔肯定会感到难过之极。

而对盟军来说，最初可以用于进攻突尼斯的部队只有几千人。正如艾森豪威尔后来对这一情况所作的解释那样：“当时仍然存在着一一种担心，即德国人可能会动用空军，从比利牛斯山飞越西班牙，从后面给我们狠狠一击。”西路和中路分遣队都必须留下加强后方保护，进攻突尼斯的重任就主要落在了英美装甲部队和东路分队的步兵的肩上。一个绰号为“阳光”但却终日阴沉着脸、没有一丝笑意的苏格兰人肯尼恩·安德森中将受命指挥东路分队中的英国第一集团军。

抵达阿尔及尔城还不到 72 小时，11 月 10 日傍晚，盟军以陆、海、空三路并进的方式，又启程挥师东进。根据安德森的行动部署，基于缩短补给线的需要，盟军夺取了阿尔及利亚东部港口鲍基、迪杰里、菲利普瓦尔和波勒，然后朝内陆方向席卷而去，力争在越过边境进入突尼西亚之前，拿下铁路枢纽城市舍蒂夫和君士坦丁。11 月 6 日，他们抵达突尼斯城西南方 80 英里处的终点：莎克·阿尔伯。

进入突尼西亚时，安德森就是高兴不起来。对于接受他的新任命，他曾自言自语地嘀咕着，他究竟是把自已看成为“一个骁勇善战的将军，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现在，他的预言看起来已得到证实。他原本希望通过铁路运输来加速后勤物资供应，但是，他却发现有些铁路路段是准制尺寸，

另外一些则是米制尺寸。这样，他的加速计划不仅泡了汤，反而还耽搁了货物运输。此外，能用的机车车头和运输车辆大都陈旧不堪并且数量有限，适应于装载中型坦克的车皮则根本找不到。

更让人沮丧的还是当地的地形。除了在沿海一带环绕着突尼斯城和比塞大港有一些平地外，这个国家的北部绝大部分地区都是山区。对于那些喜好游山玩水的人而言，这里可是一个绝妙的好去处，赤褐色的岩岭之中，缠绕着蜿蜒的河谷和溪流，郁郁葱葱的软木树林点缀其间，葡萄园里更是色彩斑斓，秋天的树叶呈现出一片朱红和金黄颜色。但是，士兵们的眼睛只注意到坦克和士兵不得不挤成一团才能通过的狭窄隘道，以及那些可能隐藏着迫击炮的茂密的灌木丛。

然而，安德森的部队曾经一度如入无人之境。他的敌手瓦尔特·勒赫林将军先前曾把德军集中在突尼斯城和比塞大港的滩头阵地上，现在正稳步地扩大他们的防御阵地，11月25日，勒赫林与盟军交上了火。当时，有消息告诉他说盟军的坦克集群离突尼斯城只有9英里的路程了。这份报告实际上弄错了。真正发生的却是这场北非大战中最精彩的一个片断：坦克集群大战飞机中队。

在与驻扎在突尼斯城以西20英里处的特鲍尔巴一支德军警备部队的战斗中，巴顿的女婿、一名美国坦克营的指挥官约翰·K·华特尔斯中校派出了一个坦克连先行四周侦察敌情。这支坦克部队冲到了迪杰德达一个小山坡上，惊异地发现了山脚一个新建的德军机场。由于守备的德军疏于防护，美军坦克营的17辆坦克得以大显身手。他们势不可挡地冲向机场，连续摧毁了29架停在地面上的德军飞机，击毙了一批地勤人员，随后消失在了徐徐拉下的夜幕之中。

但是华特尔斯高兴得太早了些。第二天，在离开迪杰德达数英里的地方，他的坦克营在几道斜坡上摆开了阵势，斜坡下面是邻近一座小村的隘口通道。不一会，整个田野就像炸开了锅似的。初看起来，在靠北一英里处的农庄旁，有一些像是德军自行起重设备的车辆慢慢沿一条尘土飞扬的道路开了过来，它们发射的炮弹拖着长长的尾音呼啸而至。过了一会，美军才发现这些身份可疑的车辆原来是德军凶悍无比的“潘泽”型坦克——总共有13辆。那些在远处看起来有些像吊臂的长状物是坦克上的75毫米口径坦克炮的炮管。

在随之而来的战斗中——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德美装甲部队的首次交火——美国人才知道，他们那些在野战机动性方面是如此有效、反应如此灵活的轻量级M3型坦克，根本就无法与狂暴的德军坦克相提并论。一名叫弗里兰·A·小道宾的二等中士，眼睁睁地看着他的37毫米坦克炮炮弹打在了——一辆德军“潘泽”型坦克厚达50毫米的铠甲上，炮弹被弹了回来，“潘泽”型坦克居然毫无损伤。那辆德军坦克就像一头斗红了眼的公牛直直地碾了过来，150码、75码，距离越来越近。小道宾又对准它连射了18发以上的炮弹，但是，一切都是枉然。只有30码的距离了，德军坦克才开了一炮，炮弹打在了M3型坦克的前甲板上，顿时前甲板像锡片一样凹进一个深坑。驾驶员当场身亡，巨大的冲击力把小道宾从炮塔之中给抛了出来，硬梆梆地摔在了沙地上。后来，直到医务人员把他从现场抢救出来时，他还是一副目瞪口呆、无法理解的神情。

战斗结束时，美军5辆以上的M3型坦克被摧毁。美国大兵所能做到的只

是让6辆“潘泽”型坦克暂时丧失了机动性——它不是通过直接射击，穿透坦克铠甲的方式，而是通过对准德军坦克的发动机部位和坦克履带射击的间接途径。

然而美军官兵丝毫没有感到一点安慰。战斗的真实含义是令人毛骨悚然的。一辆德军“潘泽 IV”型坦克可以完完全全地打碎一辆 M3 型坦克，但一辆 M3 型坦克仅只能让它暂时丧失机动能力，从而使它不能够再次投入战斗。其它的美军坦克营装备的是重些的“李将军”型坦克，但是在随后的战斗中，事实证明它们也不是“潘泽”型坦克的对手。美国军队如果想要在突尼西亚避免毁灭性灾难的话，就必须在那里配备更具威力的坦克部队。

12月2日，安德森将军通知盟军最高司令部，他的部队展布太广，实力下降，部队间的通讯联络受到损害，前线的供应储备使用殆尽，高射炮和飞机完全不够抵御源源不断的德军战机。从突尼斯城和比塞大的机场起飞，德国飞机在很短时间内就能对盟军发起闪电式打击。艾森豪威尔将军同意让英国第一集团军暂时喘息一阵。

2天后，突尼西亚的德军也停止了反击——准备迎接一位比勒赫林更凶的司令官。他就是于尔根·冯·阿利姆上将，希特勒把他从俄国前线专门挑选出来，在那里，他指挥着一个军的部队。

随着天气不断恶化，盟军的休整时间被拉长了，直到圣诞节前几天才结束。英军第六装甲师继续对突尼斯城发动攻势，在梅杰达河谷之上的山岭中，盟军的其它部队建立了一系列阵地，对进攻部队的左翼提供保护。有一处阵地乃属兵家必争之地，这是一座2英里长、8百英尺高的山岭：在阿拉伯人那里，这座山被称为“阿默拉”；在盟军口里，这座山则被称为“常驻峰”。无论哪一方占有该峰，都能牢牢地控制住整个山谷。该谷一直延伸到25英里之外的突尼斯城。

12月22日黄昏时，天上无情地下着滂沱大雨，W·S·斯特华特一布朗中校的英国第二“寒流近卫营”趟过泥泞不堪的草地，开始向常驻峰的斜坡攀登。他们用手拉住每一根灌木枝，吃力地向山顶蠕动着。不久，上面的山坡上射出了一片片曳光弹，英国人冲上山去和德国兵扭打成一团，展开了赤手主拳的肉搏战，在满是怪石的山坡上，他们相互之间用牙咬、用手掐、用脚踢，都力图把对方推下山去。晚上10点，德国人消失在夜幕之中，“寒流近卫营”趁势就地挖壕备战。

就在12月23日黎明之前，由弗兰克·格瑞尔上校率领的近卫军第1营、美军第18步兵营赶来接替了他们，并把他们送回了12英里外的营地。当天下午5时，“寒流近卫营”爬出战壕，再一次向常驻峰发起了冲击：因为山上美军的处境十分危险。盟军不知道的是，常驻峰有双重峰顶。越过一个干涸的涧谷，在远处就可望见第二座峰顶。这座峰顶已落德军手中，德军偷偷地发动了一场出其不意的反击，结果把美军赶下了山峰。

“寒流近卫营”折师回营时，雨下得更大了。流动的淤泥的力量凶猛，能把官兵们的靴子从脚上夺走。厚厚的泥沼改变了战场，没有任何一种机动车可以开到离常驻峰1英里的距离内。每一枚手榴弹、每一发弹药都得通过手把手的传递才能送到前线阵地。

德军的迫击炮和大炮把盟军部队牢牢地压制在山坡的下半部，盟军部队在圣诞前夕不得不通宵苦战，力求夺回常驻峰顶。圣诞节上午10时，撤退的命令下达了，常驻峰失守。356名美军和178名英军战死或受伤。兴高采烈

的德国兵很快就重新将该峰命名为“圣诞峰”。

盟军撤退的决定是艾森豪威尔本人在深感忧虑的情况下作出的，在前两天他亲自对战场周围环境所作的一次巡视中，这位将军看到由于天气和地形的共同作用给他的部队所带来的可怕灾难。时在冬季进攻突尼斯城的战斗，他后来回忆道，由于一场偶然事件而尤其深刻地印在了他的脑际中：“在离公路外大约 30 英尺一片看起来长满了冬麦的农田里，一辆汽车死死地陷进了烂泥之中。4 名士兵正竭尽全力试图把车给弄出来，他们把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了，结果自己反跌进了泥潭而不能自拔。最后，他们万般无奈地放弃了努力，抛下了那辆比最初陷得更深的车走了。”

艾森豪威尔此时此刻才深切地体会到，任何坦克部队如果发动进攻，他们将会遭遇到什么样的结果。那天傍晚，在临近勺克·伊·克米斯的一间农舍里——艾森豪威尔的司令部就设在这里——他向聚集在一起的各位指挥官下达一个“痛苦的决定”：突尼斯战役暂告中止。盟军在争夺突尼斯城的竞赛中失败了。摆在他们面前的已不再是对那些沿海港口一拥而上地乱打一通，而是一个长达数月之久的、认真加强增援部队和改善后勤物应供给的过程了。

F 饱尝苦头

艾森豪威尔为羽毛未丰的美军暗捏了一把冷汗——轴心国大军突然挥戈西去——虎口余生——英军拼死保卫卡塞林隘口——“沙漠之狐”缩了回去——一位暴烈无比的美军司令——美军突击队勇敢地发动了袭击——蒙哥马利一记漂亮的“左勾拳”——盟军胜利大会师

1943年2月13日，艾森豪威尔将军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来视察突尼斯前线的美军阵地。午夜刚过，他驱车赶往位于一块绿洲之中名叫西迪·鲍·兹得的村落，附近是美军的一个沙漠指挥所，艾森豪威尔正准备在这儿召开一次情况汇报会。在他的周围，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轮冬月静静地散发着淡淡的光辉。整个前线一点活动的迹象也没有，四周一派宁静祥和，根本体会不到这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战场。然而，现在已成为了北非盟军最高司令官的艾森豪威尔却忐忑不安。他轻声叹息着，在远处，起伏的山峦映衬着天空，袒露出灰蒙蒙的背影。艾森豪威尔十分担心轴心国部队会从山峦的另一侧发动攻势，这一天，他所视察的也正是据守着分布于荒凉群山之中各个隘口的美军部队。在视察过程中，艾森豪威尔的所见所闻让他感到忧心忡忡，驻守这些隘口的美国第二军根本不可能从容迫地应付轴心国部队的进攻。

第二军的大部分士兵都还没有经历过实战。在那些毫无指挥作战经验的军官中，艾森豪威尔却发现了一种自满情绪，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这种情绪在部队准备建立牢固的防御阵地时导致了“肆无忌惮的拖拖拉拉”。已经部署在阵地上达2天之久的步兵部队有的还没有设防，而艾森豪威尔知道，轴心国部队完成这些任务只需不到2个小时。他还发现，第二军的司令官——罗尹德·R·弗雷登达尔中将把他的司令部建在一个遥远、几乎是人迹罕见的大峡谷之中。尽管远远地躲在他的部队扼守着的山脉后80英里之外，这位将军仍然担心敌军会找到他的指挥所，他下令让工兵为他和他的参谋人员挖掘防弹掩体。“我平心静气地问及是否工兵们应首先协助在前线建立防御工事，”艾森豪威尔事后回忆道，“但是，一位满脸幼稚气的参谋军官说‘噢，各个师都有自己的工兵部队在修筑工事呢！’这是在战争过程中，我唯一一次看见一群高级军官是如此着迷于保证自己的安全，居然打算钻到地下掩体中去指挥作战。”

更让艾森豪威尔感到担忧的是，弗雷登达尔，一个大嗓门并爱发牢骚的人，并非是那种可以激发士气的指挥官。他一点也不信任他的主要副手——奥兰多·沃德少将——的能力，以致于他干脆绕过作为第一装甲师指挥官的沃德，直接给他的部属下达命令，然而，最让艾森豪威尔担心的还是弗雷登达尔对部队的部署。这位中将一点也不在乎要去保留一支强大的、高度机动性的预备队，以随时准备面对德军对任何一处关隘发动的攻势，相反，他把整个部队零零散散地分置于漫长的战线之上。美军战线处于危险的薄弱空虚状态，它暂时之所以能够维持住，主要还是靠各种假象唬住了德军，而不是真正具备这样的力量。

艾森豪威尔在盟军向北推进以夺取比塞大和突尼斯城的战斗打响之后，已把注意力转向了由他直接指挥的盟军部队的南翼，不料，突尼斯的冬季又让盟军的攻势在冰天雪地和满是淤泥的战场上陷入了停顿。盟军的战线只能

沿着一条叫东多萨尔的陡峭山脉巩固了下来。东多萨尔山脉由北至南绵延200英里，与突尼斯的东部海岸相平行，距海边约60英里。这条防线的北部部分由英军据守，他们正翘首等待春季和好天气的来临，准备重新发起攻势。防线的中央部份驻扎着装备极善的法国第十四军。在他们的下面，扼守着山脉南端各个隘口——艾森豪威尔称为“最危险地区”——的则是美国第二军。

山脉的东部，在大海和山脉之间，现在驻有两支轴心国部队，每支部队都由一名令盟国士兵不寒而栗的德国将军指挥。于尔根·冯·阿利姆上将的第五装甲集团军在盟军登陆后，一路杀到了突尼斯城——通过阻止盟军冲向突尼斯城，它已经向世人展示了其无坚不摧的战斗能力。眼下，隆美尔及其非州装甲集团军的投入又使得阿利姆如虎添翼。在英军第八集团军紧追不舍的情况下，“沙漠之狐”穿越埃及和利比亚，撤退了1400英里，于1月进入了突尼西亚地区。隆美尔紧紧依偎地中海的海岸线，通过一条在突尼西亚境内100英里处、由大海和无法穿越的山脉所围起的一条狭窄通道，汇集了他的部队。一条被称为马雷特防线的一系列陈旧法国工事横跨在这条易守难攻的天然走廊之上。隆美尔留下了一支部队保护其后方，以防蒙哥马利的第八集团军。随后，他准备再度展开大规模攻势。他宣布，他的目的就是要在美军心中灌输“一种秩序下坏的低劣感。”

艾森豪威尔早就预料到轴心国部队可能会由美军据守的东多萨尔山各个隘口处强行杀开一条血路，横扫该山西侧的广阔平原地带，直插入另一山系即西多萨尔山的山谷中，随后向北挺进到阿尔及利亚海岸。在他们所到之处，随时都有唾手可得的猎物——盟军的机场和建立在阿尔及利亚边境的军需供应处。

直到2月13日视察前线时，艾森豪威尔才意识到，美军针对这样的一场攻势所做出的准备是多么的不充分。当他离开西迪·鲍·兹得村，驱车返回在特贝莎的弗雷登达尔的美军司令部时，他决定下令改变第二军的部署。然而，一切都显得太迟了。清晨5时30分他一抵达第二军司令部，就得知轴心国已经发动了攻势。也就在艾森豪威尔离开西迪·鲍·兹得村后仅两个小时，德军就向该村大举进犯了。

在尖声怪叫的“斯图卡”式战斗机的掩护下，德军第十坦克师经过菲得隘口直插入东多萨尔山，德国空军的“黑色天使”们让大多数美军士兵首次尝到了俯冲式轰炸的滋味。借助于一阵沙暴，德军坦克轰隆隆压向了西迪·鲍·兹得村，美军则拼命封锁一条由北向西的公路。同时，德军第21坦克师冲过了西迪·鲍·兹得村以南的群山，向北杀到了该村。

上午10时许，驻扎在西迪·鲍·兹得村以南和以北两座山头上的美军已被德军坦克集群包围。作为村落屏障的南北两山分别被称为卡塞拉和勒少达，下令把第二军部署在两座山头上的弗雷登达尔此时只是一味沉溺于研究地图，而不是去巡视前线，了解具体情况。他想当然地认为，驻扎在山头上的美军肯定会驰援在山下平原地带作战的美军部队，然而，他犯一个致命的错误。在两座山头上的美军都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改变平原上正在进行的那场战斗的结局，而且，即使两座山头相互增援，也嫌太远。当德军的钢铁洪流对两座山头之间的平地发动进攻时，山上的美军就立即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了。在卡塞拉山的斜坡上，托马斯·D·德雷克上校目睹了正在山下平原上展开的战斗。他发现支援美军坦克的炮兵部队已近崩溃，官兵们在战场上正四处逃窜。上校急忙向西迪·鲍·兹得村的美军指挥所——它自身也正在遭到

攻击——报告了这场大溃败的情况。“你不知道你正在胡说些什么，”惊讶不已的上司在电话中说道，“他们只是在转移阵地。”“转移阵地，见鬼去吧，”德雷克说，“当我看见这一切时，我只知道是一片混乱。”夜幕降临之时，美军撤出了西迪·鲍·兹得村。德军随后进驻该村。艾森豪威尔心不甘，情不愿，他下令在第二天发动一次反击，以夺回村落，拯救出被围困在两座山头之上的2500名美军官兵。2月15日中午刚过，詹姆斯·D·阿尔格中校率领其坦克营，列队穿越过地势低级的平原，直奔西迪·鲍·兹得村而来，他试图为美军洗刷昨日的耻辱。德军早已有所准备，他们布设了一个圈套，让阿尔格的坦克群不受任何阻挠驶近轴心国阵地，随即德军发动大炮对他们进行了劈天盖地的猛烈打击，“斯图卡”飞机也从全中对美军进行狂轰滥炸，官兵们一时惊慌失措，当他们意识到德军正在对他们进行两面夹击时，一切都已太晚了。阿尔格的坦克被击毁，他本人则被生擒活捉。中了圈套的美军装甲部队仍然顽强抵挡，与德军的“潘泽”型坦克展开了面对面的对射，然而，只有4辆美军坦克设法逃脱了德军的魔掌。阿尔格的坦克营就这样全军覆没了。此战美军共损失了15名军官，298名坦克手和50辆坦克。

弗雷登达尔痛苦地意识到再进行一次类似的救援同样也将徒劳无益。他只得派出一架飞机，向被困于两座山头上、孤立无援的美国士兵发出了一个信息，告诉他们可以自行突围。2月16日，这是一个星期二，到了晚间10时，德雷克上校和他的部下共计1600人爬下卡塞拉山的斜坡，溜到了平缓地带。在黑夜的掩护下，似乎一切都进展顺利。德雷克部队不受干扰地越过了一座德军坦克营地。但是，一到旭日东升，他们立即就被发现了。满载德国兵的卡车把他们围了个水泄不通。德雷克让手下围成了一个防御圈，德雷克屹立于防御圈的中央，指挥部下开火射击。德军坦克不久即赶到了——“这是一群浑身涂满黄色猛虎图案的庞然大物，”德雷克后来回忆道。一辆坦克突破了防御圈。轰然压向德雷克，坦克上的德军指挥官高喊：“上校，你投降吧！”

“你他妈的见鬼去吧！”德雷克回敬道。他转过身来，只等着被辗死或被打死。在过于钧一发之际，德军坦克绕过了德雷克。美军官兵发现自己已经战败，于是停止了抵抗。他们被拢集起来，随后，德军把他们押走了。

在另一座山头上，罗伯特·莫尔少校下令在2月16日同一夜晚进行突围。他率领他那支900人的部队只在平原上走了1英里多路，就被德军发现了。从一片村丛中传来了操着德语的喊话声，莫尔对此置之不理，继续向前摸索。但是，他的欺骗战术没有成功。“哒哒哒……”的机枪吼叫声突然划破了静静的夜空，“散开！”莫尔朝他的部下喊道。当黑暗随着追捕者可怕的照射和枪口里喷射出的火焰不断颤动时，莫尔他们交替进行着葡伏、狂跑的动作，每一次他们都竭尽所能，然后，翻滚于地，一动不动地趴伏着。渐渐地，各种喧嚣声消失了，莫尔命令手下撒腿奔跑。在那天晚上的其余时间，这位美军少校率部向西行走了9英里，最后抵达了美军防线，他和300名部下虎口脱险，其余600人非死即俘。

盟军最高司令部对此次战役中美军的损失极为震惊——他们丢了两个战斗营，每个营都有装甲兵、炮兵和步兵编制——而这一切仅仅只是发生在两天之中。最高司令部下令从东多萨尔山抽调美军第二军和法军第十四军的一部分到西多萨尔山区（两山相距50英里）。垂头丧气、精疲力尽的美军官兵穿行于山坡之上，不断跨越点缀着仙人掌的坦荡平原，由于交通堵塞，他们

的后撤缓慢得惊人。是夜，他们的征途之上到处闪烁着暗火的微光，湿润的空气中散发着浓厚的汽油臭味。美军逃出了突尼西亚的腰部地带，沿途又不断被轴心国的装甲部队和战斗机追逐和骚扰，直至他们抵达西多萨尔山脉的西坡。在这里，焦头烂额的第二军官兵正急不可待地要去打击那些跟踪而至的德国兵。然而，这一次，进行毫不松懈的防御就是至关重要的了。在横穿山脉的诸多关隘中，卡塞林隘口便是其中之一。它是通向阿尔及利亚和特贝莎城的必经门户，而特贝莎城又是盟军至关重要的通讯和供给基地，从特贝莎出发，修建有通向北方的公路，如果隆美尔打算指挥大军横扫到阿尔及利亚海岸的话，那么，他几乎就不会遇到任何天然障碍。当时，没有多少理由认为隆美尔不会这样做，他可以切断盟军的补给线。从后方攻击英军——这样，盟军就将面临着撤退或着大溃败的危险局面。

形势对扼守卡塞林隘口的美军部队十分不利。第二军精疲力竭，军心散漫。穿越平原的撤退计划被搅得一塌糊涂，军中一派惊慌不安。许多军官感到他们的部队正在失去控制：士兵找不到他们的指挥者，而指挥者又找不到他们的士兵。更糟糕的是，弗雷登达尔与第一装甲师指挥官沃德将军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恶化。这位脾气暴躁的司令官和那位冷静、镇定的下属之间在性格上的冲突已经发展到了相互仇视的地步。弗雷登达尔“冻结”住了沃德，把他挤出了指挥系统，并对他持续不断地加以压制。这就使得沃德手下的军官都深感不满。

让盟军深感幸运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轴心国双重指挥体制引起了他们军事战略的混乱，使美军意外地获得了2天的喘息之机。隆美尔和阿利姆可以平起平坐，但没有任何一方对此感到舒心。他们之间扭扭捏捏的合作充满着仇视和嫉妒。两人都有自己的战略设想，虽然两者都同样是对在罗马的陆军元帅阿尔伯特·凯塞林负责，但是元帅却“天高皇帝远”，难以协调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正如人们预料的那样，隆美尔试图对在特贝莎的盟军通讯和补给基地发起一次闪电式打击，以继续扩大战果；阿利姆则认为，目前的供给水平尚不足以维持一次远距离进攻，并且，他已经把自己一些部队调离了卡塞林隘口地带，打算向北继续推进。隆美尔怀疑阿利姆按兵不动是为了“哗众取宠”。出于不得已，凯塞林陆军元帅专程从罗马赶到北非，打算解决这场争执。他授权隆美尔可以发动一次新的攻势，但是，甚至在凯塞林作出了这种决定后，阿利姆仍然拒绝让自己的部队参与隆美尔组织的进攻。正当德国人内部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盟军赢得了极其宝贵的时间——隆美尔回想起来，只会感到痛苦万分。

弗雷登达尔并不知道轴心国军队将要选择5条隘口中的哪一条作为主攻目标。他被迫在山峦的每一处门户展开部队。即使在增调了一些英、法部队作为支援力量后，也没有任何一处隘口可保固若金汤。2月18日，在卡塞林隘口附近出现了轴心国侦察巡逻队的踪迹，这使得弗雷登达尔担心德国人会在该处发动一场有份量的攻势。他感到，只有一名经验丰富的战地指挥官才足以保住卡塞林隘口不被攻破。于是，弗雷登达尔给亚历山大·斯达克上校挂了个电话，当时，斯达克的第26步兵团正在守卫一条通向南方的通道，“我想让你去卡塞林，”弗雷登达尔告诉斯达克，“去那儿建起一堵‘杰克逊式石墙’”。

一接到这项含糊其辞的指令，斯达克就直奔隘口而去了。第二天一早，2月19日，就在山下平原的重重雾霭中逐渐暴露出横冲直闯的德军坦克那矮敦

敦、灰蒙蒙的身形之前，上校到达了目的地。斯达克忙不迭地迅速查看了一遍美军阵地，他对守住隘口几乎没有多少信心，最初能用于防御的唯一部队是一个有步兵、炮兵和坦克歼击车组成的战斗营和安德森·莫乐上校的第19战斗工兵团，然而，该工兵团却从未经历过真枪实战。

美军打算采取“关门打狗，有去无回”的战术。实际上，隘口的外部特征就决定了这一战术。在隘口的最狭窄处，怪石嶙峋的走廊只有1500码宽。德军越是向前推进，他们的活动范围就越是受到限制，就好像流经沙漏的沙子一样。穿过隘口的道路在接近出口时出现了分岔，道路随即融入到一片广阔的盆地之中。一条分支向西通往特贝莎，另一条继续向北通往塔拉城。美军在盆地的两条岔路上都有重兵防守，他们准备在德军强行穿越隘口时，给他们以沉重的打击。

2月19日下午，非洲军卡尔·布尔劳维乌斯准将的坦克集群试图强行闯过卡塞林隘口这一天然瓶颈，但却遭到了美军大炮、反坦克炮和轻武器的狂风暴雨般的攻击，他们不得不停顿下来。当夜幕来临时，布尔劳维乌斯决定通过渗透战术来夺取他凭借强力所未能夺取的东西。非洲军的步兵巡逻队沿着隘口的北边攀上了制高点，他们溜过分布于山背之上的美军哨所，从防御者的后方摸进了盆地，紧接着，他们发动了突然袭击。在开往塔拉的公路上，大约100名美军官兵稀里糊涂地就成了德军的俘虏。

在通往特贝莎的路上，莫乐的一支工兵连刚一碰上德军就四散而逃，他们以前还从未遭遇过德国巡逻队的偷袭。德军幽灵般的出没使得美军内部像炸了锅似的一片混乱，惊慌情绪不可遏制地传染开来，由莫乐派遣、用以引导进攻的好几个炮兵巡逻员弃阵而逃，其中一人宣称：“这地方太热。”尽管仍有一些部队在坚守阵地，但是，其他人都惊恐万状，闻风而逃，还有许多人不知下落。19日午夜时分，美军在卡塞林隘口的防御体系眼看就要土崩瓦解。幸好，当夜又赶到一批援军，——一个美军步兵营和一支仅有11辆坦克的英军小分队——德军才没有乱中取胜。

2月20日上午，盟军继续守工在隘口上。隆美尔如坐针毡，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他的时间已所剩无几。也就在这天上午，在突尼西亚的另一侧——他的大后方，蒙哥马利的第八集团军先头部队已开始与德军的后卫部队交火，现在德军还据守着通往马雷特防线的交通要道。隆美尔预计，在那儿展开一场大规模战斗只是几天内的事情了。德军必须尽快在卡塞林取得胜利，而且要赶在蒙哥马利进攻到马雷特防线之前。

隆美尔拼命催促布尔劳维乌斯集结更大力量，掀掉在卡塞林隘口瓶颈处的“瓶盖”。2月20日，德军展开了猛烈得异乎寻常的攻势。整个隘口到处回荡着由被称为“勒伯尔维夫尔兹”的六管火箭发射器所发射的火箭弹那种刺耳尖锐的呼啸声。在猛烈的炮火轰击之后，一波又一波的轴心国部队排山倒海似地踏过生长在盆地之上的一簇簇雏菊和红色的罂粟，发起了集团冲锋。下午3时许，保护塔拉路的英军的最后一辆坦克被击毁了。在通往特贝莎公路上美军工兵正混乱不堪地向后败退。他们的指挥官——莫乐上校——九死一生，险些被德军俘虏。他跑到斯达克的指挥部，报告了工兵团即将完蛋的情形。他的手下大约128名官兵战死、受伤或失踪，残余部队正沿公路撤出，打算建立第二道防线；下午4时30分，轴心国部队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突破了隘口的瓶颈地段。隆美尔静静地注视着非洲军团、意大利“圣托诺”师和第10坦克师的士兵们潮水般地冲过隘口，涌向盆地。沿通往特贝

莎公路执行侦察使命的意军坦克向指挥部报告说，他们并没有遭遇到抵抗；德军坦克侦察部队也没有在塔拉路段发现任何抵抗迹象。看起来，深入盟军腹地的坦途已经扫清。但是，隆美尔突然警觉起来，命令部队暂时停止进攻。他怀疑盟军次日将会进行反击，因而有必要让部队就地进行巩固并做好充分准备。就在隆美尔犹豫不决时，英美援军正源源不断地涌入了战区，加强了通向塔拉和特贝莎公路的防御力量。

隆美尔这才恍然大悟，第二天，他又恢复了进攻。实力大增的美国部队守住了特贝莎公路，但是，比他们在武器上更为优越、并正据守塔拉公路的英军却被由弗雷茨·冯·布罗伊赫少将指挥的德军第10坦克师追着屁股打，英军一再败退，最后遁入了塔拉路以南的山岭之中。在塔拉战役参战的所有援军中，没有一支部队能发挥出如美国准将罗伊·艾尔文的第9炮兵师所属3个炮兵营所起的那种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泥泞破烂的山路上经过4昼夜的长途跋涉后，艾尔文他们在2月21日下午从西阿尔及利亚赶到了战场。艾尔文将军和他那些几乎快要累死的部下用了整整一个晚上才把48门榴弹炮架在了炮位上。美军大炮的壮观场面使得固守塔拉的一小股英军胆量倍增，还让他们放弃了集体逃跑的打算。黎明时刻，艾尔文已作好了充分的准备。2月22日，当清晨的雾气徐徐从山谷中升起时，尽管由于连夜劳作而疲乏不堪，艾尔文的炮兵师却能顽强地把成百上千吨的炮弹一古脑儿地倾泄到向前推进的德军坦克集群中去。

在布罗伊赫的部队正要发动决定性进攻时，艾尔文的首次猛烈轰击，出其不意地截住了他们。炮火的猛烈程度让这位德国指挥官极其震惊；他相信盟军的实力在一夜之间已得到了极大增强，而且不久就会发动一次反击。于是布罗伊赫停止了进攻，他要通了隆美尔的电话，向他解释了新的情况。隆美尔同意，在目前条件下暂停进攻塔拉，采取防御阵势准备应付盟军将要发动的攻势。布罗伊赫神经兮兮地等待了一个上午，盟军阵地仍然静悄悄的一点动静也没有。无奈，他只得告诉隆美尔，他准备在下午4时发起进攻。

布罗伊赫要发起的进攻却再也没有发动起来。那天上午，异常谨慎的隆美尔猛然间觉得布罗伊赫可能会被美军吃掉。他曾专门抽出时间来察看所缴获的美军器械：成群的坦克、卡车、士兵运输车 and 各类武器。他对美军供给和装备的充足及提供给美军官兵的日常用品的丰富程度，感到下胜惊异；同样，他也无法忘记盟军增援部队进入卡塞林战区的神速。对比之下，他自己的部队已寒怆到只剩下1天的弹药储量和仅够吃6天的食物，他的汽油储量也只够所有车辆跑120英里的路程。

德军眼看就要在塔拉大获全胜，隆美尔却得出了一个截然相反的结论：增援的盟军规模过于庞大，他的部队已无法加以遏制。如果轴心国部队继续进攻，每一天都不断拉长他们那条已到了极限而不能再长的补给线，那么，毫无疑问，他们肯定会被盟军打垮。此外，这位“沙漠之狐”急于要把部队派回到马雷特防线，以反击他的老对手——英国第八集团军——将要发起的进攻。

隆美尔战略思想的根本性转变，让他的上司——陆军元帅凯塞林——感到不可思议，他在那天下午抵达前线时，满脑子里还洋溢着乐观主义的情调。“他通常那种高昂的进取意志已经荡然无存，”凯塞林后来无不伤感他说。事实上，隆美尔一直深陷于无法自拔的精神沮丧之中，他不得不忍受着乙型

肝炎和沙漠炙烤的煎熬。第二天，即 2 月 23 日，隆美尔通过隘口做出了他的部队，而最初为了夺取这个隘口，他又曾付出了何等艰辛。隆美尔形迹诡秘，撤退进行得如此巧妙，以致于盟军直到 24 小时后才意识到他已经飘然而去。

德军现在的战线又向东转移，退回到东多萨尔山脉。德国人抛弃了位于东西多萨尔山脉之间的众多城镇和机场，而这些地方是他们在经历了一个星期的殊死战斗后才得以占领的。隆美尔和他的部队继续向东南方向推进，开入了一个新的角斗场即马雷特防线，准备对付第八集团军。

3 月 6 日，在马雷特防线东南大约 25 英里处，临近默德赖城的地方，爆发了自四个月前阿拉曼战役打响以来、轴心国军队和英国第八集团军的首次大规模战斗。隆美尔试图阻止蒙哥马利的不断推进，向英军发起了空前猛烈的攻击。英军事先通过空中侦察，掌握了德军的动向。他们抓紧时间，在隆美尔坦克群的必经之路上部署了反坦克炮，它们一字儿排开，而且都经过巧妙伪装。头脑冷静的英军炮兵临危不乱，监视着德军轰然而至的坦克群。只见它们离隐蔽起来的阵地越来越近，忽然，英军阵地射出了一排排极具杀伤力的穿甲弹，德军那些耀武扬威的坦克相继中弹起火，不可一世的黑十字徽章很快就在腾腾烈焰之中化为乌有。“我们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攻击，但是却一无所获。”隆美尔后来写道。在这次默德赖战斗中，英军只动用了—个坦克中队，但他们的反坦克炮群却让隆美尔损失了 52 辆坦克。

由于这一奇耻大辱，隆美尔为他在非洲两年的军事生涯划上了一个悲剧性的句号。默德赖战斗结束后第 3 天，他飞往德国试图说服希特勒完全放弃北非，从而让轴心国军队避免覆灭的命运。让人并不感到奇怪的是，希特勒蛮横地拒绝了隆美尔的申辩，随后还下令禁止“沙漠之狐”重返他设在突尼西亚的指挥所。“非洲会守住的，”希特勒狂怒地咆哮道，“你现在必须去继续休病假！”冯·阿利姆将军将接管非洲集团军群，建立起包括他和隆美尔的所有部队在内的新的指挥体系。从此，盟军在非洲摆脱掉了曾一度让他们心惊胆战的强大对手。

就在隆美尔被迫离开北非战场的同时，一名脾气暴烈、好战成性，与事业处于鼎盛时期的隆美尔不相上下的美国将军，蹒跚来到了突尼西亚南部地区。北非盟军最高司令部仔细地研究了从西迪·鲍·兹得村开始、一直贯穿于卡塞林战役的一系列惨败背后的原因。许多高级军官——尤其是英国人——把失败归咎为美国第二军的混乱不堪和指挥不力，另一些人则怀疑弗雷登达尔根本控制不了他的部队，他们敦促艾森豪威尔尽早将他革职查办。亲眼目睹过弗雷登达尔的所作所为的欧利斯特·哈尔曼少将，曾劝告艾森豪威尔说：“凌驾于可怜的弗雷登达尔之上的是隆美尔和最新样式的坦克战。”盟军驻突尼西亚的地面部队总司令英国将军哈诺德·亚历山大爵士把话说得更具外交辞令色彩：“我相信你一定有了比那一帮人更出色的人选”。

艾森豪威尔所选中的那个人是在一阵阵尖锐难听的警笛之声的伴奏下抵达临近特贝莎的一个小山庄里的（美军第二军的司令部就设在其中）。当时阿拉伯人惊异地躲在房屋里，透过门缝向外窥视着，他们看见远处驶来了一队装甲侦察车和架着机枪的半履带式战车，鱼杆式的收发机天线在风中不停地摆动着，车队正朝一块肮脏的空地席卷而去。在领头的那辆车上，乔治·S·巴顿少将像一名古罗马车夫那样岿然屹立，他面孔冷峻，下巴上紧紧扣着钢盔的绳带。

刚—上任，巴顿就立即着手整训部队，他要把第二军那些意志薄弱的士

兵重塑为具有坚强战斗力的士兵。没过几天，巴顿的一名副官回忆道，“第二军就大打出手了——目标是巴顿，而不是德国人”。巴顿连吐痰和擦皮鞋这样一些细微末节的事情都不肯放过，他很快制定了一套军容整顿条令，要求部下依照具体条文穿着装束。以前，第二军官兵大都衣冠不振，在没有战事时，他们就丢掉钢盔，只穿一件橄榄绿色的衬衣招摇过市。对巴顿来说，部队官兵只戴着一顶作为钢盔衬里的小圆帽的情景，已经成了第二军松松跨跨的象征。于是，他炮制了一条口号：“清扫小圆帽”。对那些在穿戴钢盔、绑腿和领带上出现了差错的人，他都毫不留情地课以重罚——军官 59 美元，普通士兵 25 美元，无一人可幸免。就是正蹲在毛厕里异想天开的美国大兵有时也要遇上巴顿使劲拉开门，检查他们的钢盔戴得是不是合乎要求的事。

性格刚烈的巴顿 57 岁时就已在美军部队中成为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对美国军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赢得的名誉倍感自豪，并打算通过雷厉风行的整训来进一步发扬光大；另一方面，他的情感世界远不同于他的外表给人所留下的印象——在一次参谋会议中，他就嚎陶大哭过 3 次。他的演说总是火药味十足：“我们不会仅仅把那些狗娘养的给打死——我们还要掏出他们的五脏六腑，用这些玩意儿给我们的坦克当润滑油。”巴顿把表演技巧、虚张声势和严厉等手段综合起来，成功地把一群意志消沉的美军官兵转变成了一支严肃而又极富战斗力的打击力量。

过不了多久，巴顿就有机会让他那支已脱胎换骨的第二军大显身手了。经过整顿的美国第二军不仅士气高昂，而且实力也大为增强。他们新近得到了一种足以与德军“潘泽”型坦克相匹敌的新型美制坦克——配备着 75 毫米口径坦克炮的“谢尔曼”式。亚历山大将军仍在对美军是否有能力对轴心国军队发起一次重大攻势犯嘀咕。因此，他分配给美军的只是一项次要的使命：在蒙哥马利试图突破马雷特防线时，美军要把轴心国军队从那里吸引开。穿过位于绿洲之上的加夫沙城和在伊·古塔尔及马克拉茜处的山中隘口，巴顿将在马雷特城西北方向 90 英里处从侧翼向轴心国部队发动进攻。

3 月 16 日夜，在一间充作第二军司令部的乡村教室里，巴顿召集全体指挥官做了最后一次战前动员，在昏暗的灯光下，巴顿那番似乎预示着世界末日来临的讲话使得军官们都默不作声。“先生们，”他说：“明天我们就要进攻，如果我们不能获胜，那么就没有一个人能活着回来。”

当天晚上，部队就出发了。最初的顺利进展几乎就让巴顿手下的官兵们想入非非了，他们有一种幻觉，似乎胜利即将伴随着曙光而来。轴心国部队在一个月以前撤往西多萨尔山时，丢弃了加夫沙城。托雷·阿兰少将的第一步兵师到达此地时，自然没有遇到抵抗，意大利守备部队已撤离到盛产枣椰的伊·吉塔尔绿洲以外的群山中了。“嗨，将军”一名喜上眉梢的美军步兵冲着阿兰喊道，“我们干得还不错吧？”

刚过伊·古塔尔数英里，美军就不得不停顿下来。他们在那里进入了一个巨大的生长着众多植物的河谷。河谷周围山峦迭起，向东而去的公路一分为二。穿过狭窄的隘口后，两等道路都转眼间消失在高山之间。这些地势险要的大山完全阻断了其它河谷的进出口。轴心国部队已把这些山间隘口改造成了一个个牢固的据点，它们四周到处埋着地雷，铺架着铁丝网，在它们上面的悬崖顶峰则布置着反坦克炮和各类轻重机关炮。

美军意识到，居高临下俯视着一道隘口的高山上有一道从顶峰直泻而下的斜坡，或许以单纵鱼贯的方式，派出一队人马就可攀登而上。一连串的沟、

坑、缺口和马鞍状的地形构造都可以助登山部队一臂之力。如果他们能够占领顶峰，就能深入到正用大炮对准隘口的意军背后。

3月20日夜，由威廉·O·达尔拜中校率领、充当第二美军先头部队的500余名突击队员趁黑踏上了征程。他们不能携带任何大型武器（地势太复杂了），使命成功与否只能取决于偷袭、出敌不意和突然性。他们悄无声息地前进着，在一片松动的石头群中艰难地摸索着道路，努力从狭窄的缝隙间抽身而过。在一轮徐徐高挂的皓月的照耀下，官兵们青蓝色的枪管反射着幽幽的寒光。在攀越一处20英尺高绝壁的当间，部队的进展慢到了爬的程度，武器装备必须得通过手把手的方式才能送上山去。快到天亮的时候，突击部队终于登上了崎岖的高山顶峰，下面就是意军的炮兵陆地了。

随着响向天际的军号声，进攻打响了。突击队员们的脸用烧焦的软木涂得黑黑的，他们排列成散兵队形，自上而下勇猛地冲向了还沉浸于甜蜜梦之中的意大利守军。突击队员们杀声震天，跨过了一道又一道岩石。吓得一些一时还弄清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意军士兵立即就举手投降了，许多急忙操枪进行抵抗的意军则被刺刀捅死或打死了。太阳升起时，战场上横七竖八地躺着数十具意军死尸，700多名守军成了美军的阶下囚。笑得合不拢嘴的突击队指挥官忙不迭地向他的上司——第一步兵师师长阿兰将军——拍发了电报：“你可以把部队派来了，道路已经扫清。”

要想把敌人从屹立于另一个隘口边上的山岭中清除掉，对巴顿的部队来说可就困难多了，这道山岭是通往加伯斯和马雷特方向的道路上的“鬼门关”。3天以来，美军就一直被阻在这里。3月23日拂晓时分，德军又从马雷特防线调来了一支坦克师，看来他们已决心死守这个隘口。

德军第十坦克师的50辆坦克隆隆地驶过了隘口的狭窄通道，气势汹汹地冲上了满是尘土的伊·古塔尔河谷谷床，后面紧随着一长串自行火炮和装满步兵的运输卡车。“梅塞施米特”战斗机从东面蜂拥而出，怪叫着大肆扫射第一步兵师的掩体和炮兵阵地。巴顿在他的前沿观察所里静静地注视着，他已看到德军的威势。但是，美军似乎已下定决心要坚持下去。阿兰将军定下了这场战斗的主音调。2辆德军坦克眼看离他的指挥所越来越近，形势已经十分危险，一名参谋军官劝阿兰换个地方，暂时隐蔽一下。“我会不顾一切地跑出去，”阿兰回答说：“向那些敢于这样做的兔崽子们开火。”

德军很快摧毁了美军一些步兵阵地和两个野战炮兵营，看起来，盟军又将厄运临头了。但是不久，德军坦克集群全速冲向了横亘于河谷的一块干涸的河床，在那里美军布设了一片伪装良好的雷场。侥幸逃生的德军坦克惊慌失措地掉头就跑，掩护雷场的美军大炮和反坦克炮对准它们不断射击。上午9时，美军已打坏了德军大约30辆坦克，其余的敌人退了回去，打算重新调整部署。

下午4时45分，轴心国大军卷土重来。这一次，德军排出坦克居前开始，后面则紧跟着排成散兵阵容的一大群步兵。在战斗间歇，美军炮兵已抓紧时间进行了充分准备，现在，他们不慌不忙地朝逼过来的敌军无情地倾泄着炮弹。德军步兵的阵形不断动摇着，部队越打越少，躲在一处山腰上不断密切注视着战局变化的巴顿，对轴心国指挥官的用兵之道直言不讳地评述道，“他们正在谋害一群训练有素的步兵，”他脱口而出，“这是怎样一种消耗精锐之师的方式啊！”

轴心国军队的攻势在不断地削弱，隆美尔的前助手亨茨—魏维尔·施密

特中尉，觉察到了战场形势的变化。美军一个中队的“谢尔曼”型坦克冲进了战场，向德军3门自行火炮猛烈扫射。施密特驾驶着坦克就往后方狂奔。车长似乎是在为逃跑进行着辩解，他对施密特说：“敌人的坦克进攻了！我们必须回去。”施密特痛苦不堪地自言自语道：“在隆美尔过去的非洲军里，这种事从来没有发生过。我们在非洲正面临着失败。”

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德国第十坦克师终于从伊·古塔尔河谷地带缩了回去，他们开始掘壕固守，准备加强驻守在群山之间的意大利“圣托诺”师的防御力量。随后，德军第21坦克师也从马雷特地区调到了该地，打算认真对付美军的威胁，一连3个星期，巴顿试图在伊·古塔尔和更偏北的马克纳茜的几处隘口上杀出一条血路来，但是，轴心国军队凭借着分布于崇山峻岭之中的坚固工事，牢牢地守住了他们的阵地。

然而，在某种意义上，巴顿已经达到了他的目的。他使得曾经一度意志消沉、军心散漫的第二军如今又东山再起。他看到了一支年轻的部队在众多血流成河的生死搏斗中经受住了考验——在伊·古塔尔，一个美国步兵师第一次拖住了德军成群的坦克，并且取得了战斗的胜利。而且，在一个极其关键的时刻，他把2个德军坦克师从马雷特防线吸引了过来，从而减轻了蒙哥马利和第八集团军所面临的阻力。

巴顿从西部对轴心国军队的狠命一击在时间上与蒙哥马利从南部地区发起的攻势紧密地协同了起来的。在3月20日这天夜晚，当达尔拜的突击队向驻防在伊·古塔尔的意军出其不意地进行打击时，第八集团军也在马雷特防线以南的加伯斯向轴心国部队展开了攻势。

法国人为了防止意大利军队从利比亚攻入突尼西亚，曾于1939年建成了马雷特防线。该防线由一连串钢筋水泥灌成的碉堡、炮兵阵地无数的地雷、铁丝网组成，全长达25英里。防线一面环海，另一面则延伸到难以逾越的马特玛塔山脉之中。在夺下德军这些坚固堡垒之前，蒙哥马利的部队还必须先绕过与防线平行、大约有20英尺深的一条名叫兹格乍奥的谷地。

从1月初起，蒙哥马利就一直在着手准备进攻马雷特防线，他制定了一顶减轻其正面进攻部队压力的战术策略。3月份的第二个星期，他调动由贝尔纳德·弗赖伯格中将指挥的新西兰第二师进行了一次200英里路程的长途跋涉，准备在马特玛塔山脉西侧安营扎寨，站稳脚根。随后，这支部队将强行穿越山脉北端的特巴加缺口，在马雷特防线背后30英里处的伊·哈墨村附近，向轴心国军队的后脊梁骨猛戳过去。蒙哥马利诙谐地把这个侧翼迂回战术称为：“我的左勾拳。”

要让那只“左勾拳”攻击到位，蒙哥马利花费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25,600名新西兰官兵最初艰难地穿行于到处散布着干谷的贫瘠山区之中，道路常常狭窄到只容一辆坦克通过。过了几天，群山让位给松软、粉状的黄沙，卡车行驶在上面，有时竟被陷下去半个车轮的深度。漫长的纵队缓慢地向北蠕动着，后面留下的只是遮无蔽日的飞扬尘土。

由于在横卧于通往伊·哈墨村的道路当中的一条山脉突出部发现了德军哨所，弗赖伯格曾一度让部队中止前进。他召来了一位“自由法国阵线”将军。这位将军是一位子爵，姓名有一长串，但通常只用勒克勒尔克来称呼他，他当时正负责指挥一支向新西兰部队提供掩护的队伍。弗赖伯格问他：“你认为你的那些伙计能把德国人清扫出去吗？”这名法国军官温和地扬了扬眉毛，回答说：“当然——但是，如果能把他们从整条山脉上都拔除掉，那岂

不是更好？”以后的两天时间里，由法国军官率领的塞内加尔部队神出鬼没般地从山脉的各处缝隙、裂口冲了出来，把德军士兵全都吓跑了，结果他们一个俘虏也没有逮着，通往伊·哈默的道路又一次畅通无阻了。

一方面，蒙哥马利准备让他的“左勾拳”在巴加缺口处砸出一条坦途来（与在伊·古塔尔正从西部向前推进的巴顿第二军一起协同作战）。另一方面，3月20日夜，他又用右勾拳猛击马雷特防线，在密集的炮火掩护下，英军工兵爬出掩体，在雷场中为3个步兵师清理一条通道。这3个步兵师是充当开路先锋的第50“诺萨姆布赖恩”师、紧随其后的印度第四师和第51苏格兰高地联队师。从一开始，英军的攻势就倍受挫折。敌人的大炮在口处炸响，惊天动地、震耳欲聋，工兵们根本就听不到扫雷探测器耳机里传出的“呼呼”的声音，结果，当步兵部队试图冲击敌军防线，没有被发现的地雷又不断地爆炸，夺去了许多官兵的生命。

在激战过程中，天又下起了滂沱春雨，德军防线前面的兹格乍奥谷地简直就变成了一个烂泥潭、一个坦克大陷阱。英军工程兵部队拼命地往谷地上铺设柴捆，想努力在谷地上铺设出一条供坦克行驶的堤道来。然而，那天夜里，英军只有4辆坦克冲了过去，最后尝试着穿行的那辆坦克把柴捆碾进了被泡软了的泥土之中，坦克一下子就被漫到炮塔处的淤泥和污水包围住，阻塞了后续坦克的通道。

在穿越各地方面，步兵部队的表现要比装甲部队好一些。他们使用梯子或人梯，爬越谷地旁边陡峭的堤岸，用手榴弹炸毁了德军成片的碉堡。尽管死伤惨重——尤其是工兵部队——天亮时，英军还是在对面堤岸上建立起一个桥头堡。但是，如果没有装甲部队和反坦克部队的全力协助，他们也不可能长时间地坚守阵地。

第二天，步兵们不断努力扩大他们的桥头堡阵地，工程兵争分夺秒，打算在谷地上建出一条坚实得多的坦克堤道来。虽然他们最终完成了任务，但他们的指挥官却犯下了一个代价惨重的错误。他并没有首先把反坦克炮送过堤道，相反，他命令一支装备着“华伦泰”轻型坦克的装甲部队优先开上了这条堤道。结果英军42辆坦克驶了过去，它们那沉重的身躯和钢铁履带把堤道给搅得一塌糊涂，其他车辆别想再开过去。

次日，也就是3月22日，德军第15坦克师对优先开过这条堤道的英军坦克进行了猛烈的反突击，由于没有反坦克炮的及时支援，在河谷对岸据守桥头堡的英军步兵一下子就被打跨了。英军的“华伦泰”型坦克在炮火更为威猛的德军坦克面前，根本就过不了几招。临近黄昏的时候，英军桥头堡阵地几乎丧失殆尽。只有少量步兵仍还坚守在谷地的四周。

形势的急剧变化使盟军最高司令部的将军们吓得目瞪口呆，正当大家束手无策之际，蒙哥马利又使出了一个新招，他决定孤注一掷地把全部力量压在他的“左勾拳”上。蒙哥马利调派布莱恩·霍拉克斯中将和英军第一装甲师日夜程追赶弗赖伯格的部队，命令他们与新西兰部队一道从特巴加缺口处杀开一条血路来。

3月26日，弗赖伯格的步兵和霍拉克斯的装甲兵会师一处，联手向特巴加缺口处的通道发起了冲锋。盟军的轰炸机群，每15分钟一波，每波30架飞机，对驻防在通往伊·哈墨的山道上的轴心国防御工事进行了“地毯式”轰炸。猛烈的攻击和扫射持续了3个小时，夕阳西下时分，山谷又笼罩在一片死寂之中。弗赖伯格的突击队战士在步枪上插上了明晃晃的枪刺，成群地

冲进了硝烟弥漫的山谷。“如果我们砸出一个洞来，坦克群真正可能穿过去吗？”弗赖伯格问道。他对英国装甲部队有些不放心。“是的，他们会有的，”霍拉克斯向他保证道，“我会与他们形影不离的。”

新西兰步兵在轴心国防线上终于杀出了一条通道，随后，他们让开中间的路面，使霍拉克斯的装甲部队得以跌跌撞撞地驶向前去。在明亮的月光下，他们一路向伊·哈墨村长驱直入。然而，在拂晓以前，如果坦克部队还不能清剿完隐凌在山谷里的德军，他们就有可能遭到幸存下来的德军 88 毫米口径高射炮的直接打击。

第一装甲师的 1200 余部车辆终于跨过了步兵阵地，在一条狭窄的小道上向前推进。他们在穿过德军第 21 坦克师部分团队的营地时，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反击，霍利克斯趴在坦克的炮塔上，偶尔可以看见步枪盲目射击的点点火光。虽然轴心国部队的抵抗十分微弱，但是，这支庞大纵队的行进仍然就像蜗牛一样缓慢，他们时常遇到难以逾越的山谷的阻挠。黎明时分，德军拼凑起数十门 88 毫米口径大炮，在山谷的出口处草草建立了一道反坦克屏障，这里离伊·哈墨只有 3 英里远。德军炮击了第一装甲师的队伍，挡住了它的道路，一连两天，霍利克斯急得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茫然不知所措。

尽管如此，蒙哥马利还是用他那只使足了劲的“左勾拳”达到了预定的目的。轴心国方面呆在马雷特防线地区心神不定，坐立难安，他们极担心说不定某一刻霍利克斯就会破门而入，对准自己的后脊骨狠命一击，因此感到有必要进行战略转移。3 月 26 日，在沙暴的遮掩下，轴心国部队放弃了马雷特防线，沿海岸向北退去。这次最终引发了两军之间在加伯斯港以北 15 英里处的阿卡利特河谷的另一场大决战。

阿卡利特河谷是位于紧迫不舍的英军和开阔的突尼西亚沿海平原之间的最后一道天然障碍。在东部的大海和西部一条绵延崎岖的山脉之间，有一道 18 英里长的缺口，轴心国大军的防线就正好部署在这个缺口附近，并把它牢固地堵住了。河谷本身只有 4 英里长，对进攻者来说，这真是一道幽深、可怕的天堑。在河谷高处，轴心国部队建立起一连串的雷场和反坦克战壕，借以巩固他们的整个防线。

与马雷特防线不同的是，阿克利特河谷既缺乏钢筋水泥掩体又没有足够的独立小地堡。不久前才在马雷特地区吃了败仗的轴心国部队，由于缺乏牢固的防御工事，担心害怕的情绪开始蔓延。有一次，一名德军军士在士兵正掘壕备战时，为了给他的那些面容倦怠、守着破烂的部下打点气，竟然宣称“这是一条比马雷特要好得多的防线。”第六“黑衫”师的吉马舍柏·贝尔托下士可不吃这一套，他酸溜溜地驳斥道：“那么我们为什么当初不到这儿来呢？”从盟军的角度来看，轴心国防御工事中最令人头痛的就是高达 900 英尺的费特拉萨制高点，它正好可以从后面来控制谷地里的一举一动。为了确保顺利拿下敌军的阵地，在进攻开始前还有 4 小时的时候，第四印度师的两个营就已出发，准备对山上居高临下的意军阵地进行渗透。

走在最前面的是廓贝喀人——一批来尼泊尔的善战武士。“库克里”是他们手中的主要武器，这是一种内侧刀刃锋利无比的弯曲战刀。4 月 6 日午夜刚过，两股廓尔喀人开始攀越制高点，打算沿着山脊找到一条可以俯瞰下面谷地的道路。一名等候在山脚之下的军官日后忆起了当时的情景，直到廓贝喀人到达第一个意军哨所之前，一切都是静悄悄的。“随后，”他说：“一种令人胆战心惊的声音传了出来，就好像是猎犬嗅到了猎物气味的那种

兴奋的低鸣。”廓喀人沿着山脊，勇猛地冲过了一条机枪火力网，敏捷地跳过了一块又一块岩石，挥动着手里的“库克里”左劈右砍。最后，他们夺取了制高点，拔掉了轴心国防御体系中一颗至为关键的钉子。

几个小时过后，英军对意军阵地集中进行了炮火轰击，意军司令官吉奥凡尼·梅塞将军把这一场面描述为：“仿佛预示着世界末日来临的一阵钢铁和烈火飓风。”第50师和第51苏格兰高地联队师随后对轴心国防线的中央部分进行了突袭。尽管意军事先受到了炮击的警告，但是，这次打击还是让他们措手不及。他们原本指望英军会等到出现一个皓月当头的夜晚才会发动进攻。不料，英军却出现在一个漆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意军官兵被吓破了胆，完全丧失了战斗意志，他们很快就被击败，上午9时30分，他们成群结队地缴械投降。

然而，这场厮杀远远没有结束。德军第9轻型师此时正牢牢地守卫在阵地上，寸土不让。那天下午，英军第8装甲旅正在占领的意军阵地背后小心翼翼地爬行着，突然，先头坦克遭到了一阵突如其来的迎头痛击。德军第15坦克师的大炮截住了他们的进路，整个下午，第15坦克师牢牢地阻住了英国第八装甲旅。蒙哥马利不得不下令等到次日下午，再强行杀出一条通道来。

但是，也就在那天下午，德军第15坦克师师长向梅塞递交了一份令人泄气的报告，尽管到目前为止，他们成功地挡住了英军的道路，但是他们却不能再坚持多长时间了。梅塞对此表示同意，并把报告转给了阿利姆。不久，这位轴心国军队的总司令作出了一个生死悠关的决定：如果想要挽救意大利军队，他们就必须立即打道回府。留驻在沿海地区残余的轴心国部队也必须相互支援，协同撤向北部一带。

4月7日，第八集团军和美国第二军部队都发现，强大的敌人早已不知去向。巴顿立即挥师东进，向海边猛扑过去。他扬言，要么去“大杀一场要么去泡个澡。”下午，在斯法克斯港西南方向的滨海平原上进行了一次象征性的会师：当时，英军第12“长茅兵”师的一支侦察分队正在往北探路，迎面恰好遇上了美国第二军一支侦察部队。威廉·布朗中士来自英国的丹佛，他代表第八集团军说道：“这肯定是一场惊喜。”来自美国肯塔基州的列兵佩利·舍尔西回答说：“啊，除了纳粹党徒，还能看见别的人，直是太好了。”

眼下，轴心国大军正由南向北全力退向沿海平原。在他们抵达环绕着突尼斯城和比塞大港的高山峻岭之前，没有任何地方可用作天然防御屏障。而两支盟国大军，一支久经沙场，越战越勇，另一支正在奋起直追，后来居上。他们很快将会台兵一处，齐心协力，追赶狼狈逃窜的敌人。最终，连绵不断的激战已预示了轴心国在北非统治的终结。

G 最后一击

轴心国穷途末路——拼死一搏——争先恐后——高地忠魂——
忍辱负重——最后的“闪击”——倾泄的“弹雨”——杀向突尼斯
——出敌不意——体面的投降

1943年3月30日，凯塞林的参谋长西格弗雷德·维斯特菲尔将军视查了冯·阿利姆将军设在突尼斯城的司令部，他一个劲地埋怨阿利姆的非洲集团军群不是集中精力想法战胜盟国军队，相反，他们却总是向后张望。是的，阿利姆毫不示弱——他正在等待运输船。“我们已没有了面包和弹药，正如同昔时隆美尔的大军一样。”他说，“命运已无法改变了。”

阿利姆对德军前途的黯淡评估，自然不会博得德军最高统帅部或希特勒的好感，这些闭目塞听、远在千里之外的人仍然对北非战局保持一种盲目乐观的心态。然而，无论如何，阿利姆的预测并没有错。盟军正在以风卷残云，摧枯拉朽之势把阿利姆的军队挤压到突尼西亚东北一隅。大批的盟国飞机和舰只正不断地摧垮轴心国的运输线。连希特勒本人都不得不承认，要想让轴心国部队死守住突尼西亚的桥头堡，他们每月至少需要15万吨军需物资。但是自从去年12月以来，每半月的货运量就没有超过75000吨。到了3月份，月运输量更是下跌到51000吨。除了饱受食物和弹药短缺之苦外，更为危险的是非洲集团军群的燃油储备量。德军已丧失了进行任何重大战役的机动作战能力。

然而，希特勒仍然顽固地认为，轴心国可以在非洲长期坚持下去，而且必须长期坚持下去，他有理由这样强硬。他已推断出盟军下一个目标将会选在德军在南欧的基地（事实上，盟军着手进攻西西里的计划已正在紧锣密鼓地执行了）。他意识到，只要德意军队在突尼西亚拖住盟军，使他们无法利用突尼斯城和比塞大的优良海港，盟军进攻南欧将是极其困难的。他也清楚，他的同伙墨索里尼在意大利人民的感召力正在急剧下降。在都灵和米兰，要求结束战争、摆脱法西斯主义的工人已掀起了大规模的罢工浪潮；如果突尼西亚失陷，成千上万的意大利士兵将被送进盟军的战俘营，那么，在意大利本土的公众反应就将导致墨索里尼被国内的反对势力赶下台去，从而，希特勒“欧州堡垒”的南翼将极其危险地暴露在盟军的铁拳之下。

希特勒的意志即是命令，阿利姆不得将它转化为具体行动。尽管阿利姆本人疑虑重重，但他毕竟还是一个视服从为天职的军人。他私下把自己的悲观主义态度传递给德军最高统帅部，但是在向下属军官和士兵讲话时，阿利姆则总是换上乐观主义口吻，告诫他们要振作起来，胜利不久即至。从马雷特防线和阿卡里特谷地，他们一直就被盟军赶着跑，但是，现在阿利姆下令在4月再也不能后退半步，现在德军驻守在一条地势崎岖的弧形防线上，从北部海岸的比塞大以西25英里处延伸到东部海岸鲍角半岛下方的本菲达维勒。

在这条30英里长的战线上，轴心国军队正在掘壕挖沟以求固守。他们的工事对付一些小打小闹显得绰绰有余。在打退盟军进攻的同时，德意军队设法在各条通道和多地河床上埋设了大量地雷，把山岭和坡地变成为防御工事（有时，他们用气钻在坚硬的岩石上挖掘地下掩体），沿着盟军最有可能发动重大攻势的道路旁，他们架起了大炮以控制路面。轴心国部队官兵发疯似

地干着活，他们心里清楚盟军的进攻已迫在眉睫了。

自从盟军开始策划对轴心国军队最后一击的那天起，在盟军司令部内部，哪一支部队应该攻打何处有时竟成了愤怒争吵的焦点。盟军地面部队总司令亚历山大将军总看不起美军部队（他把他们描述为“无知”、“不学无术”和“在精神上和体格上都软弱无力”），他主持制定了一项计划，在最后的决定性行动中，把大部分美军排斥在外。该计划规定英军将负责发起主要攻势，第八集团军从南部进攻，第一集团军——实施“火炬”计划时抵达北非的——从西部推进。美国第二军届时将抽调一个师，开赴第一集团军的北翼并且置于该集团军司令官肯尼思·安德森中将的直接指挥之下。第二军主力部署在两支英国集团军之间，可以参加一些最初的战斗，但是，随着第八、第一集团军从南、从西不断趋于汇合，第二军就将逐步退出对轴心国发动的攻势。

3月中旬，当得知亚历山大计划的有关细节后，第二军军长乔治·巴顿和副军长奥马尔·布莱德雷顿时勃然大怒。气急败坏的布莱德雷连夜飞往阿尔及尔城，向北非盟军总司令、权居亚历山大之上的艾森豪威尔将军大诉其苦。“我想我们有资格在自己的指挥下施展拳脚，再也不要从一个盟友寄养到另一个盟友那里了。”布莱德雷告诉艾森豪威尔说：“如果您能给我们机会，让我们有自己的目标，自己的战区，看看我们能够干出何等惊天地、泣鬼神的事情来，否则，您将永远不知道我们究竟是好汉还是孬种。美国人民永远也不会知道，”他建议艾森豪威尔把整个第二军悉数派往第一集团军的北面，让美国人自己进攻比塞大。

艾森豪威尔仔细考虑了把将整个第二军运往北部地区的现实可能性，随后，艾森豪威尔同意了布莱德雷的要求，平心静气地命令亚历山大更改作战计划。把第二军调往北部协调得十分成功，尤其考虑到4月15日，就在部队马上要动身时，第二军指挥官作了人事变动（巴顿被调走制定进攻西西里的计划，其军长之职由布莱德雷接任）。从特贝莎地区到塔巴尔卡附近，在穿越英军后方长达150英里的道路上，大约1万辆各类车辆装载着10万名官兵和部队装备，浩浩荡荡地向北开进，对英国第一集团军的运输计划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

在此期间，英军内部也在进行一些重新组合。4月11日，蒙哥马利要求把第一集团军的一个装甲师转到他的麾下，不料，他“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亚历山大反过来要求他把一个装甲师和一个装甲团交给英国第一集团军。因为南部地区的多山地形使得那里的轴心国防御阵地最为坚固，亚历山大解释说，蒙哥马利的攻势相对比较次要，对突尼斯城的总攻将由安德森将军的第一集团军发起，第八集团军应该吸引住一部分对第一集团军的压力。蒙哥马利对曾长期在浩瀚大漠中浴血奋战的第八集团军如今居然不能扮演主角，会有多么遗憾，是可想而知的。4月16日，他几乎是用一种哭腔向亚历山大拍发了一份电报：“我所有时部队都是一流的，他们都想看到德军的敦克尔刻。”

至少，蒙哥马利的第八集团军有在代号为“铁匠”的计划中。首先发动攻击的优先权，时间是在4月19日夜，临近恩菲达维勒村有轴心国军队两个坚固设防的突出地区——1000英尺高的加尔西山和一座叫培克劳拉的500英尺高的山岭——它们都在第八集团军的首选攻击范围内。

连续四天，印度第四步兵师攀沿在加尔西山的各道斜坡和涧谷之上，连续击退了轴心国军队发起的多次反击。但印度第四步兵师的损失也很惨重。

在蒙哥马利下令停止进攻时，该师仅仅攻占了加尔西山南部的一小片地区。

新西兰师负责夺下塔克劳拉山，但他们也遭到了同样激烈的抵抗。塔克劳拉山斜坡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各种小洞，在里面，德军士兵正和意军“福尔葛拉”空降师的部队一起负隅顽抗。随着战斗进入到白热化阶段，刺刀、手榴弹、小刀、甚至石头都派上了用场。第一批达到塔克劳拉山顶峰的新西兰部队是由 G·罗杰斯中士和 H·马纳西代理中士率领的 12 名毛利族士兵。就像一些熟练的登山队员一样，他们用在沿途发现的电话线把自己绑到一起，努力攀登一座 20 英尺高的陡峭岩石。尽管他们不断遭到敌人火力的袭击，但终于还是到达了最高峰。为了夺占塔克劳拉山，新西兰部队损失了 536 名官兵。第八集团军第十军军长布赖恩·霍拉克斯中将后来高度评价了他们的功绩，说夺取塔克劳拉是他在这场战争中所目睹的最辉煌的战绩。他说当他得知马纳西只被授予了一枚“优异服务奖章”而不是“维多利亚十字勋章”时，他感到“极其失望。”

英军进攻其它山头需要付出同样高昂的代价。加尔西山和塔克劳拉山都没有太大的战略价值。在每座山峰上，第八集团军都有可能遭到轴心国部队的强力攻击。进攻不过才开始两天，蒙哥马利就已气喘吁吁，精神沮丧。他不得不暂时收兵，用随后的 4 天时间重组他的部队。

不幸的是，第八集团军还没有完成它的主要目标——把轴心国军队从第一集团军正面吸引开，而眼下第一集团军对突尼斯城的攻势还没有开始呢，就已无力再继续展开攻势了。阿利姆确信盟军的主要打击将来自于西部方向，因而他把最强大的部队都部署在了那里。（4 月 20 日，他甚至敢于在临近伊·巴布的地区，对英军发动了一场破坏性攻击。伊·巴布是沿着主要路西通向突尼斯城的一个要塞，德军对这里展开的袭击，造成了盟军方面相当的损失，但还不足以遏制住盟军即将发起的攻势。）现在，由于南部战线的压力不断减轻，阿利姆可以从容不迫地把更多的部队投放到战线的西部了。

4 月 22 日，第一集团军开始了极其缓慢而又艰苦的进攻，大军所到之处，炮火连天，硝烟弥漫，英国装甲部队和德国坦克兵为了争夺一小块平地而激烈厮杀，相互冲击；步兵部队为了攻占一座山头，不惜血流成河，尸横遍野。盟军的一大收获是占领了常驻峰——这是盟军在 1942 年 12 月底试图加以攻占但却因此损失 500 余人的令人憎恨的一座高峰。它控制着两条通往突尼斯城方向的公路，盟军不可能绕过它继续前进。

4 月 22 日，英军大炮开始对常驻峰进行猛烈轰击，但是德意军队躲在相对安全、储备良好并深入到山侧之中的地下掩体里，安然无恙地躲开了炮火打击。是夜，第三十六步兵旅的两个营刚刚踏上山侧西坡，德军忽然从洞穴中钻了出来，以凶狠的火力压住了他们。黄昏时刻，英军仅占领了斜坡下面的部分。4 月 23 日，苏格兰高地联队师的第 8 作战营在大白天发起了新的冲锋，随后即遭到德意军队连续不断的残酷射杀，部队死伤枕藉。在战斗中，该营营长饮弹身亡，一位名叫约翰·安德森的少校军官挺身而出，面对德意军队的枪林弹雨，高呼“冲啊！”。在他奋不顾身的行为的感召下，高地兵们紧随其后，拼死向山上冲杀，他们齐声呐喊，杀声震天，与德意军队展开了一场白刃战，途中他们还冲过了一层又一层的铁丝网。该营最后胜利地爬上了常驻峰西侧的最高处——为后续部队次日夺下整座大山扫清了一条道路——此时，该营只剩下 30 人。尽管英军上下诸如此类的豪迈壮举层出不穷，然而，第一集团军在 8 天艰苦卓绝的战斗中，仅把前沿阵地向前推进了 10

英里。

在北侧，4月23日，美军第二军独立展开了攻势。战斗刚开始不久，他们就投入到争夺一座关键山峰的激烈撕杀中去了。这就是著名的609高地之战——法国人根据它的海拔高度（609米）为它定下的名字——这场战斗使早些时候人们对北非美军作战能力的各种担心、猜测、疑虑一扫而光。609高地，在突尼西亚人那里叫塔亨特山，驻扎在山上，不仅可以俯视四周环抱的较低山峦，而且也能有效地控制南部5英里处的泰恩河谷。泰恩河谷——盟军士兵们称为“鼠夹”（因为任何试图穿越它的部队都极有可能成为德军设在高处阵地上的炮兵部队的囊中物、掌中食）——是通向马特乌尔的天然通道，而马特乌尔又是突尼西亚沿海平原的门户。布莱德雷将军想让第一装甲师冲过“鼠夹”，但是这只能等到特里·阿兰少将指挥的第一步兵师把河谷北部边缘山上的守敌消灭干净以后，才有可能。不料，阿兰发动的攻势遭到了来自609高地德军炮火的无情攻击，许多连队兵员锐减，一下子就缩小到了排级规模。

布莱德雷又派出查理斯·W·赖德尔少将上前应战。这位少将的第三十四步兵师在南部与英军联手展开的一场行动中，表现得特别糟糕。“给我把那座山头拿下来，”4月26日，布莱德雷命令赖德尔，“你要撕破德军的防御体系，扫清我军前面的一切障碍。如果你能成功，就不会再有人怀疑你们师的力量了。”一连4天，美军一而再、再而三地试图把德军从609高地及附近较低的山峰上赶跑，但是，每次进攻的结果都是成群的士兵暴尸荒野，活着的人则慌忙抱头鼠窜。顽抗到底的德军士兵成捆成束地扔出手榴弹，把这些被谑称为“土豆捣碎器”的武器劈头盖脸地砸向美军步兵。对第三十四步师所取得的每一丝毫进展，德军几乎都要发动一次义无反顾的坚决反击，常常使得美军根本就没有喘息之机。正当美军处于一愁莫展之际时，布莱德雷突然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他告诉赖德尔不妨使用“谢尔曼”型坦克作为机动火力支撑点，在4月30日清晨发动进攻。布莱德雷后来回忆说，赖德尔以“一种善意的惊讶眼光”看着他——通常，部队并不使用坦克来攻打山中的阵地——但是，他还是接受了这一提议。

4月30日清晨，17辆“谢尔曼”型坦克狂吼着冲向了609高地斜坡，坦克上的75毫米口径大炮准确地扫荡着德军各处坚固火力点。成群的步兵紧随在坦克后面，随时准备扩大战果。在附近两座至关重要的山头上，美军同时发起了袭击。就在这一天快要结束时，美军终于夺下了主峰，一时间，“铁军”的威名传遍了整个盟军部队——随后，他们又顽强地击退了德军的疯狂反攻，这就使得第三十四步师的名气更大了。

然而，美军在这次战斗中也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200人战死、1600人受伤、700人被俘或失踪。尽管如此，美军的胜利为盟军在这次战役中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在北部的轴心国军队预计，由于609高地被攻占，美国装甲部队长驱直入的道路已被打通，他们的后方已处于盟军的攻击之下，因此，他们很快向东后撤了大约25英里。5月3日，第一装甲师驶过了“鼠夹”，开进了马特乌尔市。

就在轴心国部队努力据守他们的防御阵地，抵抗一支装备精良、供应充足的庞大军队时，他们面临的军需供应问题又趋于恶化。4月期间，盟军作战飞机对不断跨越地中海向轴心国部队空运军需物资的“容克—52”型和“梅塞施密特—323”型运输机进行了连续打击，击毁了200多架敌机。仅在

4月18日一天，在突尼斯湾上空，英国战斗机在一次遭遇战中就击落了38架德国飞机。4月底，轴心国军队的弹药储备即将全部耗尽，所剩无几的船只和飞机都被用来运送军需用品，到达突尼西亚的几乎就没有食品。阿利姆的许多部队仅靠一人一天两片面包维持着生命。

然而，盟军并无意对突尼西亚东北角的德军采取围而困之、让饥饿来迫使他们投降的战术。就在609高地被攻占的同一天，即4月30日，亚历山大提出了一项重新调整攻势的计划，看起来，当时除了美军地段外，其它各处的进攻都陷入了停顿状态。这项计划，代号为“闪击”，它要求第一集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一次大规模突袭，直插入轴心国通向突尼斯城的桥头堡阵地，把整个战区的敌军一分为二，并在港口设施被破坏之前，攻下突尼斯城。同时第一集团军也有必要采取迅速行动，防止轴心国军队撤退到群山中去。这些山脉横贯鲍角半岛的根部，是一条优良的天然防线。与第一集团军逐鹿突尼斯城相策应，美军第二军应以同样的速度扑向比塞大以及两座城市之间的海岸地带。

为了增强第一集团军的打击力量，亚历山大下令蒙哥马利向安德森转让3支王牌劲旅：第七装甲师，印度第四师和英国第201近卫旅。大约有3000架飞机届时将参与进攻。

通过有关盟军兵力集结的情报，阿利姆完全清楚最重大的打击向将指何处——梅杰兹·伊·巴布地段——但是，燃油严重短缺已使他不可能把足够的增援部队调到那一地区。在离总攻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里，盟军作战飞机，包括美军B—25轰炸机，用密集的地毯式轰炸削弱了敌军阵地的防御力量。5月4日，第一集团军南翼的法国第十九军开始进攻英军坦克集群即将穿越的走廊地带的右翼地区，属第一集团军的第五军则发动了对走廊左翼的攻势。在它们之间，第一集团军第九军正严阵以待，随时准备应机而动。

5月5日黄昏，盟军出动作战飞机发起了北非战争中最猛烈的一次空中打击，在随后的24小时内，空军完成了1958次轰炸任务（美国陆军航空队指挥官，绰号为“福将”的亨利·H·阿诺德将军从他在美国的司令部里了解了这次行动的详情，后来，他大肆吹嘘道：“我们用空军炸开了从梅杰兹·伊·巴布通向突尼斯城的道路。”）。当天夜间，在伊·巴布——突尼斯城公路的上长达3000码的路面上，盟军开动600门重炮对之进行了地毯式轰炸，轰炸密度是其他任何一场战斗难以相比的，仅在英军第四师面对的区段上，在两小时内就落下了16632发炮弹。“狂泄在轴心国阵地上的炮弹，”尼格尔·里科尔逊中尉后来追述说，“爆炸起来就像满地盛开着宝石红的郁金香。”5月6日凌晨3时30分，第九军踏上了征途。充当先头部队的是步兵，他们负责为装甲部队开凿出一条道路来：左侧行进的是印度第四师，英军第四师在右侧。随后跟进的是英国第六、第七装甲师的坦克集群。上午11时，轴心国一线防御阵地已全被摧毁，坦克部队此时超过了步兵战线，他们独立向突尼斯城方向迅猛突破——坦克集群所到之处，正如同印度传说中的迤里什那神车驾临，无数的仙人掌被碾压成了汁浆，沿途不断张望的成群山羊也被吓跑。可怕的钢铁死神终于发怒了。

在美军战区，于5月4日发动进攻的第二军第九步兵师两天后拿下了比塞大城外最后一个轴心国据点。5月6日同一天，第二军其他部队也展开了攻势——目标是比塞大—突尼斯城的公路——尽管他们遭到了德军的顽强抵抗，但仍然取得了稳步的进展。美军第一装甲师师长欧利斯特·哈尔蒙少将

曾提醒布莱德雷说，如果他的坦克部队要突破掘壕固守的敌军的防线，一路冲杀到海边，他将损失 50 辆坦克。布莱德雷告诉他尽管去做，不要有任何后顾之忧。最后结果表明这次哈尔蒙只损失了 47 辆坦克。在北翼，第 9 步兵师师长曼顿·埃迪少将向布莱德雷连声诉苦。说通往比塞大的公路上“地雷层出不穷”。通过军用报话机，布莱德雷斩钉截铁地告诉这位少将：“那好吧，你们就从卡车下来，步行前进，但是，无论如何，你们得攻到比塞大。”

在英军战区里也同样是险象环生。安德森曾提议，一旦实现了突破，第一集团军的装甲部队就应该掉转头来，支持战场上的步兵作战。对此，亚历山大毫不犹豫地否决了。他不容分辩地决定，第六和第七装甲师不顾一切地冲向突尼斯城。“这柄长剑应是刺向心脏的。”他日后这样说到。

事实上，与其说这是一柄长剑，还不如说这是一股势不可挡的钢铁洪流。盟军部队就像决堤后的惊涛骇浪，一泄千里地卷向比塞大和突尼斯。数以百计的坦克正疾驶在通向两座港城的道路上，重炮和反坦克炮、油罐车和弹药车以及装甲侦察车也以排山倒海之势浩浩荡荡地挤满了连接两座城市的公路。沿着通向突尼斯城的道路，亚历山大将军正开着自己的吉普车，挤身于第一集团军的车流之中，他的双手紧紧握住方向盘，脸上布满了灰尘。

盟军进展如此神速，令交战双方都感到惊讶不已。5月7日下午3时20分，美军少将鲍特威尔打到了比塞大，当时，他正和两名军士乘坐在一辆吉普车里。让他感到沮丧的是，他居然比第一批“谢尔曼”型坦克早40分钟冲到比塞大。在他经过的公路上，埋伏着两名德国机枪手，这两名德国人简直就被突如其来的美军汽车吓坏了，没有任何一方想到要开枪射击，直到汽车风驰电掣般地冲了过去。“他们一定与我们一样都被吓瘫了。”鲍特威尔说。

下午4点，英军冲进了突尼斯城，顿时，整座城市陷入了一片混乱。天下着雨，当时数以百计的德国兵正在大街上四处游荡，有些则搂抱着女友躲在路边随处可见的咖啡馆的雨篷下津津有味地喝着饮料。在一家理发店里，一些德国兵正在修面，他们的脖子上围着白布，面颊上堆满了泡沫，突然，大街上出现了英军的装甲车，他们像触电似地从椅子上跃而起，惊恐万状地注视着眼前正在发生的一切。

英军冲进突尼斯城后遇到的抵抗十分微弱。英军上校弗雷迪·斯蒂芬斯发现自己被一群欣喜若狂的法国市民包围住了，他们向他送来了无数的鲜花，水果以及甜吻——与此同时，城市大街上偶尔回荡着断断续续的机枪射击声，据守着高楼大厦的狙击手把步枪子弹已打到了英军乘着的吉普车附近的街道上。一些德国兵仍然还没有恍过神来，他们晕头转向，不知所措。“赫尔曼·戈林”师的一名少校军官，刚抵达突尼斯城外就立即被惊呆了，他拒不相信城市已被英军攻占，直至他被领到一个有收音机的地方，亲耳聆听了发自于市中心的消息才如梦初醒。

簇拥的人群向英军官兵提出了各种稀奇古怪的要求。一名军官被一位法国人死缠住不放，这位法国人要求军官大嚼口香糖，“我妻子正怀孕呢。她渴望多嚼上几颗这种小玩意儿”他解释说。一位满面笑容的年轻人告诉记者约翰·麦克维恩：“我们现在又可以看美国电影了——罗伯特·泰勒和格雷塔·盖博。”

毫不奇怪的是，一些市民很快就找到了生财之道。德军第十五坦克师的25名官兵同意向英军第十一轻骑兵团缴械投降，但是他们之间却为梅杰达河所阻隔，河水太深使他们无法趟过去。这时，一个赶着一群牧马的阿拉伯人

冒了出来，提出他可以把这些德国人送过河，交到英军那里去，不过，每人得交 50 法郎。德国人被弄得哭笑不得，很不情愿地自掏腰包，为走向战俘营的大门支付了一笔不小的花费。

但是，阿利姆的大部分军队——尽管混乱不堪而且缺乏交通工具——还是很快逃向了鲍角半岛和横贯其根部的两条易守难攻的山脉之中。如果轴心国的残余部队躲进了大山，死守住两条通往半岛的沿海隘道——在北边，是位于临近突尼斯城的汉玛姆·里夫，在南边，是位于滨海的汉玛蒙特——阿利姆或许可以让盟军的最后胜利再推迟数月。

但是，亚历山大迅速果敢地作出了反应，遏制住了轴心国的企图。第六装甲师奉命从突尼斯城出发，火速开赴汉玛姆·里夫。该师与其它部队一道，用了两天时间才在隘口处杀开一条血路。5月9日，第六装甲师继续向汉玛蒙特全速挺进。5月11日，该师大兵压境，直逼德军巢穴。从汉玛姆到汉玛蒙特的大挺进堪称整个北非战争中盟军取得的最奇特、最辉煌的战绩。轴心国部队虽然在这一地区拥有人数上的巨大优势，但是，他们却完全被英国装甲兵的神出鬼没吓得魂飞魄散，肝胆俱裂。第六装甲师大军所到之处，有如进入了无人之境，面对大批呆若木鸡的轴心国官兵，他们并没有停顿下来忙于清点俘虏，而是以一种大无畏的精神继续朝敌军纵深层次挺进，让那些在腹地中看见他们的德意军官兵感到仿佛世界末日已经来临。第六装甲师贯通了汉玛姆——汉玛蒙特一线后，轴心国军队就被拦腰斩成了两段了，一些部队被困在鲍角半岛的一侧，另一些则被包围在战线西部一隅。由于师与师、团与团之间完全被分割了开来，实际上，轴心国大军的指挥机构已经瘫痪。尽管忠心耿耿的德国军官对部队进行了临时整编，以便继续进行战斗，一些人还是跑向了鲍角海滩，试图寻找到一些可以把他们带到意大利去的船只。

德意军队被分割后的第 11 个小时刚过，阿利姆接到了一封来自希特勒的杀气腾腾的命令：“德国人民期待着你们战斗到最后最后一粒子弹。”阿利姆对“最后一粒子弹”有他自己的理解，它意味着最后一辆坦克发射完最后一颗炮弹，随后，所有武器都要被销毁，非洲集团军群届时将宣布投降。

5月11日，德军第十坦克师剩下最后 7 辆坦克，它们身上喷涂的沙黄色油漆已不断地往下剥落，油箱里的燃油早就一滴不剩，它们对准汉玛姆·里夫——汉玛蒙特战线勇敢地发射出了最后一发炮弹。第二天，阿利姆投降了。在放下武器之前，他亲手焚毁了隆美尔转让给他的那辆大型指挥车，该车是两年前在撒哈拉大漠西部作战时从英军那里缴获的。非洲军团最后一任司令官汉斯·克拉梅尔将军在给德军最高统帅部的告别电报中自豪地说道：“弹药用完了，武器和军事装备销毁了，非洲军团正如同元首命令的那样，战斗到了最后一刻。德意志非洲军一定会东山再起的。”

交结投降真是一个繁纷复杂的过程，其中既包括众多的繁文褥节又涉及到人的情感世界。格拉夫·冯·斯潘勒克将军的第九十轻型师就坚持要向新西兰部队——在两年的战斗中，一直是德军的勇敢顽强的劲敌——投降。为了提高意大利军队的士气，墨索里尼下令把意大利第一集团军司令官吉奥凡尼·梅塞将军擢升为陆军元帅。然而，也就在同一天，新元帅成了盟军的阶下囚。梅塞只愿意向老资格的第八集团军投降，而不是乳臭未干的第一集团军。5月13日，他成了最后一名投降的轴心国高级将领。

对一些性情刚烈的人来说，在经过二年半血与火、灵与肉的考验后，还如此强调某种固定程序，实在是一个不合谐的音符。非洲军炮兵司令弗里

兹·克劳兹少将的高级指挥官们到达哈尔蒙将军的司令部时，个个穿戴整齐，风流倜傥，并且还专乘着“梅塞德斯——奔驰”小汽车。哈尔蒙觉得太刺眼了，他说道：“你们一定认为这帮兔崽子是来参加新婚典礼的吧。”在一座山头上掘壕固守的“赫尔曼·戈林”师的官兵坚决要求盟军方面给他们开一份证明书，证明他们是在前线放下武器的最后一批德国人（这并不完全是一种“自豪感”；由于没有通讯联络设备，他们担心别处战斗正在继续进行，而自己却被哄骗缴械投降）。一名美军首长当即给了德军一个下马威：“弟兄们，或者你们现在就赶快下山，再也别干这种傻事了；或者我们就把那份证书刻在你们的头骨上。”德军无奈只得放弃了他们的冠冕堂皇的要求。

在一望无际的大沙漠上大约 275000 名轴心国官兵或者乘坐沙色、涂有非洲军棕榈叶标志、体形庞大的“维尔马切”卡车，或者踏着自行车，或者骑着毛驴，或者驾上轻便二轮马车，向胜利者指定的战俘集中营慢慢移去。他们对投降的感觉千差万别，不一而论。第十五坦克师师长威利巴尔德·勃拉维茨少将就瘫倒在哈尔蒙将军的司令部里，放声痛哭。“我现在已成了一名光杆司令，”他说：“我的坦克都完蛋了。”

有一些德意官兵继续表现出一种无所畏惧的挑战姿态。汤尼·维特坎普列兵是一名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受过教育的非洲军的老资格士兵，他警告那些耀武扬威美军战胜者们说，“在你们踏上欧洲大陆前我们还没有失败，你们就别痴心妄想了！”但是，许多人却感到是德军最高统帅部把他们推向火坑的。在突尼斯城的一条大街上，一名被俘虏的列兵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希特勒的画像。“这是我的元首，”他一边喃喃自语，一边动手把画像撕成了碎片，“我的元首。”

此时，交战双方都已精疲力尽，困乏不堪。开进突尼斯城之后，一些盟军官兵径直往小路上一躺，就呼呼地睡着了，尽管旁边挤满了欢庆胜利和解放的喜悦人群，但他们好像根本没有感觉，对那些穿流不息地走向战俘营的轴心国官兵，他们仅仅只怀有一种无精打采的好奇心理。

对突尼斯西亚战役中轴心国军队的伤亡状况，从来就没有谁做过何种精确计算，但是，或许总计到达了 31.5 万人的数字——27.5 万人被俘，4 万人战死、受伤或失踪。相比之下，英军死亡、受伤或失踪 39000 人；美军达 13984 人；法军为 16180 人。

5 月 13 日下午之时 15 分，亚历山大从突尼斯城向伦敦的丘吉尔拍去了一封这位英国首相几乎朝思暮想了 3 年的电报：“先生，现在履行我的庄严职责，向您报告：突尼西亚战役已经结束，敌军的全部抵抗宣告中止。我们已成了北非海岸的主人。”

主人——当然，还有比这更多的一点的东西。盟军已成长为一支强大、充满信心的战斗队伍。对于那些正越过地中海、眺望欧洲大陆的决策者来说，这种力量和合作正被视为一项宝贵的资产。在地中海的另一边，另一场战争很快就要拉开序幕。

下篇 将帅沉浮

H 意大利的专制暴君墨索里尼

铁匠的儿子——能言善辩——社会党的激进分子——老兵的代言人——粉墨登场——与希特勒狼狈为奸——挑起战争烈焰——沙漠败北——废黜与监禁——难逃正义——怪才与暴君

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1883~1945），法西斯主义的鼻祖，意大利法西斯政府首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犯之一。

1883年7月29日墨索里尼出身于意大利法弗利省的普雷达皮奥一个贫寒家庭，他的父亲是个铁匠。他父亲和他祖父都是能说会道。翻手为云、复手为雨的马路政客。他父亲具有一定的社会主义倾向，因此曾遭监禁，他的母亲罗沙·马尔东尼，是村小学的老师，她和许多大人物的母亲一样，是位不平凡的女性，但她却很少能影响得了她的宝贝儿子。墨索里尼的名字本托尼，是他父母为纪念刺杀墨西哥皇帝麦美伦的志士本托尼而起的。

墨索里尼对他父亲的能言善辩继承无遗，当他成人走上社会时，演说便成了他的一大武器。他小时候是个捣蛋鬼、毫无教养的流浪者。他很小就加入了流氓集团，偷猎别人的鸟，拿农家的樱桃、木瓜等，整日在街上聚人斗殴惹事生非。稍大些的时候，他还参加过暗杀集团，并成了这个恐怖集团的头头。在母亲的苦苦劝导下，他才在教区附属学校、后又到师范学校读书，墨索里尼15岁毕业后，在一所小学校任教。因为他酗酒成性、动辄闹事，所以只一年时间就被学校辞退。从此，他又浪迹街头，母亲对他再也无能为力了。

19岁时，墨索里尼流浪到瑞士，并在那里组织了一批社会主义者。他们晚上经常在一起读些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对社会现实弊端发表一些各自的“高见”。白天为谋生，他四处奔波寻找工作。这期间，他当过泥水匠、工厂里的苦力……为生活尽管他历尽艰辛，可还是常常因为填不饱肚子，而不得不忍受饥饿。有一次，他实在饿急了，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抢了两位英国妇女的食物。在万不得已时，他也曾要过饭。有一次，他在洛桑奔波了一天没找到一点事做，身边又分文没有。到晚上，他只好在大街上走来走去冲淡饥苦。忽然，他从一家亮灯的玻璃窗中，看到一家人正围坐在餐桌边吃饭，丰盛的饭菜把墨索里尼完全吸引住了，他不顾一切地冲进这家的屋里，一下把这一家人全惊呆了。墨索里尼站在那，只说了一句话：“可有面包吗？”没有人理他，等了好一会，才有人默默递给他一块面包。他说了声“谢谢”，还是没人应声，最后，他又说了声“晚安”，就退出了那家的大门。

墨索里尼流亡瑞士期间，夜间读一些理论书籍，研究社会主义。他曾博览马克思、黑格尔、马基雅弗里、拉萨尔、尼采和巴勒多等著作。他从尼采那里学会了痛恨群众，又从马克里那里学到了爱护群众。据他自己的记载，他年轻时，衣袋里经常装着马克思的肖像。青年时期的墨索里尼曾是个狂热的社会主义分子，他到处讲演，宣传社会主义思想，为此几次遭到逮捕以至被驱逐出境。由于宣传社会主义，他先后一共被捕过11次，于是这便成了墨索里尼在1940年7月一次谈话中，称列宁为“同志”的资本。多次的监狱生活，给他留下深刻的记忆，到他成为大独裁者之后，对监狱的事宜都采取回

避态度，有一次他在加勃里当时，有人邀请他参观一座监狱，对此他先是一楞，接着就果断地拒绝了邀请。

1904年他回到意大利，又做了10年的社会主义者。这期间他加入了意大利社会党，当过社会党的讲演人。年青的墨索里尼颇具文学天才，这时期他致力于笔墨生涯，经常给报社写些新闻稿件。他的文字虽欠峭拔，却也清晰流畅，是报界满意的撰稿人。这时，他也曾想在文坛上出头露面，但终未如愿。开始他曾写过一部文学作品《大主教的情妇》，因没人给发表而告失败，还写过一本《约翰斯传记》，1909年墨索里尼在福里办起一家报纸《阶级斗争》。这家报纸成了当时社会主义者的报纸，由此墨索里尼也成了当时意大利社会党人和革命党人所熟悉、敬佩的人。

1912年，墨索里尼当了意大利社会党机关报《前进报》的记者，为该报撰写了大量稿子，是该报的骨干记者。他的稿子使该报销路大增，3个月的时间，使这家报纸的销售量猛增了3倍。这时的墨索里尼虽热心于社会党的宣传工作，但他脑子里仍然充满了反民主的思想情绪，他依旧是德国反动哲学家尼采的崇拜者，他认为尼采的理论巩固了他反民主的思想本性。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出于冒险的本性和他的国家主义精神，他公开而狂热地鼓吹战争。当时意大利真正的社会党人，坚决反对意大利参战，要意大利保持中立，而墨索里尼却坚决主张加入协约国参战。为达此目的，他曾大闹社会党人大会。有一次在清晨3点钟召开的社会党重要会议上，他突然跑上台高喊：“从今以后，我和畏首畏尾不敢说话的人誓不两立。”到会者对他这番叫喊极为反感，清楚他这席话是针对不主张参战者而讲，于是全场一齐高喊：“打死他！”此时墨索里尼也发疯似地抓起讲桌上的玻璃水瓶猛地摔碎，手被玻璃划破而鲜血直流。他大声喊叫说：“你们可以赶我出去，可赶不走我的思想。德国人在法、比做的蛮横事谁不知道，怎么还能帮助他们？不参战，就是帮德国人的忙。”事后，他被社会党开除，从此走上了和社会党完全对立的道路。他辞掉了《前进报》的记者职务。打算自己重新办一份报纸。不久，他真的在米兰办起一家报纸《意大利人民报》（据说该报是在法国资助下办起来的）。通过这家报纸，墨索里尼大肆煽动战争狂热。

意大利参战后的1915年，墨索里尼弃笔投戎入伍当兵。他当过列兵和下士，1916年他开赴前线打仗，1917年2月，墨索里尼因受炮伤住院治疗，在1个月之内，他熬过27次手术，从他身上共取出了44块炸弹片，7个月后，他才拄着拐棍走出医院。出院后，他复员回报馆做主编去了。不久他就发起一个“完成战争”运动，在报纸上要求政府制止一切扰乱人心、涣散战争精神的行动，促进组织义勇军，坚决禁止其他社会党报纸出版发行，要求政府竭尽全力坚持战争。

在长期战斗中，墨索里尼认识到，要完成大业需要有自己的党。1919年初，墨索里尼召集了一次超期服役、并且是在大战一爆发就支持意大利参战的老兵会议。到会者共145人，会上墨索里尼以这些人为骨干，建立了“战斗法西斯”。这个组织是意大利法西斯党的前身，1921年正式改组为“法西斯党”，《意大利人民报》被定为法西斯党的机关报。法西斯是音译，意思是“一束木棒围着一把砍柴大斧”，是古罗马宫廷官吏出巡时权力的标志。墨索里尼为其党取此名，表示他对最高权力的向往。墨索里尼为法西斯党制定了党纲，从字面看这个纲领冠冕堂皇，如实行普选、8小时工作制、工人

参加企业的技术领导、确定最低工资、没收教会财产等，实际上到他成为大独裁者之后，不利于他独裁政权的一条也没实行。为大造声势争取舆论，38天的战场经历成了墨索里尼天大的资本。他最有份量的口号就是“我们这些生还的人有权治理意大利”。他说：“是我们法西斯党成员推动这个国家加入了战争，并把它引导上胜利的道路，所以我们有权接管意大利政务。”

1921年大选中，22个法西斯党人被选进国会。法西斯党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起来，墨索里尼被法西斯党称为元首。这顶桂冠后来被希特勒拿去戴上了。

1920年至1921年，在意大利北部工业区，60万工人发起了占领工厂运动。开始，墨索里尼为利用工人阶级的力量向政府施加压力，对工人运动表示了一定的热情。1922年运动失败后，他一面打着解放劳工的旗号，在全国许多城市举行示威游行，高呼“打倒国会！”、“专政万岁！”背地里却勾结警察一起镇压失败的工人。墨索里尼的所做所为，都是为夺取政权做准备。1922年，墨索里尼认为条件已经成熟，于是在9月的一次法西斯党集会上，他提出了“向罗马进军”的口号。10月，在法西斯党的代表大会上，墨索里尼向政府提出了最后通牒，声称在新政府中法西斯党要拥有5个部长和空军委员的席位。会后，墨索里尼立即组织了有5万武装法西斯暴徒参加的队伍。这支队伍在那不勒斯集合誓师，然后浩浩荡荡地开向罗马，史称“罗马进军”。墨索里尼并没亲自参加向罗马进军的队伍，而是留在米兰，静观事态的发展。“罗马进军”很快迫使国王伊曼纽尔三世拒绝了逮捕墨索里尼的一切劝谏，内阁被迫辞职。国王立刻召见墨索里尼，命他出面重新组阁。10月末，墨索里尼兴高采烈、意气风发地从米兰乘火车赶到罗马。一到罗马，墨索里尼顾不上一路风尘与劳累，来不及脱去身上的法西斯党的黑衫，就急忙去晋见国王接受组阁的圣命。从此法西斯专政制度在意大利得到确立。墨索里尼的内阁得到退伍军人、失业退伍军人、军队和大实业家的支持。

墨索里尼组阁后，自称总裁，一身兼10个部长职位。权力欲得到满足之日，正是他反民主的本性完全暴露之时，他开始致力于把意大利变成一言堂。为达此目的，墨索里尼通过秘密警察和武装法西斯军团，对反对他的一切党派和个人进行诽谤、绑架、暗杀等。1924年6月，社会党议员马捷奥基在议会揭露了法西斯暴徒的暴行，事后就被他们绑架杀害了。这一恐怖行为引起一次全国性的反墨索里尼、反法西斯恐怖统治的斗争高潮。在这次斗争中，墨索里尼险些被迫辞职。

为巩固法西斯专政，1926年墨索里尼颁布了一系列“非常”法令。这些法令的主要内容是：除法西斯党及其所属组织的报刊外，任何政党、群众团体的报刊一律禁止出版；宣布对谋刺国王、王族及政府首脑的人判处死刑。1927年墨索里尼又颁布所谓“劳动宪章”。“宪章”把法西斯政权宣扬为雇主和工人团结合作的“超阶级”国家，其职责是维护意大利全民族利益。在这部“宪章”里，墨索里尼再也没提“8小时工作制”、“工人最低工资”等问题。相反，工人的罢工权力却被公开剥夺了，“宪章”明文规定，禁止工人举行罢工。

1938年墨索里尼又下令取消议会，代之建立了“法西斯党总体议会”。议会全部代表一律由墨索里尼指定，并完全受命于墨索里尼、代表墨索里尼，所以这个议会实际上只是墨索里尼的装饰品而已。当时的意大利只有墨索里尼的意志才是法律，从国王到部长，从将军到工业巨头谁也不敢和他作对。

建筑在对内实行恐怖统治基础上的对外政策是扩张，它是法西斯主义的宗旨，是墨索里尼的信条。他自称是个“国际主义者”，把邻国国旗比作“插在粪堆里的破布”。意思是意大利邻国的国旗分文不值，早晚都要换上意大利的国旗，把地中海变成意大利的内湖，这就是他的国际主义。他的人生哲学是，一个人像狮子一样活一天，也比作为绵羊活百年好。他时刻梦想恢复当年罗马帝国的疆界、地位和尊严。为实现他的宏图，他所制定的军事目标是：叫意大利的空军、海军和马达声压倒一切声音！叫他们的影子遮住意大利上空的太阳！他还公开宣扬“民族扩张是一种生命活力的现象”。在这一强盗逻辑的支配下，墨索里尼把侵略扩张视为天经地义，虎视眈眈地寻找向外扩张的良机。

在资本主义世界陷入萧条之际，英、法经济明显衰弱。墨索里尼认为有机可乘，首先向英、法、德三国殖民地所包围的埃塞俄比亚开刀。在他做好了一定准备后，于1935年10月发动了对埃塞俄比亚的侵略战争。当国家联盟对墨索里尼的侵略行径做出制裁后，虽说只是走走形式的制裁，却敢激怒了墨索里尼。他根本不理睬什么“制裁”，而且还针对“制裁”发表了异常强硬的声明。声明说：“意大利将以战争来对付制裁！意大利将以纪律、节约和牺牲来对付制裁！”声明中还表示他决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通过对他施加任何压力来阻挠他入侵埃塞俄比亚，他要和任何敢于阻挠他的国家作战！这项声明实际是向国家联盟下了一份宣战书。

墨索里尼在埃塞俄比亚的侵略战争中，对埃塞俄比亚的军队、游击队、手无寸铁的和平居民进行了野蛮的、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意军的格拉齐亚尼将军命令部下说：“能够烧毁的全部烧毁，能够消灭的全部消灭。”到11月中旬，意军残酷地使用了化学武器，他们用飞机喷射芥子气。埃塞俄比亚人民没有任何防毒面具、防化学器材，当他们的人民、军队遇到毒气时，只好丢下步枪双手捂着眼睛，趴在地上束手待毙。埃塞俄比亚一支主要抵抗力量塞乌姆公爵的部队，由于无法对付毒气，几乎全军覆没在塔卡泽河谷。墨索里尼就是用如此残酷的手段于1936年5月完全占领了埃塞俄比亚。

1936年夏天，墨索里尼还和希特勒勾结起来，公开干涉西班牙内战。8月，墨索里尼在意大利成立了“武装干涉西班牙委员会”。为扶植西班牙的法西斯势力，为占领西班牙这个未来战争的理想战略基地和战争资源基地，墨索里尼对西班牙法西斯势力的支持，真正做到了竭尽全力、不惜工本。在西班牙3年内战中，墨索里尼共派往西班牙15万意大利正规军。其中有空军轰炸机3个团和2个大队，驱逐机一个团和两个大队，有600名意大利飞行员参加了镇压西班牙革命人民的空战。在这3年中，墨索里尼还运给西班牙大约2000门大炮、1万件自动武器、24万支步枪、900辆坦克、1.2万辆汽车，还有潜水艇、拖拉机等。在德、意两国的干涉下，西班牙法西斯分子取得胜利，建立了佛朗哥的法西斯独裁统治。

1937年墨索里尼加入了德、日法西斯的“反共产国际协定”。在侵略扩张的道路上，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勾结得更紧密了。他们俩既是发动战争的“亲密”伙伴，又是一对互相嫉妒、明争暗斗的竞争对手。墨索里尼对希特勒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感到寝食不安，为此他最大限度地把意大利推向和德国竞争的战争轨道。1938年上半年，墨索里尼为保存和希特勒竞争的实力，对他的奥地利盟友背信弃义，默许了希特勒对奥地利的吞并。为在欧洲扩张上不落后于希特勒，1939年4月墨索里尼抢先占领了阿尔巴尼亚。第二次世界大

战爆发后，墨索里尼为与希特勒平分秋色、共享赃物，不願意意大利的经济、军事实力不足，不願意意大利的资源贫乏，主张立即站到德国一方向英、法等国宣战。

在即将参战的时刻，和平时期的权力已满足不了墨索里尼的欲望，他决心攫取意大利最高统帅权。这一要求遭到国王的强烈反对。为此墨索里尼曾公开宣称，他不喜欢君主政权，再也不能忍受它的压力了，战争打胜后，一定要把它彻底废除。

墨索里尼把自己视为意大利当然的独尊，无论是谁妨碍了他，他都毫不客气，不管是死去的还是活着的，不管是政治制度还是宗教礼节。为显示他的独尊，他力主废除带宗教色彩的节日，1940年12月，他坚决主张取消新年、主显节、圣约瑟节等。到1941年12月，他再一次攻击圣诞节只不过是犹太人的生日，是用一个犹太人的偶像来哄骗意大利人罢了，没什么好纪念的，并下命令禁止报纸登载任何有关圣诞节的消息。他说“对于我来说，圣诞节只不过是12月25日而已。当今世界上，对这些宗教节日最看不上就属我了。”为维护他的尊严，在12月25日这天，他约定的会见比平时任何一天都多。对公认的“主”尚且如此，对当今的凡人——国王就更不在话下了。不管国王同意与否，他都毫无顾忌地把自己置于最高权力的地位。1940年5月，墨索里尼命令他的外交官发布即将参战命令时，指示外长要在命令中明确指出墨索里尼是战时国家的唯一首脑——内政首脑兼军事首脑。为把这种地位合法化，1940年5月末，墨索里尼正式成立了战时最高统帅部，墨索里尼任最高统帅部的首领，掌握了战时意大利军事最高统帅权。

1940年6月初，墨索里尼向法国宣战，直接加速了法国的沦陷。1940年10月，德国占领罗马尼亚后，墨索里尼对希特勒如此蛮横自傲地对待他这个盟友火冒三丈。他愤怒地嚎叫说：“希特勒总是叫我们面临既成事实，这回我也如法炮制了。他将从报纸上看到，我已占领希腊。这样平衡就重新建立起来了。”10月末，墨索里尼发动了对希腊的军事进攻，企图占领巴尔干半岛，控制欧洲出海口，掌握以后和希特勒讨价还价的主动权。由于意大利的实力不足，在希腊人民的奋力抵抗下，在希腊战场上意军陷入了不能自拔的苦恼之中。

1941年6月，德国对苏联发动了突然袭击。战争打响的最初几天，德军势如破竹，旗开得胜。对此墨索里尼这头被刺痛的“狮子”烦躁不安，他认为意大利必须马上派兵“增援”，否则就难以在欧洲保持和德国的均势。在希特勒想独占俄国，不愿叫意大利出兵的情况下，墨索里尼舍弃了自己的尊严，单相情愿地硬是把意大利军队派往俄国战场。随着战局的发展，德国在俄国战场上的军事形势急转直下，意军对希腊的占领也一直未能如愿，这时一股失败主义情绪像透骨的寒风一样开始向意大利军民猛烈袭来。在这“寒风”中，墨索里尼威信扫地，法西斯政权也处在了迅速瓦解中。墨索里尼察觉到，昔日的忠臣、亲信，甚至连自己的女婿对他的信任也在动摇。为巩固他的政权，1943年2月，墨索里尼来了个先下手为强——对政府机构进行了大清洗，几乎所有的部长都被解除了职务，换上忠于他的军人。这一变动，使他的政权更加法西斯化了。

1943年初，墨索里尼开始正视欧洲战场上对法西斯势力的不利局面。他呼吁希特勒和苏联议和，然后把军队调往西线和意大利军队一起防御在地中海上的英美军队，但他的呼吁并没得到希特勒的响应。1943年7月英、美军

队在西西里登陆以后，对罗马进行了集中轰炸，整个意大利陷入了极度恐慌之中。到这时，无论希特勒对墨索里尼再做什么样的许诺、夸什么样的海口，墨索里尼这个泄了气的皮球怎么也鼓不起来了。他的精神达到崩溃境地，不到 60 岁的人却已疲惫、衰老、智穷力竭到了极点。随之他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1943 年 7 月末的一个夜里，在一些法西斯谋反头目的要求下（其中就有他的女婿齐亚诺），四年来第一次召开了法西斯党最高委员会会议。会上经过对墨索里尼长时间地猛烈抨击后，以 19 票对 8 票通过了剥夺墨索里尼一切权力的决议，并主张恢复君主立宪制，把包括对军队的指挥权的权力统统交还给国王。墨索里尼挨了这当头一棒，艰难地站起来，神色沮丧地没说一句话，就步履蹒跚地退出鸦雀无声的会场。法西斯党的书记斯考扎习惯地、机械地喊了声“向领袖致敬！”墨索里尼只是僵硬地举起了他的右手表示还礼。他乘车回到别墅，妻子见他死人一般苍白的脸色，大吃一惊，当墨索里尼讲完事情的全部经过后，由于她还沉浸在往日的权势之中，便马上问道：“你把他们都抓起来了？”墨索里尼只是悲哀地摇了摇头。但他立刻像省悟了似的说：“我准备把他们都抓起来。”当时墨索里尼还曾寄一线希望于国王，他认为意大利的事情毕竟不是由法西斯党最高委员会的多数票所决定的，最后还得国王说了算。第二天，他强打精神故作镇静地接见了日本大使。当他接到国王下午 5 点召见的通知时，心情矛盾感到福祸难测，他妻子力劝他不要去见国王。但到国王接见时，墨索里尼倒心地坦然起来，没有任何不祥的预感。墨索里尼在他以后的几次回忆中，都表示当时的心情毫无怀疑。可当他到达国王寓所时，立即发现苗头不对，他看到各处的军事警察增多了，国王身着大元帅军服，站在门口迎接他。他俩走进客厅后，国王对他说：“我亲爱的领袖，情况不妙了，意大利已走上了分崩离析的道路。军队的士气一落千丈，士兵们也不愿再打下去了……此刻，你在意大利是大家最痛恨的人。你能够依靠的最多不过一个朋友，而这个朋友就是我。我在考虑你的职务由巴多格利奥元帅接替。”墨索里尼听后，绝望地说，这个决定将被看作是斯大林和丘吉尔的胜利，特别是丘吉尔。不管怎么说，他对以后控制局势的人还表示了祝愿，他祝愿他幸运。在整个接见过程中，墨索里尼没有任何乞求国王改变主意的表示，而是无条件服从国王的决定。

接见完毕，墨索里尼由一个上尉、一个中尉、三个国家警察，手持机关枪“陪”他上了一辆救护车开走了。“陪”他的武装人员对墨索里尼说，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护他。两天以后，墨索里尼被囚禁在蓬察岛上，最后被转移到亚平山脉最高峰——大萨索山顶上的一家旅馆里。这个地方只有一条铁索路可通行，意大利宪兵队在那严密守卫着。墨索里尼就这样垮台了。对于他的垮台，没有一人放一枪来拯救他，没有一人说一句话为他辩护，有的是众人为他的垮台拍手称幸。彼得罗·巴多格利奥元帅召集一些文官重新组成了无党派政府。法西斯党被解散，法西斯分子被解除了重要职务，反法西斯人士从监狱里被释放出来。一代暴君和他所创始的法西斯主义、他缔造的法西斯党、他维护的血腥的法西斯制度，在意大利就这样统统结束了。

希特勒为通过墨索里尼继续控制意大利，决心救出墨索里尼。9 月中旬，希特勒派滑翔机运载军队去营救墨索里尼。德国营救人员首先绑架了一位意大利将军，把他用滑翔机带到山顶。当来营救的德国特种部队在距山顶旅馆 100 米的地方降落时发现墨索里尼正在二楼的一个窗口满怀希望地向外张望着。大部分意大利守卫人员，一看见德国人从天而降，纷纷向山林深处逃去。

少数没逃的意大利守卫者，也在德国人和墨索里尼的“劝阻”下，放下了武器。德国营救部队把抓来的意大利将军推在他们队伍的前面，大声向意大利守卫人员喊话说：“不要向你们的将军开枪！”见此情景，墨索里尼完全忘记了自己是名囚犯，他俨然以指挥者的身份对警卫们发号施令。他在窗口大声“命令”：“谁都不要开枪！不要流一滴血！”果然，一枪没放，一滴血没流，仅几分钟墨索里尼就被塞进一架小型费塞勒怪岛式飞机里，在山上一块布满石头的草坪上冒险起飞了。

德国营救部队救出墨索里尼后，先把他带到罗马，当天晚上就换乘一架德国空军的运输机飞到维也纳。墨索里尼为自己重获“自由”而长吁了一口气。不久，在希特勒的支持下，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德军占领区建立了“意大利共和国”傀儡政权，这个共和国完全听命于希特勒。从此墨索里尼再也没回罗马，一直住在意大利北部很偏僻的加尔达湖畔，加尔那诺附近的加迷纳特堡。他的饮食、起居、行踪全在德国党卫队的“保护”之下。曾效仿“雄狮”鄙视“绵羊”的墨索里尼落在希特勒之手后，却变得比绵羊更驯服，除按希特勒的要求割让大片国土外，还违心地接着希特勒的旨意处死已和他取得谅解的爱婿齐亚诺。

1945年4月，在内外夹击下的傀儡政权已朝不保夕做恶多端的法西斯分子墨索里尼，随时都有被盟军、游击队生擒活捉的危险。为逃避正义者对他的制裁，在德军的保护下，偕同他的情妇一起出逃，途中被意大利游击队认出抓住。只经过简短的审讯后，两人都被“人民法庭”判处死刑。这个杀人眨眼的刽子手，死到临头之际害怕饮弹之苦，他向“人民法庭”提出请求，请允许他们服毒而死。这一要求遭到严辞拒绝，他和他的情妇立即被游击队员拖去枪毙，然后将尸体倒挂在米兰的洛雷托广场的柱子上，暴尸数日。来往行人不住往尸体上吐唾沫、扔石头，以发泄对他的切齿痛恨。他俩的尸体后来被意大利政府埋在某个秘密地方。

墨索里尼的一生，如同古往今来的一切怪杰一样，有他独特的个性。他是个地道的野心家、自大狂。他常说：“我无论做什么事情，决不步他人的后尘。”当他的朋友问他是不是以拿破仑为榜样时，他说：“拿破仑是一个可借鉴的资料，可我从不把拿破仑当作我的楷模。但我佩服他。”在生活上，他终生烟酒不进，从不吃肉，有时吃点鱼。53岁以前，他身体一直很好，此后闹过一次胃病，在饮食上就特别注意了。他一般很少吃主食，以牛奶、水果为主。早晨喝咖啡、吃水果，午间喝汤、吃水果，到晚间还是以水果为主。

他不喜欢艺术，对产生了伟大作品的文艺复兴时代尤其厌恶。他也不爱社交，在他兼外长时，他不在办公室或家里招待外宾，只是在大使馆里坐坐。他一生中最喜爱的是罗马城、他的长女爱达、书、飞机和高速度。正是由于这个爱好，当他有了条件后，就开始学习开飞机。他开飞机的技术也很过硬，一生中在驾驶飞机上从没出过问题。他还喜爱骑马、击剑、游泳、爬山。在他当大独裁者的岁月里，每天除了繁忙的公务外，他都要用一定的时间从事这些健身运动。

他懂得奢侈足以败坏一个人的名声，为此他很注意节俭。他在1928年写的自传里，曾标榜自己在当权前的6年时间里，从没进过一家咖啡馆。但他对个人的钱财、物品并不十分珍视。他写的自传在美国发表后，得到很大一笔稿费，他曾拿出一部分钱救济罗马的贫民。他家里没什么珍奇之物，只有一幅曼奇尼的自画像，是画家送给他的。1943年戈林54岁寿辰时，意大利

政府要送件艺术品为戈林祝寿，但美术部却一时拿不出满意的礼品来。墨索里尼知道后，就要把曼奇尼的画像拿出来奉送。经他的女婿苦苦相劝，他才改变了主意。当然这和他不喜欢艺术品也无不有关。

他在工作上精心有条理，从不喜欢差不多的想法，是个很好的行政家。他还容易被访问，是欧洲极易被访问的几个当权者之一。可是当他不高兴时，无论是谁想见他都极难。他生性善疑，他曾对他新近的人说，他从来都不信任任何人。他性格暴躁反复无常，对他的性格很难下个准确的定义。他有时凶暴可怕、有时却乖张可近，有时郁闷语、有时却侃侃而谈，这一切变化只取决于墨索里尼的喜怒哀乐。他毫无矫揉造作之态，有的是翻手为云、复手为雨难以捉摸的怪僻。在他受到刺激时，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以至不受任何礼节的约束。1935年8月的一天，有位他一向钦敬的记者约好要访问他。在访问的前夕，这位记者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很客观的报道，大意是说意大利驿埃塞俄比亚的战事不怎么受世人欢迎。这篇报道触到了墨索里尼的痛处，他看后暴跳如雷，当即下令取消几小时后对这位记者的接见。还有一次，一向恭维他、他也很喜欢的一家杂志《幸运》，因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招来了倒闭之灾。原因是这家杂志在恭维墨索里尼的文章里，引用了他早年说过的一段话：“我早上第一件事是从床上一下子跳下来，不论睡在我身旁的女人多么漂亮。”就是这句话，可能使他觉得有失他大独裁者的尊严，他阅后顿时火冒三丈，下令立刻关闭这家杂志，永不许它再开张。但他在处理人事安排问题时，有时又是慢条斯理，听其自然，处理这类问题时，他是个无情的判官。他表面上从不和对方争辩闹矛盾，而是静听别人的意见，然而，事后却从来都是接着自己的意志去处理，往往是最无情的手段置人于死地。墨索里尼自己也很清楚自己是个性格复杂的人。一次在一家地方报纸上，他看到一篇讨论他个性的连载文章，他马上打电话给那家报纸所在她的地方官，命他通知那家报纸的记者，他的文章应该这样写：“根据墨索里尼本人说，他自己也不能确切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所以其他人就更不能加以妄测了。”他尊重知识和有知识的人，对于知识丰富的来访者，常常被他看作教师而不耻下问。在同时代的独裁者中，他称得上是一个好学的人。他曾自修德语，能讲一口流利的德国话。约在1925年他42岁时，为能阅读《泰晤士报》，他又开始学习英语。他以后的努力好学，弥补了他早年的不足。他一生写了一些书和文章，除大量政治文章和讲演稿之外，1913年还写了一本关于胡斯的著作，1929年被译为英文；1929年写一本《红衣主教的情妇》；1932年与福扎诺合著一个剧本，英译名为《拿破仑的百日复辟》；还在1928年、1939年分别写两卷自传《我的自传》、《墨索里尼的失败》。此外，墨索里尼极善辞令，有一套拉丁民族固有的演员天才。在外交场合和演讲时，他常常是愤怒、轻蔑、刚毅和狡猾的表情，这些神态不时在他那善变的脸上交替出现。讲话讲到得意时，他那双闪烁着深褐色眼球好像就会飞出来似的。他讲话从不重复，把他的讲话记录印出来就是一篇很好的文章。

墨索里尼迷恋权贵，渴望长生，他希望自己永远年青。为此他嫌恶老年人，特别对老太太他更加反感。他不愿正视自己年龄的增长、后代的存在与自然成长。他最讨厌有人说他已经当爷爷了，若谁以此来恭维他，准遭没趣。无论是什么人，只要有把他视为老人的表示，就会立刻引起他的伤感与愤怒。1941年7月，匈牙利驻意大利外交官——匈牙利的内阁大臣维隆尼去向墨索里尼辞行。此人在当时和墨索里尼观点很一致，两人谈话很投机，墨索里尼

表现得也很热情周到。可维隆尼在临别之际却突然说：“我要告老还乡了。我是个老人，和你一样的年纪，其实比你还大一岁。”墨索里尼斜视着面前这位老态龙钟的外交官，显示出满脸的不高兴，再也不愿意理他了。维隆尼一句不合时宜的插话，使会见的热烈气氛骤然变冷，使这次辞行不欢而散。

墨索里尼的 21 年独裁生涯，始终是打着意大利民族的旗号，不断向外侵略扩张的。但他对意大利民族却是全然蔑视、冷酷无情。他曾对齐亚诺说：“意大利人民是一群绵羊，18 年也改不了他们的本性，我们要叫他们循规蹈矩，从早到晚穿着军装。打他们，打他们，打他们！要使一个民族伟大，必须送他们去作战，甚至你非臭骂他们一顿不可。我就是要这样做。”他还把意大利民族比做娼妇，说他们“谁打赢了跟谁走”。总之，他对意大利民族是骂不绝口的。对他这些荒谬论调，到他众叛亲离、即将垮台之时，似乎有所省悟，但为时已晚，对他垮台的命运已无济于事了。

这个流浪汉起家的大独裁者，从本世纪 20 年代以来，一贯叫嚣战争。在希特勒的乱世年代里，也曾乱中取得一些胜利。作为一个常人，他在意大利统治了 20 多年，也算得上是一个有头脑的政界人物。他博览群书，有一定的文学修养。他错误地采集了前人某些反动思想的种子，并播种在他爱冒险、出风头的精神土壤里，独树一帜自成体系，从而独创了祸国殃民、危及世界的法西斯主义，缔造了意大利的法西斯党。

他在意大利 20 多年的独裁统治中，虽说对意大利人民、以至对全世界人民欠下了累累血债但在意大利也完成了许多重大工程，这是符合意大利人民利益的，也是他得以统治意大利多年的一个条件。然而受其本性所驱使，他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最终使他身败名裂，死无葬身之地。这两个错误是：想把一个缺乏工业资源的国家变成一个强大的军事帝国。这个自以为精通历史的人。却不了解他的人民，把他的最终事业，和他的人民的传统风格完全对立起来，企图以皮鞭驱使人民为他虚幻的野心去卖命。但他的人民一定时期里只是忍受而已，却始终没被他所迷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把意大利的前途、命运和希特勒第三帝国连接在一起，共同的利益使他投入了元首的怀抱。他自以为能驾驭希特勒，最起码也能和他平起平坐，闹个势均力敌。事实上，希特勒却比他棋高一着。希特勒把墨索里尼抓到手后，利用“合作”最后竟完全控制了他。当希特勒的丧钟敲响之时，他已经成了希特勒的忠实傀儡，最后灭亡的命运也就势在必行了，最终被押上了历史的断头台，以他一腔肮脏的血祭了意大利、全世界反法西斯烈士的英灵。一代法西斯大独裁者、暴君成了后人痛骂的千秋罪人。

I 意大利法西斯的外长齐亚诺

政治家的儿子——成功的外交家——乘龙快婿——左右为难——
——与德国同流合污——被捕入狱

加莱阿佐·齐亚诺（CialozzoCiano，1903～1944），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意大利政坛的风云人物，卡布里伯爵的继承者，受封为柯泰拉佐伯爵，曾任意大利新闻与宣传大臣、法西斯最高委员会委员和外交大臣等要职。

齐亚诺于1903年3月19日生于意大利里窝那的显贵之家。他的父亲科斯坦佐·齐亚诺即卡布里伯爵是墨索里尼的至交、法西斯元老，与墨索里尼共同策划罗马进军的主要成员，后来还被任命为墨索里尼的继承人，担任过多年的交通大臣和法西斯众议院议长。老齐亚诺的这种资历和背景使自己的儿子在三方面受益匪浅。一是倚仗权势聚敛起来的巨大财富为儿子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二是与墨索里尼的特殊关系为儿子今后的发迹提供了爬升的梯子，三是长期的从政生活对儿子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使齐亚诺逐渐养成强烈的政治野心。

齐亚诺于1925年从罗马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即从事新闻工作，同年进入意大利外交部门工作。1930年以前，他先后被派往驻里约热内卢、布宜诺斯艾利斯、北平和梵蒂冈等地使领馆供职。在华期间，齐亚诺有幸结识了墨索里尼的爱女爱达。齐亚诺健壮的体格、非凡的谈吐和机敏的幽默感令爱达倾慕，爱达特殊的身份则使齐亚诺大喜过望。他们很快坠入情网，并于1930年结为夫妻。过段姻缘使齐亚诺从此官运亨通，青云直上。齐亚诺先被任命为驻上海领事馆总领事，稍后升任驻中国公使。1934年，齐亚诺出任意大利出版局局长。后来改任墨索里尼的新闻办公室主任。1935年，齐亚诺被提拔为新闻与宣传大臣。1936年，他出任法西斯意大利的外交大臣，成为墨索里尼的心腹，不仅负责外交工作，而且还参与党务、内政等方面的重大决策。

齐亚诺天资聪颖，又受过高等教育，因此看问题比较敏感，有一定的远见和主见。而同时，他又有强烈的政治野心，要依附于主子墨索里尼。所以，齐亚诺不断进行政治投机，企图把自己的见解与主子的意愿巧妙地结合起来，而当两者发生冲突时，他往往服从于自己的政治野心，但又时刻不能放弃自己的“真知灼见”。这就决定了他政治生涯的特点就是不间断的投机，并为悲剧性的人生结局埋下了隐患。

1935年6月，齐亚诺出任意大利新闻与宣传事务次官不久，即升任新闻与宣传大臣。1936年6月，齐亚诺改任外交大臣。上任之后，完成的第一桩大事是和德国结盟。1936年10月21日，齐亚诺和德国外交部长纽赖特签订一项秘密议定书，宗旨是规定德国和意大利在外交方面的共同政策。柏林—罗马轴心由此形成。但在内心深处，齐亚诺反对与德国签订军事同盟，认为没有理由与纳粹德国生死与共。为此他曾策划拖延同德国缔结军事同盟的达一年之久。但是墨索里尼固执己见，齐亚诺最后还是于1939年5月22日与里宾特洛甫签订德意《钢铁盟约》。

从希特勒吞并奥地利起，齐亚诺就认识到希特勒的扩张给意大利带来的危险以及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因此，他曾先后与里宾特洛甫和希特勒谈判关于避免战争的问题，但都无济于事。从这时起，齐亚诺就坚信德国人“正在拖着咱们跟着他们一起去冒险”，因而他极力劝阻墨索里尼不可过早参战，

同时积极配合墨索里尼对附近弱小国家发起侵略，以壮大意大利的力量。

在齐亚诺的劝阻下，墨索里尼暂时放弃了与希特勒共同冒险的计划，集中力量来对付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和希腊。齐亚诺极尽孝子之心，替墨索里尼效劳。1939年4月，齐亚诺奉墨索里尼的旨意下令武装入侵阿尔巴尼亚。武装占领完成以后，齐亚诺又恩威并用，迫使阿尔巴尼亚选举团的成员同意把阿尔巴尼亚的王冠授与意大利国王，从而完成了意大利对阿尔巴尼亚的吞并。此后，齐亚诺又开始策划利用南斯拉夫的克罗地亚地方力量和阿尔巴尼亚人内外策应，企图迫使南斯拉夫就范。同时，齐亚诺伙同墨索里尼开始考虑侵略希腊。

而在国内的政治舞台上，齐亚诺进一步确立了他在政府中的核心的地位。1939年下半年，墨索里尼计划对法西斯党和政府的各个部门作一定的调整。齐亚诺向墨索里尼积极进言，施加影响，使墨索里尼接受了他的意图而更换大批党政要员。谋求飞黄腾达的官僚蜂拥而至，通过各种渠道向齐亚诺寻求各自向往的职位。齐亚诺权益朝野，进入其政治生涯的鼎盛时期。意大利新内阁因而有“齐亚诺内阁”之称。

1939年9月，希特勒对波兰发动进攻，并很快占领波兰全境。随后，英国和法国对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过了一段时间，围绕意大利何时参战的问题，意大利上层集团内部有着尖锐的矛盾。墨索里尼为在战后的分赃中多捞好处而急于参战，上层集团多数支持他的意见，但齐亚诺认为意大利还未做好参战的充分准备，资源缺乏、军备不足、指挥混乱，不应急于加入德国一方参战，否则有使国家、法西斯主义和领袖本人毁灭的危险。齐亚诺最终说服了墨索里尼。以后墨索里尼几度反复，都被齐亚诺挡住。虽然齐亚诺从根本上说是服从墨索里尼的意愿的，但在巩固法西斯政权和扩大侵略的具体方法上，他与墨索里尼开始出现分歧，致使两者的个人感情开始出现裂痕，由此波及齐亚诺的政治地位。

1940年上半年，希特勒的战争冒险获得巨大成功。面对希特勒的胜利，墨索里尼再也按耐不住了，终于在6月11日下定决心，排除一切干扰向法国宣战。此时，齐亚诺明白一切背离参战的抗议许已成多余，遂一反常态主张参战，并以实际行动来表示自己的战斗决心和他对墨索里尼的忠心。他担任驻比萨的轰炸机中队的指挥官，很快就成为“士兵大臣”，受到墨索里尼的高度称赞。6月下旬，齐亚诺指挥部属向法国出击，给法军以沉重打击。10月，当意大利的侵略魔爪伸向希腊时，齐亚诺又一马当先对希腊的中心城市进行猛烈的狂轰滥炸，使大批无辜的平民惨遭杀害。

但是随着战争的深入发展，三方面的因素促使齐亚诺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一是做为外交大臣，在辅以军事的频繁外交活动中，齐亚诺深刻领教了德国盟友的傲慢自大和希特勒、里宾特洛甫等人的奸诈，在热情“真诚”的款待下饱受欺骗和屈辱。二是随着意大利的参战，其军事、政治、经济的混乱及上层集团的分歧日益加深。国王、贵族、大资产阶级及法西斯集团的上层分子也都开始反对墨索里尼的亲德政策，主张脱离德国，与英国、法国媾和。三是战争形势越来越对法西斯侵略集团不利。苏德战场形势发生根本变化，苏军开始战略反攻。北非战场的战略主动权在阿拉曼战役后转到盟军手中。在这种形势下，齐亚诺反德情绪增长，对墨索里尼的离心倾向也日渐明显。

墨索里尼感觉到齐亚诺的变化，决定立即动手，于1943年2月解除了齐

亚诺的外交大臣职务，改任驻罗马教廷大使。1943年7月初，盟军在西西里岛登陆，意军迅速溃败。同时，盟军开始空袭罗马、那不勒斯等地，面对败局已定的形势，齐亚诺决心与墨索里尼决裂。他认为只有推翻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独裁统治，退出战争，才能挽救意大利。这时，意大利法西斯党内的一些元老也对墨索里尼日益不满。齐亚诺于是伙同包括国王在内的反墨索里尼分子，策划推翻墨索里尼统治的政变，他们要求召开法西斯最高委员会会议，以实现政变目的。1943年7月24日，委员会召开会议。委员们对墨索里尼进行猛烈抨击后通过决议，要求恢复君主立宪制（墨索里尼于1938年下令取消议会），要求把军队指挥权全部交还国王，齐亚诺对此投赞成票。7月25日，国王命令逮捕墨索里尼，并免除其全部职务。

希特勒得知意大利发生政变的消息后气急败坏，立即决定采取报复措施。希特勒首先想到的就是把推翻墨索里尼统治的主谋者齐亚诺抓起来，然后设法营救墨索里尼，在意大利重新恢复法西斯统治。当时意大利国工决定拒绝法西斯政权的显赫人物进入新内阁，并调查包括齐亚诺在内的前政府人员的贪污案。德国人遂提出帮助齐亚诺经德国逃到西班牙，以摆脱困境。齐亚诺轻信了德国人。德国人将齐亚诺骗到德国后，立即将他投入监狱。1943年9月墨索里尼被德国人营救出来后，建立了意大利社会共和国政府。10月，齐亚诺被人从德国押回意大利，关进维罗纳监狱。1944年1月，墨索里尼在希特勒的坚决要求下，以叛国罪判处齐亚诺死刑。

齐亚诺任外交大臣期间，作为墨索里尼的心腹，不仅负责外交工作，也参与党务、内政等方面的重大决策，对这个时期的意大利内政外交及与德国的合作非常熟悉。他把自己掌握的很多有价值的情况记入日记。其中最珍贵、精彩的部分有战争狂人希特勒的狰狞面目，墨索里尼在希特勒胜利面前的嫉妒与尴尬，德意“轴心”之间的互相倾轧与狼狈为奸，意大利法西斯党内部矛盾及意大利实力空虚的事实情况等。齐亚诺写这些日记，本来并未打算原封不动地出版，而是为了晚年写自传积累材料，因而对许多事件不加掩饰，事后也未加修改。因此，日记的真实性总的说来是可靠的，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德国情报部门曾千方百计想得到它，乃至不惜重金收买以免落入英美敌国之手。齐亚诺身陷囹圄之后，他的妻子化装成怀孕的农妇，用细绳把日记吊在裙子里逃出德国占领区，偷越国境到瑞士。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些重要日记才得以出版，为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提供了颇有价值的材料。

J 法国抵抗运动的旗帜戴高乐

立志要当军人的少年——军事理论家——六·一八英雄——组织“自由法国运动”——解放苦难深重的祖国——登基入位——政治家生涯

夏乐·安德烈·约瑟夫·马里·戴高乐（CharlesAndreJosephMarieDeGaulle, 1890~1970），法国军人、作家，著名政治家，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创建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自由法国运动”的领袖。

1890年11月22日，戴高乐出生于法国北方里尔市一个世代殷实的贵族家庭。笃信天主教但思想又比较开明的家庭氛围铸就了戴高乐的性格。少年时期的戴高乐就坚信报效祖国的最好途径就是成为一名出色的军人。在他14岁的时候，戴高乐就郑重其事地对家人说：“我打定主意了，我准备考圣西尔，我要当个军人。”

1909年8月，戴高乐考进圣西尔军校，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他以维克托·雨果的“风格简洁，思想精确，遇事果断”为座右铭，性格却多少有些落落寡合，冷淡孤傲。1912年10月，戴高乐从圣西尔军校毕业，以少尉军衔服务于贝当麾下。1913年10月，戴高乐晋升为中尉。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戴高乐在凡尔登作战，三度负伤，三次在战报中受到表彰。1916年月，他因大腿被子弹击中而被俘，在俘虏营中被关押了将近3年，其间曾数次逃跑，均未成功。1918年11月11日，停战使他重获自由。1919年5月，戴高乐作为法国志愿人员赴波兰参与对俄国红军的作战。1921年4月，戴高乐与伊冯娜·旺德鲁结婚。

1921年10月，戴高乐调圣西尔军校任战史讲师。1922年~1924年，入法国军事学院深造，倾向于快速机动的运动战思想。毕业后赴总参谋部运输供给局任职。1925年10月，法国陆军总监贝当元帅委任他力参谋。1927年~1929年，戴高乐在莱茵区的驻防部队任少校。1929年底至1931年底，戴高乐在中东服役两年，此后晋升中校，在国防委员会担任秘书达4年之久。

戴高乐一直致力于军事理论的研究。30年代法国政局动荡不安，世界战争的威胁日益增长。戴高乐与法国的一些有识之士努力唤起法国公众舆论的警惕，竭力主张建立一支由职业军人组成的，配备坦克、飞机和机械牵引的新型大炮等先进武器装备的机械化部队，以抵御可能来自莱茵河彼岸的进攻。1934年5月，戴高乐出版《建立职业军》一书。1936年德国进军莱茵之际，戴高乐主张法国“应该迅猛而突然地采取行动”。1937年底，戴高乐晋升上校，担任驻梅斯的第507坦克团团团长，“他大搞坦克战和快速出击演习，并终于有机会在实际中去检验他的理论”。1938年，戴高乐出版《法国及其军队》。1939年11月初，戴高乐上书总参谋部，阐述他建立机械化部队的主张。1940年1月，戴高乐又写成备忘录“机械化部队的产生”。戴高乐提出：“任何守军如果只局限于使用旧式武装进行静止防御，是注定要失败的。只有使用机械化部队对付机械化部队，……用大规模的空中和地面部队进行反击……才是现代防御战中不可缺少的手段。”

1940年5月10日，德国军队侵入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11日，戴高乐受命指挥第四装甲师在拉昂、阿乐维尔一带进行阻击。17日，戴高乐调集

3个坦克营投入战斗，打死德军数百名，俘虏130名。25日，晋升为准将。27日，戴高乐的第四装甲师在1个步兵师的增援下，在10英里宽的战线上对阿布维尔展开激烈进攻，迫使敌军后退大约9公里，俘虏500人，并缴获大量战利品。6月初，雷诺总理任命戴高乐为国防部副部长，上任伊始，戴高乐立即飞往伦敦，向英国丘吉尔政府陈述雷诺政府的“抗战决心”，为谋求英法的“永久联盟”作努力。但法国政府中的失败主义情绪使戴高乐孤掌难鸣。6月14日，巴黎沦陷。6月16日，雷诺辞职，贝当组阁，法国停战求和，在国内继续作战无望的情况下，戴高乐毅然于17日飞往英国。6月18日，戴高乐通过英国广播公司电台（BBC）向法国人民发表首次广播演说，宣称“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法兰西抵抗的火焰决不应该熄灭，也决不会熄灭”。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它标志着法国抵抗运动的新开端，戴高乐率先举起了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抗击德国法西斯的旗帜。从那以后，特别是在法国，戴高乐一直被称为“六·一八英雄”。

6月22日，法德停战协定签字。戴高乐立即在伦敦发表广播声明，正式宣布揭起“自由法国运动”，发誓要“把自由还给世界，把荣誉归还祖国”。戴高乐加紧力自己建立一支战斗队伍。当时，戴高乐唯一的资本就是正义、意志和品格。在6月18日的呼吁广播以后的一星期之内，也只有几百人集合“到自由法国”的洛林双十字旗帜之下。但由于他的坚韧毅力和才干，到1940年7月下旬，首批自由法国的飞行员就参加了对鲁尔区的轰炸；到7月底，大约7000名志愿拿起武器为戴高乐和自由法国战斗的人们编成1个师。8月7日，丘吉尔—戴高乐协议达成，英国承认戴高乐为自由法国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9月，自由法国全国委员会成立。10月，以戴高乐为首的法兰西帝国国防务委员会成立，行使政府职权，宣布“要把战争一直打到解放为止”。11月，自由法国武装力量扩展到3万多人。1941年1月，自由法国开始出版自己的官方公报。

但困难、挫折和打击仍然接踵而来。1940年9月，戴高乐为了争取法国的非洲属地，在英国的援助下拟在达喀尔登陆，因走漏消息而被维希法国的舰队捷足先登，经过一场战斗，戴高乐只得宣布撤离，达喀尔计划流产；1941年6月，英国和自由法国的联合远征军，打着盟国的旗帜进抵叙利亚，结果又遭到维希法国守军的抵抗。法国国内的抵抗运动，由于残酷的斗争条件而处于极为分散的状态，与国外的抗德力量也没有联系。而在整个1941年，戴高乐和他的英国盟友之间以及和英国的盟友美国之间，发生了一场又一场风波；“自由法国运动”在盟国之间的地位不高，英美都不太情愿自由法国在法国的海外殖民地行使独立主权，故而戴高乐常为外交上的孤立而感到焦虑。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军队入侵苏联，结果使苏联和英国、自由法国结为盟友。9月底，苏联政府承认戴高乐将军为自由法国的领袖。戴高乐则决定给英美施加压力，以便尽快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1942年初，戴高乐派穆兰去法国南部联络国内抵抗力量。力图建立统一抵抗组织，并使其从属于自由法国。在此之前，戴高乐通过自由法国的情报与军事行动总局，使法国北部的“解放北方”等5个组织实现合并，同时承认自由法国。1943年5月，以穆兰为主席的“民族抵抗委员会”成立，戴高乐被确认为法国抵抗运动的唯一领袖，从而实现了法国内外抗德运动的合流。不久，戴高乐把自由法国更名为“战斗法国”，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军事上进一步统一了国内外

的抗德力量。

戴高乐还勇敢地迎接来自美英（特别是美国）对法国主权以及他的领导地位的严重挑战。美国为插足北非，决定让军衔高于戴高乐的吉罗将军出面主持北非局面，配合盟军在北非登陆。戴高乐被完全撇在一边。甚至对盟军登陆北非的“火炬”计划都毫无所知。而当盟军登陆受到维希部队抵抗时，美国又同维希政府的实权人物达尔朗海军上将达成协议，临时改由达尔朗掌握北非权力，戴高乐和“自由法国运动”的地位岌岌可危。在这关键时刻，戴高乐坚持抵抗德国和维护独立主权的原则，依靠国内抵抗运动的支持，采取打击达尔朗、争取吉罗的正确方针。在达尔朗遇刺之后，戴高乐拒绝英美的调停，迫使吉罗邀请他于1943年5月底把“战斗法国”的最高领导机构从伦敦迁到阿尔及尔。6月，由7人组成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成立，并宣布它是“法国的中央政权。它将领导各地的法国作战力量，并行使法国主权”。戴高乐和吉罗同任该委员会主席。10月，戴高乐成为该委员会的唯一主席，吉罗出任法国武装部队总司令。1944年6月，戴高乐将“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改为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声明盟军必须尊重法国主权，决不同意任何其他政府在法国存在，坚决抵制盟军在法国建立占领区军政府和强制发行货币的企图。

1944年6月6日，法国解放战役打响。戴高乐向法国人民发表演讲：“对于法兰西的儿女们来说，无论他们在哪里，也无论他们是谁，他们唯一的神圣职责是用一切打击敌人。……在我们的血和泪所凝成的乌云后面，现在正在重新出现象征着我们伟大的太阳！”经过4年艰苦卓绝、坚韧不拔的努力，戴高乐所领导的“自由法国运动”开始收获胜利的果实。6月13日，戴高乐返回法国。8月19日，巴黎人民发动武装起义，准备解放首都。戴高乐亲自同艾森豪威尔交涉，使法国勒克莱尔部队在巴黎人民起义关键时刻，赶来参战，拔除了德军的最后据点。8月25日，戴高乐在群众的欢呼声中进入阔别4年的首都。9月，戴高乐改组临时政府，自任总理兼国防部长。法国共产党参加政府，这在法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10月23日，美、英、苏分别承认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到此，戴高乐创建的“自由法国运动”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戴高乐也完成了从鲜为人知的军人变为声誉卓著的政治家的过程，正式开始了全国范围内的第一次执政。

战争的灾难基本结束了。为了拯救和恢复法国经济，戴高乐推行国有化，使全国经济进行某种程度的计划管理，并采取某些社会改革措施。在外交和国际事务上，戴高乐自命为法兰西的化身，发誓要让法国重新跻身于大国行列。戴高乐曾于1944年11月（当时法国全境尚未解放）出访苏联，并与斯大林签订法苏友好条约，从而扩大了法国在国际上的回旋余地，终于争取到了战后参加盟国的对德管制，并被邀请参加伦敦的四国外长会议讨论对德和约的基础。这是戴高乐的重大外交成就。1946年1月20日，戴高乐由于不满于排他性的党派制度无法贯彻他的政策而突然辞职。1955~1958年，戴高乐在家乡埋头撰写《战争回忆录》。

第四共和国的政局长期动荡不定，政府频频更迭。到1958年，阿尔及利亚危机的继续发展，呼唤戴高乐再度出山。1958年6月1日，戴高乐出任总理，组成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的最后一届政府。当政之后，戴高乐即提出加强总统权力的新宪法草案，经1958年9月公民投票通过，于10月生效。至此，法兰西第四共和国为戴高乐创建的第五共和国所代替，多党议会制变为实际

上的总统制。1959年1月，戴高乐就任第五共和国总统。

1968年5月突然爆发的法国学生和工人运动，使戴高乐极度震惊。5月24日和3日，戴高乐两次向全国发表广播演说，在随后的选举中，戴高乐派获得重大胜利，但他的个人地位无疑受到群众运动的影响。在1969年4月举行的公民投票表决，戴高乐遭到失败。于是戴高乐再度引退，从此脱离法国政坛，回到家乡科龙贝继续写他的《希望回忆录》。

1970年11月19日，戴高乐因心脏病于科尤贝猝然去世，终年80岁。戴高乐坚韧不拔，为法兰西民族的事业奋斗终生，拯救了法国的荣誉，领导法国走向解放和胜利，“使今天的法国有了自己的制度、独立和国际地位”。为纪念戴高乐，巴黎市议会将拥有凯旋门的星形广场改名为夏尔·戴高乐广场。

K 维希法国元首贝当

——战法国英雄——扶摇直上——向德国求和——与狼同室——
维希法国元首——法兰西民族的罪人——罪恶的下场

亨利·菲利普·贝当（Henri Philippe Pétain，1856～1951），法国元帅、政治家。维希政府的首脑，法兰西民族的罪人。

1856年4月24日，贝当出生在法国加来海峡省考奇拉退尔小镇的农民家庭。早年丧母，由外祖母和舅舅抚养。贝当从小立志从军，在当地读完小学和中学后，20岁便考进圣西尔军校，毕业后以少尉军衔在阿尔卑斯山服役。1888年，贝当进入法国军事学院深造。从1900年起，到国家射击学校任教官，后来又在军事学院担任步兵战术学助教。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贝当任步兵团上校团长。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贝当在马恩河战役中脱颖而出，很快晋升为将军，先后担任第六师师长、第三十三军军长和第二集团军司令。

1916年，贝当因凡尔登战役的胜利而名噪一时。

1917年5月，贝当取代尼韦尔将军担任法军总司令。针对士兵中日益增长的反战情绪和层出不穷的逃亡哗变事件，贝当采取镇压和怀柔的两面手法进行整顿。

1918年11月，贝当晋升元帅。战后，贝当先后担任最高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陆军总监和防空总监等职。

1934年2月，贝当出任杜梅格内阁的陆军部长，涉足政界。任职期间，贝当没有把握时机有效地提高法军的作战能力。

1939年～1940年，贝当出任法国驻西班牙大使。

1940年5月，德军开始进攻法军，作为永久性防御工事的马其诺防线不攻自破。先后由莫里斯·甘末林和马克西姆·魏刚指挥的法军节节败退，国内政局混乱。保罗·雷诺总理为控制局势，建立最广泛的民族团结，罗致了国内的各种力量，贝当也应召回国出任内阁副总理。结果，在继续作战还是通过求和结束战争这个问题上，法国政府内部分为两派，一派以雷诺总理为首，另一派以贝当元帅为首。在6月13日至16日为期4天的戏剧性讨论之中，贝当公开而毫无保留地出来当了主和派的领袖。贝当向内阁宣读了一份备忘录，排除了在法国本土以外继续战斗的任何想法，而在本上以内他又坚信法国业已战败，剩下的只有设法缔结一项体面的和约，贝当以一种无可奈何的口吻说，法国的复兴不可能通过军事上的胜利来取得，而应是“祖国及其子孙承受苦难”的结果。停战并不是对战败的惩罚，而是一个新的开端，即“保证不朽的法兰西永世长存的一个必要的条件”。贝当甚至以辞职相威胁。

16日晚，在迫不得已情况下，雷诺辞去总理职务，阿尔贝·勒布伦总统任命贝当组阁。贝当发表广播演说：“我把本人献给法国，来减轻它的痛苦。”就在16日夜，贝当即请求西班牙政府充当法国与德国谈判的中间人。

第二天，贝当下令法军停火，这就等于承认放弃战斗，从而使法国在同德国谈判停战与议和条件时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法国政府拒绝或商讨德方所提条件的任何可能性。

6月21日，希特勒亲自来到1918年法国人接受德国投降的贡比涅森林

接见法国谈判代表团。22日，经贝当同意，法德停战协定在当年的“停战车厢”里正式签字，法国被迫接受十分苛刻的停战条件。法国分为两部分，包括巴黎在内的3/5的国土（主要是北方工业区）归德军占领，占领军的费用由法国负担；南部和西部（主要是农业区）为自由区；法国的空军、陆军裁到10万人；最重要的是，贝当政府要在政治、外交等各个领域同德国“合作”。

1940年7月1日，贝当政府迁到维希。10日，国民议会以569票赞成80票反对通过决议，授予贝当制订新宪法的全权。新宪法以“法兰西国家”代替了“法兰西共和国”，以“劳动、家庭、祖国”代替了自1789年继承下来的“自由、平等、博爱”。贝当被授予“国家元首”的称号并兼任总理，拥有召开国民议会、制定行政立法、指挥军队、任命或撤换部长等多种权力，几乎比路易十四的权力还要大。当时在政府公报上发表的许多条例都是以君主政体的格式开始的：“本人，菲利普·贝当，以法国元帅，国家元首名义宣布，云云。”这位80多岁的老人为往昔的声名所累，一时得到了许多法国人的支持。其实在政治经验方面，贝当是初出茅庐，很不成熟，他只得请皮埃尔·赖伐尔作代理人，维希政权的第一时期从1940年7月10日至12月13日，可称为贝当—赖伐尔时期。

1940年10月24日，贝当和希特勒在都兰的蒙都瓦的列车车厢里进行会谈。此后，贝当声称，为了法国的“荣誉和尊严”，法国必须寻求对德合作政策，从此，“合作”两字就像标签一样，烙在贝当的身上。应该指出，贝当碍于体面，和德国人的合作多少有些羞羞答答，不时使出他惯用的两面手法。当他和赖伐尔赤裸裸的亲德卖国行为发生严重的意见分歧时，1940年12月13日，贝当下令拘留他的“皇太子”（制宪法令规定，在贝当元帅去世后，由赖伐尔继任），并且派一支可靠的队伍把赖伐尔护送到他的私人住所里去。对于这个相当令人吃惊的事件，德国当局并不知道。

于是，从1940年12月13日至1942年4月18日开始维希政权的第二时期，称为贝当—达尔朗时期。原海军总司令达尔朗海军上将变成维希政权的第二首要人物。贝当合作主义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同战争的进展和德国的胜利，或者相反地，同德国失败的最初迹象密切相关的”。贝当企图在外交上采取中立和拖延政策，并曾与佛朗哥会晤，劝他拒绝德军经西班牙开往北非。但赖伐尔在德国人支持下于1942年4月19日重新执政，开始了维希政权的第三时期。这时又颁布了新的制宪法令：“法国对内和对外政策的实际领导权全部授予政府首脑（即赖伐尔），政府首脑由国家元首任命，并直接对国家元首负责。”实际上把贝当变成壁炉台上的一件小摆设。1942年11月8日，盟军在北非登陆。贝当命令在阿尔及利亚的达尔朗与盟军配合作战，同时又发布电文抗议盟军登陆。法国人在阿尔及尔的抵抗纯粹是象征性的，事实上已经向盟军打开了北非大门。德国人因此认为停战条款已经不起作用，因此于11月11日出兵占领法国南部地区，维希也变成德国人公开当家作主的地方了。

尽管如此，贝当的投降主义和合作主义，对法国丧失民族主权独立，蒙受德国侵略者的欺凌和蹂躏，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

贝当政治上的软弱无能使他不能阻止赖伐尔之流彻底的卖国行为，有意无意地扮演着“合作”的主角。他镇压统治区内的一切反德活动；他为德军提供原料、商品，并支付德军的占领费用，从3亿到5亿，1944年7月又增加到7亿；他还在广播中号召为德国招收劳工，设立强制劳动局。在被国出

兵占领法国南方时，许多法国人希望贝当离开维希，但是他没有离开，仍然留在那里，仍然忠于一个过于简单的政策概念：在祖国受难的时候，不应该抛弃本国的土地和自己的同胞。这是贝当个人的悲剧。

贝当在完全成为傀儡之后，仍然执迷不悟。1943年12月18日，贝当还写信给希特勒表示：“今后占领当局有权改变法国的一切法律。”1944年6月，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之时，贝当还在广播中号召法国人民遵守秩序与纪律，服从德军在作战地区的任何指示。8月，戴高乐解放巴黎，贝当才悄悄烧毁自己的私人文件，派特使前往联络，准备和平移交权力，但遭到了戴高乐的拒绝。8月20日，贝当等人被德国人从维希带到洛克马林根的霍恩佐伦。

1945年4月，贝当回国自首，因叛国罪被判处死刑，经戴高乐将军特赦才改判无期徒刑，被囚禁在大西洋比斯开湾的耶岛。

1951年7月31日，贝当死于耶岛。

L 一生献给法国的朱安

圣西尔军校的高才生——勇敢的中尉——被俘的战斗功臣——
与盟军联手——法国远征军司令——洗刷耻辱——戴高乐的合作者

阿尔方斯·朱安（Alphonse Juin，1888～1967），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参加者，法国元帅。

1888年12月16日，朱安出生在阿尔及利亚东北部波尼（今安纳巴）附近的祖父家里。父亲是君士坦丁省的警察，母亲是法国科西嘉岛人，家境比较贫寒。在这种家庭环境的熏陶下，朱安从小养成沉着稳重、吃苦耐劳和办事认真的性格，特别是具有强烈的责任心和荣誉感。13岁便升入君士坦丁的一所省立中学，毕业后又以优异成绩考入首府阿尔及尔的一所著名的公立学院。而朱安所在的班级则被人誉为“准圣西尔班”。

1909年，朱安考进法国著名的圣西尔军校，其入学考试成绩在400名考生中名列第七。1912年6月，朱安离开圣西尔，被分到阿尔及利亚第一步兵团任职。此时该团正在摩洛哥执行作战任务，刚到职的朱安在这里首次接受战火的洗礼。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朱安于同年8月被调到法国本土，任中尉排长。9月5日，朱安所在旅开往前线。战斗中，朱安率部不怕牺牲，英勇作战。16日，朱安被一块弹片击伤左手，但他没为此而流泪。为此，朱安得到荣誉军功章。1915年5月，朱安在战斗中又伤及右臂，这次较上次厉害，不得已而住进波尔多医院。伤愈后，朱安于1916年4月回到摩洛哥首都拉巴特附近的后勤基地。晋升为上尉，时间不长又被在当地任职的利奥泰将军看中，充任副官。不久，朱安被选送到参谋学院进修，学完课程后即到美国远征军部队担任联络官。

1919年10月，朱安再次到高等参谋学院学习，1921年拿到毕业证书后，先后到突尼斯和摩洛哥的部队中任职。1925年，在法军镇压摩洛哥里夫人民大起义中，当地法军指挥官诺盖将军任命朱安为他的参谋长。

1927年，朱安重新回到曾服役过的阿尔及尔步兵团任营长。

1932年7月晋升为中校。1933年10月，朱安被选调到法国高等军事学院担任战术教官。朱安不因袭传统的现成答案，从实际出发，与学员大胆探讨新课题，并勇于撷取新思想，吸收新方法，受到学校和学员的好评。1935年～1937年，朱安又到阿尔及利亚，领导君士坦丁的朱阿夫第三步兵团。1937年3月10日，北非战区司令诺盖将军又把朱安调到身边任参谋长。1938年12月26日，朱安晋升为准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法国宣布与德国处于战争状态。为加强法国东北部的防御，朱安遂于1939年12月4日被调回法国本土，出任法国第一军第十五摩托化步兵师师长。1940年5月10日，德军入侵卢、比、荷、法四国，朱安奉命率部前出到比利时的让布卢，抗击德军的进攻，当德军突破色当防线后，朱安率部撤到法国的瓦朗谢纳附近地域，担任掩护英法联军撤往敦刻尔克的任务。不久，朱安的部队又撤至里尔南郊，在此被德军包围。5月30日，朱安作了德军的俘虏。朱安的部队虽被德军打败，但他们的英勇作战行动还是为法国所称道，他的部队荣获“战斗功臣”殊荣，朱安本人于1941年2月被提升为少将。朱安被俘后，关押在德国柯尼希施泰因监狱。1941年6月，经貌刚将军以法国北非政府总代表的

身份与德国人斡旋，朱安被德军释放。

1941年11月20日，朱安晋升为中将，不久受命接替魏刚的工作，担任法国驻北非陆军总司令。接任引职后，朱安扩充兵员，隐藏装备，“训练非洲军队，以用来参加未来反对轴心国的作战”。在朱安的努力下，截至1942年11月，法国在非洲的部队有5个机动师（其中阿尔及利亚有3个师，摩洛哥有2个师）和1个轻型机械化旅，共20万人，这些部队装备齐全，并在突尼斯山区设有秘密的后勤基地，战场准备也搞得不错。

1942年1月7~8日夜间，英美盟军执行“火炬”行动计划，在北非登陆。正式登陆前，盟军司令部就在直布罗陀与吉罗将军商妥，希望通过这位从德柯尼希施泰因监狱逃出来（美国从中作了一些努力）的法国将军对北非法军施加影响，确保不发生抗击“一切来犯之敌”的战斗。对此，朱安一无所知，这样就出现了北非法军与盟军登陆部队交战的局面，后来经过疏通关系，朱安很快就明白过来，遂命令自己的部队停火。1942年11月~1943年5月，朱安率法国特遣部队与盟军一起参加突尼斯战役，并赢得了胜利。1942年12月25日，朱安晋升为上将。1943年6月，盟军司令部决定在地中海开辟新的战场，登陆西西里岛，把战火烧到意大利。8月，朱安奉戴高乐将军之命负责组建法国登陆部队（1944年1月正式称为法国远征军），准备与盟军一道登陆意大利。9月29日，朱安作为法国登陆部队总司令率部到达索伦托，被编入美国第五集团军。11月25日，朱安率部攻到寻孙勒斯（今那波利），并于1944年1~5月参加了进攻古斯塔夫防线的著名战役。期间，盟军曾多次试图突破德军防线，前出到波河河谷，把德军赶到罗马以北，但均未成功，整个意大利战场在古斯塔夫防线前一度出现僵持局面。而作为法国远征军总司令的朱安，曾数次向盟军司令部提出自己的作战方案，均未被采纳。但朱安并不因此而气馁，放弃自己的正确主张。朱安抱着洗刷法军在1940年6月被打败的耻辱，为法国争光的信念，再次进言盟军司令部，声称：“我再也不能随便受领一项既有缺陷而又要做得出色的计划。”后来，朱安终于成功他说服美国第五集团军司令克拉克接受他的山地机动作战的主张。自5月13日起，朱安率部按照自己的计划实施山地穿插迂回，从而达成战术上的突然性，为盟军最终打破古斯塔夫防线的对峙僵局，为扫清通往罗马的道路。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这一仗也可以说是自法军被战败后首次挽回面子、扭转盟军对法国的看法的关键性一役。1944年6月6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开辟第二战场以后，法国国内面临的军事问题更加复杂。所以在7月底，戴高乐将军免去朱安的法国远征军总司令职务，并于8月12日任命他为法国国防部总参谋长，全盘负责法军的工作。在这个重要岗位上，朱安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指挥才能，成绩斐然，这可以理解为朱安于1944年~1945年间多次荣获军功章的重要原因。

从此以后，朱安与戴高乐将军接触甚多。无论是在戴高乐任法国临时政府首脑时期，还是在戴高乐下野以后，朱安一直是戴高乐最难得的合作者。

1947年~1951年，朱安任法属摩洛哥总督。1950年12月，根据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的提议，朱安出任中欧盟军司令，任期为5年。1952年5月7日，朱安晋升为法国元帅。

1967年1月27日，朱安不幸病故，享年79岁。2月1日，法国为这位一生献给祖国的著名战士举行了隆重的国葬。

M 英国精神的象征丘吉尔

性急的年轻人——鲍德温的财政大臣——战地记者与作家——
反绥靖的战士——临危受命——三巨头之一——“三环外交”政策
——再入唐宁街

温斯顿·伦纳德·斯潘塞·丘吉尔（Winston Leonard Spencer Churchill, 1874~1965），英国著名国务活动家，政治家和军事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出任英国首相兼国防大臣。

丘吉尔不仅在政治活动和国务活动上是“性急的年轻人”，就连出生时也急不可耐。1874年11月30日，丘吉尔比预产期提早两个月降生在英格兰牛津郡伍德斯托克附近华丽的希伦海姆宫中。祖父约翰·丘吉尔是马尔巴罗家族第七代公爵，曾是英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父亲伦道夫·丘吉尔勋爵是其第三个儿子，母亲珍妮特·杰姆是美国一位百万富翁的女儿。丘吉尔的童年正处在大英帝国由鼎盛转向衰落的时期，民族利益的种子很早就播植在他的心中。丘吉尔从小受到典型的贵族式教育，8岁上学，14岁进入哈罗公学。但他生性好动而固执，学习“疏懒”，不肯学数学和拉丁文，却嗜好历史、古典文学和军事，是班上出名的劣等生。经过3次投考，终于在1893年考进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1895年毕业后经其母亲多方周旋，得以进入他理想的第四骤骑兵团任骑兵少尉，从此开始了他自幼向往的戎马生涯。此后他以军官和战地记者的身份参加过西班牙镇压古巴人民起义的战争、英军镇压印度西北边境人民和苏丹的战争以及南非的英布战争。作为随军记者，他改变了幼时疏懒的习性，阅读了大量的书籍，为以后的政治生涯打下了基础。丘吉尔把在印度作战的经历写成《马拉康野战部队纪事》，于1928年在伦敦出版。

1899年丘吉尔以保守党候选人的身份首次参加竞选失败，1900年再次竞选获胜，被选为保守党下院议员，实现了他人生的重大转折，开始了为之奋斗终生的政治生涯。丘吉尔一直反对保守党的保护关税政策，1900年终于退出保守党，加入自由党。1906年自由党大选获胜，丘吉尔首次入阁担任殖民民事务次官。以后又任商务大臣、内政大臣。1908年，丘吉尔与克莱门娜·霍齐娅结婚。

1911年，丘吉尔担任海军大臣。此时欧洲风云紧急，德国力量的膨胀严重威胁着英帝国的霸权地位。丘吉尔改组海军部，建立海军参谋部，改良海军的装备，使海军拨款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他还积极促动政府对德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又自作主张，派海军舰队攻打土耳其，以求从背后袭击奥匈和德国，结果英军惨败。1915年丘吉尔被迫辞职。1917年7月，他又出任劳·乔治政府的军需大臣。他改组臃肿的机构体制，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且促成了大规模的坦克生产，使军需供应屡屡获得前线的好评。

战争结束后，面对新生的俄国苏维埃政权，丘吉尔忧愤交加，竭力反对布尔什维主义。1919年1月改任陆军大臣兼空军大臣后，他主张对苏俄进行武装干涉，敦促制定干涉苏俄的计划。这一态度招致以劳·乔治为首的自由党的反对，却重新获得了保守党的同情。1922年自由党大选失败，丘吉尔也失去了大臣的职位。1923年他退出自由党，次年重新加入保守党。1924年11月，保守党领袖鲍德温组阁，年届半百的丘吉尔当上了内阁中地位仅次于

首相的财政大臣。但他对财政事务所知甚少，上台后下令恢复金本位制，此举很快被证明是错误的。1929年保守党因无力解决失业和工人运动等严重问题而被迫让位给工党，丘吉尔则再度下野。

此后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丘吉尔十年赋闲，一身轻松，沉醉于写作和出国旅行的消遣之中。他接着《世界危机》四卷本之后，在此期间又写了《早年生涯》、《思想和冒险经历》、《马尔巴罗的生平及其时代》、《伟大的同时代人》、《英语民族史》等著作，获得传记作家的尊称。

丘吉尔一生中最悠闲的这十年正是世界形势复杂多变危机迭起的十年。德国法西斯夺取了政权，成为欧洲新的战争策源地。1936年~1937年德意日法西斯组成“柏林—罗马—东京”轴心，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战争的狂飙，严重地威胁着英帝国的地位。面对法西斯这一人类的最大恶魔，丘吉尔表现出坚定的信念和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主张联合一切可能的力量，对法西斯侵略者实行坚决的遏制和抗击的强硬政策。他认识到德国法西斯的真正目标是控制整个欧洲，夺取世界霸权，是英国最危险的敌人。因而他主张运用传统的均势外交战略，一面迅速地、大规模地重新武装英国，另一面联合欧洲一切力量来约束、抑制、挫败德国的霸权。他甚至放弃了对苏联的一贯敌视态度，主张化宿敌为盟友，向苏联政府呼吁：“为什么我们不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呢？为什么我们不以共同的势力来粉碎它呢？”时代的号召，政治家的胆略，加上对祖国命运的深切关注，终于使年近花甲的丘吉尔步出了“政治上的荒漠状态”，开始了他在英国政治舞台上乃至世界政治舞台上的最重要最辉煌的一幕。

30年代中期以后，丘吉尔便多次发表演说猛烈地抨击鲍德温、张伯伦政府对德国法西斯一味妥协退让的绥靖政策。他惊人地预料到慕尼黑协定使英国“遇到了一次完全、彻底的失败”，是“欧洲最大的灾祸”，指出“这只是一杯苦酒刚尝了第一口……这杯苦酒将年复一年地端到我们面前”。绥靖政策的失败，希特勒的紧紧进逼，使得政府的批评者丘吉尔声望大振，要求丘吉尔回到内阁中来的呼声越来越高。事实上如果没有希特勒和他挑起的事件，丘吉尔或许永远不可能重返政坛。

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9月3日英法被迫对德宣战，绥靖政策彻底破产，在朝野的强大压力下，张伯伦于3日下午改组内阁，丘吉尔出任海军大臣。由于长期的绥靖政策使军队准备不足，海军在战争初期屡遭失利。丘吉尔认真寻找对策，迅速扭转了被动挨打的局面。但张伯伦政府仍无心抗敌，一味求和。1940年5月10日，希特勒对法、荷、比、卢发动突然袭击，张伯伦在一片责难声中狼狈下台；丘吉尔首次出任首相兼第一财政大臣和国防大臣，任命黑斯廷斯·伊斯梅为其参谋长。丘吉尔盼望已久的时刻终于在他65岁时到来了。他说：“我终于取得了对全局发号施令的权力。我觉得自己是在顺应天数。”5月13日，丘吉尔以首相的身份在下院发表著名的演说：“我所能奉献的，只有血和汗、苦和泪……我们的目标是什么？胜利，是不惜一切代价赢得的胜利，……因为得不到胜利就得不到生存。”丘吉尔坚持将张伯伦继续留在内阁中任枢密院长，这体现了他宽容豁达的个人品质和大敌当前团结一致的深谋远虑的政治家素质。

在希特勒的闪电式进攻下，法英军队全线溃败。6月22日，法国宣布投降，德军逼近英吉利海峡，英伦三岛的存亡到了关键的时刻。丘吉尔首相临不惧，坚定沉着地担负起挽救民族于存亡关头的重任。他号召英国人民行动

起来，为抵抗法西斯的入侵而奋斗。他组织实施敦刻尔克英军和法军撤往英国，保存有生力量；调动英国军队，保持高度警惕，准备迎击法西斯的入侵。他指挥英国皇家空军，在8月10日~9月14日顽强地阻击来犯的敌机，使德军始终未能获得制空权，未能攻占英伦三岛一寸土地。丘吉尔坚定不移的意志和铿锵有力的话音极大地鼓舞了英国人民的斗志和信心。9月下旬，他成为保守党的领袖，得到最为广泛和普遍的支持。

在国内总动员的同时，丘吉尔积极调整外交政策，开展外交活动，争取美苏两大国的支持，战争伊始，他就多次向罗斯福总统去信说明如果继续让孤立主义得逞，总有一天希特勒的魔影会笼罩到美国的头上，美国就再也不能隔岸观火了。1940年12月29日罗斯福发表“炉边谈话”，1941年3月8日美国国会通过“租借法案”。该法案的通过应该说是丘吉尔外交的一大成功。丘吉尔还曾向苏联通报德国随时可能侵略苏联的情报。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当晚丘吉尔就发表了那篇著名的广播演说，表示愿意立即同苏联联合对德作战：“俄国所受到的威胁，也就是我国和美国所受到的威胁……我们只有一个目标，一个坚定不移的目标，那就是决心摧毁希特勒和纳粹政权的一切余毒。任何一个继续战斗抗击纳粹主义的国家和个人都将得到我们的援助。”丘吉尔的积极态度大大促进了战时英、美、苏三国联盟的实现。7月12日英苏两国签署协定表示愿意携起手来共同对德作战，决不同德国单方面讲和。1941年8月9日丘吉尔与罗斯福首次在纽芬兰的阿金夏港外举行首脑会议。14日双方签署象征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的“大西洋宪章”。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终于和英国站“在了同一条船上”。丘吉尔当即前往华盛顿，与罗斯福进行了20多天的会谈，并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争取美国出兵北非的保证，并建立英美联合参谋长会议。

为了更好地采取合作行动，阻止德国的进攻，1941年5月苏联开始向英国提出开辟第二战场的要求，双方签订同盟条约，表示不提苏联西部疆界之事，丘吉尔表示可在1942年内开辟第二战场。然而随着德意军队在近东和北非的节节获胜，丘吉尔越来越担忧英国传统的殖民势力了。他决定把英军的主力放在近东和地中海一带为英帝国殖民利益而战。在丘吉尔的努力下，1942年7月25日美英决定暂不开辟欧洲第二战场，而在法属非洲开展攻势，即“火炬”行动计划，8月12日丘吉尔飞抵莫斯科，借口部队和供应不足，不能在1942年内开辟欧洲第二战场，争取斯大林对“火炬”行动计划的赞同。

1943年初，盟军在北非取得重大胜利。1月中旬，英美首脑在卡萨布兰卡举行会谈。丘吉尔放弃在1943年跨越英吉利海峡作战的原意，主张选择“欧洲柔软的下腹部”地中海巴尔干地区作战。会谈后发表要法西斯轴心国“无条件投降”的原则，排除了对“单独媾和”可能性的任何试探。同年5月丘吉尔再次赴美商谈地中海作战计划。但美国赞成尽早跨越海峡作战。经过多次斡旋，最后决定7月中旬攻打意大利，跨越海峡作战开辟“第二战场”又被推到1944年。丘吉尔因过多考虑英国的殖民利益，把欧洲战争的主要负担长久压在苏联身上，使苏联的处境十分困难。

1943年9月8日意大利宣布投降后，丘吉尔仍只在口头上支持跨越海峡作战的“霸王”行动计划，暗中筹划佯攻法国实打挪威的“木星”计划。1943年11月27日，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在德黑兰举行战时第一次“三巨头”会议，讨论和决定未来的行动计划，为在1944年开辟第二战场达成协议。1944年6月6日盟军渡过海峡在法国登陆反攻的壮举终于实现了。丘吉尔为了英

国的民族利益，出于他反对共产主义的本性，一再延缓第二战场的开辟，意图使苏德在战争中两败俱伤。他后来在战争回忆录中写下最后一卷《胜利与悲剧》，认为反法西斯战争的结束是胜利，鼓吹所谓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则是莫大的历史悲剧。

1944年8月，丘吉尔向美国提出利用进军意大利之便宜捣中欧，先于苏军抵达维也纳，但美国坚持按原定计划，在法国西南部登陆，配合诺曼底登陆的盟军。此时似乎人人感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丘吉尔开始考虑意大利、东欧和巴尔干地区的政治问题。10月8日丘吉尔访苏，但未解决主要问题，斯大林答应结束对德战争后即对日宣战。12月，丘吉尔为了维护英帝国在巴尔干的势力范围，派兵镇压希腊人民的革命运动。1945年2月，“三巨头”在雅尔培举行第二次会晤，讨论战后的世界政治问题。丘吉尔为防止苏联的威胁，力主与法国一道四方分区占领德国。会议还决定成立联合国组织，并就波兰问题达成协定。但丘吉尔对会议结果不满，觉得西方大国对苏联让步太多。在战争即将胜利的时刻，丘吉尔又主张盟军迅速越过易北河，抢在苏联之前占领柏林，但遭到美国的反对。丘吉尔十分懊丧，认识到英国确实已力不从心。

1945年5月7日德国无条件投降，欧战结束，丘吉尔的战时联合政府是否还需要存在下去便成了突出的问题。7月5日议会进行大选。7月15日丘吉尔前往波茨坦参加第三次首脑会议。会议期间回国听候大选结果。7月16日大选揭晓，保守党失败，丘吉尔在胜利来临的时候被赶下了台。丘吉尔无法理解，抱怨英国人民忘恩负义，同时深深地为英国在战后世界中的地位感到担忧，因为他自认为是“能够对付俄国的唯一的人”。7月26日晚，丘吉尔向国王提出辞呈，并婉言谢绝国王欲授的嘉德勋章。丘吉尔就这样结束了他为时5年的战时首相的生涯，但他为挽救英国命运、为在全世界范围内消灭法西斯主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却永远不会为英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所忘记。

丘吉尔并没有因此而结束他的政治活动。他仍在为英国的民族利益、为反对社会主义苏联而奔走效力。1946年3月5日，丘吉尔访问美国时发表了题为“和平砥柱”的著名的富尔顿演说，呼吁西方国家团结一致，联成一体，因为“在整个欧洲，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的里雅斯特，降下了块铁幕”。丘吉尔这一明显的反共立场立刻引起了震动，并对战后的形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拉开了“冷战时代”的序幕。在呼吁与美国结成“英语民族之间的特殊关系”之余，丘吉尔还致力于西欧的联合，认为拯救欧洲必须“重建欧洲大家庭”。1948年5月，他被在海牙召开的欧洲统一问题会议选为名誉主席。丘吉尔所有这一切都是转绕着英国利益这一主题的。在1948年保守党年会上，丘吉尔全面地阐述了英国“三环外交”政策，第一环是英联邦和英帝国；第二环是包括英国、加拿大和美国的英语世界；第三环是联合起来的欧洲。

1951年10月，保守党大选获胜，丘吉尔以77岁高龄再度拜相组阁。但和平时期的形势和任务与1940年时已大不相同。

1955年4月5日，丘吉尔辞去首相职务，宣告退休。他为之终生效力的大英帝国没有能改变崩溃的命运，没落已无可挽回。但他仍然认为英国的力量和潜力是不可抵估的。1963年4月9日他在接受美国“荣誉公民”称号时说：“我不同意那种认为英国和英联邦现在应在世界上扮演默然听命的次要

角色的见解，”

退休之后，丘吉尔完成了他的《英语民族史》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1965年1月24日，丘吉尔在伦敦因病逝世。享年91岁。

N 反绥靖的战士艾登

下院议员——绥靖政策的反对者——特殊的外交官——远见卓识——绥靖船上的大副——丘吉尔的得力助手——权居高位——大学校长

罗伯特·安东尼·文登（Robert Anthony Eden，1897～1977），英国政治家、外交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曾任英国国防委员会委员、陆军大臣、外交大臣和副首相等职。

1897年6月12日艾登生于英国达勒姆郡比肖普—奥克兰市的贵族家庭。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艾登参加英国皇家步兵团，曾到法国前线作战。战后，艾登为了实现当外交家的梦想而进入牛津大学基督学院，学习阿拉伯语和波斯语。1922年大学毕业，艾登未按先前的心愿到驻外使馆工作。他认为“议会进入外交界的另一条门路”，决定通过竞选议员，开始自己的政治生涯。

1923年，艾登作为保守党候选人当选为英国下院议员。他以自己的仪表、才华和谈吐，获得保守党元老器重。1926年，艾登作为保守党政府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的议会私人秘书，陪同前往日内瓦参加国际联盟行政院会议。

1931年3月，艾登与张伯伦一起参加属于帝国防务委员会的一个小组委员会，工党政府首相麦克唐纳任小组委员会主席。他们常在首相府与政府各部大臣聚会，为英国参加裁军会议作准备。半年后，艾登经保守党领袖鲍德温推荐而出任外交次官，不久即以英国政府副代表的身份参加日内瓦裁军会议。

1934年初，艾登在出任帝国掌玺大臣的同时对此深感不满，认为“表面上增加了权威，实际上什么也没有，我甚至连决定政策的内阁委员会的一名成员都不是”。

30年代的欧洲，德意法西斯势力极其猖獗。英、法两国统治集团妄想以牺牲弱小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谋求“和平”。与此同时，英国统治集团中少数有远见的政治家，不同意推行绥靖政策，主张联合苏联在内的欧洲国家，抵抗法西斯侵略势力。艾登就是这种有远见的政治家之一。

从1933年起，艾登多次奉命奔走于巴黎、柏林、罗马、日内瓦和莫斯科，出访瑞典、挪威和丹麦，同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就国际形势进行会谈。1934年2月和1935年3月，艾登曾两次会见希特勒。他没有被希特勒掩盖其侵略意图的和平诺言所欺骗。主张为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而努力。艾登的见解在英国政界中引人注目。当时未参加政府的丘吉尔称他为“政府中唯一的优秀成员”。在保守党首相鲍德温改组内阁时，艾登因年龄、资历和政见方面的原因，未能出任外交大臣而仅担任鲍德温首相为他专设的与外文事务有密切联系的职位——国际联盟事务大臣。

1935年10月初，墨索里尼发动侵略阿比西尼亚的战争。12月9日，英国外交大臣霍尔与法国总理兼外交部长赖伐尔推出“霍尔—赖伐尔方案”，企图把阿比西尼亚大部分领土割给意大利。霍尔因这个方案激起国内外舆论的强烈谴责而下台。38岁的艾登出任外交大臣，颇有少年得志之势。

艾登上台伊始，对法西斯国家表现出比其前往较为强硬的态度。他在—

份研究报告的序言中写道：“决不能仅仅为了安抚德国而让步，因为那样做只能事与愿违，促使它胃口愈来愈大。”1936年3月，在希特勒撕毁洛迦诺公约而进军莱茵非军事区以后，艾登两次约见德国驻英大使，谴责纳粹德国的违约行为。艾登认为英国应对希特勒“会撕毁任何条约作好准备”，却不主张对希特勒占领莱茵非军事区的行动实行军事制裁，担心这样做会导致战争，而一旦发生战争，对英国来说就意味着“极其重大的风险”。艾登主张通过谈判使德国从非军事区撤军。

1936年7月，以佛朗哥为首的西班牙法西斯在德意法西斯的支持下发动内战。艾登要求实行“不干涉”的原则，并与法国政府公开交换武器禁运备忘录，约定禁止向西班牙输出武器，希望通过“不干涉”来减少战争的危险。艾登反对苏联和各国人民支援西班牙人民反对佛朗哥的正义斗争，也反对德意法西斯对西班牙内政的干涉。

艾登的外交政策构想与1937年5月出任首相的内维尔·张伯伦产生矛盾。张伯伦梦想通过让步和牺牲别国利益取得所谓“一代人的和平”。艾登则要求推行以军事实力为后盾的外交，否则“在这个剑拔弩张的世界上任何外交政策也不会有获得成功的希望”。1938年1月，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通过一切手段阻止德意法西斯独霸世界的建议，艾登则表示“我们应该立即接受罗斯福的建议”，主张加强与美国和法国的联系与合作。而对德国、意大利法西斯的侵略和西班牙法西斯的活动，艾登认为不能在同这些国家的法西斯独裁者妥协的前提下进行谈判。张伯伦不同意艾登外交政策的原则和方法，一再越过艾登主管的外交部，竭力干涉外交事务。艾登对此极为不满。于同年23月辞去外交大臣的职务。有着“绥靖船上的大副”之称的哈利法克斯勋爵继任外交大臣。艾登辞职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应。

艾登辞职不到一个月，德国法西斯吞并奥地利。张伯伦伙同法国的达拉第，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签订把捷克斯洛伐克出卖给纳粹德国的“慕尼黑协定”。这个协定遭到艾登和丘吉尔等30名保守党议员的强烈反对。不仅如此，艾登和丘吉尔等人还认为，必须与苏联取得谅解并结成联盟，才有可能获得和平。在形势和舆论的压力下，英法两国政府派出代表到莫斯科与苏联进行谈判。艾登自告奋勇表示愿意去莫斯科谈判，但被张伯伦拒绝。

1939年9月3日，英国对德国宣战。艾登重新入阁，任自治领事务大臣，此次回到内阁，除主管部门的工作外，艾登在其他工作上都不能起作用。

1940年5月，丘吉尔接替张伯伦出任内阁首相。艾登受到丘吉尔器重，出任陆军大臣，在艾登任内，英军未能改变在与德军作战中所处的不利地位。艾登为加强国防而决定建立“国民自卫队”，号召“年龄在17岁到65岁之间的英国公民，现在都来服役，使我们的安全万无一失”。这一号召得到广泛的响应，第一个星期报名的就有25万人，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突破100万人，同年12月，纳粹德国对英国进行“空中闪击战”，英国处于战争危机之中。12月23日，艾登由丘吉尔提名，第二次出任外交大臣。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艾登始终在丘吉尔领导下工作。丘吉尔一再表示，如果他有什么意外，就由艾登接任首相。

艾登在担任外交大臣期间，多次访问莫斯科和华盛顿，与斯大林、罗斯福交换对战争形势的看法，同意加强英、美、苏三国同盟。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战后欧洲的重建和建立联合国等问题都是他们讨论的主题。

1943年10月，艾登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英、美、苏三国外长会议。11

月底随同丘吉尔参加在德黑兰召开的三国首脑会议。德黑兰会议决定在 1944 年 5 月 1 日开始欧洲第二战场。1944 年 10 月，艾登陪同丘吉尔再次出访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11 月，艾登与丘吉尔访问法国，在巴黎与戴高乐会晤。

1945 年 2 月，艾登随丘吉尔参加克里米亚英、美、苏三国首脑会议。会议讨论彻底粉碎纳粹德国的军事计划，决定战后在德国成立“中央管制委员会”。会议签署“被解放的欧洲宣言”，宣布获得解放的欧洲各国必须消除法西斯主义的影响，由各国人民自己选择其社会制度。会议还就盟国对日作战以及战后各国的权益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1945 年 4 月 25 日，艾登代表英国政府出席在美国旧金山市举行的联合国成立大会。7 月，艾登陪同丘吉尔参加波茨坦会议。7 月，保守党在大选中失败，丘吉尔下台。保守党改组后，艾登力图使保守党具有民主政治的外貌。

1951 年 10 月，保守党在大选中获胜，丘吉尔再次组阁。艾登出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1954 年 5 月 7 日，艾登出席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担任会议主席。同年 12 月，艾登同伊朗政府达成协议，决定通过谈判解决英伊石油争端。

1955 年 4 月 6 日，丘吉尔因年老体弱而辞职，艾登担任首相兼第一财政大臣。

1956 年 7 月 26 日，埃及总统纳赛尔宣布把由英国经营的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10 月，英国与法国和以色列一道发动侵略埃及的战争。英国在这场战争中的失败断送了艾登的政治命运。1957 年 1 月，艾登被迫辞去英国首相和下院议员职务。

此后，艾登仅担任伯明翰大学校长（1943 年～1973 年任职）职务。1961 年，艾登被封为阿冯伯爵。艾登先后出版有三部回忆录：《回到原位》（1960）、《面对独裁者》（1962）和《清算》（1965）。

1977 年 1 月 14 日，艾登在威尔特郡赛利斯布里镇去世。

0 难以与人合作的司令蒙哥马利

不安分的小伯纳德——足球队队长——桑赫斯特军事学院的尖子——参加一战——温馨的家庭生活——严格的训练官——首遇“沙漠之狐”——“阿拉曼”的蒙哥马利——登陆西西里——“这不能算一份作战计划”——地面部队统帅——难以与人合作

伯纳德·劳·蒙哥马利（Bernard Law Montgomery，1887.11.17 ~ 1976.3.25），英国元帅，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历任师长、军长、东南军区司令、第八集团军司令、第二十一集团军群司令，以指挥阿拉曼战役获胜而著称于世。被封为“阿拉曼的蒙哥马利子爵”。

蒙哥马利于 1887 年 11 月 17 日出生在伦敦一个牧师家庭。他的父亲亨利·蒙哥马利比他的母亲大 18 岁。他是家中的第 4 个孩子，教名伯纳德，伯纳德呱呱落地时，他的母亲只有 23 岁。

伯纳德不到 2 岁时，家中又添了一个孩子。这时，亨利牧师被任命为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的主教（澳大利亚那时是英国的殖民地）。于是亨利带着他的妻子和 5 个孩子，远涉重洋前往澳大利亚工作，他们在那里一住就是 12 年。所以伯纳德的童年都是在澳大利亚度过的。

亨利和他的妻子到了澳大利亚以后，又生了 3 个孩子，他们除了自己的子女以外，还要赡养寄居在他们家中的 3 个孩子，那些孩子是伯纳德的堂表兄弟。

亨利的妻子虽然年轻，但却是个治家有方且个性坚强的女性。亨利作为主教，需要经常出门到各地进行宗教活动，呆在家里的时间有限。另外，当时尽管澳大利亚的生活费用比英国便宜，但亨利收入菲薄，家中人口又多，蒙哥马利一家的经济状况并不宽裕。这样，整个家庭 10 来口人的生计安排及孩子的管教重担，全部落在他年轻妻子的肩上。

要照顾好这样一个大家庭，并非易事。亨利的妻子一方面节俭治家，一方面定出一套严格的规矩，让孩子自己管理自己。谁要是违反了她定下的家规，他就得受到惩罚。

她规定孩子们必须在黎明时起床，自己收拾房间，擦亮自己的皮鞋、劈好烧炉子的木柴。从早晨 7 点半起他们就得开始自习功课，到 8 点钟时，他们的母亲到各个房间进行检查，这一切做得合格以后，大家才能吃早饭。早餐后孩子们要继续学习。晚上，他们还得自己动手准备简单的晚餐。

母亲不准孩子们吃糖果，一则是为了省钱，二则是为了避免损坏牙齿。孩子们也不许私自乱花零用钱，违反规定就要受到鞭打。

孩子们大都比较循规蹈矩，唯有伯纳德却异常淘气。他无视母亲的规定，经常惹是生非，为此他屡次受到母亲的严厉惩罚。其实伯纳德并不是一个性情恶劣的孩子，不过他的性格特点不能容忍别人的约束，而天真地想自作主张地行事。伯纳德看到别人收集邮票，自己也想收集一套，但因为没钱，竟然自作聪明地把自己的自行车卖掉。可是自行车是人家赠送的礼物，母亲不得不把自行车赎回来，然后每月扣降他的零用钱作为补偿。

伯纳德的母亲性格坚强，年纪又轻，在管教孩子方面办法不多，除了要求子女们乖乖地服从以外，似乎不太善于诱导。碰到伯纳德这样的孩子，她的唯一手段就是惩罚。这样，伯纳德和他母亲之间就逐渐形成了紧张的对立

关系。伯纳德见到他母亲就有一种惴惴不安的感觉，生怕什么时候做错事而受到责罚。另外，他的许多幼稚的、不守规矩的举动也得不到兄弟们的同情，所以他在家中经常处于孤立的地位。这一切对他以后性格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伯纳德虽然时常犯错误，但从不撒谎推诿，总是坦白地承认自己的所作所为，而且也不逃避惩罚。

1901年底，伯纳德14岁的时候，他父亲被调回英国，一家人又跟随父亲返回了阔别多年的伦敦。伯纳德于翌年进入伦敦的圣保罗中学，当了走读生。

伯纳德在校学习成绩虽然不突出，但他在体育运动方面却很快崭露头角。那时英国学校中盛行板球和橄榄球，他不久即成了学校橄榄球和板球队的队长。由于他打球时奔跑迅速，身手矫捷，在同学中博得了“猴子”的绰号。在圣保罗中学的5年中，伯纳德初步体验到了社会生活。他当了球队的队长，率领同学们玩球，受到了他们的欢迎和重视，这和他在家中的情况大不相同。圣保罗中学的生活，对少年的伯纳德来说，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经历。他在球队中开始初步体会到怎样当领导和怎样进行指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圣保罗学校在我性格上留下了深深烙印。”

1907年，伯纳德已经是一名19岁的青年，这时他决定报名去桑赫斯特英国皇家军事学院学习。然而他的父母想让他成为一个牧师，所以并不赞成他去报考军事学院。伯纳德已经不再是任人摆布的孩子，他已有自己的主见。他父亲见劝说无效，虽然失望，却也不再坚持己见，但他母亲却竭力表示反对，为此，他还和母亲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这时伯纳德已经立志从军，并且决心靠自己的努力奋斗，在戎马生涯中干出一番出人头地的事业来。年轻的伯纳德就这样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活。进入桑赫斯特军事学院要经过严格的考试，伯纳德·蒙哥马利顺利地通过了考试。他进入军事院校后，看到同学大都是家境富裕的军官子弟，而他自己却是个普通家庭出身的穷孩子，父母给他的生活费用十分有限，他不得不省吃俭用地过日子。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是培养英国绅士式军官的贵族化学校。学生制眼华丽，生活阔绰。学生们除了学习军事课程外，还得学习骑术、击剑、以及法律和一门外语。学习生活是相当紧张的。蒙哥马利不仅在学习上成绩优良，而且像他当初在中学时那样，在体育运动方面也表现出突出。不久，他即加入了该学院的第15橄榄球队，并且在一次同它的传统对手伍尔维奇皇家军事学院的橄榄球队的比赛中，大获全胜。蒙哥马利的性格和家庭情况也促使他专心学习。他的家庭并不富裕，父亲每月给他的费用，除了应付必要的生活开支以外，就所余无几了。他很少饮酒，更不抽烟，也不想去结交女朋友。这是他的天性使然，而不完全是他家庭的影响；他并不是故意远离烟酒和女友，只是对这一切下感兴趣而已。因此，除了偶然参加几次球赛以外，他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了学习。最后，他以优良的成绩从桑赫斯特军事学院毕业，在150名毕业生中，名列第30。当时他的年龄是21岁。

蒙哥马利从军事学院毕业以后，于1908年年底被派往印度西北边境的白沙瓦服役，隶属于皇家沃维克郡团的第一营。像他这样的年轻中尉，貌不出众，也没有什么特殊技能，是不会引起任何人注意的。他看到其他较富有的年轻军官们都有马匹，并且时常参加赛马，以炫耀自己的骑术，于是他也有机会来显示一下自己。正巧这时营里有一匹驮运行李的马售价很低，蒙哥马利就把它买了下来，并开始认真地加以训练，过了一段时间后，他参加了

一次赛马。起跑不久他就从马背上掉了下来，然而他不甘心失败，立即重新飞身上马，拼命策马前进，而这匹马在他疯狂的鞭打之下，竟然赶上并超过了所有的参赛马匹。当他飞快跑到终点时，因为没有骑稳，又从马背上摔了下来。等到他从地上爬起来时，裁判宣布他力赛马的优胜者。从此以后，他赢得了全营军官们的器重和友谊。

1910年10月，他所在的营调驻孟买。蒙哥马利除了参加日常的军事训练外，还阅读有关军事问题的书籍，这时他已开始探索军事理论了。1913年他所在的营被调回英国。蒙哥马利结识了营里新派来的一位名叫勒弗罗伊的年轻上尉。这位上尉是坎伯利参谋学院的毕业生，他和蒙哥马利谈论战争和战略等问题，并指点他如何进一步研究军事理论。这使得蒙哥马利对军事艺术产生了莫大的兴趣。当时在英国军队中，像勒弗罗伊这样的年轻军官并不多见，此人对蒙哥马利以后的发展起了较大的作用。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皇家沃维克郡团的第一营接到了动员令。8月下旬，第一营抵达法国。蒙哥马利时年26岁，是一名中尉。

当时英国军队对战争准备不足，前往法国的士兵都以为战争将在几星期之后结束。但训练有素的德军，却横扫比利时，侵入法国，一直冲到凡尔登附近。德军于8月23日进攻驻扎在蒙斯的英军，蒙哥马利所在的第一营在25日才来到法国。26日敌人又发起猛攻，第一营首当其冲，伤亡惨重，全线撤退。在混乱之中，蒙哥马利的连队与营部失去联络，夹在进攻的敌人之间，昼伏夜行，好不容易才退回到英国远征军的阵地。

德军的进攻在巴黎附近受到了阻遏。英国远征军经过重新部署以后，投入了新的战斗。蒙哥马利的第一营转移到一个名叫梅当的村子参加战斗。他英勇作战，亲自率领一个排的士兵，进攻该村的德军。当他在大雨中集合士兵准备肃清村中的敌人时，却受到敌人狙击，负了重伤，险些丧命。同伴们把他从枪林弹雨中救了出来，送到了后方医院，嗣后又把他送回英国治疗。由于他在战斗中表现突出，当他伤愈出院时，被提升为陆军上尉，并得到了一枚“优异服务勋章”。这说明英勇的蒙哥马利已开始赢得上司的器重。

1915年初，他在英国从事训练新兵的工作，1916年他又来到法国。到1917年时，他已升任第九军的二级参谋，1918年他又升为第四十七伦敦师的一级参谋，他的军阶虽然还只是上尉，但他这时却已经是名誉少校了，而且担任的是中校职务。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蒙哥马利以少校军衔，担任二级参谋，前往在德国的英国占领军中服役。这时他年仅31岁。

为了能学到更多的军事知识，他在1920年前往英国坎伯利的参谋学院学习。一年以后，他被派往驻爱尔兰科克的第十七步兵旅担任少校。这时南爱尔兰发生新芬党的独立运动，他们在城市里进行游击活动，晚间出来袭击岗哨，绑架警察和焚烧房屋，蒙哥马利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难以对付的局面，直到骚乱平息下来时，他才松了一口气。

1922年，他被调往驻普利茅斯港的第三师的一个旅担任少校。该旅旅长是霍朗德准将。此人是一位优秀的教官，他能使单调的士兵训练工作变得十分生动有趣，从而大大提高了队伍训练的成绩。他还认为，为了建立一支纪律严明和士气高昂的军队，首先要培养忠诚和热心的军官。蒙哥马利在霍朗德的领导下从事部队的训练工作，并学到了不少有益的东西。霍朗德的教导对蒙哥马利是一个很大的启发，慢慢地他开始酝酿新的部队训练方式。

从 1923 年至 1926 年，蒙哥马利少校继续担任不同部队的参谋职务。在此期间，他利用业余时间，从事军事理论的教学活动，他在教学中结合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亲身经历，对当时英国军事学校陈旧的教学内容提出了许多改革的建议，并且对第一次大战中许多不合理的指挥作战的方式，提出了中肯的批评。

1926 年初，蒙哥马利又回到坎伯利参谋学院，担任该学院的教师，并在那里任教 3 年。

蒙哥马利已经 38 岁了，却还是一个单身汉。1926 年 1 月，他到瑞士伦科去度假，在滑雪的时候，邂逅了贝蒂·卡芙和她的两个男孩。贝蒂的丈夫原是一位英国陆军军官，在战争中牺牲了。蒙哥马利在教那两个男孩如何滑雪时认识了他们的母亲。1927 年 1 月，蒙哥马利去瑞士伦科，又遇到了贝蒂。蒙哥马利很快堕入情网，开始热烈地追求贝蒂。两人于当年 7 月 27 日举行了婚礼。

蒙哥马利的婚后生活十分愉快。贝蒂心地善良，机智聪敏。蒙哥马利同她的结合改变了他整个的生活。他从小违背母亲的管教，经常遭到责打，在家庭里也处于孤立的地位，心灵上受到创伤，养成了孤僻的性格以及对妇女的偏见，他之所以一直拖到 39 岁才成家，与上述因素不无关系。可是贝蒂却和他母亲大不相同，她给予他友情和帮助，她理解和同情他的想法，她是一个顺从和忠诚的伴侣。蒙哥马利从未享受过如此温暖幸福的生活。在妻子的影响之下，他原先的那种孤僻的性格渐渐发生了变化，他开始接待客人，同人们交往了。

1928 年，他们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大卫，那时贝蒂已经 40 岁。蒙哥马利在坎伯利参谋学院任教 3 年以后，被派往巴勒斯坦和埃及工作。1934 年，他担任设在巴基斯坦的奎达参谋学院的首席教官，又晋升为上校。他和贝蒂及大卫在奎达居住了 3 年，虽然生活非常快乐，但贝蒂的身体一直不太强健，尤其当她生了大卫以后，健康状况更差。

1937 年，蒙哥马利被调回英国朴次茅斯指挥第九步兵旅，同时晋升为准将。这时，他和贝蒂已经结婚 10 年，共同拥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英国政府在朴次茅斯拨给蒙哥马利一幢宽敞的军官住宅，蒙哥马利马上着手为他们的住宅购置家具、书籍、地毯及纪念品等。这是蒙哥马利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他不仅有一位体贴恩爱的妻子，而且在事业上也一帆风顺，他的上级对他的军事才能深为欣赏，认为他是英军中不可多得的将才。

那年夏天，贝蒂病倒了。她的腿在海滩上给什么东西咬了一口，开始时她并不觉得怎么样，但不久就疼痛得昏了过去。很快她被送往当地医院。当蒙哥马利闻讯赶到医院时，贝蒂的病情已经恶化。她的腿部肿胀得十分可怕，病毒迅速地向全身蔓延。医生不得不进行截肢手术，然而病情依旧得不到抑制。10 月 19 日，贝蒂离开了人世。

这个可怕的打击，对蒙哥马利来说犹如晴天霹雳。他感到万念俱灰。回到朴次茅斯的家中后，蒙哥马利把家具遮盖起来，把许多不用的房间锁上，然后独自呆在书房内，拒绝会见任何客人。直到好几个月之后，在一些朋友的劝慰下，他才慢慢地恢复了正常生活。

但这以后，他的性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的内心平衡被破坏了，他又恢复了从前那个样子，除了军事以外，似乎对其它事情都不感兴趣，并把全部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军事训练工作中。

蒙哥马利把第九步兵旅训练成了一支能攻善战的精锐部队。他在训练中很少同军官们待在一起，却经常深入到士兵中间进行活动。第九步兵旅在他的领导下，变成了当时英军中最优秀的队伍。1938年，这支军队被选拔出来，进行敌前登陆与化学战争的演习，取得了优良的成绩。蒙哥马利在演习中的卓越指挥，博得了元帅韦维尔将军等人的赏识，并引起了全军的注意。

这时，巴勒斯坦发生骚乱，英国往该地派两个师帮助恢复秩序，其中的第八师归蒙哥马利指挥。这意味着蒙哥马利在军队中的地位，又上升了一大步。蒙哥马利的第八师驻扎在巴勒斯坦北部，很好地完成了任务。

但到1939年时，蒙哥马利突然身患重病，病愈后，他要求马上回去工作，但陆军部告诉他说已经委派别人充任了第八师的师长，这时正好英军第三师的师长出缺，陆军部就让他接任了第三师的师长。

蒙哥马利是在1939年8月28日接管第三师的。此时欧洲上空早已战云密布，3天以后的9月1日，希特勒的军队就入侵波兰，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蒙哥马利还没有来得及好好地整顿一下他的第三师，就奉命率军开赴法国，参加作战。

第三师驻守在法国北部。从1939年冬到1940年春，前线处于不战不和的状态。蒙哥马利就趁机加紧训练和整顿他的部队。他和许多了解实际情况的军官们都知道，当时盟军的士气、装备和训练，与德军相比都明显处于劣势。然而，英国和法国政府的领导人，却自以为盟军兵力强大，正自欺欺人地做着胜利的美梦。

希特勒的军队在东线吞并了波兰以后，经过一段时期的准备，便在西线开始进攻。1940年5月10日，蒙哥马利的第三师奉命行动了。当时英国远征军由戈特勋爵统率，并且是盟军第一集团军的一部分。第一集团军的指挥官为法国的比约特将军，然而英国远征军又不受比约特将军的指挥，却直接归盟军东北战区总指挥官乔治将军的领导。

由于盟军总司令甘末林将军的平庸无能，导致盟军方面指挥混乱，加上德军在数量占绝对优势，盟军的防线很快被德军突破，全军陷于混乱溃败的状态。英国远征军在德军的强大攻势下，向海边的敦刻尔克方向撤退，蒙哥马利率领他的第三师，且战且退在战乱之中，不称职的指挥官陆续被免去职务，而一些优秀的军官却脱颖而出。亚历山大升任第一军军长，布鲁克升任第二军的军长，不久布鲁克被召回英国，第二军又归蒙哥马利指挥。英国远征军在敦刻尔克海滩上一面扼守阵地，一面组织士兵陆续从海上撤走。5月31日，这支远征军的最后一批士兵撤回了英国。

英军从敦刻尔克撤退之后，布鲁克被任命为英国国内武装部队的总司令，奥金莱克担任南方战区总司令，而蒙哥马利则在布鲁克的推荐下，在奥金莱克的手下，出任第五军的军长。

1940年9月，英国为了防止德军横渡海峡在英国南部地区登陆，就在沿海岸一带修筑了大量的防御工事，并在那里驻扎重兵进行防守。

蒙哥马利并不赞同这种做法。他认为战壕和掩体起不到永久的防御作用，现代战争中经常出现千变万化的形势，要防御进攻的敌人，必须保持机动灵活的兵力，否则防线一旦被敌人突破，后方又没有援军进行阻遏，则防守的一方就要陷于被动挨打的局面。为此，他在自己的防区内停止了挖掘壕沟的活动，却把部队从海边撤回，部署在内线，加以训练整编，组成一些战斗力很强的队伍，准备等敌人上陆后立足未稳之际，集中兵力猛攻敌人，争

取把他们赶下海去。

蒙哥马利这种机动灵活的防御战术，在当时很少有人表示赞同。许多英国人都主张在海岸线上的每一处地方都修筑防御工事，不让敌人有机会登陆。当时英国军民上下，同仇敌汽，情绪高昂，认为一旦敌人来犯，就得寸土必争。在这样的情形下，蒙哥马利就成为众人注意和议论的焦点。同蒙哥马利经常接触的军官们则感到他与其他将军不同。他平常从不高声叫嚷，也从不破口骂人。但他发怒时，却用尖刻的口吻和鄙视的神态斥责部下，使对方无地自容。他对自己所喜欢的下属，则比较和蔼可亲。然而，他对任何部下都提出严格和明确的要求。在蒙哥马利的司令部里，气氛始终是严肃而紧张的，而蒙哥马利本人也一丝不苟地按照预定的计划工作和学习。

蒙哥马利对第五军的训练工作抓得很紧。他让他麾下的一师一连操练和行军了 10 天以后，又命令士兵在 18 小时内急行军 40 英里。他让部队在寒冷的雨雪天气里，饿着肚子，不间断地操练几个小时。他的目的是要把第五军训练成为一支不怕艰苦、顽强善战的优秀军队。与此同时，他撤换了不少工作不力的军官，而且还要求经常坐在办公室里的参谋和文书们每星期参加一次 7 英里的长跑。

1941 年蒙哥马利离开第五军，改任第十二军的军长，1942 年又以中将军身分，担任驻守在英国南部的东南集团军司令。这时欧洲战局发生了变化。德军横渡海峡入侵英国的企图没有得逞，对英国来说最危险的时期业已过去，英国已经重新起组建大批装备精良和训练有素的部队。

欧洲战争焦点已从西海岸转移到东部平原。德军的作战重心已移到斯大林格勒周围和埃及沙漠的西部地区。英军与敌人直接对垒的唯一战场是北非的沙漠地带，因此，英国政府把最精良的部队和最优秀的军官都派往埃及作战。战争的浪潮在利比亚北部沿海来回起伏。先是英国韦维尔将军率领部队，迎战意大利一支人数众多的军队，大获全胜，击溃了在利比亚的意大利军队的 10 个师，并将敌人一路赶到苏尔特湾一带；接着，德军将领隆美尔进行反击，又把英军赶了回来，奥金莱克接替韦维尔担任中东总司令以后，开始时作战还算顺利，但不久就挡不住隆美尔的进攻，节节后退。1942 年夏季，英军的处境岌岌可危。6 月中旬，英军据险固守的加扎拉防线被德军突破。接着，托卜鲁克要塞竟在一天之内就被敌人攻占了。里奇将军指挥的第八集团军，原来是英国一支能征善战的精锐部队，这时在隆美尔的非洲军的猛烈冲击下，损兵折将，一败涂地，几乎溃不成军。此时，战局对英军极为不利，如果第八集团军不幸被德军歼灭，则尼罗河三角洲和中东其他地区将落入希特勒的手中。奥金莱克看到局势非常严重，立即飞临现场亲自指挥，率精良的新西兰师投入战斗，暂时挡住了非洲军的前进。同时他重新组织溃散的第八集团军，幸结在阿拉曼一线，企图坚守阵地。阿拉曼是尼罗河以西的英军的最后一道防线。德军一旦攻陷阿拉曼，便可占领埃及，掠取那里大量的军需贮备；接着希特勒又能进一步推进到巴勒斯坦和伊朗，并攫取那里的石油。届时，苏军的南翼将受到更大的压力，德军潜艇也将自由地出入红海，控制南非的航路，并渗入印度洋。最后，德军和日军将在印度会师。奥金莱克虽然想死守阿拉曼一线，但自己也没有多大信心。设在开罗的英军总参谋部和英国大使馆已在焚烧秘密文件和进行撤退的准备。奥金莱克则开始计划把军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将尽力扼守阿拉曼，如果阵地失守，就经过尼罗河三角洲，从苏伊士运河撤退；另一部分则携带所有能运走的东西，退往南部苏

丹的喀土穆和巴勒斯坦的东部。这时已经是6月底，德军先头部队的坦克已冲到了阿拉曼附近。然而，隆美尔的军队离它后面的补给线太远了，而且这支军队虽然节节取胜，但经过不断战斗，已经疲惫不堪。英军的新西兰师、澳大利亚师和撤退下来经过重新组建的军队，挡住了敌军的进攻。非洲军需要补充军需和休息整顿才能再次发动猛攻。隆美尔不得不暂时采取守势，等待新的援兵和补充的坦克的到来。从7月份开始，奥金莱克对德军发动了几次反攻，接着非洲军也发起攻击。奥金莱克虽在一些战役中取得一些局部胜利，但效果并不显著，不过他总算暂时把德军阻挡在阿拉曼一线。然而英军士气不振、装备缺乏，而德方的援军则将很快开到。此时，情况已到了万分危急的地步。英国首相丘吉尔对北非的不利局势十分焦虑。他飞到华盛顿会见美国总统罗斯福，要求美国立即运送一批新武器到北非去，支援困守在埃及的英军。丘吉尔离开美国后，马上来到埃及视察，他发现英军士气低落，军队中弥漫着一股沮丧的情绪。由于英军在沙漠中长期作战，屡遭败北，伤亡惨重，将士们已经精疲力尽、军心涣散了。丘吉尔觉得这样下去非常危险，即使运来了美国的新武器，也无法抵御隆美尔的攻势。

另外，英美两国正在计划派盟军在法属非洲的西北部登陆，目的在于同埃及的第八集团军相互呼应，把地中海纳入盟国的势力范围，然后设法从南部进攻欧洲大陆。这只是一个计划，但如果第八集团军像目前这样疲弱无力，则上述计划将成为泡影。丘吉尔在视察了北非的英国部队之后，决心重新委派一批新的将领来改变当前的局势。他在开罗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解除了奥金莱克在中东战场的指挥权，由亚历山大将军接替他的职务。第八集团军的司令则由戈特将军担任。然而，戈特在乘坐运输机从前线飞回开罗的途中，却遭到德军飞机的袭击而机毁人亡。这时，蒙哥马利正在苏格兰同国内武装力量总司令佩吉特将军视察军事演习。演习刚开始，蒙哥马利于8月7日赶回伦敦后，陆军部通知他接替亚历山大将军担任第一集团军司令，并在艾森豪威尔的领导下，参加在北非法属阿尔及利亚的登陆作战。

第二天早晨，当蒙哥马利准备去会见艾森豪威尔商量如何执行他的新任务时，他的副官匆忙赶来。副官说，陆军部刚刚来了电话，昨天通知他担任第一集团军司令的命令已经改变，他必须立即动身前往埃及，接管第八集团军的指挥工作。当初同蒙哥马利一起在敦刻尔克指挥远征军撤退的布鲁克将军，已经升任英帝国总参谋长。布鲁克对蒙哥马利在敦刻尔克的表现印象极深，他向丘吉尔竭力举荐，蒙哥马利担任了第八集团军的司令。

蒙哥马利接到新的任命后，立即迅速进行准备。他把儿子大卫托付给一位朋友，当天晚上就乘飞机前往埃及。他在朴次茅斯的住宅早已给敌机炸毁，因而他的行李十分简单，只带了一些热带用的衣服。他的一名副官随同前往。

1942年8月12日，蒙哥马利的飞机抵达开罗。他一下飞机，就直接乘车前往开罗的司令部。奥金莱克正在那里等候他的到来。

蒙哥马利从奥金莱克那里初步了解到当前的战局后，立即去见即将上任的、他的老战友亚历山大将军和他在坎伯利参谋学院的一名学生哈丁少将。哈丁当时是奥金莱克的副参谋长。他向他们提出力第八集团军建立一支装甲部队的计划，这个计划得到了他们的赞同。

亚历山大将军是蒙哥马利在坎伯利参谋学院的老同学，他们两人又是在敦刻尔克共过患难的老战友，两人之间有着深厚的友谊。但是亚历山大的性格却与蒙哥马利大不相同。亚历山大和蔼可亲，乐于倾听别人的意见，能够

和每个人密切合作。他有时也和别人争论，但最后总能提出公正的、令人信服的意见。亚历山大将军不仅善于团结别人，但他在军事方面有根深的造诣，他能在许多不同的意见中，找出最正确的办法来，然后作出果断的决定。蒙哥马利能够和这样的上级共事，真是最大的幸事。

亚历山大十分欣赏蒙哥马利的军事才能，支持他建立一支装甲部队的计划，并且授权蒙哥马利撤换不称职的军官和对军队进行必要的改组。他还答应给第八集团军以一切可能的支援。他对蒙哥马利只提出一个要求：打败隆美尔，只许胜利，不许失败。

蒙哥马利取得了亚历山大全力支持的保证后，就去找哈丁让他组建装甲部队。接着，他于8月13日清晨找到了正在埃及作战的另一名学生德·甘冈，同他一道乘车视察了沙漠中的各处前沿阵地，沿途听取德·甘冈对当前情况的介绍，最后于中午抵达第八集团军的沙漠司令部。蒙哥马利发现军队士气不振，士兵们随时准备放弃阵地向后撤退。而整个集团军既没有指挥作战的中心，又没有作战的地图，也没有防御敌人进攻的作战计划。司令部没有帐篷，军官们白天在烈日之下工作和进餐，晚上在露天的沙地里睡觉，过着极不舒服的生活，据说这样做是奥金莱克的命令，为的是使军官们和士兵同甘共苦。

蒙哥马利看到司令部的气氛如此消沉，工作效率又如此低下，而强大敌人的新攻势，已经迫在眉睫，决定马上接管第八集团军的指挥工作。当天下午，他就给总司令部发了一份电报，说他已正式接任第八集团军的司令职务，随即又乘车视察其他阵地，于傍晚回到司令部后，立即召开了一次指挥会议。

蒙哥马利在会上宣布，从此以后，第八集团军全体将士，必须坚守注阿拉曼阵地，因为这是保卫埃及和开罗的最后一道防线，所以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后撤，他又告诉指挥官们，美国已有两个师的援军抵达开罗，亚历山大将军已经同意马上把这两个师调给他，以加强第八集团军的力量；除此以外，还有一支新的装甲部队即第十军正在组建之中；目前的任务是坚守阵地，等到一切准备就绪，英军将转入反攻，把隆美尔的军队彻底打垮。接着，他宣布将采用和以前完全不同的指挥方式。他任命德·甘冈为他的参谋长。申明今后全军必须贯彻参谋长发布的命令，德·甘冈有权管理整个司令部。各军的高级指挥官有事可以直接来找蒙哥马利汇报，他也将不时召见他们，但每次汇报问题的时间不得超过10分钟；汇报时不谈具体的细节问题，所有细节将由参谋长来处理。他作为集团军的司令，将摆脱一切琐碎的事务，而集中全力去考虑整个战局。他将取消以往那种用书面传达命令的方式，而代之以口头传达的方式。必不可少的书面记录，则由参谋长来处理：今后作战时，总的作战计划将由蒙哥马利亲自制订。作战之前，所有的将士们都将彻底了解计划的内容，可是具体的作战细节则由各军自己决定，他们有权在符合总的作战计划的前提下，采取独立的行动，不过他们必须取得成功。蒙哥马利又指出，司令部的军官们，没有必要在露天工作和睡眠，把生活搞得如此不舒服，令人精神不振。他决定把司令部搬到海边去，那里条件较好，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和保持高昂的士气，蒙哥马利最后强调，全体将士必须记住的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今后英军不再后撤，而将坚决顶住敌人，并将彻底消灭隆美尔的军队。

许多指挥官还是第一次见到蒙哥马利，不知道这位新来的司令到底是什

么样的人。他们以前见过不少一上任就夸夸其谈的新上级，过不了多久就会因作战失败而被撤职了。他们暗自怀疑：这位新上任的司令有能力指挥沙漠战争吗？他有本领领导大家打败精锐的德军吗？

然而，他们从蒙哥马利平静而缓慢的谈话中，逐步发现这位身材瘦小、貌不惊人的将军，和他们以前见到的上级不一样。他谈话的内容，显然和他们以前所听到的大不相同。他有一套新的想法。他侃侃而谈，声调虽不高昂，却表现出坚定的自信心；他明确地宣布了将要采取的行动，并规定了具体的办法；他毫不含糊地给大家指出了努力的目标——彻底打垮隆美尔。

参加会议的指挥官们听了蒙哥马利的这一席话后，心情都十分激动。原先的那种悲观失望的情绪已经烟消云散。这位新来的司令给他们下达了明确的命令，他们有了奋斗的目标，不再觉得前途渺茫和无所适从了。他们原先在沙漠中孤独作战，与世隔绝，也得不到后方的支援和慰问。他们觉得被派到这个毫无价值的寸草之地作战，似乎已被祖国和亲人遗忘，太不值得了，因此有许多人患有严重的思乡病，只想早些撤出沙漠，而不愿再和敌人周旋了。

可是，从蒙哥马利的命令中，他们突然意识到，他们目前扼守的阵地，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价值，全世界都在注视着他们这一次战役的成败。于是将士们心中重新燃起了一股战胜敌人的热情和希望。

蒙哥马利和参谋们制订了一套作战计划，并且陆续地发出一系列的命令，使全军将士纷纷活跃起来。

他首先把第八集团军陆军司令部挪到海边，那里离空军总部很近，彼此可以密切地联系。他把帐篷等设备发给军官们，让大家可以不必在露天睡眠和进餐。在此同时，他撤换了某些不得力的高级将领，并立即对士兵们进行沙漠战争的训练。

关于作战计划，蒙哥马利认为英军阵线上有3处关键的地点必须进行重点防御，一是北面沿海的阵地，二是中间的山脊，三是南面的阿拉姆哈勒法山脊。蒙哥马利估计隆美尔必将试图在南面进攻，以突破英军的防线。可是英军原先却在全线平均地分布兵力，这种状况必须改变。蒙哥马利计划在北面和中间坚决守住阵地，迫使隆美尔进攻阿拉姆哈勒法。南面英军在敌军进攻面前，要故意后撤，留出一个缺口来，缺口地带要预先埋上地雷，同时英军将派出精锐的第七装甲师，前往南线进行机动作战。第七装甲师将边打边退，诱使隆美尔的坦克部队进行追击。一旦德军的坦克部队进入阿拉姆哈勒法，埋伏在那里的英军第四十四师，将以猛烈的炮火向陷于布满地雷的缺口地带的德军装甲师进行轰击。

蒙哥马利料定隆美尔不敢绕过阿拉姆哈勒法的英军防线，直接向开罗进军，他必然要首先攻克阿拉姆哈勒法山脊，以解除后顾之忧。这样，英军正好可以在山脊一带集中优势兵力以逸待劳，给入侵的敌军装甲部队以致命的打击。

以上作战计划是蒙哥马利和他的参谋长德·甘冈共同制定的。在此同时，蒙哥马利又下令北线和中线的守军，不得向撤退的敌军进行追击。另外，他下令第七装甲师和第十师应在阿拉姆哈勒法山脊的防御战中，尽可能保持自己的战斗力，以便今后参加更加重要的战役。蒙哥马利这时已经在秘密地组建一支锐旅——第十装甲师，一旦准备就绪，他将集中力量与隆美尔决一雌雄。按照上述计划，英军进行了一系列紧张的部署和准备。种种迹象表

明，敌人的进攻只在旦夕了。

8月31日夜，隆美尔率领的非洲集团军向英军发动了进攻。蒙哥马利从8月13日中午接任第八集团军起，只用半个月的时间，就作好了迎击敌军的准备工作，而且大大地提高了英军的士气。另外，坐镇开罗的亚历山大将军也给了他全力支持。德军一开始进攻，就在北线和中线同英军的澳大利亚第九师、南非第一师及印度第五师等对峙，而以第十五及第二十一装甲师冲击英军的南线。南线英军按照预定计划，边打边退。德军装甲师冲过突破口后，果然不出蒙哥马利所料，立即向北迂回，企图攻击阿拉姆哈勒法和鲁瓦伊萨特山地，以包抄到第八集团军的背后。

这时，英军除了坚守阵地，对敌军的装甲师猛烈射击以外，还出动空军，对德军坦克进行轰炸。隆美尔的装甲师在9月1日至2日，在英军的打击下屯兵不前，损失惨重。蒙哥马利看到德军已陷于狼狈不堪的境地，就命令部署在防线南部的新西兰师向南攻击。此时，德军坦克的燃料也即将告罄，隆美尔不得不把他的装甲师撤走，阿拉姆哈勒法之战于9月6日结束，德军在那里第一次遭到了挫折。

阿拉姆哈勒法防御战的胜利。大大提高了蒙哥马利的威信。英国首相丘吉尔曾要求英军于9月中旬对德军进行攻击，但蒙哥马利认为当时英军的力量，还不足以与隆美尔的非洲军相抗衡，英军还需要继续进行训练和准备。他在亚历山大的支持下，顶住了丘吉尔的压力，并且告诉丘吉尔，英军到10月下旬才能作好进攻的准备。

蒙哥马利用9月6日至10月23日这段时间，集中精力改进军队的指挥和组织，并进一步提高部队的士气，准备在1月下旬月圆的时候，对隆美尔进行决定性的打击。

蒙哥马利决定采取若干新的作战措施。他同参谋长德·甘冈决定于晚间向敌人发起进攻。根据气象预报，10月23日将是晚间作战的最佳时机。在有月光的晚间向敌人进攻有许多优点：步兵既可以埋伏在暗处，又不致于暗得彼此无法联系；黎明之前他们可以排除敌人的地雷，还可以在沙地中挖掘掩体，以击退敌人在白昼的反攻。到第二天晚上，他们又可继续向前推进。

原先英军的炮兵部队都分散布置在漫长的战线上。蒙哥马利决定把大炮调集在一处，进行集中的猛烈炮击。他的总的作战计划，是集中力量突破敌人防线中的一点，然后以非常强大的兵力冲入突破的缺口。他还改变了派遣步兵排除敌人地雷的老办法，使用了一种新的排雷装置，那是英军新试制成功的一种坦克，这种坦克前方装有一具旋转的连枷式的铁链，铁链拍打地面时，地雷就被引爆了。

英军的许多将领主张绕过德军防守最为薄弱的南部阵线，深入敌军后方，然后向北迂回，对敌人前后夹击。蒙哥马利却认为这样做英军的意图容易被敌人识破，决定把主攻矛头针对敌军阵线的中部偏北的地方，这样，在突破敌军防线后就可以随着战局的发展，而机动地向北或向南迂回攻击了。

除此以外，蒙哥马利又施展了一系列的伪装手法：把坦克伪装成卡车，又秘密地用纸板搭成许多兵营和坦克，布置在战线的南部，以欺骗德军的空中侦察，使敌军相信英军将在南线发动主攻。

在进攻的前夕，蒙哥马利调集了1000多门大炮和第十军、第十三军及第十军等3个军的兵力。第三十军为步兵，下面有澳大利亚第九师、新西兰第二师、南非第一师、印度第四师和苏格兰第五十一高地联队师。第十二军

则有第七装甲师以及第四十四与第五十步兵师；而第十军则为新组建的装甲部队，其中包括第一、八、十装甲师。

此外，蒙哥马利还要求空军密切配合，在 10 月 23 日之前作好准备，取得对敌的空中优势；并要求在开始进攻时，对德军机场进行闪电式袭击，以消灭敌人的空中力量。在此同时，空军还将出动全部的轰炸机，对敌人的炮兵进行打击。

蒙哥马利准备于 10 月 23 日晚间在山脊与之间，进攻德军防线；然后让第一与第十装甲师于翌日清晨突破敌军的阵地。

在进攻的前夕，他召集第八集团军的全体高级军官，向他们传达了进攻的策略并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形势。还发布了告全军官兵的文告，鼓励他们以必胜的信心，齐心协力，彻底消灭敌人。

阿拉曼之战终于在 10 月 23 日晚上开始了。晚上 9 时 40 分，1000 多门大炮齐声轰鸣，第八集团军向敌人展开了猛烈的攻击。

隆美尔当时因病返回了欧洲。他已经预料到英军将要进攻，所以在临行之前亲自部署了防御的准备工作。他在自己防线的北部，设置了一条纵深达 5000 到 9000 码的布雷区，其中埋设有地雷和带刺的铁丝网。他在防线南部凭借有利的地形，布置了密集的守军和火力，英军如果攻入该地区，将难免遭到重大的伤亡。隆美尔除了在战线上部署了由德军和意大利军组成的 5 个师扼守以外，又在北面和南面阵线背后，各集结了两个装甲师，以便应付突破阵地的英军。隆美尔通过侦察机的侦察，认为英军进攻的兵力有限，进攻的时间估计最早也得在 10 月的最后几天，因此他进行了上述防御部署以后，觉得万无一失，便放心大胆地回欧洲去然而，蒙哥马利却出其不意地提前发起了进攻，而且炮火之猛烈与兵力的强大，使敌军陷于措手不及的境地。这一点应当归功于蒙哥马利一系列的伪装、欺骗敌人的战术。英军的 1000 多门大炮同时向德军炮兵阵地开火，在短短的 20 分钟之内，重创了德军的炮群。接着，英军的炮火又转而集中轰击敌军前沿阵地，在此同时英第十三军和第三十军在炮火的掩护下，冲向敌军的阵地。

蒙哥马利把第十三军布置在南线，其主要任务是给敌人造成错觉，使他们认为英军的主攻方向是在南面，诱使敌军把强大的装甲部队派往南面增援。实际上，担任主攻任务的是部署在北面的第三十军。蒙哥马利除了在北面发起强大的正面攻击以外，又采用了一种新的沙漠战术。他改变了过去那种先摧毁敌人装甲部队，再击溃敌方步兵的作战方式。他下令英军首先歼灭敌人的非装甲部队，同时挡住敌人的装甲部队，使之无法与其步兵相互接应。蒙哥马利断定，一旦扼守阵地的敌军步兵被歼，即使其装甲部队进行反扑，也无法夺回固守的阵地，因为装甲部队的补给线有随时被切断的危险，敌军只有撤退，才能摆脱困境。

为了消灭敌军阵地上的步兵，蒙哥马利一开始就从空中和地面发动了大规模的轰炸和炮击，把敌军打得晕头转向。接着第三十军的澳大利亚师和苏格兰师的突击队冲入敌阵，企图在布雷区打通一条走廊。另外，新西兰师和南非师也投入进攻，设法开辟另一条走廊。在此同时，印度师从鲁瓦伊萨特岭地出击，压向敌人，而最北端的一个澳大利亚旅也发起了牵制性的攻击。

敌军的抵抗异常顽强，战斗十分激烈。到 24 日清晨，英军突击队终于打开了两条重要的走廊。按照蒙哥马利预定的计划，英军的装甲部队第十军的第一和第十装甲师，将尾随步兵之后，分别开入已经打开的这两条走廊。然

而敌军的阻击越来越顽强了。前锋步兵在布雷区遭到敌军炮火的猛烈袭击，英军第一装甲师阻滞不前，第十装甲师也无法前进。

在南线，第十三军的进攻也遇到了敌方顽强的抵抗。第七装甲师和第四十四步兵师都未能打通敌方的布雷区。经过血战，英军于晚间在敌人阵地上夺得了桥头堡，但第二天早晨装甲部队仍未能穿过布雷区。

24日下午，英军北线的苏格兰步兵师与第一装甲师重新组织进攻，其中第二装甲旅于黄昏前杀开一条血路，冲过了布雷区；但是在另一条走廊上，第十装甲师却在敌军顽强的阻击下，无法前进，到25日清晨仍然留在原地，停顿不前。指挥第十军的沙漠老将拉姆斯登将军，一开始就对蒙哥马利让坦克在狭窄走廊中穿过的做法抱有怀疑的态度。当拉姆斯登将军向蒙哥马利建议，将坦克从走廊地带撤回，重新编组以免遭受无谓的牺牲时，蒙哥马利却认为拉姆斯登缺乏战斗意志，对他大为不满。他在电话中同第十装甲师长戈特豪斯联系，戈特豪斯是一位非常勇敢善战的有名的坦克部队指挥官，他在电话中告诉蒙哥马利，他不能同意这样盲目地消耗自己的兵力，应该先将地雷排除，他才能让装甲师穿越布雷区，歼灭敌人的坦克。从战术的角度而言，无疑地，拉姆斯登及戈特豪斯的意见是正确的，然而蒙哥马利认为这样做对整个战局不利。蒙哥马利的目的，是要不断对敌人施加压力，而同时尽可能减少步兵的伤亡。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即使损失一些坦克，也在所不惜。因此，他下定决心，命令戈特豪斯以一个装甲旅的兵力，不惜牺牲，向前挺进。

25日黎明时分，英军的先头装甲旅首先冲过了布雷区，接着新西兰师的第九装甲旅，也在布雷区打开一条通路，到达了指定的目的地。英军虽然在进攻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已经在多处突破了敌军阵地。这时隆美尔又匆匆赶回战场，正在组织力量，竭力进行反攻。

蒙哥马利原先计划让第三十军突破敌军阵地后，转而向南进击，以夹击敌军的南翼。然而，鉴于敌军的拼死顽抗以及步兵及装甲先头部队的大量损失，他决定调整作战计划，把兵力集中于北线，准备分割和围歼那里的敌人。

这时，隆美尔已经把他的全部装甲部队都集中到第三十军的正面，并对被英军攻占的位于中部的腰形山脊进行猛烈的反扑，但都被英军击退。与此同时，蒙哥马利命令南线的第十三军暂时采取守势，只进行一些小规模的出击和炮火袭击，虚张声势，而把新西兰师从南部战场上撤回来，留作后备打击力量；另外，他又把第十三军的第七装甲师从南面调到北线，以加强北面的攻击力量。

到26日为止，第八集团军和敌军已经进行了5天的鏖战。战场上烟尘滚滚，炮火连天，英国的沙漠航空队，在空中穿梭来往，把炸弹倾泻在凶猛冲击的德军坦克群中。双方的步兵处于犬牙交错的胶着状态。敌军拼死顽抗，毫无撤退的迹象。蒙哥马利看到想要按照原定的计划，在敌人阵地上打通一条走廊，希望并不太大。于是，他提出了一个名叫“超级冲锋”的作战计划。

这个作战计划，是把打击力量突然转移到北海岸一带。蒙哥马利看到敌人集中兵力，堵住了第三十军的前进路线，就打算出其不意地突破敌军沿海一带的防线。因此他命令澳大利亚师加紧向海岸方面攻击，准备沿着海岸公路发动大规模的行动。

可是，蒙哥马利的对手隆美尔不愧是一个老谋深算的名将。隆美尔对英军的企图已经有所觉察。正当蒙哥马利调集步兵和装甲部队，准备突破敌军的防线时，隆美尔却已经把他的后卫部队第二十一装甲师与第九十一步兵

师，调到北海岸，准备同英军决一死战。

这时英军侦察到了一个十分有价值的情报，他们发现德军与意军的防线衔接处在腰形山脊的北坡，那里正是敌人防线的薄弱地带，因此蒙哥马利马上决定重新部署力量，向该处发动猛烈的攻击。

10月30日夜，澳大利亚师首先出动，他们战胜了疯狂抵抗的敌人。一直挺进到了海岸公路一带。然而，德国的装甲部队立即进行猛烈的反攻。一连3天双方在该地反复争夺，杀得难解难分。

蒙哥马利看到德军的主力已被压制在北海岸一带，就于11月2日半夜，派新西兰师向敌人的薄弱地带冲击。战斗非常激烈。英军第九装甲旅冲在前面开路，敌军的反坦克炮猛烈向英军的坦克射击，夜空中腾起一团团火焰，战场上响彻着地雷的爆炸声和炮火的轰响。新西兰师的步兵尾随在坦克后面向前挺进。第九装甲旅虽然遭受到重大的损失，却摧毁了敌军多道威力强大的反坦克炮防线，终于打垮了敌军最后一道反坦克炮屏障，穿过了打通的走廊。

隆美尔已经觉察到蒙哥马利的意图，急忙把德军第二十一装甲师调来进行堵击，然而已经太晚了，因为英军第一装甲师已经紧跟在第九装甲旅之后穿过了走廊，在此同时，苏格兰第五十一高地联队师也向南推进，不断扩大已经突破的缺口。

德军第二十一装甲师疯狂向英军反攻，正遇上英军的第一装甲师。这是整个战役中最猛烈的一场坦克战。2日早晨，隆美尔调来许多大炮和反坦克炮，并出动大批的德军和意军坦克，进行凶狠的反扑。英军和坦克的沙漠航空队的轰炸机在炮兵的配合下，给敌军以有力的反击。双方经过两小时的搏斗，敌军才暂时停止了攻击。但午后不久隆美尔又增加新的装甲师和炮兵，发动第二次反攻，经过激战，英军又打退了来犯的敌人。隆美尔两次反攻都未得逞，而且损失惨重，他再也没有力量封住被英军突破的防线了。他知道，英军的装甲部队已经冲进缺口，并在他后面成扇形展开攻势。他必须赶快把部队撤走，否则他的非洲军将被第八集团军全部歼灭。

经过12天的战斗，阿拉曼之战于11月4日结束了。非洲军遭受了极其重大的损失，不可一世的德国装甲师只剩下了30多辆坦克，非洲军司令冯·托马等9名将军被俘；德意部队伤亡2万人，3万人缴械投降。第八集团军取得了一次辉煌的胜利。

蒙哥马利在阿拉曼战役之后，晋升为陆军上将，并被授予巴思骑士勋章。

这时，隆美尔的部队继续往西后撤。为了彻底把非洲集团军赶出北非，第八集团军开始奋力追击。然而，在范围相当狭窄的战场上，尚未完全后撤的敌军和英军的先头部队时常相互搅混在一起，情况相当混乱，蒙哥马利及其参谋人员不容易及时了解到战场上情况，所以要在这种不明情况的混乱状态下组织快速的追击，并非易事。此外，隆美尔这个绰号“沙漠之狐”的沙场老将，惯于在后撤时使出回马枪的手法，反败为胜，英军以前曾在这一点上吃过他不少亏。所以，深有戒心的蒙哥马利宁愿谨慎从事，而不肯冒险。他没有同意戈特豪斯率领其第十装甲师去攻占位于隆美尔后方的塞卢姆和托卜鲁克、把德军围歼在海边的建议。

蒙哥马利的追击计划，第一步是向阿盖拉进军。蒙哥马利派第十军为追击的先头部队，让第十三军清理阿拉曼战场，并负责收容敌军的俘虏，而把第三十军暂时留下来进行整编。在此同时，他还要求英国空军在利比亚西北

沿海一带建立新的机场，以支持他的进军，并保护在地中海航行的运输军火和给养的英国船队。

第三十军经过整编以后，接替了第十军的先锋任务，迅速向西挺进，迫近了阿盖拉阵地。从 11 月底起，英军一方面同敌人对峙，一方面进行攻击前的准备工作。

12 月 15 日，英军在猛烈炮火的支持下一面从正面发起进攻，一面派出新西兰师包抄隆美尔的后方。经过两天的激战，英军攻下了阿盖拉，隆美尔的非洲军不得不后撤到布埃拉特阵地。

蒙哥马利追击的第二步计划，是向黎波里进军。隆美尔企图据守布埃拉特防线，以阻止英军的前进。蒙哥马利原计划于 1 月初突破隆美尔的防线，然后一举冲向黎波里。为此，他得为装甲部队的 450 辆坦克贮备充分燃料，以便这支装甲部队能够从布埃拉特一口气冲刺 230 英里，直达黎波里。可是，1 月 3 日却起了一场风暴，破坏了班加西港口的设备，使原定的运输任务无法完成。蒙哥马利当机立断，命令第十军出动，把后勤物资从托卜鲁克港口经陆路转运到班加西。于是在经过紧张的准备之后，第八集团军在 1 月 15 日开始对布埃拉特发起进攻。

这时，隆美尔已经精疲力尽，为了避免被包围和被彻底歼灭的危险，他不得不再一次向后撤退，率领他的部队进入突尼斯的山区。通往黎波里的道路已经完全打开。第八集团军的苏格兰第五十一高地联队师一马当先，第八集团军于 1943 年的 1 月 23 日凌晨进入了黎波里。

英军攻克黎波里之后，需要进一步向突尼斯山区推进，因为隆美尔凭借突尼斯山岭的天然屏障，在那里负隅顽抗。隆美尔在马雷特建立了一条坚强防线。这时英德双方的战线性质发生了变化，蒙哥马利已处于外线作战的位置，而隆美尔却躲在山区里，可以集中兵力，随时出击。当时美国第二军在阿尔及利亚与突尼斯边界的卡塞林一带，受到隆美尔的猛烈袭击，狼狽不堪。

根据盟方 1 月份召开的卡萨布兰卡会议的决定，第八集团军以及参加“火炬”行动的部队由艾森豪威尔将军担任总司令，由亚历山大将军担任副司令。为了减轻德军对美军的压力，亚历山大命令蒙哥马利加紧向隆美尔进攻。

不过蒙哥马利还是谨慎地从事进攻前的准备工作，他一面集中力量清理黎波里港口，以解决后勤物资的运输问题，一面提防隆美尔的突然反扑。

3 月下旬，蒙哥马利已经完成了一切准备工作，进攻马雷特防线的战役开始了。马雷特地形十分险要：它东临大海，西面即是马特玛塔山，而马特玛塔山以西则是一片难于逾越的茫茫的沙海。蒙哥马利认为对敌人防线进行正面的攻击不易成功，而且牺牲太大，唯一办法是通过马特玛塔山以西的沙海进行迂回包抄，前后同时夹攻，才能取胜。

蒙哥马利派出新西兰军队进行西翼的包抄，同时调集第三十军的兵力于 3 月 20 日晚间进攻防线的东翼。战争开始时，在敌人防线正面的英军不仅毫无进展，而且进行迂回包抄的新西兰军队，也遇到德军第二十一装甲师及意大利部队的阻击。蒙哥马利立即随机应变，把第十军的第一装甲师派往支援新西兰师进行闪电式的攻击，再派遣印度第四师在中部开辟一条新的进攻线，向马特玛塔山进攻。

第十军和新西兰师在西翼的闪电式突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敌人急忙从防线东翼抽调援军赶来堵截，已经为时太晚，到 3 月 28 日上午，英军已经

占领了马雷特防线。

在这次战争中，英国空军与地面部队紧密地配合，粉碎了敌军的抵抗，俘获敌人达 2500 名。

蒙哥马利再接再厉，继续向前挺进，于 4 月 6 日在加贝斯北部同残余的敌军又鏖战了一天，俘敌 7000 名，并于 4 月 8 日占领了斯法克斯。非洲的战争已到了快要结束的阶段。英国的第一集团军和第八集团军以及美国第二军，对德军形成了南北夹击的形势，蒙哥马利把他的第七装甲师和经验丰富的一部分军队派往第一集团军帮助作战。5 月 6 日，第七装甲师发动猛攻，突破了敌军在突尼斯以西的防线。突尼斯最北端的比塞大港于 5 月 7 日被占领。5 月 12 日；敌军停止了抵抗，被俘的敌军达 24.8 万人。非洲集团军的物资和武器装备，全都落入了盟军的手中。非洲的战争就这样结束了。蒙哥马利把隆美尔赶出了北非，并把他的军队全部歼灭在突尼斯，建立了赫赫战功。

蒙哥马利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胜利，除了他本人的指挥和组织才能以外，还应归功于他手下的一批得力的助手。他有一位足智多谋的参谋长德·甘冈和一位消息灵通的情报官员比尔·威廉斯，在还有许多勇敢善战的指挥官。这些人在击败隆美尔的战斗中，都立下了汗马功劳。另外，亚历山大将军在后勤方面给了蒙哥马利以大力的支持。

然而，蒙哥马利的性格与一般人不同。他不善应酬，遇到军事上有不同意见时，往往争论不休、固执己见，因此跟同级的军事长官们相处得不甚融洽，甚至对某些平庸无能的上级也往往流露出轻视的态度。亚历山大将军是他的老朋友，曾经因为他这种不台时宜的脾气，做了不少调解工作。

1943 年 4 月，蒙哥马利接到命令要同美国军队合作，去进攻意大利的西西里岛。美国陆军刚参加战争不久，经验不足，然而他们拥有先进的武器装备并曾把大量的武器供给英军，击败了隆美尔，因此，他们在英国人面前或多或少流露出一种得意的神色。蒙哥马利手下的第八集团军，则由于战功卓著、经验丰富，而瞧不起在突尼斯作战中初出茅庐的美国军队。然而美军统帅艾森豪威尔与英国的亚历山大将军都很注意团结合作，所以双方立即投入了西西里战役的准备工作。

西西里战役是盟军第一次大规模的两栖登陆作战，战役的代号是“赫斯基”行动。艾森豪威尔被任命为盟军的总司令，亚历山大被任命为副司令兼西西里军事行动的地面司令官。

“赫斯基”行动的作战计划早在 2 月份就已开始研究了，那时突尼斯的战争尚未结束，英美双方决定，除了由美方抽调 3 个陆军师、1 个装甲师和 1 个空降师以外，英方将派遣第八集团军并从加拿大调遣一个师来参加这次战役。

亚历山大将军指定由蒙哥马利将军率领第八集团军，对锡拉库扎以南的滩头进行攻击，在此同时，美方则由巴顿将军率领美军第七集团军进攻南部杰拉一带的滩头。亚历山大将军则统一指挥这两个集团军。同时，英美方面在马耳他岛赶建机场，以便出动空军，对驻守在西西里岛的意军和德军进行轰炸。

7 月 10 日，英陆军及空降部队在锡拉库扎登陆。同时，美军在杰拉海滩也投入空降部队和陆军建立了桥头堡。西西里岛的敌人把最精锐的部队部署在西西里岛的西端，以为盟军会从那里进攻。蒙哥马利在锡拉库扎登陆以后，

迅即向北推进，直插西西里岛东北端的墨西拿港口。目的在于切断西西里岛与意大利本土的联系。于是敌人马上调动兵力阻击蒙哥马利。蒙哥马利的部队在接近埃特纳火山的山地时，遇到敌人凭险顽抗，一时无法前进。于是他集结增援部队向西进行迂回包抄的行动。巴顿则一方面向西西里岛中部猛攻，一方面在左翼派出一支机动部队，沿岛屿的西缘迅速挺进，于7月22日攻克了北部的巴勒莫，继续向墨西拿方向进军。

到7月底，西西里岛上的绝大部分意大利守军都已逃回意大利，唯有埃特纳火山一带的德国守军，凭借山脊的有利地形，负隅顽抗。但英国第八集团军及美国第七集团军已经形成包围圈，准备对埃特纳山地的敌人进行最后的攻击时，敌军见大势已去，便在黑夜中横渡墨西拿海湾逃走了。西西里岛于8月中旬全部被盟军占领。意大利方面战争的失利，强烈地动摇了整个意大利政府，致使墨索里尼政权于7月下旬垮了台。

盟军的下一步行动，便是向意大利本土进军。按照最高统帅部的计划，英方将由蒙哥马利率领第八集团军，横渡墨西拿海峡，进入意大利的靴尖地区；美方则由克拉克将军率领第五集团军从意大利南部的萨勒诺登陆。

蒙哥马利的2个师的兵力在海军的支援下，于9月3日晚间，没有遇到敌人的抵抗就渡过了墨西拿海峡。实际上自从墨索里尼垮台以后，意大利政府已经与盟方在秘密地进行投降的谈判，但因担心受到驻守在意大利的德军的报复，依旧三心二意，不敢作出最后的决定。意大利的军队早已毫无斗志，只有驻扎在那里的德军还想垂死挣扎。

第八集团军在意大利南端登陆以后，立即分两路向北推进。与此同时，第五集团军在萨勒诺登陆，英国第五军也在塔兰托登陆。

在萨勒诺登陆的第五集团军遇到德军的猛烈反攻，形势危急。蒙哥马利立即派出一支部队支援了第五集团军。接着他又带领第八集团军向东，在靠近亚得里亚海的一边作战，向桑格罗河进军。11月15日，他渡越桑格罗河，12月27日，他攻克了奥尔多那城。

蒙哥马利在攻克奥尔多那城之前的12月24日，接到陆军部的命令，让他回英国去指挥第二十一集团军群，参加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的战争。

蒙哥马利于1943年12月告别了他的第八集团军群。跟他一起坐飞机回国的，有他的参谋长德·甘冈，情报处长威廉斯和总后勤部长格雷厄姆等人。他们首先飞往摩洛哥的马拉喀什，去会见丘吉尔，因丘吉尔患肺炎正在那里休养。

蒙哥马利被任命去指挥在西欧登陆的战争有一段曲折的过程。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对于此次战争由谁来指挥曾经进行过研究。他们起初想请布鲁克将军来担任在法国登陆作战的总司令，后来，由于登陆部队中美军数量较多，就考虑请马歇尔将军出马。可是布鲁克和马歇尔都不愿意担任此项工作。最后，此项工作就决定由艾森豪威尔来负责，英国陆军部就正式向艾森豪威尔征询意见，希望由他提名，由哪一位英国将军来充当他的作战指挥官。艾森豪威尔认为此事最好由英国人自行决定。这时丘吉尔正在突尼斯，当他催促艾森豪威尔赶快表示意见时，艾森豪威尔认为他不能自行选择，但不妨同他现在的作战指挥官亚历山大继续合作下去。

选择谁来担任作战指挥官是一件大事。因为未来在法登陆的作战，将由此人来掌握。英国内阁对人选的问题有两种不同意见，是选择善于同人相处以及长于组织工作的亚历山大，还是选择具有作战才能的蒙哥马利？对于蒙

哥马利，有不少人在他的为人处世方面提过不少意见。有人批评他在西西里岛和意大利作战时“行动太慢”，非等到做好最后的准备，才肯发动进攻。也有人批评他喜欢争论，作战不够积极等等。英国政府中的许多高级官员，则把蒙哥马利的自信表现，当作骄傲自大。蒙哥马利以前在整顿第八集团军时，撤换过不少不得力的军官，陆军部认为他树敌太多。还有人批评他在同美军并肩作战时，不肯帮助美军，因而美军不愿再接受他的指挥了。有些军官则认为他不肯体谅别人的困难，在讨论军事问题时，总是跟别人唱反调，并嘲笑别人的意见，有人想去访问他时，他把人拒之门外，等等。

蒙哥马利听到这些批评意见后，实在觉得有些意外。他认为他在作战时拒绝别人访问，是为了避免影响他对作战的指挥。他在非洲作战时曾经花了许多心血，向一群美国和英国的军官介绍沙漠战争的经验。为了战胜敌人，他当然有必要谨慎从事；先作好充分准备，才开始行动。他反对和嘲笑一些军官，是为了纠正其错误的思想，使作战能够取得胜利。胜利是唯一的目的，为了胜利，对这些问题还值得计较吗？

蒙哥马利的一位朋友曾经对他说：“你的确得罪了不少人，可是你也赢得了千万个朋友。”

然而被他所得罪的人却在政府中占据要位，他们认为应当选择一位能够跟盟友合作和善于在战场上把各种部队组织起来的人。这些人支持亚历山大。

可是布鲁克将军和陆军大臣格里格爵士，却认为在西欧登陆作战，事关重大，必须选择一位像蒙哥马利那样精通战术和能够激励士气的指挥官。最后，英国政府决定把这个职务交给蒙哥马利来担任。

当蒙哥马利于1944年元旦到马拉喀什会见丘吉尔时，丘吉尔正躺在病床上阅读一个文件。他把那个文件递给蒙哥马利说：“你看一下这份文件，有什么意见？这是‘霸王’行动计划，是在法国北部诺曼底登陆，也就是全世界已经等了两年的开辟第二战线的计划。”

蒙哥马利把文件拿回去，花了半个晚上的时间读了一遍。当他第二天早晨再去见丘吉尔时，丘吉尔问他有什么意见。“我提不出什么意见，”蒙哥马利说，“我还没有对它进行研究。我还没有问过海军和空军。而且我也不是阁下的军事顾问。”

丘吉尔坚持要听听他的意见，蒙哥马利将军一定有自己的想法。丘吉尔允许他提出任何不同的看法。蒙哥马利最后才说：“既然这样，那么我认为这个计划行不通。这不能算是一份作战计划，指挥的组织工作是错误的，攻击面太狭窄了。整个计划必须进行彻底的修改。”

这个意见对丘吉尔来说，好似晴天霹雳。英国的摩根将军为制订这个计划已经花费了好几个月的时间。现在当该计划即将付诸实施时，却要加以彻底修改，似乎是不可能的。蒙哥马利怎么能断定这个计划是错误的呢？为什么他说攻击面太窄呢？这不免使人产生疑问。可是蒙哥马利却相信自己的看法是绝对正确的。他认为他和他的参谋部能够修改好这个计划。

蒙哥马利于1月2日飞回伦敦。这次丘吉尔没有让他乘坐原来的小飞机，而改派了一架四引擎轰炸机送他回国，因为丘吉尔觉得一定要保证蒙哥马利的安全，决不能在长途飞行中发生事故。

蒙哥马利回到伦敦时，德·甘冈等人已经比他早一天抵达英国。他们就在蒙哥马利年轻时上学圣保罗中学内，设立了第二十一集团军群的司令部。

记得当初蒙哥马利在这个学校中，还是个爱好体育活动的十几岁少年，当过橄榄球队的队长。现在，隔了40多年以后，蒙哥马利作为一个举世闻名的、指挥几十万军队的统帅，又回到了他的母校。

蒙哥马利和他的班子立即投入了修改“霸王”行动计划的工作。他的一套工作方式同阿拉曼战役之前的准备工作颇为相似。他首先迅速地进行了一番视察，然后召集他的部下，阐明他的作战方法和进攻计划。第二十一集团军群司令部原来是由英国本国部队的统帅部的人所组成的，这些高级军官墨守成规，缺乏作战经验。蒙哥马利一方面把他从意大利带来的高级军官安排在一些重要的岗位上，一方面要团结和训练原来的军官们了解新的作战方法，以适应新的形势。为了使部队能够按新的方式作战，蒙哥马利在军队的组织上进行某些小的变动。

蒙哥马利刚担任第二十一集团军群的司令时，曾经引起反对他的人的一些流言蜚语。有人说他又将一意孤行撤换大批将领，安排他自己的人。实际上，这一次蒙哥马利并没有这样做，许多将领仍旧留在原来的岗位上。以前跟随蒙哥马利一起战斗过的老部下，也没有调到第二十一集团军群中来。他只是把第八集团军的登普西将军调来，担任了第二集团军的指挥官。此外，由于原来隶属于第八集团军的第五十与第五十一高地联队师以及第七装甲师，现在调到了蒙哥马利手下，加上他原来的参谋班子，所以，他的部队依旧保持着原先的第八集团军的作风。

除此以外，集结在英国的美军组成了第一集团军，归美军将领布莱德雷指挥。布莱德雷要接受蒙哥马利的指挥，而蒙哥马利则又要听命于艾森豪威尔，因此无论在英军内部，或者在英美军队之间，人事关系都是十分复杂的。虽然存在隔阂和矛盾，但因为大敌当前，即将进行殊死的搏斗，所以大家还是能够相互容忍，进行合作。而且在当时，大家都认为只有蒙哥马利才是能够指挥军队进攻欧洲的关键人物。

蒙哥马利已经逐渐变得比较和蔼可亲了。作为一位举世闻名的人物，他时常要同盟友和一些政治家接触，比较懂得策略了。他发表谈话比较谨慎，待人接物也比较耐心，表面上也似乎肯倾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了。他的内心虽然并未发生变化，但至少表面上已变得平易近人。他开始对政治感到一点兴趣了。最主要的，是他比较听从上级的命令了。除了艾森豪威尔之外，他对丘吉尔、布鲁克和格里格比较顺从，而且往往主动去向他们请示。

蒙哥马利在对第二十一集团军群进行调整的同时，加紧修订“霸王”行动计划。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也认为登陆时的攻击面太窄，必须加强攻击的力量。蒙哥马利在法国登陆作战的计划包括三个阶段：第一步是突破敌人沿海的防线，在海岸登陆；第二步是守住海边的滩头阵地，击退敌人的反攻；第三步是进一步扩大战果继续向内地推进。其中在敌前登陆是作战成败的关键，因此需要利用空军和海军先向诺曼底海岸进行猛烈的轰炸，然后英军和美军将分两处在海岸登陆。登陆以后英军将向冈城方向前进，而美军则将攻占瑟堡港口。随后，他们将向塞纳方向推进。

上述总的作战计划得到了艾森豪威尔的批准以后，作战的详细计划就由德·甘冈和他的参谋人员负责制订了。这时艾森豪威尔把全部进攻用的地面部队都拨归蒙哥马利指挥，除了英国的登普西的第二集团军和美国布莱德雷的第一集团军以外，还有加拿大的克里拉的第一集团军和美国巴顿的第三集团军。蒙哥马利开始到各地去视察他的部队，并向他们发表讲话，以达到鼓

舞士气和相互团结信任的目的。他除了会见和检阅了上百万的英国、加拿大、美国、比利时、波兰、自由法国和荷兰的部队以外，又到各地去参观生产军事装备的工厂，并鼓励加班加点的男女工人、他同铁路工人，码头搬运工及驳船工人等谈话。英国政界的某些人士很不赞成他这样做，曾经想劝阻他这种参观访问活动，但是蒙哥马利认为有必要这样做，因为经过多年的战争，居民都已经感到精疲力尽，必须使他们振作起来，全力支援前方作战的部队，早日结束欧洲战争。

这时，蒙哥马利已经成为英国人民中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这位头戴贝雷帽的将军走到哪里，就有成千上万的群众向他欢呼致敬。当时英伦三岛时常受到德国飞机的轰炸和飞弹的袭击，人民群众惶惶不安，感到朝不保夕。他们见到蒙哥马利就纷纷提出各种问题，蒙哥马利总是信心百倍地回答他们：“我们将彻底打败敌人……”

许多政界的著名人士也来访问蒙哥马利。英国内阁的大臣们，如艾登、贝文等人同他见面以后，都为他的必胜的信心所感动。

在海峡对岸的法国那一边，希特勒决定让隆美尔充当德国驻法国部队的指挥官，同他的老对头蒙哥马利再进行一次较量。

当时许多人，包括希特勒和隆美尔在内，对于即将发生的登陆战的性质都认识不清。由于新武器及新的登陆设备的不断出现，他们不了解攻奇的一方为什么总能设法突破海岸一带坚固的防线。当时只有少数军事家，像蒙哥马利和德国的伦德斯泰特等人，才懂得防御的一方不能单独依靠固定的防御工事。如果不在防线的后方部署机动的兵力，则敌人一旦突破了防线，就无计可施了。

在希特勒的鼓励之下，隆美尔在法国沿海建立了一条名叫大西洋壁垒的防线。他把一切兵力都放在这条防线上，已经完全忘记当初法国人的马奇诺防线被攻破后一败涂地的教训。伦德斯泰特曾经提醒他吸取法国人失败的教训，但是他不听。另外，德国人在法国建造了不少飞弹和远程大炮的基地，他们希望用飞弹来毁灭伦敦。希特勒为了保护飞弹基地，也竭力主张守住法国海岸。

隆美尔估计盟军将在加莱地区登陆，因为这个地方离英国最近。他把重兵布置在上述地带，准备跟前来攻击的盟军决一死战。

蒙哥马利也在加紧进行登陆前的准备工作。英军在肯特那搭了不少伪装的兵营，同时故意拍发一些电讯密码，表明盟军将在加莱地区登陆。但实际上第二十一集团军群的司令部却设在朴次茅斯。

英国的情报部门在利物浦找到一位在军队中服役的名叫克里夫顿·詹姆斯的中尉，此人面貌和身材酷似蒙哥马利，原先当过演员。情报部门马上把此人送往伦敦，让他同蒙哥马利在一起呆了一个星期，去观察和模仿蒙哥马利的一举一动。不久，詹姆斯把蒙哥马利的各种举止特点，如走路时背着双手，不时用手指捏一下左颊，紧紧地盯着人看，头部挺得笔直，跟人交谈时伸出一只手来强调他的论点等等，模仿得惟妙惟肖。于是情报部门让詹姆斯身穿将军的服装，头戴带有徽章的贝雷帽，打扮成蒙哥马利的模样，乘飞机到直布罗陀去，他在那里的机场上大摇大摆地走下飞机，当地官员在机场上为他举行了一次欢迎的仪式，然后他乘上汽车，驶过直布罗陀狭窄的街道前往地中海战区总督府。直布罗陀总督像招待蒙哥马利一样招待了詹姆斯。第二天，詹姆斯又来到飞机场，飞向阿尔及尔，前往盟军总司令威尔逊将军的

总部。然后就不再露面了。以上这一切，都由潜伏在直布罗陀和阿尔及尔的轴心国方面的间谍，向德军作了密报。

英国情报部门就是要让德军相信，盟军进攻北欧的准备不过是在虚张声势，真正的进攻将来自横渡地中海的北非的盟军。为了使敌人上当，盟方又动用了许多船只，在地中海一带来回航行。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的：让敌人分出一部分兵力来防守欧洲南部。

进攻欧陆的日期初步定于6月初。为了登陆顺利进行，蒙哥马利做了一系列准备工作。4月7、8日，蒙哥马利召集了所属各野战集团军全体将领会议，向他们介绍“霸王”行动计划的概貌，并共同研究了作战中可能发生的一些情况。4月28日，他将司令部迁到朴次茅斯的索思威克大厦。5月23日，他对所辖部队进行最后的视察，逐师逐军召集军官们讲话，回顾以往，展望未来，讲明当前的任务。这次视察用了8天的时间，凡是参加登陆作战的将士都见到了自己的司令官。

诺曼底登陆能否成功，关系到整个大战结束的时限，如果蒙哥马利指挥登陆失利，战争将拖上几年；如果成功，则正如蒙哥“马利估计得那样乐观：“一旦在西北欧开辟了第二战场，我们就能在1944年底之前打赢这场德国人发动的战争。”

但是，要打赢这场战争并非易事，德国人在法国驻有50个师的兵力，其中有6个装甲师，而登陆的当天晚上所要对付的就有德国这6个师！

到6月初，英军司令部开始注意天气预报。从潮汐、日出时间等情况看，6月5日、6日两天是最合适的登陆日期。但是，6月4日英吉利海峡突然刮起风暴，看来6月5日不大可能进攻。据专家们预测，6月6日及以后几天天气尚好，于是，“霸王”军事行动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决定将进攻诺曼底的日子定在6月6日。

为发动诺曼底攻击，盟军准备了充足的力量。他们在英国集结了英、美和加拿大的陆军39个师，各类飞机1300多架，登陆舰1000多艘，连同战舰、运输舰共计6000多艘，陆、海、空三军官兵达287万，其中美军153万。估计最初冲击要5个师的兵力，到傍晚要增加到8个师，第二天要增加到12个师，到第一个周末应有18个师登陆！

1944年6月6日拂晓，艾森豪威尔下达了诺曼底登陆的命令。顷刻，英、美239架运输机、847架滑翔机从英国20个机场连续起飞，载着3个伞兵师飞往诺曼底海岸后方着陆。黎明时分，英国皇家1136架飞机、美国第八航空队的1083架轰炸机轮番起飞，对敌方海岸防御工事进行轰炸，与此同时，盟国海军战舰也猛烈轰击沿海敌方阵地。6时30分，乘坐运输舰和登陆舰的英、美加部队已到达法国海岸，尽管海上风浪很大，盟军仍顽强登陆。当天傍晚，美军占领了犹他滩、奥马哈滩，英军占领了金滩、剑滩，加拿大第三师占领了朱诺滩。第一天，登陆部队就向内陆深入五六英里。后援部队源源来到，补给物资也不断送来。6月10日，各滩头占领区逐渐扩大，联成一片，成为宽60英里、纵深8~12英里的大滩头阵地了。

6月6日晚9时半，蒙哥马利即坐上驱逐舰，横渡海峡，第二天早晨到达诺曼底滩外海面上，会见了布莱德雷将军和登普西将军，商议下一步的行动计划。6月8日凌晨，蒙哥马利登上法国海岸，亲临前线指挥作战。

6月19日至22日，海面突然刮起强暴风，增援的盟军被隔在离滩头较远的军舰上无法登陆补给品也供应不上，盟军伤亡较大。

7月25日，美军第一集团军在右翼发动了代号“眼镜蛇”的新攻势，新登陆的巴顿第三集团军随后紧跟。此时，左翼的英军第二集团军将德军主力拖在冈城，并于7月30日和6个师发动了进攻。德军两面挨打，如潮水般败退下来，从而一举结束了诺曼底战役。8月25日，盟军解放了巴黎。从6月6日登陆，到解放巴黎，敌军共伤亡、被俘40多万，被缴获、击毁的坦克达1300多辆，军车2万辆，迫击炮、重炮、野炮2000门；盟军也伤亡20多万人，其中阵亡37000人。

9月1日，蒙哥马利晋升为陆军元帅。9月，同盟国军队进入德国本土。在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德军占领后秘密发展起来的抵抗运动也活跃起来，配合盟军将德国人和卖国贼从本国赶出去。9月3日，蒙哥马利率英国第二集团军的一支先头部队从沿海一带向东北推进，攻入布鲁塞尔，9月4日，另一支部队打下港口安特卫普，从而改善了盟军的供应条件。

9月中旬，德军在全线加强了防御，盟军攻势受阻。9月17日，蒙哥马利在阿纳姆向莱茵河发起大规模进攻，本来计划用空降的盟军师来开辟道路，但由于地面部队受到德军阻拦，空降师与地面部队联系不上，牺牲很大。11月中旬，盟军在又一次进攻中仍损失严重，伤亡人数很多。12月中旬，希特勒亲自指挥部署在阿登地区的德军进行疯狂反扑。直至圣诞节前后，蒙哥马利与巴顿将军左右夹击才将德军击败。

1945年1月12日，苏军开始发动进攻；31日，朱可夫元帅的部队逼近了柏林。这样一来，德军只好放松了莱茵河一带的防线。3月中旬，盟军在莱茵伯格到雷斯的宽大的正面抢占许多渡口，强渡莱茵河。2日，巴顿将军渡过莱茵河，蒙哥马利在莱茵河下游韦塞尔附近集结了25个师。25日，经过3000门大炮和轰炸机的轮番轰炸，先头部队渡过了莱茵河，建立了桥头堡。4月25日，苏军朱可夫和科涅夫的部队包围了柏林，苏美部队在易北河会师。

5月3日，德军派一个代表团到波罗的海海边的盟军总部会见蒙哥马利，商谈投降事宜。5月4日，举行受降典礼。德军最高统帅部同意在荷兰、德国西北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丹麦境内的全部德国武装部队向第二十集团军群总司令无条件投降。

对于蒙哥马利将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功绩，英国首相丘吉尔给予极高的评价：“他从埃及经黎波里、突尼斯、西西里和南意大利，经法国、比利时、荷兰和德国直达波罗的海和易北河，旌旗所指，战无不克，未尝有丝毫失误。”

欧战结束后，英、美、苏几次首脑会议决定在柏林建立一个包括英、美、苏、法各出一名委员的盟国管制委员会。5月22日，蒙哥马利被任命为英国占领军司令兼盟军对德管制委员会英方委员。

战后的德国满目疮痍、困难重重。首先是粮食问题，英占区不可能生产出可供2000万居民食用的粮食，此外尚有250万德国战俘和100多万流离失所的难民，这些人也要吃要喝，是个十分严峻的问题。其次是服役的英军问题。经过长期战争，将士的值班、回国休假、家属随军等问题急需妥善解决。蒙哥马利了解到这些情况，并针对问题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解散德国军队，组织他们参加农业劳动，以确保有足够的劳力收获农作物；向煤矿工人提供口粮，使煤的产量逐步上升；恢复沿海渔业生产，补充了食物的库存等等，对于服役的英军开始执行回国复员计划，每个士兵离开部队时，都送一

封感谢信，以感谢他们在战争中的贡献。从1945年6月开始安排回国休假，每天平均有7500人休假，这样每个官兵5个月即可休假一次。规定在德英军禁止携带家属，即使妻子也是现役军人，也不允许过家庭生活。

1946年1月26日，蒙哥马利接到通知，他被推选为英帝国参谋总长，即将离任之际，他关心的仍是德国人民的粮食和英占区的发展问题。5月2日，他离开了德国。在上任之前，他对驻有英国武装部队的地中海国家——马耳他、埃及、巴勒斯坦、希腊和意大利等国进行了访问。

到陆军部工作后，蒙哥马利感到文职和军职人员之间有隔阂，文职人员对他这位行伍出身的元帅也颇有顾忌。为了做好工作，蒙哥马利煞费苦心地想了不少办法以消除隔阂。如，他注意与常务次官埃里克结交，每星期一他们在一起共进午餐，商讨问题；在陆军部附近租了一个电影院，经常召集参谋和文职人员在这里集会，向他们介绍将采取的工作步骤和陆军部制定的总计划等等；还积极协助解决单身军官的膳宿问题，赢得了大家的拥戴。

战争期间，蒙哥马利曾指挥过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南罗得西亚、印度等国的军队，战后，这些国家的政府纷纷向他发出了邀请访问的信件。从1946年8月19日起，蒙哥马利首先访问了加拿大和美国，会见了好友、昔日的顶头上司文森豪威尔将军。1947年1月6日访问了苏联，在莫斯科会见了斯大林。在苏联的会谈参观，使他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俄国已经精疲力尽，她需要一个长时期的和平，以恢复元气。

6月21日，蒙哥马利启程去澳大利亚，中途访问了印度、新加坡。澳大利亚是他童年生活过的地方，故地重游，增添了无限乐趣。澳大利亚的许多退役军人参加过阿拉曼战役，他们与蒙哥马利是老战友，这次相见大家极为高兴。随后，他访问了澳大利亚的另一个自治领地新西兰。年底，蒙哥马利开始了非洲之行，先后访问了法属摩洛哥、冈比亚、黄金海岸、尼日利亚、苏丹、埃及等国。

1948年9月27日，根据英国国防大臣亚历山大的提议，西方联盟五国国防大臣在巴黎开会。会上，任命蒙哥马利为西方联盟各国陆海空总司令委员会的常任主席。1951年4月2日，在巴黎又成立了联总的继任机构——欧洲盟军司令部。艾森豪威尔出任最高统帅，蒙哥马利为副统帅。

1958年9月，蒙哥马利从陆军退休了。从1907年进入军事院校学习，到1958年退役，蒙哥马利的戎马生涯长达52年之久。退休时，蒙哥马利已年届70高龄，但依然精神矍铄每年都要出国访问。1960、1963年，蒙哥马利曾两次访问中国，会见了毛泽东和陈毅。他提出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三项原则：承认一个中国；承认两个德国；一切地方的一切武装部队都应该撤回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土上去。

蒙哥马利的性格有些奇特，为人处世与常人不同。他一方面是英国人民心目中的英雄人物，但另一方面又是许多人暗中开玩笑甚至嘲弄的对象，这位头戴贝雷帽的将军，是当时英军统帅中被人谈论得最多的传奇式人物。

蒙哥马利可算是个“大器晚成”式的人物，在1942年以前，他一直是默默无闻的军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业已打了3年，蒙哥马利也已经54岁了，突然之间，这个无人注意的小人物变成了一位指挥千军万马的赫赫统帅，同美国的罗斯福和英国的丘吉尔一样成为世界上家喻户晓的著名人物。

另外，蒙哥马利将军的老对手是德军著名将领隆美尔。隆美尔是德军最凶悍的将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驰骋北非和欧洲战场，然而，这位骄横一

世的将军碰到蒙哥马利却一筹莫展，节节败退。蒙哥马利在阿拉曼大败了隆美尔，而后一直尾追着他，把他赶出了北非。几年以后，蒙哥马利在诺曼底登陆作战，迎战他的又是隆美尔，蒙哥马利又战胜了他的对手。这两个冤家对头在诺曼底一带激烈战斗，直到隆美尔在一个小村中头部受伤为止，而这个小村的名字，又偏偏叫做蒙哥马利神圣信念村。

1976年3月25日，蒙哥马利病逝于汉普郡奥尔顿家中。一生著述颇丰，主要有《从阿拉曼到桑格罗河》、《从诺曼底到波罗的海》、《回忆录》和《通向领导的道路》等。

P 镇静自若的亚历山大

出身豪门——敦刻尔克的英雄——蒙哥马利的上司——突尼斯的亚历山大伯爵——入侵意大利——受降代表

哈罗德·亚历山大（Harold Alexander，1891～1969），英国元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历任师长、军长、中东战区总司令、北非战区盟军最高副司令兼第十八集团军群司令、地中海战区盟军最高副司令兼第十五集团军群司令和地中海战区盟军最高司令。因指挥突尼斯战役获胜而被封为“突尼斯的亚历山大勋爵”。

亚历山大于1891年12月10日降生在爱尔兰的贵族家庭。早在哈罗公学时期就喜欢竞技运动和绘画艺术，期望成为皇家艺术学会主席。1911年，从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毕业，入爱尔兰近卫军任少尉。大战期间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和临时旅长，两次负伤，由中尉逐步晋升为中校。1918年～1919年在英国驻波兰军事代表团任职。1919年奉命指挥兰德斯威旅参加对苏俄的武装干涉，次年回国任营长。此后曾赴君士坦丁堡和直布罗陀服役。

1926年，亚历山大进入坎帕利参谋学院深造，次年毕业后赴陆军部和北方军区任职。1930年从帝国国防学院毕业后，与玛格丽特·宾厄姆结婚。1934年出任印度军旅长。

1939年，亚历山大升任第一步兵师少将师长，率部在英国远征军编列内开赴法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在1940年5月开始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中升任第一军军长，组织英军安全撤回英国，以沉着冷静著称。1940年12月，出任英国南方战区司令，晋升为中将。

1942年3月，缅甸形势告急亚历山大奉丘吉尔之命指挥缅甸军对日军的作战行动。由于盟军缺乏协调和空中支援，最后只得率余部撤到印度。7月，亚历山大出任英国第一集团军司令，准备参加进攻法属北非的“火炬”行动，但旋即被赋予更为重要的职责。

1942年8月15日，亚历山大的埃及开罗接替奥金莱克出任英军中东战区总司令，同时晋升为上将。与此同时，蒙哥马利接任第八集团军司令，成为亚历山大的部属。亚历山大和蒙哥马利一面采纳奥金莱克的既定作战计划。即尽可能坚守海滩至鲁瓦伊萨特岭之间的地区，而由阿拉姆哈勒法岭的坚固既设阵地出发从翼侧威胁鲁瓦伊萨特岭南面的进攻之敌；一面反对丘吉尔的立即发动进攻的主张，坚持要等到作战准备和训练工作就绪后再发动进攻。亚历山大还应蒙哥马利之请组建第十军作为第八集团军的机动后备军。8月30日，隆美尔部发起进攻，阿拉姆哈勒法战役开始。亚历山大指挥陆军和空军协同作战，迫使损失惨重的敌军后撤，从而于9月7日结束这次防御作战。

在进攻作战准备就绪之后，亚历山大下令实施阿拉曼战役（代号“捷足”）。参战部队有英国第八集团军、皇家空军以及希腊和战斗法国的部队。10月23日夜，阿拉曼防线的英军以炮火摧毁敌炮群并压制敌前沿阵地，而后以第三十军（担任主攻）和第十三军从北南两线冲入敌防御阵地，待第三十军在敌防线与布雷地带打开两知通道后，第十军的2个装甲师迅速开入北南通道，却遭到敌炮火攻击，随之而来的是英军和敌军的沙漠坦克混战。由于拥有制空权以及兵力兵器的绝对优势和高昂的士气，该战役于11月7

日以英军的胜利告终。德意军伤亡 2 万，被俘 3 万。

1943 年 1 月，亚历山大被任命为北非战区盟军最高副司令兼第十八集团军群司令，指挥英国第一集团军、美国第二军和英国第八集团军。3 月 17 日，盟军开始围歼突尼斯的德意部队。激战至 5 月 13 日，德意军 24 万人被迫投降。

北非战役之后，亚历山大出任地中海战区盟军最高副司令兼第十五集团军群司令，负责组织协调美国第七集团军和英国第八集团军进攻西西里的作战。由于美英联合参谋长会议对于攻克西西里之后是否进攻意大利本上没有明确指示，西西里作战计划带有明显的缺陷即难以围歼守军。1943 年 7 月 10 日，亚历山大指挥英军和美军分别在杰拉湾和诺托湾登陆作战。英军在主攻方向严重受挫，美军则先挺进巴勒莫而后折向墨西拿，结果是德意军余部得以在 8 月 17 日通过墨西拿海峡逃回本土。敌军共伤亡 16 万余人。西西里战役导致墨索里尼政府的垮台和意大利的无条件投降。

为了攻占意大利本土，亚历山大命令英国第八集团军（辖第三十军、第十三军和第五军）于 9 月 2 日晚越过海峡在勒佐登陆，美国第五集团军（司令克拉克，辖美国第六军，后来增加美国第二军和英国第十军）于 9 月 9 日在萨勒诺登陆。后者遭到德军的重点抵抗，伤亡较大，但在空中突击和海军炮火的支持下固守着防线。9 月 16 日，德国第十集团军在冲击盟军失败后逐渐向北撤退。9 月 21 日，亚历山大将作战目标分为 4 个阶段；巩固萨勒诺—巴里一线；占领那不勒斯港口和福贾机场；占领罗马及其机场和重要的交通枢纽特尔尼；最后攻占里窝那港口、佛罗伦萨和阿雷佐。10 月 1 日，盟军攻占那不勒斯。11 月，驻意大利的全部德军改编为 c 集团军群，由凯塞林统一指挥。11 月 8 日，亚历山大重申迅速占领罗马的命令。12 月，盟军再次发起攻势，但进展不大。

此时，德国第十集团军据过古斯塔夫防线，北面则是德国第四集团军。亚历山大计划在 1944 年 1 月 20 日前后由美国第五集团军进攻古斯塔夫防线：由美国第二军渡过拉皮多河出击，吸引德军而后进据利里河谷；美国第六军在防线后面的安齐奥登陆之际，第五集团军余部趁机突破防线。

1944 年 1 月 22 日，盟军在安齐奥登陆，却没有迅速向罗马挺进，盟军对古斯塔夫防线的进攻则陷入停顿。德军开始组织对安齐奥的大规模反攻。安齐奥盟军的两路攻势都被遏止在原地。2 月 18 日和 29 日，德军两次发起大规模反攻，均经激战而失败。此后双方长期进行空袭和炮战。

亚历山大秘密调整盟军部署：从第五集团军撤回英国第十军，将第八集团军集结于卡西诺地区，担负突入利里河谷的主攻任务。其作战计划是：第八集团军沿 6 号公路突破敌防御，直取罗马；美国第六军从安齐奥滩头阵地出击，在瓦尔蒙托内封锁 6 号公路。这样，败退的德军第十集团军就会陷入盟军的包围。5 月 10 日，盟军的全面攻势开始。朱安指挥的法军突破了古斯塔夫防线，美军乘胜向通往安齐奥和阿尔班山地的 7 号公路挺进，5 月 15 日，第八集团军开始向利里河谷进军。德军的反应为美军从滩头阵地向外突破提供了机会，但克拉克在命令美军朝瓦尔蒙托年进袭的同时，指出在攻占奇斯泰尔纳以后必须准备以主力进攻罗马，致使亚历山大围歼德军的计划遭到损害。5 月 26 日，安齐奥盟军亦向北推进。6 月 4 日，美军进占罗马，德军却已经撤走。

1944 年 12 月，亚历山大在继梅特兰·威尔逊之后升任地中海战区盟军最

高司令，晋升为元帅，克拉克继任第十五集团军群司令。已经越过哥特防线的盟军拥有兵力、兵器优势和制主权。次年3月，凯塞林升任西线德军总司令，菲廷霍夫继任c集团军群司令。

亚历山大决心在雷诺河下游和彼河之间围歼德军。1945年4月9日，第八集团军的攻势以大规模空中轰炸和炮火轰击开始，于18日穿过阿尔詹塔峡谷；4月14日，第五集团军开始进攻，至19日进抵波伦亚近郊。4月20日，菲廷霍夫想撤至波河，但为时已晚。4月25日，意大利游击队开始发起全面攻击，德军到处挨打。4月29日，德军代表被迫签署无条件投降的文件，亚历山大代表盟国受降。

1946—1952年，亚历山大出任加拿大总督。1952—1954年出任英国国防大臣。1954年退出现役。1962年出版《亚历山大回忆录》。

1969年6月16日，亚历山大去世。

Q 艾森豪威尔的助手特·德

一个可信赖的人——军事训练高手——皇家空军的主心骨——
艾森豪威尔的助手——战略轰炸的策划者

阿瑟·威廉·特德（Arthur William Tedder，1890～1967），英国皇家空军元帅。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曾任中东皇家空军司令、北非战区空军司令、地中海战区空军司令和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最高副司令。

1890年7月11日，特德出生于英国苏格兰的格伦吉恩。他在剑桥大学学习期间曾获得奖学金，1912年大学毕业后入殖民部任职。

1913年，特德入英国陆军服役，后来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6年，特德被选入皇家飞行队，经过初级飞行训练即被分配到驻法国的第25飞行中队。这时的特德身材瘦小，相貌英俊，文静而略显冷淡；说话幽默，有时难免带些酸味而令人不快。皇家飞行队司令特伦查德却注意到特德是“注重实际的思考者，是个可信赖的人。他善于抓住问题的本质而不去过分注意细节”。不久，特德被任命为第七十飞行中队长。任内曾致力于改进管理与供给，改善生活与福利。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特德留在皇家空军（1918年成为独立军种）服役，为皇家空军的建设和发展效力。

1924年，特德毕业于皇家空军参谋学院。1928年，特德从帝国国防学院毕业。1930年～1932年，特德先后担任皇家空军参谋学院教官和院长。1932年～1934年，特德改任空军装备学校（主要负责装备训练）校长。1934年，调任空军部训练局局长。

1936年10月，特德出任驻新加坡的皇家空军远东司令部司令。他在熟悉司令部情况后，发现司令部存在两个基本缺陷：一是缺乏能够适应熟练作战需要的专业空军参谋机构（他迅速予以纠正）；二是特别缺乏诸军种间的合作意识，各军种对其它军种的问题和需要缺乏了解（他尽力予以纠正，但成效不大。不过这为以后的工作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为了提高部队的作战能力，特德注重训练演习的实效性，反对那种模式化或摇旗式的演习。

1938年7月，特德被任命为空军部研究与发展局局长。该局负责研究皇家空军控制敌人的能力以及皇家空军在全面作战中的作用等问题。特德总是用严格的现实主义观点来处理在其权限内的所有事务，为此不惜进行激烈争论。后来，特德曾到飞机制造部任职。1940年11月，特德重返皇家空军。

1940年末，中东空军司令朗莫里空军中将要求任命特德为副司令。当时，空军参谋长基于种种考虑，没有派出特德而派出博伊德。但是，此人乘坐飞机前往开罗时在西西里上空被敌军击落。

1940年12月，特德出任中东空军副司令，主管埃及和西部沙漠地区的空军作战事务。稍后，负责改组中东空军司令部。1941年5月，因朗莫里回国述职而出会中东空军代司令。6月出任中东空军司令。

特德作为空军指挥官，力图澄清对空军运用的模糊认识，形成自己对空军运用的正确认识，特德认为英军实施的希腊和克里特岛战役（1941年）的命运从开始就已注定，他始终认为整个地中海战役本质上是一场争夺机场的作战。皇家空军在克里特的机场易受攻击且数量又很少，又与塞浦路斯和埃及等地相距遥远。这就意味着英军飞机出动率要远低于德军在希腊本上机场的飞机出动率。况且英军飞机在数量上没有优势，作战能力亦处于劣势。

这些事实使很多人觉得不可理解，海军将领坎宁安对此次损失反应特别强烈，提出要建立满足海军需要的“专用空军”，并向英国参谋长委员会施加压力。特德同情坎宁安的感情，但并不同情他的决心。特德相信，灵活机动、集中使用是成功地运用空军的原则，特德主张整个空军应在空军指挥官的统一组织领导下把空中力量分配并运用到最急需的地方；当海军对空军的需要高于一切时，空军理应给予最大的支援，但是假如一部分空军不可改变地“锁在海军或陆军的抽屉里”，也就没有足够力量使用到最急需的地方。

1942年，英德两军在西部沙漠地区相互对峙。特德认为皇家空军应在决定胜负的过程中发挥足够的作用，而在飞机数量与敌相差无几且不拥有现代化防空系统的条件下，皇家空军必须采取灵活机动的进攻行动，争取高出动率，并建立良好的维修系统。皇家空军据此而获得该战区的空中优势。

1943年1月，卡萨布兰卡会议之后，特德出任北非战区空军司令。北非战役之后，北非战区改组为地中海战区，特德因而改任地中海战区空军司令。共同的事业把艾森豪威尔和特德联系在一起。在此期间，特德指挥所有的盟国空军作战。特德乐意接受艾森豪威尔的领导，他与艾克的伙伴关系在盟国将领中也许是最好的，所以有些英国同僚说他是“亲美分子”。

在西西里登陆战役前夕，特德指挥盟国空军全力以赴实施空中突击，摧毁西西里所有的机场，为登陆成功提供了保证。

在制定进攻意大利计划期间，特德向艾森豪威尔指出，如果（1）空军首先破坏敌交通线，（2）空军在关键时刻遏制住敌空军，（3）陆上的反攻被空军挫败，那么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萨勒诺地区登陆是切实可行的。实践证明，他的意见是正确的。

1944年1月11日，特德飞往伦敦担任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最高副司令，指挥盟国在西欧的全部空军作战。实际上，特德的位置比较复杂，他下面既有哈里斯和斯帕茨两位战略空军司令，又有利马洛里这位战术空军司令，当时的特德觉得依靠争论和说服而不是去严格区分权力和责任来做好工作。特德相信如果他能建立起对手中所有空军的正确运用规则并表明其正确性，那么下属就能正确运用，在确定空军运用问题上，争论最大的是确定轰炸目标系统。目标应该是石油工厂还是交通线？特德依靠其丰富的经验，认为对攻击地区来说，轰炸敌交通线以封锁登陆作战地区，阻断敌后勤供应和增援部队机动（特别是铁路机动）最为重要。作战计划和特德判断的明显优长，加上特德在空军方面的名望，使特德最后赢得了支持。

在特德的统一指挥下，盟国空军从空中封锁诺曼底地区，使德军增援部队无法到达盟军的摊头阵地；轰炸德军的运输网，加速了盟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几个月的推进。

1945年，特德晋升为皇家空军元帅。1946年，特德出任英国空军参谋长和空军委员会委员。1950~1951年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委员会委员和驻华盛顿英国军事代表团成员。1966年，特德的战争回忆录《心怀偏见》出版。

1967年6月3日，特德在英格兰的萨里去世。

R 被丘吉尔撤职的韦维尔

将门虎子——艾伦比的参谋——巴勒斯坦驻军司令——与丘吉尔“抬杠”——举起“战斧”——托卜鲁克大战——替人受过——印度总督

阿奇博尔德·珀西瓦尔·韦维尔（Archibald Percival Wavell，1883~1950），英国元帅。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历任中东英军总司令、印度英军总司令、美英荷澳盟军司令部最高司令和印度总督其荣辱沉浮是与中东沙漠战争密切相关的。

韦维尔于1883年5月5日出生在英国科尔切斯特的军人世家，其祖父和父亲都是将军。1896年，韦维尔获得前往温彻斯特公学就读的奖学金。1900年，韦维尔考入英国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次年5月以优异成绩毕业，被分配到布莱克沃奇步兵团任少尉，4个月后转赴南非服役，参加英布战争。在印度服役数年之后，韦维尔于1909年11月考入英国坎伯利参谋学院，一年之后成为该期学员中仅有的两名全优毕业学员之一。前往俄国学习两年俄语之后，韦维尔赴英国陆军部俄国处任情报军官。

1914年11月，韦维尔出任英国第三步兵师少校军官，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次年6月，韦维尔在作战中头部负伤，失去左眼。因而获得勋章1枚。1916年1月，调入英国远征军总司令部任参谋。1916年10月至1917年5月，韦维尔任俄国高加索集团军司令尼古拉大公的联络官。1917年7月，韦维尔赴巴勒斯坦担任埃及远征军总司令埃德蒙·艾伦比与帝国总参谋长威廉·罗伯逊之间的中校联络官，此间他与文伦比相处甚好。1918年，韦维尔在巴勒斯坦改任第二十军准将参谋这一年之久，期间还曾任代理参谋长。

战后英军的裁减使韦维尔和其他优秀军官一样长期得不到晋升。韦维尔先在德国西里西亚的英国占领军任职，其后又入英国陆军部，1926年则来到索尔兹伯里平原，任第三步兵师理由长伯内特-斯图尔特的参谋。在此人的支持下，韦维尔和著名的坦克战理论家富勒大力探索坦克战的战术原则及其运用。在此期间，韦维尔还为《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4版撰有“1870—1928年诸集团军的成长”稿件，写作并出版《巴勒斯坦战役》一书。1930年，韦维尔出任奥尔德肖特军区的第六步兵旅旅长，该旅业已被选出就新式步兵武器和装甲输送车的运用问题作进一步的实验。在旅长任内，韦维尔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因为他有着鼓舞人心而富于想象力的训练方法，他经常在军区、坎伯利参谋学院以及其他地方演讲，韦维尔的声音和陈述缺乏火药味，但他的思想具有独创性，他的语言能引人注意。韦维尔认为，理想的步兵应是集偷借者、带枪的歹徒和窃贼的能力于一身的人。1934年，韦维尔晋升为少将，但在此后的12个月里只能领取半薪、而后才能出任师长。在此期间，韦维尔因为经济拮据而应邀参加了两项工作：重新编写陆军野战条令；领导对巴勒斯坦和伊拉克的军事考察。1935年，韦维尔出任英国第二步兵师师长，被封为巴斯勋位爵士。在两年半的师长任内，韦维尔从来不为吸引上司的注意而游说，却对陆军高级领导层施加了大量无形的影响。在奥尔德肖特军区，加入韦维尔的圈子而力高层军事与政治决策担忧的有约翰·迪尔、艾伦·布鲁克、威廉·戈持、阿瑟·亚历山大和伯纳德，弗赖伯格。在韦维尔的部属中，集中着一批颇有才华的人。1937年，韦维尔调任巴勒斯坦英军司令，并开始

撰写艾伦比的传记（1940年《艾伦比传》出版）。1938年，韦维尔晋升为中将，改任英国南方军区司令，该司令部设在索尔北维持里。1939年，韦维尔出版《将军与韬略》一书，成为高级巴斯勋位爵士。

韦维尔于1939年7月前往埃及，出任中东英军司令部总司令，同时晋升为临时上将，指挥中东地区仅有的5万英军（后来兵力逐渐增加）。他任命原部属阿瑟·史密所为参谋长，梅特兰·威尔逊为驻埃及英军司令，组织起非常精干的司令部。韦维尔深知中东在地理和战略方面的重要性，所以他克服困难，在兵力资源极为有限的情况下积极备战。韦维尔与中东皇家海军总司令安德鲁·坎宁安和中东皇家空军总司令阿瑟·朗莫里建立了良好的协调关系，但与1941年5月接替朗莫里的阿瑟·特德却关系不佳。

1939年9月德波战争开始后，北非的意大利军有25万，总司令格拉齐亚尼元帅，下辖第五集团军（司令加里博尔迪）和第十集团军（司令贝尔蒂），驻利比亚；东非的意大利军有30万，总司令臭斯塔公爵，驻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韦维尔必须以人员缺编且训练不够、装备与弹药缺乏的部队守住中东，保持地中海和红海交通线的畅通。韦维尔强调人力战争胜负问题上的重要作用。当1940年6月初丘吉尔急于从韦维尔的正规营中抽调8个营去欧洲战区时，韦维尔在与帝国总参谋长约翰·迪尔协商之后拖住不办，保证了6月10日意大利对英国宣战时中东英军拥有一定的实力，却因此得罪了丘吉尔。

1940年6月对英宣战之后，意大利军在卡萨拉和加拉巴特侵占两个边境小镇之后即不再发动攻势。埃及境内的西部沙漠成为北非意军和英军对峙的前线，业尺将中东英军编组为尼罗河集团军的韦维尔决定以装甲车辆、轻型坦克和摩托化步兵向意占区边境据点发动快速袭击。6月14日，英国第七装甲师以突袭攻克卡普措要塞，揭开快速袭击的序幕，战至9月中旬，意军伤亡3500人，被俘700人。9月13日，意军集中6个师以上的兵力开进西部沙漠，三天后在西迪巴拉尼扎营。10月20日，韦维尔（已于10月1日晋升为上将）指示埃及英军司令威尔逊组织实施对意军的多路同时攻击，以第七装甲师和摩托化步兵从内地进攻索法菲营地翼侧，第四印度师及可能加强的步兵旅进攻西迪巴拉尼前西的滨海营地；得手之后，第七装甲师向北扩展到海滨，第四印度师向西发展，共同切断意军中央营地的交通线，与实施正面进攻且全部轮动化的马特鲁旅围歼意军。为达此目标，以第七装甲师和第四印度师和稍后增加的英国旅编成西沙漠军，加强有“马蒂尔，德步兵”坦克营和混成旅战斗群。理查德·奥康纳被任命为西部沙漠军司令。该部有3.1万人。120门大炮和275辆坦克。12月7日，英军从梅塞马特鲁阵地前出。12月9日凌晨，第四印度师以迂回战术攻克尼贝瓦营地，接着连克西图马营地和东图马营地；第七装甲师向西推进以断敌退路。12月8日，英军围攻西迪巴拉尼，次日攻克该地。至此英军俘敌近4万人，缴获237门大炮和73辆坦克。残余意军退入拜尔迪那沿海要塞。因第四印度师被调走，故英军待第六澳大利亚师到达之后才开始追击。1941年1月3日，英军进攻拜尔迪那，战至第3天迫敌投降，俘敌4.5万人，缴获462门大炮和129辆坦克。此后不久，第七装甲师立即西进，围困托卜鲁克。13月21日，英军进攻托卜鲁克，次日即予攻克，俘敌3万人，缴获236门大炮和87辆坦克。2月5日，第七装甲师克服气候、后勤补给、装甲车辆维修和交通线方面的困难，一昼夜行进150英里，抵达贝达富姆以甫构筑阵地，切断了意军的退路。次日，

经过激战、仅有 3000 人的第七装甲师俘敌 2 万人，缴获 216 门大炮和 120 辆坦克。英国第七装甲师因其战功卓著而以“沙漠之鼠”著称。2 月 7 日，英军攻占班加西。至此，北非的昔兰尼加东部完全落入英军之手，英军共俘敌 12.5 万人，缴获 100 余门大炮。在此期间，韦维尔再次抵制了丘吉尔对中东战事的不当干预。但待到 2 月 12 日，丘吉尔命令欲挺进的黎波里而将意军驱逐出北非的英军停止前进，以少量兵力守住昔兰尼加，大部兵力将于 3 月初调往希腊作战，韦维尔对此无可奈何。结果令人遗憾之极，英军先于 1940 年 4 月被迂回进攻的德军从希腊逐至克里特岛，随后于 5 月底受德国空降部队打击而仓惶撤退，损失惨重。

东非意军直到 1940 年 8 月初才向英属索马里发动进攻。索马里英军司令蔡特（稍后由戈德温—奥斯汀接任）率部顽强抵抗后从柏培拉撤往肯尼亚集结。肯尼亚英军（司令艾伦·坎宁安）至 1940 年秋季辖有第一南非师、第十一非洲师和第十二非洲师。苏丹英军（司令威廉·普拉特）辖有第五印度师和在北非参战后的第四印度师。1940 年 11 月苏丹英军对意军的进攻遭强烈抵抗，韦维尔和坎宁安直到 1941 年 2 月才下令肯尼亚英军向意属索马里进攻。在空军的配合下，英军先克基斯马尤港，再占摩加迪沙，然后进入阿比西尼亚南部。3 月 17 日，进占季季加，3 月 29 日攻克哈拉尔，4 月 6 日解放亚的斯亚贝巴。苏丹英军从 1941 年 1 月开始进攻厄立特里亚意军，后奉韦维尔之命准备征服整个厄立特里亚，但在作为必经之路的克仑地区严重受阻，直到 3 月 27 日在“马蒂尔德步兵”贡型坦克连协同下才实现突破，意军退在阿比西尼亚。4 月，英军攻克阿斯马拉和马萨瓦，厄立特里亚落入英军手中。5 月 19 日，奥斯塔公爵率意军 23 万人在埃塞俄比亚投降，意属东非不复存在。

人们都未料到埃尔温·隆美尔已奉命率德国非洲军前往救援意军。1941 年 3 月 31 日，隆美尔在以假坦克造成的浩大声势下指挥当时仅有的第五轻装甲师攻占阿盖拉地带，此时英国第七装甲师已返埃及休整，第六澳大利亚师已调希腊，换防的是第二装甲师一部和第九澳大利亚师；奥康纳正在休假，由尼姆接任司令。4 月 2 日，隆美尔以第五轻装甲师继续推进，其后为二个意大利师。致使英军于次日仓猝退出班加西。4 月 6 日临时充当顾问的奥康纳和尼姆在撤退时被俘，次日第二装甲师在梅基利被围并随后投降。及至 4 月 1 日、除第二澳大利亚坚守托卜鲁克外，英军全部被驱逐出昔兰尼加，为防止德国控制法属叙利亚，韦维尔根据英国政府的指示，命令威尔逊率第七澳大利亚师、第一骑兵师一部、第五印度步兵旅和“自由法国”军第六营等部于 1941 年 6 月 8 日进攻叙利亚和黎巴嫩。鉴于英军遭到维希法国军的激烈抵抗，韦维尔于一个星期之后决定向叙利亚调 2 个旅，另以 1 个旅从伊拉克南面越过沙漠向巴尔米拉进攻，第十印度师则沿幼发拉底河向阿勒方向进攻。战至 7 月 1 日，维希法国军被迫签订停战协定，叙利亚遂被盟国占领。

1941 年 5 月韦维尔趁隆美尔在托布鲁克受挫和缺乏补给之机指挥英军实施试探性的“短促”计划后，开始组织制订“战斧”计划：首先由第四印度师在第四装甲旅阶助下进攻哈勒法亚—塞卢—卡普措防区，并以第七装甲师一部掩护沙漠翼侧；再以第七装甲师的 2 个装甲旅大举进攻托卜鲁克；最后以第七装甲师会同托卜鲁克守军将敌赶回托卜鲁克以西。英军于 6 月 14 日从梅塞马特鲁阵地出发，6 月 15 日，右翼开始进攻哈勒法亚山口外围阵地，但损失严重，中路则攻克卡普措堡并击退敌两次反攻，左翼在哈菲德岭攻击受

阻。隆美尔将第五轻装甲师和第十五装甲师全部投入作战。激战至 6 月 17 日，英军被迫撤退。双方的人员伤亡均不到 1000 人，但英军损失 91 辆坦克，德军仅损失 12 辆坦克。

1941 年 7 月，成为巴斯最高级勋位爵士的韦维尔调任印度英军总司令。9 月 8 日，韦维尔前往伦敦，指出印度军事的极度虚弱，认为缅甸应划归印度英军总司令管辖。但直到 12 月 12 日才获准接管缅甸防务。

1942 年 1 月 4 日，韦维尔出任西南太平洋地区美英荷澳司令部盟军最高司令，统一指挥该区的陆海空军。2 月 25 日，盟军司令部解散，韦维尔仍改任印度英军总司令。韦维尔强调缅甸对印度和中国防务的重要性，试图引起伦敦方面更多的注意。第一次缅甸战役失利后，韦维尔接收转移到印度的中国远征军，同意开办训练中心。1943 年 2 月至 3 月，韦维尔指挥奥德·温盖特率远程突击部队（钦迪特）在缅甸对日军展开游击战。

韦维尔于 1943 年晋升为元帅，6 月 19 日被任命为印度总督。同年被封有“昔兰尼加的韦维尔子爵”等头衔，出版《艾伦比在埃及》。

1945 年，韦维尔出任阿贝丁大学名誉校长。1946 年，出版所著《直言不讳》和《艾伦比：军人与政治家》（将以前的两卷合为一卷）。1947 年 3 月离开印度总督职位，获得“韦维尔勋爵”等封号。1948 年出版所著《优秀军人》。

1950 年 5 月 24 日，韦维尔在伦敦去世。

S 无人喝彩的奥金莱克

农民的后裔——“十字军”行动的指挥者——具有“杰出素质”
的野战指挥官——甲人不当受牵连——无人喝彩

克劳德·约翰·奥金莱克 (Claude John Auchinleck, 1884~1981)，英国元帅。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历任军长、南方军区司令、驻印度英军总司令、驻中东英军总司令和第八集团军司令等职。

1884年6月21日，奥金莱克出生于英国奥尔德肖特市。父亲约翰·奥金莱克是苏格兰农民的后裔，曾参加阿富汗战争和缅甸战争。母亲玛丽·奥金莱克是具有英格兰—爱尔兰血统的农庄主的后代。

奥金莱克12岁时进入英国著名的惠灵顿公学。他极富个性。自信心强，历史、地理、英语成绩极好，但数学不太理想。1902年1月，奥金莱克考入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同年12月毕业后前往印度服役。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军队与土耳其军队在美索不达米亚展开激战。奥金莱克获得宝贵的实战经验，对传统的军事理论产生了怀疑。

1919年，奥金莱克被送进奎达参谋学院深造。当时该校的军事理论强调阵地防御战。在饱读世界军事史，特别是研究美国内战时期的杰克逊将军和谢南多厄战役后，他更加认识到阵地防御战存在着严重的弊端，转而注重机动和欺骗在作战中的作用。

从奎达参谋学院毕业后，奥金莱克先在西姆拉的军需司令部任参谋，然后又回到野战部队。1927年，奥金莱克被送往帝国国防学院深造。毕业之后，奥金莱克先后担任团长和奎达参谋学院教官。1935年，奥金莱克晋升为少将。次年，出任英印军副参谋长。

1939年，欧洲大陆燃起战火，奥金莱克被调回英国，先后任军长和英国南方军区司令，后被晋升为中将。1941年1月，奥金莱克返回印度，任印度英军总司令。1941年7月，当北非战争万分危急之时，奥金莱克被调往该地，接替韦维尔任中东英军总司令，同时晋升为上将。

1941年初，北非英军将意大利部队赶出昔兰尼加西部地带。然而3月末，隆美尔率非洲军开进北非，很快就把英军赶回了埃及。如果德军攻占埃及，盟国从地中海到印度的海上交通线就会被切断，战争形势将不堪设想。因此，丘吉尔要求奥金莱克迅速发起进攻。

奥金莱克在北非指挥的第一次战役就是“十字军”战役，按照奥金莱克的命令，第八集团军司令坎宁安拟定的作战方案是：英军以主力装甲部队绕过边界地区的德军防线，直趋敌人后方的托卜鲁克，与仍坚守在那里的英军汇合，切断隆美尔的补给线和退路，利用英军坦克在数量上的优势，寻找和摧毁德军坦克部队的主力，配合正面进攻的英军，将隆美尔的非洲军消灭在边界地带。

1941年11月18日凌晨，英国第三十军悄悄越过边境，直趋托卜鲁克。此举出乎隆美尔的预料之外，当时隆美尔正在全力准备进攻托卜鲁克。18日晚，英军击退南面沙漠的德军掩护部队，以完遣部队夺取距托卜鲁克环形防线仅12英里的西迪拉杰格机场。11月21日，隆美尔逐渐摸清英军的部署，命令德国第十五装甲师和第二十一装甲师靠拢，首先打击西迪拉杰格的英国先遣部队。11月22日，边界正面的英国第十二军奉命开始进攻。该军的新

西兰师之一部开向西迪拉杰格，并于 23 日清晨攻占非洲军司令部。同日，德军的两个装甲师突然向西拉杰格的英军发起攻击，先后赶到该地区的英军被德军分割，而德军也遭到重创，170 多辆坦克只剩下 90 多辆。

坎宁安认为这次战役已经输定，遂考虑让英军退回埃及境内。在此关键时刻，奥金莱克从开罗飞抵前线，他认为德军损失惨重，坚决反对英军后撤。事后奥金莱克回忆道：“我的意见与坎宁安不同，我想隆美尔肯定和我们一样狼狈，尤其是托卜鲁克仍不屈地站在他身后。所以我下令继续攻击。”

11 月 24 日，隆美尔率先后带领德国第二十一装甲师越过边界，直捣英国第八集团军的后方，并命令德国第十五装甲师和意大利机动军随后跟上，隆美尔的意图是，通过袭击英军后方，给英军司令部造成更大的心理震撼，使英军的防线彻底崩溃。然而，德军第十五装甲师迟迟未能跟上，意大利的机动部队也因受到英军阻击而困在途中。第二十一装甲师也因机件故障、燃料补给缺乏而不能发起快速有效的进攻。由于奥金莱克下令迂回到德军后方的英军继续战斗，留在后面的德国装甲军司令部接连发出求救信号。隆美尔不得不于 26 日放弃对边界地区的进攻，掉头回撤。11 月 26 日清晨，奥金莱克命令中东英军副参谋长里奇接任第八集团军司令，以保证英军继续战斗。26 晚，新西兰师冲破德军的包围，与托卜鲁克的英军会合。但 12 月 1 日，隆美尔的军队在比尔哈希姆再次大败英军，形势对英军不利起来。这时，奥金莱克再次飞往第八集团军司令部。他正确地估计到，隆美尔的部队现在已是强弩之末，英军在实力上仍具有将其消灭的可能，因而命令第四印度师和英国第七装甲师从两翼包抄，切断隆美尔的补给线和退路。隆美尔闻讯立即放弃对托卜鲁克的包围，一路向加扎拉退去。12 月中旬，在英军的追击下，隆美尔放弃加扎拉防线，再次退到黎彼里塔尼亚的边境城市卜雷加港附近。由于隆美尔向西撤退，留在埃及边界地区的德军部队纷纷投降。至此“十字军”战役终于达到预期的目标。“十字军”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对德国取得的第一次军事胜利，连丘吉尔也赞叹道：“奥金莱克挽救了这次战役，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他作为一个野战指挥官所具有的杰出素质”。

“十字军”战役胜利后，英国首相丘吉尔再次催促奥金莱克向德军发起进攻。但奥金莱克坚持认为，英军需要充分的时间以完成自身的改组，并使装备和训练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如果过早发动不成熟的攻势，不但英军会蒙受巨大的损失，而且埃及也会有失守的危险。然而，乐观但缺乏耐性的丘吉尔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不愿听从劝告。1942 年 1 月，隆美尔得到本国的增援后，即准备向英军发动进攻。2 月初，英军在加扎拉一线构筑防御工事准备固守。1942 年 5 月，英国战时内阁正式命令奥金莱克必须在 6 月 1 日以前发动攻击，否则他将被解职。隆美尔在 5 月 26 日抢先对英军发动了进攻，奥金莱克才免遭抗命之嫌。

直接指挥加扎拉防御战的是里奇。1942 年 3 月，有人私下警告奥金莱克，里奇就其才能和经验来说绝非隆美尔的对手，而且也难以获得手下两位军长的信赖。但奥金莱克左右权衡，未能下定决心将他撤换。

1942 年 5 月 26 日夜里，隆美尔带领 3 个德国师和 2 个意大利机动军迅速绕过英军的翼侧，4 个非摩托化意大利师则在加扎拉防线佯攻，由此揭开加扎拉战役和第一次阿拉曼战役的序幕。尽管隆美尔取得一定的战绩，但他并未能切断加扎拉防线英国守军的后路。其非洲军反而损失了 1/3 以上的坦克。3 天后，隆美尔命令德军突击部队背靠英军和雷场设置防御阵地。此举

似乎非常危险，却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战果，在此后的几天里，轴心国部队趁机冲出防御阵地进行反击，分别击溃几路英军。6月14日，里奇下令英军放弃加扎拉防线而撤回到埃及一侧，防守托卜鲁克的英军成为德军的俘虏。

6月25日，奥金莱克终于决定接替里奇直接指挥第八集团军，经与参谋长埃里克·多尔曼—史密斯协商后，他命令英军退到离边境较远的阿拉曼地区，以便有充足的时间使士气低落的英军恢复过来，以机动性防御战击退并消灭隆美尔部。

6月30日，隆美尔的德军与意军逼近阿拉曼防线。7月1日，德军开始进攻。利德尔—哈特曾评论道：“7月1日星期三这一天，是非洲争斗中最危险的时刻。比之8月底击溃隆美尔的重新进攻或者以隆美尔败退而告终的10月之战，这才算得上一个转折点。10月之战因为结局比较明显地出人意外，目前已独享‘阿拉曼战役’这一名称。实际上，有一系列的‘阿拉曼战役’，而‘第一次阿拉曼战役’则是最关键的一战。”

英军装甲部队顶住了德军的进攻，英国空军轰炸并击溃了德军供应纵队。7月2日力3日，隆美尔又发动了两次攻势，但都受到英军的阻击，德军只剩下26辆坦克，士兵极其疲劳，被迫进行休整。奥金莱克从隆美尔手中夺回了战场主动权，命令第三十军抵挡德军的正面进攻，同时命令第十三军北上出击，打击敌军尾部，“进攻并就地消灭敌军”。可惜，两个军长对他的意图领悟不深，执行不力，进攻效果大受影响。

7月8日，隆美尔的德军在意大利军的援助下，试图向英军的南部防区发动新的攻击。然而此举正合乎奥金莱克的心意。澳大利亚军趁德军南移之时在沿海地区发动进攻，打垮了驻守在那里的意大利师。隆美尔急忙回授意军，向南进攻的计划只好搁浅。奥金莱克又乘机向鲁瓦伊萨特岭上的隆美尔防线中心再次发起冲击。英军的左突右攻使意军纷纷瓦解和投降，德军进一步受到削弱。8月初，由于隆美尔的装甲军得到后方的大量补充增援，英军停止其攻势。阿拉曼战线又进入相对稳定的阶段。就在这时，英国首相丘吉尔从伦敦飞抵开罗。

丘吉尔与奥金莱克的关系不太融洽。作为首相和政治家，丘吉尔总希望中东的英军不断传来捷报，鼓舞英国民众的士气和增加英国在反法西斯同盟中的地位。然而作为军人和战场指挥官，奥金莱克却不能回避战场上的客观实际，不能拿士兵和生命作无谓的牺牲。奥金莱克曾两次迫使丘吉尔就作战时间作出让步，而丘吉尔对此颇为不满。1942年6月底，已经出现英国公众对丘吉尔政府信心下降的信号。由于远东和中东的军事失败，丘吉尔感到自己的地位不稳，迫切需要北作的决定性胜利。1942年8月4日到达开罗后，丘吉尔催逼奥金莱克尽早重新进攻。奥金莱克坚决抵制，并坚持无论如何也要到9月才能发动进攻。丘吉尔一怒之下，撤销奥金莱克的中东英军总司令兼第八集团军司令的职务，两项职务分别由亚历山大和蒙哥马利接任。

奥金莱克担任中东英军总司令仅有一年时间，却为英国立下了汗马功劳。由于他的努力，英军才得以顶住隆美尔的进攻势头，度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最艰苦的时刻。英国军事历史学家巴尼特认为，除了斯利姆将军外，奥金莱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英国最杰出的将领。隆美尔也说过，奥金莱克是他在北非战场上所遇到的唯一有大将之才的人，其才能远在蒙哥马利之上。隆美尔在叙述第一次阿拉曼战役时认为“在英国居然没有任何人认识到奥金莱克赢得的这场规模虽小却极为出色的战役的价值，这真是太遗憾了。”

就在奥金莱克卸任一个月后，北非的英军按照奥金莱克制定的作战计划，取得阿拉曼战役的胜利。奥金莱克离开中东战区后在英国住了一年，于1943年复任印度英军总司令，使印度成为东南亚盟军的稳固基础和训练地区。1946年，奥金莱克被授予元帅军衔。

1981年，奥金莱克在英国逝世。

T “轰炸机”哈里斯

一名号手——飞行高手——出类拔萃——“屠夫”与“轰炸机”
—轰炸机致胜论——绅士风度

阿瑟·特拉弗斯·哈里斯（Arthur Traves Ha'ris, 1892~1985），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先后担任英国皇家空军副参谋长和轰炸航空兵司令，成为皇家空军元帅，是“轰炸机致胜论”的倡导者。人称“轰炸机”哈里斯。

1892年4月13日，哈里斯出生于英国切尔特南，其父是驻印文官。哈里斯曾就读于西廷波恩的预备学校和奥哈里斯学校。毕业之后，他的父亲希望他成为军人，但遭到他的拒绝。1908年，哈里斯来到南非的罗德西亚，在那里采金矿、做农活，并驾驶过那里的第一辆汽车。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哈里斯作为一名号手参加了第一罗得西业团，该团曾参加过在德属西非的战斗。1915年7月，该团才解散，哈里斯回到英国寻找其它参战的机会。1915年11月，经过在陆军部工作的亲戚的帮助，哈里斯参加皇家航空队，被任命力少尉，在布鲁克斯接受飞行训练。这位未来的轰炸航空兵司令就这样开始了他的航空生涯。1916年3月，哈里斯被派往西线，在驻亚眠北面的第十一飞行中队服役。该中队活动在索姆河前线，装备有“威克斯 FB5”飞机即绰号“炮车”的老式双座飞机。9月，哈里斯转入第七十飞行中队服役。1917年6月，哈里斯转入第四十五飞行中队，升任飞行小队长。他所在的中队主要任务是侦察敌情并保护炮兵观察机。1917年11月，他回到英国，指挥负责保卫伦敦的第四十四飞行中队。战争结束前夕，哈里斯荣获空军十字勋章。

战争结束后，哈里斯成为新组建的皇家空军的少校军官。4年大战的切身经历给哈里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在可怕的战争条件下，地面作战中那旷日持久、徒劳无益的反复屠杀，不仅不能取得决定性胜利，而且使交战双方精疲力竭。

战争结束后，已有3个孩子的哈里斯即面临着在求职无望的情况下退役的可能。但是，1919年，哈里斯意外地得到皇家空军的永久军职任命状。随后，哈里斯前往印度指挥第三十一飞行中队，在陆军的指挥下参加西北战场的作战。1922年11月，又转往伊拉克指挥第四十五飞行中队，负责镇压部落骚乱和运送军队。此后，哈里斯在指挥第五十八飞行中队期间，引起后来成为皇家空军参谋长的波特尔的密切注意，后来任命哈里斯为轰炸航空兵司令的正是波特尔。

到1927年，哈里斯业已积累10年的指挥空军飞行中队的经验，他运送过部队和机器、轰炸过地面目标、尤其是他对发展夜间轰炸和高难飞行技术有着突出的贡献。1927年夏，他晋升为空军中校，哈里斯通过实战也产生了一些新的作战思想，认为皇家空军应该摆脱陆军的控制而独立执行作战任务，极力主张发展高性能的轰炸机。

1927年，哈里斯进入坎帕利参谋学院学习。1929年毕业后，哈里斯赴中东任职3年半。1933年8月至1937年月，哈里斯在空军部任职。开始是在作战与情报部当参谋，后来担任计划部副部长，在此期间他致力于发展新型重轰炸机。在哈里斯及其同事们的努力下，皇家空军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37年6月，哈里斯改任新组建的轰炸航空兵司令部所属的第四轰炸航空兵

群司令。

1938年，哈里斯作为皇家空军代表团团长访问美国，从事购买美国飞机的谈判。同美国陆军航空兵官员的接触对哈里斯很有启发。哈里斯安排购买“哈瓦德”和“哈德逊”两种飞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哈里斯（时为空军少将）任第五轰炸航空兵群司令，指挥10个飞行中队的行动。哈里斯发现“汉普登斯”轰炸机能够携带水雷，并指挥实施轰炸机对德国海岸水域的空中布雷，而其它轰炸机部队随后也采取同样的行动，结果使德军759艘舰船被水雷击沉或重创，而从事扫雷的德国海军人员的伤亡则多达40%。

1940年春，第五轰炸航空兵群参加对德国工业中心实施的第一次空袭，并轰炸了法国和比利时的港口（德军在这些港口集中了大批准备入侵英国的舰船）。

1940年底，哈里斯升任空军副参谋长。哈里斯在研究德国空军的轰炸行动的基础上，根据“集中火力”的原则，确定“集中轰炸”为轰炸航空兵攻击德国工业城市的战术。此种战术的要旨是，皇家空军除保卫本土外，主要应大规模地使用重轰炸机攻击（如有可能的话，在白天实施攻击）德国的工业基地，使德军由于断绝军事物资供应而输掉地面战争。

但这种思想在1939年就受到某种冲击。在白昼轰炸机很难生还，轰炸航空兵部队被迫在夜间执行任务。而1940年至1941年的实践证明，轰炸机无法准确地夜间发现工厂、船坞和其它军事设施，更有甚者，在这段时间内，德国的防御得到加强，而英国轰炸机部队的损失却直线上升。轰炸航空兵部队受命放弃长途空袭。

1942年2月，哈里斯出任轰炸航空兵司令之职，不久获得空军元帅军衔和爵士头衔。此时，轰炸航空兵正处于十字路口：是放弃通过战略轰炸战胜敌人或使敌人丧失作战能力的梦想，还是解决发现目标的难题，恢复对德国必不可少的工业目标的“精确轰炸”？抑或是用对德国大都市的轰炸以使德国国民的意志崩溃，拒绝再战来代替对工业目标的轰炸？恰在这时，空军参谋部于2月1日发出一项著名的命令，命令轰炸航空兵恢复全面军事行动，目标是城市平民；命令还列出18个城镇做为第一阶段的目标。哈里斯愉快地接受了这一命令，因为这符合他关于把轰炸航空兵重建为一支主力部队和利用战略轰炸战胜德国的思想。继轰炸德国一些小城市后，哈里斯组织著名的上干架轰炸机轰炸科隆的战役，项军以损失40架飞机的代价，给科隆以毁灭性打击。

1943年，英国轰炸机装配有特殊的瞄准仪和名为“探险者”的地面目标扫描雷达装置。利用这些新装置，英国轰炸航空兵取得轰炸鲁尔区的成功。在4个月的轰炸中，鲁尔的大部分地区成为废墟。接下来在英国空军白天空袭的配合下，英国轰炸航空兵又成功地进行汉堡轰炸战。

哈里斯以极高的热情进行工作。在哈里斯的领导下，轰炸航空兵部队士气高昂，军纪严明，训练有素。鉴于哈里斯雷厉风行的领导作风，他的部下无不刻薄地称他为“屠夫”，新闻界和公众则称他为“轰炸机”。

1943年6月，空军参谋部发出抵近轰炸命令，命令轰炸航空兵轰炸德国的工业和平民以配合“D日”作战行动。但哈里斯此时却有其坚定的想法，即在11月对柏林进行集中轰炸。尽管抵近轰炸命令中所开列的城市中不包括柏林，但哈里斯写信给丘吉尔强调：“如果有美国空军的参加，我们可以炸

遍整个柏林。这将损失我们 400 到 500 架飞机，但却将使德国输掉战争。”在诺曼底战役开始前，实现轰炸机致胜的梦想只有最后一次机会了。这实际上也是哈里斯军事生涯的一个转折点。

从 1943 年 11 月到 1944 年 3 月底，哈里斯组织的对柏林的 35 次集中轰炸，尽管给了德国首都以重创，但未能实现使德国崩溃的目标，而且轰炸机损失严重，仅 3 月 31 日在纽伦堡就损失 396 架飞机，英国空军部对里斯的柏林轰炸反应冷淡，并严厉要求哈里斯遵守抵近轰炸命令。但哈里斯却以天气和战术等为由，不理睬空军部明确列出的优先轰炸的目标。

不久，英国轰炸航空兵受命给即将开始的诺曼底登陆以直接支援，柏林轰炸战就此结束。

盟军最高副司令特德空军元帅亲自谋划这次轰炸行动。哈里斯的轰炸机群为登陆的盟军扫清了道路，轰炸了德军的炮兵阵地、铁路枢纽、军营、飞机场、军工厂等要点，任务完成得相当出色，对诺曼底战役有着重大的贡献。

战争的最后一个冬天，哈里斯与特德和波特尔的分歧越来越大，但哈里斯仍然坚持自己的做法。考虑到哈里斯的除职将是皇家空军的一个巨大损失，波特尔向他做了妥协，1945 年 1 月，英国轰炸航空兵的猛烈轰炸摧毁了德国的德累斯顿市，这是哈里斯“轰炸机致胜论”的唯一例证。

到 1945 年，英国皇家空军轰炸航空兵共有 100 个重型轰炸机中队和中型轰炸机中队。1945 年 5 月，欧洲的战事宣告结束，德国大部分工业城市成为废墟。只是战争的最后阶段，德军才失去战略物资的供应，这当然是哈里斯的轰炸的一大功绩。但是，“轰炸机致胜论”终于没有成为现实。

1946 年，哈里斯退役。1946 年~1953 年，哈里斯出任南非造船公司经理。此后即在南非和英格兰过着退休生活。他对战后历史学家和英国广播电台对他的批评虽很反感，但却始终没有进行他认为有损尊严的争辩。

哈里斯于 1985 年在英国逝世。

U 丛林战英雄斯利姆

想成为校长的中学生——廓尔喀人的团长——与日军在丛林中周旋——发展丛林战战术——收复缅甸——出任帝国总参谋长

威廉·约瑟夫·斯利姆（William Joseph Slim，1891～1970），英国元帅。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曾任师长、缅甸军军长、第十五军军长、东方集团军司令、第十四集团军司令、第十一集团军群司令等职。

1891年4月6日，斯利姆出生于布里斯托尔市，在纪律严明的学校和与军事毫无联系的家庭中长大成人，他的父亲是很有魅力的批发商人，母亲出生于中上层家庭，性格倔强。

在伯明翰的爱德华国王中学念书时，斯利姆的第一志向是成为校长。随着岁月的流逝，斯利姆被送进有名的斯图沃特·洛埃兹钢铁厂，那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尽管不能成为正规军人，斯利姆仍决心参与军事事务。由于自己的努力，斯利姆获准参加伯明翰大学军官训练团。1914年8月，斯利姆在那里获得一等兵军衔，不久以后，被派到皇家沃威克郡步兵团任职。从此，斯利姆开始了通向英军最高职位的生涯。

1915年7月，斯利姆所在的皇家沃威克郡步兵团第九营被派到加利波里参战。在此期间，斯利姆看到管理不善对士气的影响，以及高层指挥、参谋人员与部队之间缺乏接触的问题。斯利姆还意外地第一次与廓尔喀人有所接触，他们在艰苦条件下所表现出的那种乐观、勇敢的气质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916年初，斯利姆随部队转移到美索不达米亚。在那里负伤，因战功而被授予十字勋章。在此期间，斯利姆还曾被调到第六廓尔喀步兵团，但其后他仍在皇家沃威克郡步兵团服役至战争结束。

1925年，斯利姆结婚，不久，斯利姆被选送入奎达参谋学院学习。毕业后斯利姆在印度步兵军中担任初级参谋职务。1934年，当他调任坎伯利参谋学院的教官时，斯利姆在整个英国军界已享有很高的声誉。后来，斯利姆被选入帝国国防学院，得到高级指挥训练的机会。

1938年，斯利姆回到印度，指挥第七廓尔喀步兵团的一个营。不久，斯利姆升任印度高级军官学校校长。1939年，战争爆发之际，斯利姆被任命为在联合省组建的印度步兵旅旅长。斯利姆以其个人的品性，强化而又富有想象力的训练方式，即兴的创造力和信心，使该旅成为训练有素的队伍。一年以后，斯利姆率领第十印度兵旅作为印度军第五师的一部分被派到苏丹和厄立特里亚抗击意大利军队。

1940年11月，驻守在加拉巴特以北100英里外的斯利姆旅奉命收复加拉巴特和附近的迈泰迈。斯利姆指挥部队用突袭方式很快攻下了加拉巴特。但由于意大利空军的空袭造成人员伤亡，部队陷入混乱。斯利姆焦急地想以新的计划进行战斗，但他的参谋极力反对，理由是据报告敌人的增援部队已经上路，印度军在喀土穆抵挡敌军前进的主要任务将遭到严重损害。斯利姆极不情愿地接受了他们的劝告，承认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第一次战斗以失败而告终的事实。

1941年6月，斯利姆晋升为少将师长，负责指挥第十印度师。6—7月间，斯利姆指挥部队从伊拉克沿幼发拉底河右岸强行挺进叙利亚，成功地攻占了

位于坚固设防的代尔祖尔镇的幼发拉底河上的重要大桥。

1942年1月，日军入侵缅甸。3月，仰光沦陷。亚历山大将军从英国飞来，指挥缅甸盟军作战，斯利姆被调去担任所谓的缅甸军军长。斯利姆面临着极为不利的境遇。他原来熟悉的是沙漠地形，开阔地带，现在却面对丛林和河流；他指挥的部队对他很陌生；由于接连撤退，士气严重动摇；缺少地图和运输工具；没有人员、物资补充，没有增援部队；对日军的行动一无所知。在困境之中，斯利姆以其自身的品行和时常深入部队的行动很快在下属中激起了信心。4月19日，斯利姆接到缅甸军朝印度东北部撤退的指令。一个月后，斯利姆指挥缅甸军克服难以想象的重重困难，胜利抵达印度。在整个行动中，斯利姆自始至终都表现出坚定的信心和高度的复原力。缅甸的撤退被认为是斯利姆作为指挥官所经受的最大一次考验。

回到印度后不久，斯利姆奉命指挥新建立的第十五军，该军司令部设在加尔各答。第十五军和在印度东部抗击日军的第四军一起组成东方集团军。斯利姆的职责是保卫孟加拉免遭来自海上的攻击，协助行政当局维护驻地的秩序。斯利姆以一系列备忘录的形式阐明抗击日军的战术，形成了丛林作战战术的基础。

1942年7月，东方集团军司令部指挥所属部队进攻位于孟加拉湾东海岸、加尔各答南面的若开半岛，企图攻占半岛上的日军机场，消除日军对孟加拉、加尔各答的空中威胁，进攻开始时进展得很顺利，但到1943年3月不仅停了下来，而且开始撤退。斯利姆临危受命，成功地完成了任务。1943年10月，东南亚盟军最高司令蒙巴顿到任，将地面部队组建为第十一集团军群，斯利姆升任东方集团军司令。不久，东方集团军改称第十四集团军。

1944年2月，日军进攻若开半岛，斯利姆率部坚守。这次战役历经3个星期而以日军的彻底失败告终。

若开战役之后，斯利姆计划重新占领缅甸，为此必须大量歼灭日军的有生力量。这一机会很快到来。3月，日军猛攻英帕尔和科希马，战事之初，危机四伏，但由于斯利姆具有迅速恢复的能力和不甘失败的决心，加上蒙巴顿有力的后方支援，危机都被克服了。斯利姆坚持拖垮日军的政策，利用英帕尔的坚固防御力量毙伤日军。一俟反攻机会到来，他号召已经筋疲力竭的官兵再努一把力，发起强劲反攻，将日军打退到亲敦江的另一边。这次战役，参战的10万日军中有5.3万人被毙伤或打散；参战的3个日军师团中有2个师团失去战斗力。这是日军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陆地战败，日军战无不胜的神话破灭了。

从英帕尔之战胜利到占领仰光这段时间，斯利姆充分展示了他作为指挥官的最高水平的帅才。在欧洲战争胜利前，东南亚战区的人员和物资补充从未得到优先考虑。斯利姆不得不用最少的资源在最不利的地形和气候中打一场运动战。他用即兴指挥的才能、智谋，充分利用突袭方式，以及最大限度地利用皇家空军的能力等方式来弥补资源上的不足。

尽管向缅甸进攻的政治目的是占领曼德勒和首都仰光，斯利姆正确地认定他的主要目的是全面击败敌人。一旦达此目的，整个缅甸将在他的控制之中。因而英军在英帕尔战役后获得主动权时，他不断地向日军施加压力，给日军一次次歼灭性打击，从不让日军有喘息之机，斯利姆灵活指挥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开始挺进缅甸后突然改变了计划，这一改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略上较为有名的举动之一，原来所有的情报表明日军准备在伊洛瓦底江北面

和曼德勒与盟军开战，后来查明这一情报不准确，日军显然想以伊洛瓦底江作为他们的主防卫线。斯利姆毫不犹豫地把他两军之一转移到另一不同的目标。他的部队悄悄穿过丛林，渡过伊洛瓦底江，同时仍给日军以曼德勒是主要目标的假象，然后，在首都南面 70 英里处的敏铁拉开战了。敏铁拉之战对日军来说是一场灾难。斯利姆抓住有利战机，率领他的部队，包括重型坦克、大型运输车队，穿过 1000 英里未开化的土地，选择不同时间分散渡过伊洛瓦底江，使日军摸不着头脑，无法确定他的主要进攻目标，从而给日军以毁灭性的打击。1945 年 5 月 5 日，斯利姆在仰光与从海上登陆的部队会合，完成了占领缅甸的战略目标。

斯利姆在缅甸作战的胜利来自于他建立在不可思议的洞察力之上的细致周密的战术和逻辑上的推理。他善于迅速利用空中支援在交通不便的丛林作战中的潜力和价值，它可使日军常用的包围和渗透战术失去效力。在组织方面，他抛弃了不合适的标准编队，而采用最适应丛林地形的骡驮与机动运输相结合的方式。但是，一旦出现需要速度，地形又允许的情况，他立即将他一些编队建立在机械化和机动化之上，正如他在敏铁拉的进攻和向仰光的突击那样。

1945 年 6 月，斯利姆升任东南亚战区盟军地面部队（即第十一集团军群）司令。1946 年，斯利姆回到英国担任帝国国防学院院长。1947 年，他离开军队担任英国铁路委员会副主席。1948 年，斯利姆被召回服现役，出任帝国总参谋长。

1953 年，斯利姆被封为子爵并奉女王之命出任澳大利亚总督至 1960 年，1956 年，斯利姆出版回忆录《转败为胜》。

1970 年 12 月 14 日，斯利姆在伦敦逝世。

V 善于激励士气的蒙巴顿

王室子弟——善辩的学生会成员——“凯利号”舰长——联合
作战司令部的倡导者——宣传自己——“拉链”战役——海军元帅

路易斯·蒙巴顿（Louis Mountbatten，1900～1979），英国海军元帅。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曾任英军联合作战司令部司令、东南亚盟军司令部最高司令，战后出任英国海军参谋长兼第一海务大臣、印度总督等职。

1900年6月25日，蒙巴顿生于英国温莎的王室家庭。曾祖母是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父亲巴登堡亲王路易斯原系德国王室成员，后放弃德国国籍，参加英国皇家海军，曾任海军参谋长兼第一海务大臣。母亲为赫本·维多利亚公主。

蒙巴顿从小受到良好教育，能说流利的德语和法语。1913年5月，蒙巴顿入奥斯波恩皇家海军学院学习。1914年10月，其父因原籍为德国而被迫辞去海军最高职务，这极大地刺激了他的进取精神。1916年，蒙巴顿以中等成绩毕业并进入达特茅斯皇家海军学院深造。1916年7月，蒙巴顿以优异成绩毕业，先赴海军战列巡洋舰舰队的“雄狮号”旗舰任职，后至“伊丽莎白女王号”战列舰任职，受舰队司令戴维·贝蒂的影响很大。大战后期，蒙巴顿一家的姓氏由巴登堡改为路易斯。

1919年，蒙巴顿奉命进入剑桥大学补习大学课程。他是学生会辩论委员会委员，在辩论比赛中领导剑桥大学队力克牛津大学队，以能言善辩蜚声全校。1920年，蒙巴顿随威尔士王子出访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地，利用出访机会组织拍摄出英国第一部军事教育片，次年，蒙巴顿陪同威尔士王子出访亚洲诸国。1922年，蒙巴顿与坦普尔勋爵的女儿埃德温娜·阿什利结婚。

1923年，蒙巴顿重返海军服役，在达达尼尔海峡与君士坦丁堡国际舰队所属的“复仇号”战列舰任职。1924年，参加皇家海军通信学校军官长期集训班，毕业成绩名列前茅。1925年，进入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深造。1927年起在地中海舰队任无线电通信军官，有过20多项发明和改进措施。工作极为勤奋。1931年，晋升为海军中校。1934年，出任“勇敢号”驱逐舰舰长。

1936年，蒙巴顿晋升为海军上校，被选调到海军航空兵处任职，负责发展政策问题。1938年，被送往奥尔德肖特高级指挥官学习班深造，结识了后来在战争时期与之合作的许多将军。

1939年8月，蒙巴顿出任第五驱逐舰队司令兼“凯利号”驱逐舰舰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蒙巴顿率“凯利号”首次参加作战即击沉德国潜艇1艘。12月，“凯利号”在搜索德国潜艇时触雷致伤，返回基地整修。1940年5月，“凯利号”在北海作战时被鱼雷击中，上级考虑到护航困难，遂命令将该舰凿沉。蒙巴顿拒绝沉舰，率部奋战92个小时，将该舰驶回基地。在克里特岛战役中，蒙巴顿率舰队参战，击沉德国“凯克号”军舰，轰击马莱姆机场。1941年5月，“凯利号”驱逐舰被德国飞机击沉，但蒙巴顿幸免于难。稍后，蒙巴顿调任“卓越号”航空母舰舰长并出访美国太平洋舰队。

1941年10月，英国首相兼国防大臣丘吉尔任命蒙巴顿为联合作战司令部顾问，并指示蒙巴顿：为进攻欧洲的登陆作战和尔后向大陆推进的作战提出指导思想；根据实际情况设计新的登陆艇和其他各种装备，并尽快投入大规模生产；3个军种的部队要进行联合训练，协调行动。丘吉尔强调，1941

年 10 月，当英国的其他司令部都忙于制定防御计划的时候，联合作战司令部就要考虑进攻方案，设法将英格兰西南部由抵御希特勒入侵的堡垒变成横渡英吉利海峡向欧洲发起反攻的跳板。

1942 年 3 月，蒙巴顿出任联合作战司令部司令和英国参谋长委员会成员，临时军衔晋升为海军中将，并获得中将军衔和空军中将荣誉官衔。3 月 28 日，联合作战司令部组织实施对圣纳泽尔的规模最大而极富戏剧性的袭击，他们设法用满载高爆炸弹的英军驱逐舰“坎贝尔敦号”堵在干坞的出入口爆炸，摧毁了德军在大西洋沿岸唯一可以停泊战列舰“蒂尔皮兹号”的大型干坞。此后，德军的“蒂尔皮兹号”战列舰再也未能驶入大西洋。1942 年 4 月，罗斯福总统特使霍普金斯和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抵达伦敦同英国政府和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商讨盟军的作战计划。在此期间，马歇尔要求参观英国联合作战司令部。此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派出各军种人员参加蒙巴顿的司令部的工作。因此，联合作战司令部成为世界大战史上第一个由盟军各军种联合组成的司令部，成为后来各种类似司令部的先导。美军还曾派部队参加联合司令部组织的两栖作战训练。1942 年 8 月 19 日，根据蒙巴顿及其联合作战司令部制定的计划，英军对法国西北部的迪埃普港实施试探性袭击，旨在为后来的大规模登陆作战提供经验。参战人数为 5000 人，损失多达 3300 余人。迪埃普作战为诺曼底登陆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最主要的是：必须有绝对优势的火力支援，而火力支援可能导致港口设施的破坏，故必须建造“桑椹”人工港。“桑椹”人工港在诺曼底登陆作战中有着重要的作用，而建造“桑椹”人工港正是蒙巴顿所极力主张的。1944 年 6 月，在诺曼底登陆成功之后，丘吉尔、马歇尔等 6 名高级军政领导人联名致电蒙巴顿称，“我们知道登陆作战的妙计和这次冒险的成功都与你和你所领导的联合作战司令部参谋人员的努力分不开。”美英在魁北克举行“四分仪”会议，决定组建东南亚盟军司令部，由蒙巴顿任最高司令，统一指挥盟军的作战行动，英军的印度司令部则负责盟军的训练和补给工作。10 月，蒙巴顿前往印度德里就任新职。盟军最高副司令为美国的史迪威，下辖陆、海、空 3 个军种司令。蒙巴顿规定，组织单一军种的行动，陆、海、空军的作战计划处长直接向各自的军种司令报告即可；组织诸军种的联合行动，则必须共同以计划委员会的名义向他本人报告。蒙巴顿对东南亚盟军的作战指导主要有，当日军在丛林地带实施惯用的翼侧包围战术时，盟军应坚守阵地而不能向补给线方向撤退，补给问题通过空投解决；鉴于热带病给战斗实力带来的巨大损失，成立热带病专家医疗咨询小组以求解决；乘日军认为雨季双方都会停火而无准备之机，实施雨季突击而扩大战果。蒙巴顿注重宣传鼓动工作对全军士气的影响。他对各个军种和不同国籍的官兵们说：“我听说你们称这里是被人遗忘的战线，你们是被遗忘的军队，事实上没有人听说过你们。”“但是，人们会听到你们的，我们要让他们听到你们……”。为此，他在锡兰设立“东南亚盟军司令部广播电台”，让英国报界转载该台新闻；创办《东南亚盟军司令部》报纸和《凤凰》画报；为部队放映电影、演出节目。实践证明这些都是行之有效的。

在缅甸作战指导方面，蒙巴顿与史迪威存在分歧。史迪威主张打通滇缅交通线。收复缅甸北部；蒙巴顿则主张将主力部署在孟加拉湾沿岸的若开地区作战。后来日军对若开地区和英帕尔地区发动的攻势解决了双方的争执，蒙巴顿接受了史迪威的主张。

1944年3月，日本第十五军司令官牟田廉也率3个师团进攻印度英帕尔地区，企图攻占该地，震撼印度。因眼伤而住院的蒙巴顿摘掉双眼绷带，飞往卡拉米的缅甸陆空军司令部指挥，下令将第五印度师和第七印度师从若开空运至前线，使战局转危为安。经过英、美、中军队的共同努力，英帕尔战役至7月而胜利结束，日军损失7万余人。在缅甸北部，史迪威指挥的中美军队于8月攻克军事重镇密支那，启用该地的机场。

至1944年底，蒙巴顿所辖的东南亚盟军多达近百万。蒙巴顿不失时机地制定出盟军反攻计划。盟军既从北缅向南推进，亦从西部向中部进攻。蒙巴顿和斯利姆率部强攻曼德勒，突袭敏铁拉。1945年3月，盟军攻占曼德勒及其附近的8个机场，改善了空中补给状况。5月，盟军收复缅甸首都仰光。此后，蒙巴顿立即准备发起“拉链”战役以收复马来亚，但因美军对日本投掷原子弹而未能如愿。1945年9月，蒙巴顿在新加坡接受东南亚日军的投降。

1946年6月，蒙巴顿回到英国，获得高级爵士勋章。次年，被英国国王封为“缅甸的蒙巴顿伯爵”。1947年1月至1948年6月出任印度总督。任内提出关于印度独立的“蒙巴顿方案”并于1947年7月获得英国议会批准。蒙巴顿方案导致印巴分治和长期纷争。1948年蒙巴顿返回英国海军任职。先后担任马耳他巡洋舰队司令、海务大臣兼供应运输部长、地中海舰队总司令等职。1955年至1959年，出任英国海军参谋长兼第一海务大臣。1956年，晋升为海军元帅。1959年，出任国防参谋长和参谋长委员会主席。任内积极推行军队改革计划，设立国防委员会而撤销原陆军部、海军部和空军部。1965年，退出现役。1974年，蒙巴顿前往中国访问。

1979年8月27日，蒙巴顿在马勒摩海滨因乘坐的游艇被爱尔兰共和军炸毁而遇难。附1 英军武装部队序列

英国西北远征军

1940年4月22日在英国组建，负责实施挪威战役。该远征军以英国第2师为主力。1940年6月挪威战役结束之后解散。

英国本土部队

1940年6月由从法国撤回本土的英国远征军改编而成，主要负责陆军地面部的训练与本土防御。1943年7月9日，该部改组为英国第二十一集团军群。历任司令为艾伦·布鲁克和伯纳德·佩吉特。

英国合同作战司令部

1940年7月组建的英军司令部，负责组织指挥英国陆、海、空军部队在一定的时间和地点密切配合予敌军以重大打击。该司令部的职责包括：制定海岸作战（特别是两栖作战）计划；提出装备与部署所辖两栖作战部队的最佳方案，下达有关的适当命令；严格训练所辖部队（其中地面部队必须包括突击队），教育各军种部队为支援其他军种部队而竭尽所能，鼓励团结互助。该司令部所辖的编制内部队主要为英国第1突击旅和第4突击旅，通常可使用在某一特定任务中临时配属的部队。大战期间历任司令为罗杰·凯斯、路易斯·蒙巴顿和罗伯特·莱科克。该司令部组织实施的重要合同作战有：1941年3月和12月突击队袭击罗弗敦群岛的重要工厂；1941年8月摧毁挪威瓦格索的工厂；1942年8月19日袭击迪厄普（通称迪厄普战役）。

英国中东司令部

1939年7月24日奉令组建，8月16日正式组建完毕，负责组织指挥中东地区的英国陆军部队的作战行动。大战期间历任总司令为阿奇博尔德·韦维尔、克劳德·奥金莱克、哈罗德·亚历山大，亨利·威尔逊、伯纳德·佩吉特和罗纳德·斯科比。该司令部与中东皇家海军司令部和中东皇家空军司令部为协调关系。该司令部所辖部队包括英国驻埃及部队、驻巴勒斯坦与约旦部队、驻苏丹部队、驻东非部队、驻西北部队和驻克里特部队，所辖集团军包括英国尼罗河集团军、第八集团军、第一集团军、第九集团军和第十集团军。1942年8月，该司令部改组，仅管辖埃及、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地区的英军。该司令部组织指挥的主要战役有西沙漠战役、东非战役、“十字军”战役、阿拉曼战役和突尼斯战役等。

英国中东部队

参见“中东英军司令部”。

英国波斯与伊拉克部队

1943年在波斯与伊拉克地区组建，所辖部队主要包括英国第十集团军和波兰集团军。

英国印度司令部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印度组建的负责部队训练与后勤补给的英军司令部。历任司令为阿奇博尔德·韦维尔和克劳德·奥金莱克。下辖集团军为英国第十集团军。

英国第十一集团军群

1943年10月在印度由东南亚战区作战盟军地西部队改组而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东南亚战区作战。大战期间历任集团军群司令为乔治·吉福德和威廉·斯利姆。在该集团军群编成内参战的部队包括英国东方集团军(稍后改编为英国第十四集团军)和中国驻印军等。1945年8月，该集团军群解散。

英国第十五集团军群

即盟国第十五集团军群，1943年7月11日在北非组建，因英国将军出任集团军群司令而有此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地中海战区作战。在该集团军群编成内参战的集团军包括英国第八集团军和美国第七集团军。大战期间集团军群司令为哈罗德·亚历山大。该集团军群组织实施的战役为西西里战役。1944年12月因美国将军出任集团军群司令而改称美国第十五集团军群。

英国第十八集团军群

1943年2月20日在北非组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北非战区作战。大战期间集团军群司令为哈罗德·亚历山大。在该集团军群编成内参战的部队包括英国第一集团军、第八集团军美国第二军和部分法军。该集团军群组

织实施的战役为突尼斯战役。1943年6月，该集团军群解散。

英国第二十一集团军群

1943年7月9日由英国本土部队改编而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欧洲战区作战。大战期间历任集团军群司令为伯纳德·佩吉特和伯纳德·蒙哥马利。在该集团军群编成内参战的集团军包括英国第二集团军、加拿大第一集团军和美国第一集团军。该集团军群参加的主要战役有诺曼底登陆战役、法莱斯战役、阿纳姆战役、阿登战役和鲁尔战役等。1946年4月，该集团军群解散。

英国第一集团军

1942年7月6日在英国拉格斯组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北非战区作战。大战期间历任集团军司令为哈罗德·亚历山大和肯尼思·安德森。在该集团军编成内参战的军包括英国第五军和第九军，该集团军参加的主要战役有北非登陆战役和突尼斯战役。1943年7月25日，该集团军解散。

英国第二集团军

1943年7月9日在英国本土组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欧洲战区作战。大战期间集团军司令为迈尔斯·登普西。在该集团军编成内参战的军包括英国第一军、第八集团军、第十二军和第三十军。该集团军参加的主要战役有诺曼底登陆战役、法莱斯战役、阿纳姆战役、阿登战役和鲁尔战役等。1945年7月，该集团军解散。

英国第八集团军

1941年9月9日在北非由英国尼罗河集团军改编而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北非战区和地中海战区作战。大战期间集团军司令为艾伦·坎宁安、尼尔·里奇、克劳德·奥金莱克（兼）、威廉·戈特、拉姆斯登（代理）、伯纳德·蒙哥马利、奥利弗·利斯和理查德·麦克里里。在该集团军编成内参战的军包括英国第十军、第十三军、第三十军、第五军、加拿大第一军和波兰第二军。该集团军参加的主要战役有“十字军”战役、阿拉姆哈勒法战役、阿拉曼战役、阿盖拉战役、马雷特战役、突尼斯战役、西西里战役和意大利战役等。该集团军是英国最有影响的集团军。

英国第九集团军

1941年11月1日在中东地区组建，隶属中东英军司令部指挥，下辖英国第二十五军等部队。1945年9月，该集团军解散。其他情况不详。

英国第十集团军

1942年2月1日在伊拉克组建，隶属中东英军司令部指挥。1942年9月3日，转归波斯与伊拉克英军司令部指挥。1943年4月12日，转归印度英军司令部指挥，克劳德·奥金莱克兼任司令。该集团军下辖英国第3缅甸军和英国第二十一印度军。1945年9月，该集团军解散。

英国第十二集团军

1943年7月由英国东地中海防空部队司令部在中东组建，隶属中东英军司令部指挥。1944年7月1日，中东英军司令部所属皇家炮兵部队正式获得英国第十二集团军番号，东地中海防空部队司令部被撤销。1944年7月12日，该集团军番号撤销。

英国第十四集团军

1943年11月在印度由英国东方集团军改编而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东南亚战区作战。大战期间历任集团军司令为威廉·斯利姆和迈尔斯·登普西。在该集团军编成内参战的军包括英国第四军和第十五军。该集团军参加的主要战役有英帕尔战役和缅甸战役等。1945年9月，该集团军撤销。参见“英国东方集团军”。

英国东方集团军

1942年5月在印度组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东南亚战区作战。大战期间历任集团军司令为乔治·吉法德和欧文。在该集团军编成内参战的军包括英国第四军和英国第一五军。该集团军参加的主要战役为若开战役。1943年11月，该集团军改编为英国第十四集团军。参见“英国第十四集团军”。

英国尼罗河集团军

1940年6月在埃及由中东英军部队改组而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中东地区作战。大战期间集团军司令为阿奇博尔德·韦维尔。在该集团军编成内参战的部队主要包括西沙漠军、埃及英军、索马里英军、肯尼亚英军和苏丹英军等。1941年9月9日，该集团军改编为英国第八集团军。参见“英国第八集团军”。

加拿大第一集团军

1944年6月在英国组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欧洲战区作战。大战期间集团军司令为亨利·克里勒。在该集团军编成参战的军包括英国第一军和加拿大第二军。该集团军参加了欧洲大陆的主要战役。1945年7月，该集团军解散。

英国第一军

1939年9月组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先后在英国远征军、英国第二集团军和加拿大第一集团军编成内在欧洲战区和北非战区作战。大战期间历任军长为约翰·迪尔，哈罗德·亚历山大、弗雷德里克·摩根和约翰·克罗克。在该军编成内参加诺曼底战役的师包括英国第三师，第六空降师、第五十一师和加拿大第三师。1946年4月，该军解散。该军参加的主要战役有法国战役、诺曼底战役、阿登战役和鲁尔战役等。

英国第二军

1939年9月组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普在英国远征军编成内作战。大战期间历任军长为艾伦·布鲁克、伯纳德·蒙哥马利和杰拉尔德·坦普勒等。

英国第三军

1939年9月组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英国远征军编成内参战。
1944年由进攻希腊的部队改组而成，1945年4月成为英军希腊登陆部队。

英国第四军

1942年3月组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英国东方集团军（后为英国第十四集团军）编成内在东南亚战区作战。该军参加的主要战役有若开战役、英帕尔战役和缅甸战役等。1945年9月，该军解散。

英国第五军

1940年7月组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先启在英国第一集团军和第八集团军编成内在北非战区和地中海战共作战。大战期间历任军长为伯纳德·蒙哥马利和奥尔弗里。1945年7月，该军解散。该军参加的主要战役有北非登陆战役、突尼斯战役、西西里战役和意大利战役等。

英国第八集团军

1940年7月组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英国第二集团军编成内在欧洲战区作战。大战期间历任军长为理查德·奥康纳和伊夫林·巴克。该军参加的主要战役有诺曼底战役、阿登战役和鲁尔战役等。1945年4月，该军解散。

英国第九军

1940年7月组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英国第一集团军编成内在北非战区作战。军长为布莱恩·霍罗克斯。1943年5月31日，该军解散。该军参加的主要战役有北非登陆战役和突尼斯战役。

英国第十军

1942年8月在北非组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先后在北非战区和地中海地区作战。大战期间历任军长为拉姆斯登、布莱恩·霍罗克斯和理查德·麦克里里。在该军编成内参加阿拉曼战役的师包括英国第一装甲师、第八装甲师和第十装甲师。该军参加的主要战役有阿拉曼战役、突尼斯战役、西西里战役和意大利战役等。1945年7月，该军解散。

英国第十二军

1940年7月组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英国第二集团军编成内在欧洲战区作战。伯纳德·蒙哥马利曾任军长。1944年6月起军长为尼尔·里奇。该军参加的主要战役有诺曼底战役、阿登战役和鲁尔战役等。1945年7月，该军解散。

英国第十三军

1941年9月在北非组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英国第八集团军编成内在北非战区和意大利战区作战。大战期间历任军长为戈德温—奥斯汀、威廉·戈特、伯纳德·弗赖伯格（代理）、布莱恩·霍罗克斯和迈尔斯·登普西。该军在阿拉曼战役中包括的师有英国第七装甲师、第四十四师和第五十师。该军参加的主要战役有“十字军”战役、阿拉曼战役、突尼斯战役、西

西里战役和意大利战役等。1945年7月，该军解散。

英国第十五军

1942年5月在印度组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英国东方集团军（后为英国第十四集团军）编成内在东南亚战区作战。大战期间历任军长为威廉·斯利姆和菲利普·克里斯汀森。该军参加的主要战役有若开战役、英帕尔战役和缅甸战役等。1945年10月，该军解散。

英国第二十五军

1941年11月在中东组建，隶属中东项军司令部之下的英国第九集团军。1945年9月，该军解散。

英国第三十军

1941年9月北非组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先后在英国第八集团和第二集团军编成内在北非战区、地中海战区和欧洲战区作战。大战期间历任军长为威洛比·诺里、拉姆斯登、奥利弗·利斯、巴克纳尔和布莱恩霍罗克斯。该军在阿拉曼战役中包括的师有澳大利亚第九师、苏格兰第五十一师、新西兰第二师、南非第一师和印度第四师。该参加的主要战役有“十字军”战役、阿拉曼战役、西西里战役、诺曼底战役、阿登战役和鲁尔战役等。1946年4月，该军解散。

英国皇家海军太平洋舰队

1945年3月进入太平洋。该舰队司令为伯纳德·罗林斯。先以第五十一特混舰队的番号在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编成内参战，继而以第三十七特混舰队的番号在美国海军第三舰队编成内参战。

英国皇家海军地中海舰队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地中海地区遂行作战任务的英国海军舰队大战期间舰队司令为安德鲁·坎宁安。

英国皇家海军中线特混舰队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负责盟军北非登陆战役的部队运输与舰炮支援行动的英国海军作战编队。舰队司令为托马斯·特鲁布里奇。

英国皇家海军东线特混舰队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负责盟军北非登陆战役的部队运输与舰炮支援行动的英国海军作战编队。舰队司令为哈罗德·巴勒。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负责盟军诺曼底登陆战役的部队运输与舰炮支援行动的作战编队。舰队司令为菲利普·维安。该舰队下辖G突击部队、J突击部队、S突击部队和L后续部队。

英国皇家海军第五十八特混舰队

即英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参见“英国海军太平洋舰队”。

英国皇家海军第三十七特混舰队

即英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参见“英国海军太平洋舰队”。

英国皇家空军歼击航空兵司令部

1930 年组建的负责组织指挥歼击航空兵部队的训练与作战的英国皇家空军司令部。司令部设在本特利普里奥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历任司令为休·道丁、威廉·道格拉斯和特拉福德·利马洛里，组织指挥的主要战役包括不列颠空战、诺曼底战役以及多次支援地面作战等。

英国皇家空军轰炸航空兵司令部

1936 年组建的负责组织指挥轰炸航空兵部队的训练与作战的英国皇家空军司令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司令部司令为阿瑟·哈里斯。大战期间主要实施对德国和德占区时战的轰炸。

英国皇家空军海岸航空兵司令部

1936 年组建的负责组织指挥海岸航空兵部队的训练与作战的英国皇家空军司令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历任司令为菲利普·德拉费尔、约翰·斯莱塞和肖尔托·道格拉斯。大战期间主要在大西洋地实施反潜护航作战。

附 2 意大利武装部队序列

意军非洲总部

意大利最高统帅部驻利比亚的总部。通常与德国非洲军（后为集团军）配合作战甚至在其指挥下作战，当隆美尔越过利比亚攻入埃及时，负责利比亚境内的全部军事行动并成为第十集团军。

历任总司令：

鲁道夫·格拉齐亚尼

意塔洛·加里博尔蒂

埃托雷·巴斯蒂科

编成：

1942 年 10 月底，辖第十、二十二军和德国非洲军，

意军科西嘉总部

主要由意大利第七军组成。参见第七军。

意大利第一集团军

该部最初执行边境保安任务。1940 年 6 月，指挥 13 个师沿地中海沿岸进攻法国。1943 年初改组为意德第一集团军，由驻突尼斯的德意部队组成，主要防守马雷特防线，接受德国非洲集团军群和意大利最高统帅部的双重指挥。1943 年 5 月在突尼斯被歼。

历任集团军司令：

亚德里亚诺·马里奈特（1939）

本·彼德罗·平托（1940）

雷莫·甘贝尔利（1940）

乔万尼·梅塞

编成：

1940 年 6 月，辖 13 个师；

此后，辖德国非洲军、第二十军和第二十一军。

驻地：

1939 年，罗马；1940 年，蒙多维。

意大利第二集团军（兼意军斯洛文尼亚—达尔马提亚总部）

1941 年 4 月进攻并占领西斯洛文尼亚，担任达尔马提亚的占成任务。1942 年在罗博蒂任司令时改组为意军斯—达总部。此后占领杜布罗夫尼克以北的南斯拉夫地区并负责海岸防御。1943 年改编为意大利第二集团军，管区扩大到意大利东北部。

历任集团军司令：

维克多里奥·安布罗西奥

马里奥·罗阿塔

马里奥·罗博蒂

编成：

1941 年 4 月，辖 14 个师；

1942 年 4 月，辖 4 个师；

1943年春季，辖第五、十一、十八军，其中第十八军被派往罗马地区；
1943年9月，辖第一骑兵师，第五、十一、十七军，共12个师。

国内驻地：

1940年，罗马；

1940年~1941年，戈吉亚；

1941年~1943年，苏萨克。

意大利第三集团军

1940年作为第三集团军在意大利中部的拉齐奥—阿布拉齐地区被动员。然后，其大部调往阿尔巴尼亚并以此为基础组成第十一集团军。

意大利第四集团军

1940年6月在阿尔卑斯山地区进攻法国，此后在法国的意大利占领区执行占领任务，总部设在芒通。后来，移驻皮埃蒙特和利古里亚，奉命切断与法国的联系。

历任集团军司令：

塞里洛·格罗西（1939）

艾尔弗雷多·古佐尼（1940）

马里奥·卡拉齐奥洛

马里奥·维塞利诺

编成：

1940年6月，12个师；

1943年9月，第一、十五、二十二军，第二骑兵师。

国内驻地：

1939年，罗马；1939年~1940年，里奥利；

1940年，伯加里奥，托里奥。

意大利第五集团军

最初为北非意军高级司令部，后配属第十集团军进攻利比亚。1941年初受重创。1942年在意大利重组。部分在托斯卡纳和艾米利亚，部分在科西嘉和撒丁尼亚。

历任集团军司令：

鲁道夫·格拉齐亚尼

意塔洛·费罗莱托

编成：

1942年，辖第七、十三军；

1943年9月，辖利西嘉总部，第二、十六军。

国内驻地：

的黎波里，1939年~1940年；佛罗伦萨，佛提布，1943年。

意大利第六集团军

最初组建为波河集团军。1941年改组为第六集团军 1942年8月10日在西西里受重创：被俘13万人，阵亡4300人（德军大约亦阵亡4300人）。8月10~16日。7万余名意军和近4万名德军撤入意大利，余部被派往北意大

利重建，亦说被编入第七集团军。

历任集团军司令：

埃齐奥·罗西

马里奥·罗阿塔

艾尔弗雷多·古佐尼

编成：

1943年7月，辖第十二军和第十六军，共20万人。

国内驻地：

维罗纳、萨勒诺和埃纳 1941年~1943年。

意大利第七集团军

1943年9月8日，该部奉命保卫包括萨勒诺在内的意大利南部地区。命令指出要坚守塔兰托、布林迪西，反击德军的任何进攻，但为突如其来的停战所震惊。

历任集团军司令：

彼斯托亚公爵

亚达贝托·日诺瓦（即伯加莫公爵）

马里奥·阿里西奥

编成：

1943年9月，辖第九、十九、三十一军以及第六集团军余部。

国内驻地：

1940年，阿斯提；1943年，波滕扎。

意大利第八集团军

扩编为俄国远征军。1943年1月，大部在俄国被歼。在意大利北部重组。

历任集团军司令：

伯加莫公爵

意塔洛·加里博尔蒂

编成：

1942年底，第二、三十五、亚平宁军，以及德国第二十九、二十四装甲军；

1943年9月，第二十三、二十四、三十五军。

国内驻地：

米兰，1940年；博拉格纳，1941年；帕多瓦，1942年~1943年。

意大利第九集团军（兼阿尔巴尼亚与东线总部）

1941年5月，占领门的内哥罗和阿尔巴尼亚；1942年作为意军阿尔巴尼亚总部仍驻阿尔巴尼亚。1943年改组为意军东线总部。后来又改组为第九集团军，其部队分驻墨塞哥维那、门的内哥罗和阿尔巴尼亚。后撤往地中海沿岸地区。

历任集团军司令：

皮尔齐奥·彼罗利

马里奥·维塞利诺

洛伦佐·达尔马佐

编成：

阿尔巴尼亚总部，辖 4 个师；门的内哥罗总部，辖 8 个师。
总部设在地拉那。

意大利第十集团军

该部于 1940 年～1941 年冬季在埃及和利比亚被歼，伤亡 2 万人，被俘 13 万人（包括 25% 的利比亚人）。在隆美尔部经利比亚进攻埃及时，该部曾重负。

历任集团军司令：

弗朗西斯科·吉迪

马里奥·贝尔蒂

吉阿塞皮·特勒拉（1941.2 阵亡）

编成：

辖巴尔迪亚军、第二十二军

驻地：

班加西，1939 年～1940 年；托布鲁克，巴尔迪亚，锡伦奈，1941 年初。

意大利第十一集团军（兼希腊总部）

1940 年底由第三集团军改编而成。1940 年 5 月，总部移驻雅典。在格洛索任内改组为希腊总部。

历任集团军司令：

塞巴斯蒂昂诺·普拉斯加

卡尔诺·格洛索

卡尔诺·维塞希亚雷利

编成：

1940 年 11 月，辖 3 个山地师，第十九、二十三、二十九、四十七、五十一、五十三和一一一装甲师。1943 年夏季，辖第三、八、二十六军和第十一师。1943 年 9 月，辖第三、八军和德国第六十八军。

意军阿尔巴尼亚总部

1939 年 4 月占领阿尔巴尼亚时组建。1941 年 5 月，阿尔巴尼亚并入意大利。1943 年 9 月，该部被德军解除武装。

历任总司令：

弗朗西斯科·贾科莫尼

阿尔贝托·帕里亚尼

洛伦佐·达尔马佐

编成：

1939 年，大约 4 个师；1943 年 9 月，辖第四、二十五军。

总部驻地：

地拉那。

意军门的内哥罗总部

最初为第九集团军的组成部分，后独立行事。

历任总司令：

阿列桑德罗·皮尔齐奥彼罗利。

编成：

辖第六、十四军。

意军罗马总部

1943年7月在墨索里尼解职之后组建的主要用来保卫王宫的部队。

历任总司令：

马里奥·罗阿塔（陆军参谋长兼）

恩里科·卡维格利亚

编成：

1943年9月，辖第十七、二十摩托化军、罗马军。

驻地：

罗马

意军撒丁尼亚总部

用来保卫撒丁尼亚的部队。

历任总司令：

安东尼奥·巴索

编成：1943年9月，辖第十三、三十军，包括3个步兵师，3个海岸师，新编第一八四伞兵师和德国第九十摩托化师。

意大利第一军

军长：费德里科·罗慕洛

军部：法国的索斯佩尔

编成：第五十步兵师，第二骑兵师，第二二三和二二四海岸师。

历史：执行占领任务。

意大利第二军

军长：乔万尼·赞希尔利，格瓦西奥·彼托西

编成：起初，第三、五步兵师，第五十二半摩托化师；

1943年9月，第三步兵师，第二一五、二一六海岸师。

历史：1943年1月，原始部队在苏联大部被歼。余部撤回意大利，至停战时仍在重建。

意大利第三军

军长：卡米洛·罗西

军部：希腊的底比斯

编成：第二十四、三十六师

历史：执行占领任务

意大利第四军

军长：彼德罗·马基亚尼，卡尔洛·斯巴托科

军部：阿尔巴尼亚的杜拉佐

编成：1943年，第三十八、四十一步兵师；

1943年9月，第十一、三八七、四十九、一五一步兵师。

历史：执行占领任务。

意大利第五军

军长：雷纳托·科图里

军部：斯洛文尼亚的苏萨克

编成：1943年，第十三、五十七、一五八步兵师，第一骑兵师；

1943年初，第一五三、一五四步兵师，第十四海岸师。

历史：在斯洛文尼亚执行占领任务。

意大利第六军

军长：帕里德·奈格里，桑德罗·彼亚佐尼

军部：南斯拉夫和杜布罗夫尼克

编成：1943年，第十八、三十二、一五四步兵师，第一亚平宁师；

1943年9月，第十八、三十二师，第二十七海岸旅。

历史：执行占领任务。

意大利第七军

军长：齐亚科莫·卡尔博尼，乔万尼·马格利

军部：科西嘉的柯特

编成：1943年9月，第二十、二十四步兵师

历史：守备科西嘉。

意大利第八集团军

军和：马里奥·马格希洛蒂

军部：伯罗奔尼撒的西洛卡斯特隆。

编成：第二十九、五十九步兵师。

历史：执行占领任务。

意大利第九军

军长：罗伯托·克勒里奇

军部：巴里，后为普蒂格纳诺

编成：1943年，第一五三步兵师，第二 九海岸师。

1943年9月，第五十八、一五二步兵师，第三十一海岸旅。

历史：作为第七集团军的组成部分，保卫意大利南部。

意大利第十军

军长：埃道尔多·奈比亚

编成：1942年11月，第二十七、一 一摩步兵师、一八五伞兵师。

历史：1942年底，在埃及大部被歼。

意大利第十一军

军长：加斯托尼·甘巴拉
军部：斯洛文尼亚的境内。
编成：1943年，第十四、二十二、一五三步兵师 1943年9月，第四、二十二、五十七步兵师。
历史：执行占领任务。

意大利第十二军

军长：弗朗西斯科·津加里斯
军部：西西里
编成：1943年9月，第二十六、二十八步兵师，第二二、二七、二八、二三 海岸师。

意大利第八集团军

军和：马里奥·马格希洛蒂
军部：伯罗奔尼撒的西洛卡斯特隆。
编成：第二十九、五十九步兵师。
历史：执行占领任务。

意大利第九军

军长：罗伯托·克勒里奇
军部：巴里，后为普蒂格纳诺
编成：1943年，第一五三步兵师，第二九海岸师。
1943年9月，第五十八、一五二步兵师，第三十一海岸旅。
历史：作为第七集团军的组成部分，保卫意大利南部。

意大利第十军

军长：埃道尔多·奈比亚
编成：1942年11月，第二十七、一一一摩步兵师、一八五伞兵师。
历史：1942年底，在埃及大部被歼。

意大利第十一军

军长：加斯托尼·甘巴拉
军部：斯洛文尼亚的境内。
编成：1943年，第十四、二十二、一五三步兵师
1943年9月，第四、二十二、五十七步兵师。
历史：执行占领任务。

意大利第十二军

军长：弗朗西斯科·津加里斯
军部：西西里
编成：1943年9月，第二十六、二十八步兵师，第二二、二七、二八、二三 海岸师。

历史：西西里战役中大部被歼。

意大利第十三军

军长：安东尼奥·巴索，古斯塔诺·马修

军部：撒丁尼亚的卡格利亚里

编成：1942年，第三十、三十一、四十七步兵师，第二四、二五海岸师。

历史：守备撒丁尼亚。

意大利第十四军

军长：鲁吉·蒙塔斯蒂，埃尔古勒·雷恩卡格里亚

军部：门的内哥罗的锡特涅。

编成：第十九、二十三、一五五步兵师，1943年增加第一亚平宁师。

历史：执行占领任务。

意大利第十五军

军长：埃米利奥·班卡勒

军部：热那亚

编成：第一三和一五半摩托化师，第二一海岸师。

历史：守备意大利北部。

意大利第十六军

军长：阿格劳动保护蒂诺·辛蒂，卡尔洛·罗西

军部：西西里

编成：第四、五十四步兵师：第一四半摩托化师，第二六、二一三海岸师，

1943年9月，辖第一五步兵师和第六亚平宁师。

历史：在西西里执行守备任务。

意大利第十七军

军长：阿尔贝托·巴比埃里，乔万尼·赞格希埃利

军部：罗马

编成：1942年，第十、十二、二十一步兵师，第二一海岸师；

1943年9月，第七、十三、一三步兵师；

1943年9月，第一三半摩托化师，第二二和二二六海岸师，第三十四海岸旅。

历史：不详。

意大利第十八军

军长：乌姆贝托·斯皮戈

军部：南斯拉夫的斯普利特。

编成：1942年，第十五、一五一步兵师，

1943年第十五、一五八步兵师，第十七海岸旅。

历史：执行占领任务。

意大利第十九军

军长：里卡多·彭蒂马利

军部：那不勒斯，后为柯尔蒂

编成：第九步兵师，第二二二海岸师；

1943年9月，帕苏比奥师和第二二二海岸师。

历史：系意大利南部的第七集团军的组成部分。

意大利第二十军

军长：塔迪奥·奥兰多，吉亚塞皮·德斯蒂法尼斯

编成：1942年11月，第一三二和一三三装甲师。

历史：1943年5月，在突尼斯被歼。后为保卫罗马重新组建。意大利第20摩托化军

军长：吉亚科莫·卡尔博尼

编成，第二十一步兵师，第一三一和一三五装甲师

历史：1943年底组建，以对付盟军可能的登陆作战行动，保卫罗马。

意大利第二十一军

军长：帕奥洛·贝拉尔蒂，恩尼亚·纳瓦里尼

军部：地拉那

编成：1942年11月，第二十五和第一二步兵师。

历史：1943年5月在突尼斯被歼。

意大利第二十二军

军长：曼尼拉，阿尔方索·奥里亚罗

军部：法国的布里格诺里斯重建

编成：1940年，第六十一~六十四步兵师在利比亚；

1942年，第七和四十八步兵师；

1943年，第四十八步兵师和第四亚平棕师。

历史：1941年2月，在北非被歼。重组之后在法国执行占领任务。

意大利第二十三军

军长：阿尔贝托·费雷罗

军部：的里雅斯特

编成：1942年，第一五七和第一五九步兵师

历史：在伊斯特里亚执行占领任务。

意大利第二十四军

军和：利古尔戈·赞尼尼

军部：利迪尼

编成：1943年9月，第三亚平宁师和第五十二步兵师。

历史：1943年5月由重建的亚平宁军的部队组成。

意在利第二十五军

军长：乔万尼·维克奇，乌姆贝托·蒙迪诺

军部：阿尔巴尼亚的瓦洛纳。
编成：第四十九和五十三步兵师；
1943年9月，第四十一和五十三步兵师。
历史：执行占领任务。

意大利第二十六军
军长：吉多·波纳
军部：希腊的岩尼纳。
编成：第三十二、三十七、五十六步兵师。
历史：执行占领任务。

意大利第三十军
军长：维托里奥·索格诺，齐亚科莫·科斯塔格纳
军部，撒丁尼亚
编成：1943年9月，第三十一步兵师，第二 四海岸师，第四、三十二海岸旅。
历史，该军1942年12月派往突尼斯的部队在突尼斯被歼。在撒丁尼亚担任守备任务。1943年9月参加对德作战。

意大利第三十一军
军长：马里奥·普里奥雷，卡米洛·梅卡尔利
军部：卡坦扎罗，后为索维里亚-马蒙尼利
编成：1943年9月，第一 四步兵师，第二一一、二一二、二一四、二二七海岸师。
历史：第七集团军的组成部分。被派往保卫意大利南部。

意大利第三十五军
军长：阿列桑德罗·格洛比亚
军部：博尔扎诺
编成：1943年9月，第二、四亚平宁师。
历史：1943年1月在苏联大部被歼。后来重新组建。
1943年9月被解除武装。

意大利亚平宁军
军长：加布里埃尔·南西
编成：第一、二、四亚平宁师，第一五六步兵师。
历史：1942年春季赴苏联作战，1943年1月在苏联被歼。1943年夏季在意大利北部重新组建。

意大利巴尔迪亚军
军长：安尼巴勒·伯冈佐利
历史：主要由利比亚的巴尔迪亚地区的殖民部队组成。
1941年1月在英军的攻势中被歼。

意大利罗马军

军长：阿尔贝托·巴比里，乌姆贝托·吉奥尔吉奥

编成：1943年8月，第十二、二十一步兵师等。

历史：1943年8月，为增援第二十摩托化军和保卫罗马而组建。

